



裏市城在

2
1931/4

作翼天張



行印司公刷印畫圖友良海上

1937

No. 501

貴州省圖書館
中文書

J
1094
3
39

良友文學叢書

趙家璧編輯

第三十九種

這艘拖船給小火輪龍翔號拖着靠了碼頭，丁壽松就給吵醒了。

右手一直攥住他旁邊那個包袱，連那黑油油的長指甲都陷了進去。包裹布看來很有點年紀——灰裏帶黃，誰也看不出牠出世的時候原來是什麼顏色。上面細着一道紅帶子，深深地嵌成一道槽，好像一個胖子給緊緊地勒着腰。

牠主人可很瘦，那件長衫彷彿掛在衣架上一樣。他腮巴凹進得很深，叫人疑心他老是在使勁吸着什麼東西。

他打個呵欠，腫腫嘴，把同艙的人搖了一眼。然後把視線釘到了船板

上，出神地想着什麼。稀稀朗朗的眉毛往上伸了一下，嘴角輕輕抽動着——愛笑不愛笑的。末了他噓了一口氣，於是把扁平的腦袋伸出窗子去看一看。

外面的陽光陡然往他臉上一拍——右眼給刺得直眨着，下眼皮還顫動了一會。左眼可乾脆閉着：似乎周圍的肌肉有點嫌多，擠得牠睜不開。

瞧着岸上那些焦急的臉子，瞧着那些人搶着踏上跳板往船裏直衝，叫船上的都覺到了自己那種安穩不過的地位——幸喜自己佔了先。有些還在船艙裏拍着手打哈哈，指指那個給擠得落了後的女人，指指這個蠻牛樣衝着的男子漢，談論了幾句又大笑起來。彷彿他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來這一手。

丁壽松也微笑着。他裝做格外閒散的樣子——居高臨下地看熟鬧。有時候對那笑着的幾位會意地看一眼。

那些人好像要在他姓丁的跟前特別討好，擁得更加起勁了些。個個人

都用手推着前面的脊背，用嘴叫着，向同伴招呼着：叫人覺得這地方出了什麼大禍害……遲點兒就逃不了命。

等到上船的人漸漸多了，丁壽松這才對誰裝鬼臉似的——雲雲右眼，縮進了腦袋。右手把包袱挪過來一下，讓牠緊貼住了自己的屁股。一面用提防着什麼的眼色打量着擠進船來的人。

那多半是些粗傢伙，是些泥腿子。他們身上還蒸了一股汗味兒。

他忍不住把下唇窩了起來，成了一把湯匙，彷彿要把嘴裏那些殘餘的夢涎兜住了不叫漏掉牠。爲了怕有個把粗人坐到他身邊，或者竟請他拿開包袱撥出個空座來，他於是又閉上眼睛。

窗口飄進了一陣風。一些黑屑給捲了進來，就簡直是些活東西——不輕不重地往人身上撲，跟手還帶彈性地跳了跳。於是一陣什麼野花香氣也漏進了窗子，還混着大發味兒。船身輕輕地盪着；底下河面上暗暗發出那種低沈的叫聲，聽去覺得牠是在對誰訴苦。

各色各樣的人還是往艙裏擁。夾在中間的一位帶西瓜帽的先生——煩躁地皺着眉，拿肩膀撞開別人的肩膀，腳踹着別人的腳——讓身子擠到前面來。他那隻圓泡泡的鼻子發了紅，大聲叱斥着——「擠什麼呀，混蛋！把旁邊一個鄉下人一推，自己又逼進了一步。」

丁壽松睜開了右眼。他旁邊這空地方反正要給別人坐去的，他就選上了這位戴西瓜帽的先生。他揩揩那位的馬褂袖子，一面把包袱移到自己腰上。

那個嘴裏一直嚙嚙着，用着些挺文明的字眼罵了開去。並且還橫了碼頭上的巡警一眼：他怪那些吃公家飯的連秩序都維持不了。然後又惡狠狠地聽着那些落在他後面的人。

可是到處都滾着亂糟糟的叫聲。那些客人一擠到跳板盡頭，就很重很起勁地往船裏一跳。好像他們已經第一步踏上了一個安安逸穩的太平世界——表示着一種了不起的決心，表示着一種得了救樣的快活似的。

丁壽松連左眼也開張了一小半。動手來打量來身邊這位先生。脊背可緊緊貼着後面：那旬旬的響聲震得他挺舒服，竟有在剃頭店裏給搓着背的那種派頭。

他到底是個什麼腳色呢，這位先生？整船的人——怕祇有這一位先生跟他丁壽松談得來。

現在上船來的都已經坐定了。有幾個祇能拿尾氈骨貼着坐位，擺出付登坑的姿勢來撐住自己的身體。這兒那兒都在咕嚕着，像是給擠壓出來的聲音。

於是這位先生把屁股往右邊推動的一下——叫自己別儘擠着丁壽松。接着取掉了瓜皮帽，讓他那禿腦頂來冒熱氣。

丁壽松也往左邊聳過去些，並且在屁股上用着勁，不讓別的人來動搖他倆的防線。他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隻發紅的鼻子，還在嘴角上掛着微笑——等那位坐穩的先生掠過視線來。

到底——那位先生來招呼了他。好像知道天數派定他倆會做朋友的，很自然地對他點點頭。

「你這位先生——也是上城裏去的吧？」

丁壽松趕緊把後腦離開了板壁，笑着皺皺眉毛。他早就打算要說一大篇話了：

「是的嘎，唉。人家硬要找我，真是的！我——我——敝姓是丁。尊姓呢？」

「何。」

這個就挺內行地問：

「何？人可何啊？」

接着用食指在包袱寫着，下唇往外兜着，好像要不這樣——就記不住的似的。

有幾張臉抬起來看着他，大概他們都想要知道他是個什麼來頭。他決

計要跟這姓何的談談。爲了要表示自己的身分，並且要來得客氣，他就叫別人『仁兄』。

『你這位仁兄也是到城裏？ 在哪塊發財的？』

別人張一張嘴還沒吐出聲音，他又搖搖腦袋，吸足一肺的氣談了起來：

『我呢……我是不願意上城裏去的。公家飯實在不容易吃，我不瞞你說。人家談起來：哦，做官哩。其實啊……沒得玩頭，唉。……有什麼法子呢，不看魚情看水情，唐老二硬要找我麻煩。……唐老二你曉得的吧，柳鎮唐家的？』

這裏他掃了所有的人一眼，把個頸子撐得挺直，眼睛裏發着光。

『唐啟昆麼？』那位仁兄注意地瞧着他，掏出了一支紙烟也沒去點火。『他跟你是一？』

等了壽松開了口，何先生才插燃了洋火。那支烟給揉得皺着皺着，歪

頭扭騰的活像一條蚯蚓。可是他用很快的手腳點着了，趕緊就把火柴梗一扔，彷彿這些事都要瞞着別人幹的。

丁壽松可在溜着嗓子直嚷，眉毛幾乎打眼睛上飛了開去：

「是啊是啊，唐啟昆。他是我們親戚。我看他們唐家裏是，」啟字輩裏就祇出了個二少爺。好的不在多，一個抵十個。人家說起來：我家姑老爺死得早，可惜哩。其實……」

「你家姑老爺？」

「是啊。哪，就是那個啞——唐大少爺，你總曉得的吧？噯，大少奶奶就是我們丁家的。……」

他似乎聽見有人在咕里咕嚕，顯然是談着一位什麼大人物。那幾張醬油色的臉子在對面幌動着，偷偷地看着他。

於是他閉了會兒嘴，把狹長的臉子仰起點兒。

那位何先生好像要湊趣似的，一步緊一步地要把丁壽松的來頭盤出

來：

「那麼你這位先生是……丁仲驩是你的……？」

「平輩，平輩，」丁壽松等不及地趕快接嘴。「我們是堂房兄弟，我們是——哪，舖堂的。唐二少爺比我小一輩，總是「松大叔，松大叔」的恭恭敬敬叫我。我叫做壽松——木榜松字。我呢……」

聽的人可移開了視線——釘着前面出了會神。然後使勁抽了兩口煙，把煙頭火捻熄，用種挺謹慎小心的勁兒藏到了衣袋裏。

丁壽松睜大了右眼——巴巴地看着對方。嘴巴張開了一半，下唇水濺濺的，一揪一揪地在動着：顯見得那一肚子話是實在關不住的。

畢竟那位何先生轉過臉來了。他問到了丁仲驩近來怎樣，問到了丁仲驩的兩個兒子。看來丁家的事他很明白，很關切。可是臉上擺出一付滿不在乎的神情，祇聽見他眼睛在閃着。

丁壽松幾乎站起來。手在包袱上一敲，大聲叫：

「哪里！哪里！丁仲孺哪里有两个兒子！……死，他祇有一个！真的，一個！」

於是莊嚴地看着對手，準備着一場激烈的爭論。一面頂起了臉子，把滿臉的人都掃了一眼，似乎要找個把脚色來幫他衛護這個真理。

一會兒他又心平氣和地說下去：

「哪，我告訴你噯：兒子倒真的是有兩個，不錯哩。其實大的那個——早已八百年就過繼給大老爺了。他自己光祇留下了小的，他啊——哼，真是的！什麼都不懂……」

「就是那個丁文侃啊？」

「噯，你這位仁兄！」丁壽松苦笑着、沒辦法似地拍拍包袱。「大的才是文侃哩。文侃是過繼的那個。小的是文侯——城裏的人個個都認得他：嫖呀賭的他行行情，祇會花錢。窮人牛個富人體，真是沒得法子，唉！」

他搖搖頭。他怕別人這里會打斷他，就又趕緊接了下去。有條有理地敘述起丁文侯的事來。腦袋往何先生那邊湊着，苦着一張臉，壓着個嗓子，彷彿在報告什麼秘密。聲音仍依舊很大，連槍門外人都聽得見。

那一位在鼻孔裏「唔」着。耳朵給震得有點難受，直雲着眼睛。有時候要插句把問話：

「真奇怪，文侃有錢給他去嫖麼？」

「文侃給他錢？——文侃哪裏來的錢！我們這位文侯少爺呀——唉，真是的！偷呀搶的他都來，不瞞你說。」

接着丁壽松用種挺嚴肅的臉嘴聲明着：並不是他歡喜把丁家的醜事傳揚開去，他祇是討厭這個敗家子。這里他苦笑了一下，拿兩隻手背着急地敲敲包袱。唉，真是。這小夥子已經活到三十六七歲了——可沒有一樁事做成的。

原來那位丁文侯也找過唐啟昆：想要謀個差使。唐二少爺當然不睬

他。一個正派人是看不起這些傢伙的。

「真的，他幹得了什麼事，幹得了什麼事！哼，還想做官哩！」

「他那哥哥呢？」丁文侃不管管他麼？」何先生搔搔頭皮問。

這回他沒答腔。祇把下房窩了起來，左眼輕蔑地看着。

忽然船外面起了吵聲，水手們奔上奔下地忙着。跟手龍翔號就發了一聲喊，好像對人威嚇似的。整個世界給震得顫動了一下，船艙裏的客人都發了一陣麻。

那位何先生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。岸上那些嫩綠色的秧子似乎叫他記起了一些什麼，小聲兒問：

「仲庸老先生還有一位小姐吧？」

「哦，小鳳子啊？是的。這丫頭長得倒還不錯。他家裏出女不出男，兩個女兒都好。怕是他家墳山有點那個。」

他睜大了右眼，讓左眼珠偷偷地露出點兒亮光，釘着旁邊那張圖

臉，對風水發了點兒議論。

小火輪給誰推着那麼響了起來，河水也嘩嘩地叫着。於是又發兩聲喊，聲音直衝到了天上。什麼地方起了回聲——好像碰着了流雲給彈回來的。這艘拖船把身子斜了一下，就看見兩邊的岸慢慢移動，慢慢打旋了。窗口上流進了一股涼氣，叫客人們都覺得在大熱天喝了一碗冷開水的樣子。

何先生透了一口長氣，帶上瓜皮帽。他眼睛不看着了壽松：

「他們嫁那位大姑太太——總有一點陪嫁吧？」

「唐家那個大少奶奶啊？」他鼻子皺了皺，把下唇兜出了些。「哼，陪嫁哩，他們看唐家裏家私大，死命地要掙親。哦，好，到婆家三年，就死了男人。命裏不招嘛，你有什麼法子！陪嫁？——哼，教洋人讀三字經——談不到。」

他看不起地捻了捻眼珠子，拿長指甲在水濼濼的下唇上一掃，向對面

畢卜墨卜一彈。屁股往左邊移動一下，好讓身子整個兒轉向何先生這一面。嘴裏背誦書似的：

「我們家連那位仲騙二爺啊——不聽你說，真啞死人。天不管，地不問，什麼事都讓他大老爺去做手脚。好嘍，做生意哩。我們那大老爺也不想——自己到底是不是個生意人。店一倒，連祖田也陪了出去。大老爺死的時候——張羅了好一陣子才開得成弔。唉，你看。……如今就祇剩下城裏那所房子，拿什麼做嫁粧，你說？」

閉了會兒嘴，他又談到他們丁仲騙向唐家裏借錢的事。然後伸長了頸子，把話鋒完全轉到那位唐老二身上。臉子興奮得有點發紅，嘴角上掛着唾沫泡。

可是何先生打斷了他：

「呃，你們仲騙老先生——他跟他大房總沒分家吧？」

「有什麼東西分呢？」丁壽松下巴一翹，擺出付當然這樣的臉色。

「屁！分哩！吃呀穿的都靠文侃幾個辛苦錢，還靠……還靠……」他把歪着的嘴巴湊到了別人耳邊，「還靠唐家貼幾個。」

說了就看了對手一會兒。他舔舔嘴唇，兩手作着勞——又打算告訴他唐二少爺的做人。

那個……一個勁兒問着他們丁家。

「我看——你們仲驢二先生如今總留了幾個。他家文侃當了秘書長……」

「什麼！」丁松一跳，大腿上那隻包袱幾乎摔到了地下。「什麼長啊，你說？……」噯，沒得那回事！沒得那回事！他還當什麼長哩！哼，你真是！」

「呃，真的，真的。我看了報：的確是丁文侃。丁文侃在個什麼部裏當了秘書長。」

這麼着他們兩位先生中間就起了爭論。

那位仁兄並沒舉出什麼靠得住的證據來。祇冷冷地點着頭，用種斬鐵截釘的聲調，一口咬定他自己的話。看那勁兒，叫人覺得文侃這回當了那官兒——就簡直是他這位姓何的保薦的。

丁壽松可熱烈得肚子裏都發燙。他額骨發了紅，嘴唇用力地掀動着，恨不得要把他的對子狠命揍一頓的樣子。什麼，丁家裏的人難道不明白丁家裏的事麼！文侃那個小子——文侃又矮又小，天庭也長不開，下巴也兜不起；這麼付相貌會做官？吃過報館飯那倒是真的：他知道。後來似乎在個什麼人家裏當教書先生——不過他丁壽松有點記不準了：他這幾年一直獸在他家裏沒出來。可是他當叔叔的——文侃，早就看透了那小夥子是個什麼腳色。

他來得太奮激了點兒，就有點管束不住自己那張嘴：

「那小夥子當什麼長啊？哼，屎裏放屁——沒得那回事！」

說到那個唇音字的時候——唾沫皇子就往別人臉上一噴。

同艙的客人顯見得都站在他這一邊。他一開口——大家就對他瞧着，一面瞅瞅那位何先生，似乎要看那一位還有什麼說的。有些泥腿子竟笑起來，不過壓着聲音，彷彿在那些先生們面前放聲打哈哈是不該的。

這里丁壽松就向對方提出個理由來，拿食指使勁頂着那隻包袱：

「我問你，我問你：文侃要真的做了官，當了那個長，怎麼他不把祖田買回來呢？」

那個嚇了一跳似地看着他，楞了好些會兒。

「把祖田買回來？」那張圓臉忽然繃得緊緊的，小聲兒問。

丁壽松得意地微笑着，腦袋在空中畫着圈子。

「是啊，是啊，」他聲音提得很高。「哪，這個樣子的，我告訴你：我們家裏那個伯驥，那個大老爺——人倒是個好人。他做生意做虧了本，連祖田也賣個精光，他怎麼對得起他們仲翔二爺呢，呃，可是啊？他臨死時候就跟文侃說過的，他叫文侃一發迹——就把祖田買回來。其實啊——

「噫，你瞧着罷！……發迹哩！」

他下唇一突，帶着打了勝仗的神情盯着何先生。他看見別人已經給封住了嘴，就趁勢逼緊了一步：「乾脆賭了個呢。」

「他要是真的做了官，我這個當叔叔就在地下爬給你看！」

於是長長地噓了一口氣，拿手抹抹嘴，把臉子轉向着窗口。他好像已經做完了一樁大事，放心地吸起那種帶腥味的空氣來。眼睛眯着看着外面，眉毛鼻子都打起皺摺，彷彿他要痛痛快快打個嚏噴！可又打不出的樣子。

河面越走越狹，看來簡直會把這艘小火輪夾住。綠灰色的水給龍翔號剪成個楔形，打船頭兩邊捲起兩條浪花，翻着滾着——拍到了岸上。

何先生又關心到了仲駱家裏那位沒出嫁的小姐了。何先生問起她的年紀，她的品性。他已經把口裏那截煙屁股抽了好一陣，一直到短得燒着了指甲的時候才毅然決然把牠扔掉。

那一位的嗓子發「嘎」，嘴角裏不斷飛出白沫來。他好幾次要把話鋒轉到唐老二身上去，好像一個男子漢忍不住要談到他的相好女人似的。可是他沒辦到。於是他憑他記得的一點兒……告訴了別人。他最後一次看見他那位姪小姐，她還祇十八歲。噯，這孩子長得很嫩，臉子白漂漂的很逗人愛。他並且還把她那種活潑勁兒模糊地描寫了幾句，彷彿她打那年到現在年紀一直沒有長。

末了他正正經經下了個結論：

「說起來真叫人不相信：我們仲驢二爺倒有那麼個好丫頭。」

「那，那……」何先生顯得有點着急的樣子，「那你有多少年不見了呢，跟她？」

「噯，唔，這個……噯，怕有十三四年了吧……我不瞞你說：城裏我以後倒去過好幾趟，不過我沒有去找我們仲驢。說起來是不錯，一家人哩。其實啊……唉，真是！我跟他合不來。我倒是跟唐家裏要好點個：唐

「老二把我當親叔子看待……」

他笑了一下，又莊嚴着臉色看大家一眼。

龍翔號像喝采那麼吼了一聲，叫客人們嚇了一跳。這兩艘船往前面那座石橋直衝，看來後面似乎有什麼追趕着牠。河身在這裡成了個牛角尖，浪紋給擠得狂喊着，發氣地撲到兩岸的草上；打到那些樹根上，然後又流蘇似的瀉回到河裏。

有人正在那裏就心——怕小火輪鑽不過這個橋洞的時候，給悶住的水聲可一下子放開了。嘩嘩嘩的聲音打船跟前捲開去，一直溜到四面八方，溜到很遠很遠，好像這兩艘船成了全世界的中心。

大家眼面前一亮：他們已經給帶到了一個大港口裏。有誰得了救那麼透了一口氣。

姓何的那位仁兄不再開口了，好像剛才已經辦完了正經事。眼睛呆呆地瞧着前面的岸——一抹黑色的土上護着一線綠的。

悶得難受的丁壽松噓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地咕噥着：

『唔，祇有七里。……』

小火輪往南轉了個灣。這艘拖船一直是往前衝着的，這裏意外地給撥動了一下，身子就往右邊一歪，尾巴往左邊一甩，看來牠很勉強才改了方向。

『唉，』丁壽松搖了搖頭。『日子過得真快：我有三年沒走這條路了。』

過會兒他又嫌煩似地說：

『真是的！城裏怕已經改了樣子。……』

接着又無緣無故哼了句成語——『江山好改，秉性難移』。

可是何先生把屁股移動一下叫自己坐舒服些，兩手筒到袖子裏，竟閉上了眼睛。

『哼，這位仁兄一定有毛病，』丁壽松在肚子裏說。茫然看看四面，

嚥下一口唾涎。『快要到了！還響呢哩！』

河面上小船漸漸多了。那些船夫衝着小火輪嚷着什麼，拚命搖着橈——往岸那邊避開去。可是龍翔號直往前衝，激起了山邱樣的水浪，把那些漁船什麼的攪得沒有命地幌着盪着。

丁壽松這就爆出了大笑：

『要翻下水了，要翻下水了！哈哈……』

聲音空洞得連自己都害怕起來，彷彿全世界就祇有他孤零零一個人。他右邊那個還是閉着眼沒理會，好像已經看透了他丁壽松的底子——認為他不够朋友似的。別的許多視線可落到了他臉上，似乎他們知道了些什麼事情，擺出付瞧不起的神氣。

『混蛋嘛！』丁壽松小聲兒打了句官腔，偷偷地把眼睛掃他們一轉。怎麼，難道有誰認識他麼？他側過臉去看着外面。他記一記他先前說的那些話：他可並沒瞎吹。他的確天生的是唐家的親戚。

外面一些很熟的景色在對他打招呼。他像看西洋鏡似地閉上了左眼，瞧着天慈寺裏的寶塔——像辣椒的那個。牠身邊那些瓦房！黑的白的夾在一起，看去似乎是一碗木耳羹豆腐，還煙撲撲正在冒着熱氣。

那抹灰黑的城牆也落到了眼底裏，叫他想起唐家溫嫂子那排牙齒。

忽然他心跳起來。呼吸也不大順當。連他自己都摸不清道到底是歡喜，還是感到了什麼壞兆頭。他怕別人看破心事似地瞭了何先生一眼，就拚命想法子鎮定自己。他消遣地想：

『溫嫂子是個好人。怪不得太太跟二少爺都相信她。』
可是他歎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有什麼東西給人佔去了的樣子。

城牆輪廓漸漸分明起來，還瞧得見剝了磚的地方——現出了凸凸凹凹的黃泥。他站起來又坐下去，趴着包袱的兩手直發緊。他又希望快點兒到岸，又希望永遠走不到。

碼頭上的魚腥味兒可強到鼻子跟前來了。那些嘈嘈雜雜的聲音也聽得

見了。

船還沒有靠好，那位何先生就猛的張開眼睛站了起來，推開了前面的人衝出去。到了船門口才記起世界上有個丁壽松，回頭嘆了一聲——

『走呀！』

接着聽見他一路罵着：

『該死，拚什麼呀！一點秩序沒有！』

『虛里虛糟的東西！』丁壽松走在大街上，感到受了什麼侮辱地嘟囔着。『哼，他是什麼傢伙！……睬都不睬人！』

他聞着炒什麼的油味兒，嚥下一口唾涎。他腿子沒了勁兒，挾包袱的左膀子直發酸。嘴唇動着罵着：他現在這麼不舒服，這麼悶氣……彷彿都是那個姓何的害的。

於是他一到了唐公館，就把腦袋往門房裏伸了進去，要把閉久了的嘴唇動幾下來舒散舒散似的，一口氣說着話：

「老陳，老陳！……你還認不認得我？……怎麼？我是丁壽松呀。……剛剛到。唉，累死我了！……你怎麼樣？——看你發了福了嘛，哈哈！……呃，呃，說句正經話：呃，二少爺可在家？ 煩你通報一聲。真的，真的。……」

那個老陳也不表示認得，也不表示不認得，祇瞧了他一眼。隨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進去。

一一

丁壽松一給帶到了裏面，他就覺得他這趟來得不大技巧：唐二少爺今天要到對江那個省城裏去。他知道他那位闊親戚還是那個老習慣：一個月裏面總得過江去一次把，並且四五天就回來的。不過他總感到有點失望，彷彿他碰到了不好的兆頭。

『去做什麼呢，真是！』

接着他又想：

『嗯，怕的又是有個雌貨迷住了他！』

他心頭竟有點酸溜溜的。可是他用種很感動的臉色跨進了那個書房。

這間屋子很黯，一走進來就覺得一陣涼氣。四壁似乎要跟這有氣沒力的光線賭賽——那些字畫發着灰黃色，看去祇像是牆上的霉斑。

那位啓昆二少爺正把上身伏在桌沿上，一個人在那裏喝稀飯。他嘴裏哪一絲肌肉都在跟滾燙的流質掙扎着，搏鬥着，把他那張長方臉攪得動着扭着。一面發出唏唏噓噓的響聲，好像他什麼地方受了傷。

唉，唐二少爺比從前老了點兒；腦頂上多了幾根白頭髮。不過那抹鬚齊的鬍子還是又黑又有光澤，氣色也不壞，實在看不出四十幾歲。並且他仍舊吃得很多，用他全力使動着筷子——彷彿這兩根銀棒很有些斤兩。他把一塊蔥油燒餅整個塞到了嘴裏，又夾起油滴滴的肉包子來。他臉色很認真地嚼着，把一雙有點紅絲的眼睛釘着那盤鹽水豬肝，腮巴肉扯動得很起勁。看來他簡直是在盡什麼神聖的義務；他生到世界上來就祇爲的這個。

那位客人眯着背走進來的時候，二少爺好像怕給分了心似的，祇隨便睜了他一眼。

可是丁壽松用激動的聲音叫了起來：

『二少爺！你發福啊！』

接着把包袱捧寶似地放到一張紅木椅上，他就施起本地頂隆重的禮節來。他哼了一句——『拜年！』一面用種挺熟練的手法跪了下去。

二少爺稍爲躊躇了一下，就認爲自己可以不必站起身來。他祇用手擺了幾擺，又像是表示不敢當，又像是嫌別人打攪了他的用飯。嘴裏不方便地響着：

『呃呃，呃！』

他瞧着別人伏下身子去，一面皺着眉，似乎嫌那個的姿勢不大好。

爲了跪着的地方離他太近，丁壽松磕頭的時候不得不把脖子縮着點兒。脊背就更加駝了些，看來顯得格外恭敬，格外有那種小人該死的樣子。於是二少爺覺得自己彷彿又給墊高了許多，臉上放着紅光。並且忍不住想要挑出對方的錯處來似的，擺出付討厭的臉色來瞧着客人——等他先開口。

丁壽松早就摸熟了主人的脾氣：他知道二少爺一輩子看得頂要緊的是一個娘，還有一個寡嫂。於是他開頭就提到對方的母親。

「太太太康健？我去給她老人家拜年。」

「呃，等下子！」那個把臉用力地一幌。「她老人家沒有起來。」

那位客人可還打算往外走：

「那我們那位姑奶奶……」

「早哩早哩！……你坐罷！你坐罷！」

說了就送一塊蘿蔔頭到嘴裏，慢慢地嚼着。他看了看壽松，又看看那些碟子——似乎怕人搶去。

牆上的掛鐘搖下一個很長的擺——重甸甸地搖着，替他的嚼聲打着拍子。有時牠格達響了一下，人家當牠會敲起來，可是偏偏沒有聲音。好像他知道牠自己活在這專家裏不是爲的要報時辰，祇是讓牠塗金的雕花在這裏給客人們欣賞欣賞的。

天上大概有雲在流着。這屋子裏一下發了點亮，一下子又黯了下去。於是那些紅木家具時不時在變着顏色——一會兒淺，一會兒深，像二少爺的脾氣那麼捉摸不定。

顏壽松爲了特別客氣些，他不去坐那些光燙的椅子。祇把半個屁股擱在一張骨牌檯上，腰板稍爲挺直了點兒。

「太太——她老人家——」他感慨地說，一面嚥了一口唾涎，「唉，真是的！她老人家真好福氣！……她老人家——她老人家——那個背疼的毛病可好點個了？」

那個瞅了他一眼，校正他一下：

「膀子疼。」

照了壽松平素的脾氣——準得有一場爭辯。可是他忍住了，祇表示了有點驚異，右眼睜得大大的：怎麼，膀子啊？接着可又不放心起來，很仔細的問着疼得怎麼樣，有沒有貼膏藥，好像他是個醫生。最後他屏住了呼

吸，焦急地等着別人回答他。

「唔，今年沒有發，」唐老二很不經意的樣子。連眼睛都沒抬起來。

丁壽松總想要別人轉過臉來，可是等個空。他臉上皮肉縮緊了些，右眼就睜得有點費勁。怎麼攪的呢——唉，他那位親戚沒往年那麼看得他起了。其實自己在家鄉裏也有五十畝田，也穿着長衫受人尊敬，並且那些泥腿牛常常有事情請教他的。

「人家還說唐老二是孝子哩！」他在肚子裏嘆。「哼，問起他的娘來——他倒他倒——不相干似的！」

倒還是他丁壽松關切些。他問：

「她老人家背脊——呢脖子——一點不疼啊？什麼膏藥貼好的嘍？」

等到他聽說並沒有用藥，祇是在天慈寺許願許好了的——他就快活得全身都幌動起來，右眼霎呀霎的流眼淚的樣子。他一面提高嗓子發着成惱，一面歎着氣。

唉，大太太是——菩薩當然保佑她老人家。不過他認為二少爺的功勞更加大些。

「二少爺你老人家——唉，孝心感動上天：我曉得的，我曉得的。」
那個把嘴唇包着，嚼得輕了點兒。掛鐘敲起來的時候——他還嫌牠吵似地皺皺眉，可是他滿不在乎慢慢響了十一下。

丁壽松活潑了起來，話也漸漸來得流利了。他打着手勢，腿子也在桌下動着，輕鬆得連骨頭都脫了節。嘴裏反反復復談着啟昆二少爺的孝行，好像生怕對方不知道。他又歎氣，拿手背抹着溼漉漉的下唇。

末了——他還舉出別人的話來做佐證：

「他們都說嘛：唐家二少爺真是——好心有好報，怪不得如今當大官哩。孫少爺呢，書又讀得好：常是攻第一。他們說的。」

「哪個說的？」二少爺拚命裝出付平淡的臉色。

「哪個啊？……都是這個樣子說。小火輪……唉，大家也談的。」

原來船上的人，個個都在談着唐二少爺：那麼好人出現在世界上，

出現在城裏，真好像是個菩薩落凡。唐家全家的人又都那麼出色，跟那位二少爺配得很得當。至於他丁壽松呢，他祇歎氣，唉，真是的！他在這三四年裏面沒有一天不想着他這房親戚，沒有一天不跟家裏人談起：

「唉，我這一輩就祇靠二少爺。真是！二少爺待我們真好。說話要捫捫心，真的！」

他並且還細細地告訴他那兩個種田的兒子：他要叫他後代都記得這位好人。

那位二少爺慢慢吃完了飯，慢慢向客人轉過身來。他臉上有點發紅，氣色顯得更加好：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喝了稀飯之後身上發熱，還是一種輕飄飄的快樂感覺端得他這樣。

隨後他用種很溫柔的聲音叫高媽把手巾把子給他。他從舒服地靠在椅上，打一個小木盒子裏掏出一件精緻的小銀器來：這還是四五年前的那根

牙籤——用銀練跟挖耳子吊在一起的。他很周到地剔着牙，還拿小指去幫着挖呀括的。他時不時插句把問話：

「怎麼呢？……怎樣說的，他們？」

反正現在去趕公共汽車還嫌太早，他就打算讓客人談完了再走。他覺得丁壽松這人還不討厭。可是有時候他臉上忽然成到一陣熱：他看着對方那付過於謙卑的樣子，過於小心的樣子，反倒叫他起了點疑心。到底是說正話還是說反話呀，那傢伙？

全屋子都靜悄悄的，表示有一種大公館的莊嚴。祇有丁壽松一個人在咕咕刮刮，似乎四面還起了嗡嗡的回聲。他嗓子發乾發癢，好像破竹子在空中甩着的聲音。他求救地啾一聲茶几——可是那些聽差老媽竟忘記了替客人倒茶。

末了他提到了他這趟的來意。他要請二少爺賞他一碗飯吃。

「二少爺待我好，我祇要跟二少爺做事。……」

他哭喪着臉盯着對方的眼睛，等着別人表示一點什麼。

二少爺那雙眼睛中間隔着一座寬鼻子，叫人疑心他的視線不會有交點。那上面塗着一些紅絲，好像老是睡不夠似的。不過牠還發出又威嚴又同情的光來。丁壽松總覺得那雙眼珠子生得不大平正，可是仔細瞧去，又不知道牠的毛病到底在哪裏。

「怎麼的呢？」二少爺問。「你們鄉下也攪得這麼糟法子？」

「是頭，是頭，唉！三五十畝的人家，唉，真不得了！一年水一年乾的。還要鬧土匪。」

「你們那塊也有土匪？」

「怎麼沒得呢。唉，如今世界好人少，沒得吃的就搶。」

他還想往下說，可是外面有腳後跟頓着磚地的響聲。連二少爺也注意地望着門口。他們瞧見那位溫嫂子拎着個紅漆木桶——要打外面廳子穿過。

那個女人仍舊是那麼付俏勁兒。太陽穴上貼着頭昏膏藥，眉心裏扭痧扭得一撮紅的。眼睛永遠是那付朦朧朦朧的樣子，還對書房這邊瞅了一眼。她衝着丁壽松扭扭甄子打招呼的時候——很俏地笑了笑，露出那排整齊的黑牙齒來。

二少爺巴望着什麼似地問她：

「大少奶奶起來了吧？」

「沒有哩！」——那個看不起地答一句，披披下唇走掉了。

這叫丁壽松嚇了一大跳，連神經也緊張了一下。怎麼，溫嫂子現在伺候大少奶奶？溫嫂子——嘿，奇怪！她竟沒把二少爺瞧在眼裏！怎麼擺的呢，這是？……然後他從男女事件上面去着想：唐老二祇管是個好人，在這方面可招人說了許多閒話。這回——說不定是溫嫂子故意賣俏。

於是他沒那回事似的，苦着臉又回到原來的話題。

唐啟昆想起剛才那回情形給別人瞧了去，就瞪着眼對着他的客人……

看看那個的臉色。可是對方什麼表示都沒有。

「混蛋！」他暗暗地罵。他不相信那個姓丁的就這麼麻木；越是故意裝做不懂事的樣子，故意不露出什麼神色來，他就覺得他越可惡。

然而最後他還是答允替那個傢伙設法，並且還問：

「你有地方住沒有？」

「哪裏有呢。客棧住不起，我……二少爺賞一個臉，給我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！你就住在公館裏罷！……小侯！小侯！……打車子！」

他出門之前還是照着他平素的禮數——到嫂嫂房裏去叫一聲問安，還到母親那裏去告辭。隨後帶上那付茶色平光眼鏡，揀着一個肥泡泡的黑皮包，坐上包車叮叮噹噹地走了。

祇留下了壽松在大太太房裏拜年。

這回丁壽松沒多說話；大太太老不停嘴，叫他沒機會開口。他祇應着「是，是。」他在這裏竟聽到了一些意外的消息：原來他那本家丁文

侃的確當了什麼秘書長。唐二少爺的局長位置呢——交卸了！

他脊背上流過一道冷氣，又流過一道熱氣。他鬆得坐着的椅子輾動了起來。

那位太太可沒住嘴的意思：想不到一位六十二歲的老太太——還這麼有力氣說話。她把一雙手擱在茶几邊沿上，看去像用鹽醃了許多時日的，又乾又白，跟她那張皺巴巴的臉一樣。那兩片薄嘴唇很快地一下子縮緊，一下子掀開，發出嘶嘶的聲音：顯然她那排假牙沒鑲得妥貼，一說起話來就會透風。

『他們真是希奇巴拉的，』她把腦袋湊過去點兒，彷彿告訴他一件了不起的機密事。『當秘書長有什麼稀奇呀——比印花稅分局長還小一品哩。你們二少爺連這個局長都不情願玩，硬辭硬辭才辭掉的。噫，真的也難怪他。人家當局長賺錢，你們二少爺呢——還賠本。再玩下去——家裏田都要賣光了哩。……你們二少爺說：做官沒得玩頭。真的。你看君瓊：

你們二少爺當局長的時候——今兒個縣太爺請酒，明兒個商會請酒，他還嫌煩哩。今年子正月裏初二起，一直到——到——」

這里她轉過臉去問她孫女五二子：

「到十幾啊，那回子？」

那個十一歲的五二子正在挑着花。客人進門的時候她打量他一下，又低着頭去做她的事。這時候她就很快地答：

「到十九。」

「唔，十九。你看！一直到十九都有人請：他一直沒在家裏吃過一頓安穩飯。……搬到城裏來總是應酬大：人家總要請你們二少爺管管事。早就說要下鄉找管田的說話，總沒得個工夫。鄉下這幾年也真是！……哦，真的，你兩個兒子呢？還好不好？」

「他們……」

「你們二少爺啊——辭了局長還是忙。真的。丁文侃那個秘書長——」

還是你們二老爺幫忙才玩成的哩。你們那個本家，你曉得的，從前五塊十塊的常是來告幫。那回子我家那個親家太太來借錢，說是——說是——

她撇着嘴沒有了聲音：用詢問的眼色看着她孫女。於是五二子微笑着，口齒很清楚地報告了那句話：

「她說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她說：『親家太太哎，做做好事嘍。』……」

大太太就格格地在嗓子裏笑着。她那孫女用光閃閃的眼睛瞧着客人，愛笑不笑的——似乎表示她從小時候就認識他，又彷彿要看破他裏面的心事。

丁壽松可笑得很扭怩。他決不定要不要走出去。肚子裏老反復着那個疑問：

「怎麼攪的呢？怎麼攪的呢？」

以後大太太的話——他幾乎沒有聽進去。大概她談到了城裏的一些

情形，又談到了公館裏的開銷。

『我呢——還是柳鎮住得價點個。柳鎮真是個好地方。你到那塊去的那年……哦，真的，你是哪年到過那塊的啊？』

這位客人驚醒了一下：

『柳鎮啊？——我是……』

『柳鎮什麼都好，就祇是那些個壞人不得了——搶東西放火他都來。你們二少爺才不放心我哩，硬要接我到城裏來住。也是天照應：要是我還在柳鎮的話，那場倒頭的大水就逃不過……』

忽然——五二子好像感覺到了什麼，猛的抬起了臉。她把揉花綳子往桌上一放，靈腳靈手走到窗子跟前，掀開一小角窗擋望外面張了一張。

『怎幹？』她祖母吃驚地問。

那位孫小姐搖搖手，對窗子那邊撇撇嘴，又拿兩隻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。

於是大太太提高嗓子問丁壽松餓不餓，還叫韓升照拂這個遠客去吃早飯。等別人挾着包袱要出房門的時候，她又大聲說：

「你這回還沒看見你家姑奶奶吧？——去看看呀！」

爲了大少奶奶還沒洗好臉，丁壽松就在門房裏等了一個多鐘頭。他的住處是給安頓在這屋子裏的，跟老陳拚鋪。他把包袱放在一把快要散了的太師椅上，這才坐上吱吱叫着的床沿——老遠地想了開來。

三

「見了鬼，」丁壽松嘟囔着，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似的。

什麼地方有懸里囉的響聲，好像有誰在搗鬼，又像是搓紙的聲音。

聽着叫他更感到寂靜，更感到自己是孤單單的，好像這屋子裏那些人……

壓根兒就不知道添了一個客人。

那位老陳一會兒回到門房裏來，一會兒走出去——不知道忙些什麼。

可是走起來總是慢慢的，輕輕的，似乎拚命要叫他那雙靈腿踏穩當了……

拐得像樣些。他一直沒跟丁壽松說一句話，也沒看一眼。

丁壽松想要曉得別人到底看不看得他起，他故意想出些話來問：

「呢老陳，真的，你在這塊幹了七年吧？」
過了好一會兒，那個才冷冷地瞅了他一眼：

「哪里止！」

「哦，九年哩，怕有？」

他沒等着回答。於是又問：

「九年，可是啊？」

「沒得。」

這位客人有點不舒服：他一定要知道這回事才放心。他緊瞧着老陳的

背影：

「那麼幾年呢？」

沉默了十來秒鐘，老陳說：

「八年還欠兩個月。」

丁壽松聽着歎了一口氣：不知道他是對光陰生了點感慨，還是因為坐

着的床鋪太高了叫他不舒服。他右腿擱上了左腿，兩腳就臨了空，腿子壓得發酸。可是他沒把腿子放下來。

他一直沒移動他的視線。老陳背着臉在忙著兩隻手，在那里縫補着什麼。丁壽松可打不定主意——要不要再跟這位門房大爺攀談幾句。這麼沉默着很叫人不好受，一開口他又怕別人那付愛理不理的勁兒。

等到老陳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，他於是對自己說：

「噫，真是的。老陳還是這個老脾氣。他對二少爺也都是這個樣子。真有趣！」

本來他還打算從老陳那里打聽點什麼，現在才知道辦不到。這公館裏上上下下的脾色——他丁壽松都摸熟了他們的脾氣，祇有這個老陳有點特別。

「哼，一個門房！」——他才用不着去看一個門房的臉色哩。他從前進城來祇是跟上房裏打交道，跟老陳沒有什麼來往過。

他站起來舒舒服。把包袱放到床上，撥空這張椅子上自己坐上去。

太陽光漸漸射了進來。當窗的桌子上畫出一個耀眼的平行四邊形。影子在發着抖，發光的一塊在閃爍着，好像桌面上給灸出了油——油星子還輕輕地在那里跳動。

天空藍得沒有底：打遠門房裏的窗口望去，叫人會不落邊際地想到老遠的地方，想到老遠的事，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跌在一個什麼世界裏。一些白雲浮在前面，帶着躊躇的樣子慢慢流着，好像給那些屋脊擋住了過不來似的。

那些屋脊顯得格外高，格外驕傲，看來竟要俯瞰全城一切的房子。

這麼高大的屋子可有五進。廳上總是掛着些灰撲撲的字畫，陳設些笨重的桌椅，就叫人覺得這屋子更加大，更加空洞，走過的時候聽着自己的脚步声，聽着噙噙地起了回聲，簡直有點害怕，一面忍不住要羨慕。

可是丁壽松每達到這公館裏來，就不得不穿過這些陰森森的廳子：主

人們住的是後面幾進。他還記得大太太跟二少爺住的兩進——有幾房門一直鎖着，還貼上二少爺親手寫的封條。打門縫裏嵌去，黑黢黢的隱約辨得出那里堆着許多箱子：唐家收藏的骨董字畫原是很出名的。

丁壽松歎了一口氣。唉，真是！唐老二本來用不着稀罕他那個印花稅分局的位置。

他簡着兩手放在桌上，再把下巴擱上去。右眼窩呀窩的默看着天上，一面細細聽着這公館裏有什麼響聲。

四面很靜，連麻雀在院子跳——都覺得聽得見。偶然大門外面有車子拉過，鬆了弦的大石板格咚叫一聲，就簡直叫人嚇一跳。有時候聽見了步子響，他就得把腦袋抬起點兒，看看是不是溫瘦子出來喊他去見他家姑奶奶。

他家姑奶奶今天可要到娘家去，還在打扮着。

『見了鬼！』他失望地說。他感到什麼事都不順當，都故意跟他作

對。肚子裏似乎塞滿了什麼東西，漲得他很難受，祇要打個飽呃就得翻出來的。

一個蚊子嚶嚶地在耳邊叫着。於是他狠狠地在自己臉上一拍，那個小東西哼了一聲就盪開了。

他生氣地想：

『唐老二——哼，攪得好好的又要交卸！』

他似乎怪別人事先沒跟他商量。接着他又隱隱覺得自己上了當：二少爺彷彿早就知道他要來謀事，就故意辭掉了那個差使。並且趁着他來到的時候——二少爺趕着過江去。

肚子裏的東西翻了一下，要嘔又嘔不出的樣子。他知道他對二少爺的那些敬意，那些奉承的話——全落了空，照他自己說來，那就是『偷雞不着蝕把米』。於是他把左眼角皺了起來，右眼霎得快了些。他想到太太的那些話，又想起溫瘦子對二少爺的那種賣弄勁兒。

他覺得這屋子忽然一亮，這些舊家具一下子變得鮮明了許多。他憑他自己的經驗，憑他那種對別人身分高低的特別感覺，他領悟到自已這回做人做得太欠仔細。

『嗨，我怎麼不打聽一下的！』他在肚子裏叫。『見了鬼！……文侃當了什麼祕書長，我還睡在鼓裏哩！』

他把包袱放到床下的網籃裏，決計去問問他家姑奶奶洗完了臉沒有。他心跳得很響：連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快活，還是害怕。一面他記起自己平素對丁家的那種冷漠的樣子，那付看不起的臉嘴，就感到犯了什麼罪似的。這回……準是人家看他犯了罪，才不大敢惹他，才叫他睡在門房裏，連老陳都哼兒哈的不十分理會。

他用謹慎的步子走到廚房裏，走到那些下房裏張望一會兒。隨後又到大小奶奶屋子外面聽着。

溫嫂子在裏面伺候着，還聽見她們小聲兒在談呀笑的。

屋子外面的這個忽然有點嫉妬起來：

『溫嫂子到底憑什麼本事，個個都歡喜她！』

這個堂客可在這裏吃了十多年閒飯。自從她那個男人嫖呀賭的敗了家，把八九十畝田蕩光，她就走進了唐家——客人不像客人，老媽子不像老媽子。她幫着做做針線，帶帶小孩，做起事來還露出那排黑牙笑着，好像她幹這些是爲的她感到興味。……

忽然裏面響起了脚步声。丁壽松趕緊走了開去。他把下唇往外面一兜：哼，別那麼神氣！——她一來一歷他都明白！

可是溫嫂子的能幹他也明白。真是的！別瞧她那雙眼睛朦朧朧閃閃着睡的樣子，看起來來可真看得準。柳鎮唐府上沒分家的時候就是大太太當家，溫嫂子就一直貼在大太太的身邊，時常很俏地撮起了嘴唇——在她耳邊噓里咕嚕的。一提到大少奶奶，她嘴唇可就往下一披：

『噓，倒像個人哩！什麼東西！——拿唐家的錢貼娘家。』

如今——她可一天到晚跟着大少奶奶。

丁壽松不知不覺回進了餐廳，一年認真一半挖苦似地咕嚕着：

「嗯，不錯！嗯，不錯！」

不過——他搔搔頭皮——不過他家姑奶奶怎麼一來會相信她的呢？他有點不大服氣：好像溫嫂子這件事辦過了，就是他丁壽松的失敗似的。

他轉身又跑到廚房裏去：溫嫂子到那里去打水的時候他可以碰見她，並且他還打算把這件事探聽一下。他這就用種老朋友的口氣跟廚子桂九談了開來，轉灣抹角扯到了太太，然後很不在意地問到了那個女人——他認為他家姑奶奶不會怎麼相信溫嫂子。

「哪里！」桂九叫，一面拿圍身布擦擦油膩膩的手。「大少奶奶才相信她哩，什麼事都要她做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怎麼！她叫她做的嘛。」

那位廚師傅又告訴了些不相干的事：大少奶奶房裏的椅子凳子祇准溫嫂子坐，大少奶奶回娘家的時候總是帶溫嫂子去。他說得很起勁，連臉都發了紅。一住了嘴就用手去揉那些斬肉，不一會又想起一句話來，就重新在圍身布上擦擦，打起手勢來。

丁壽松嚥下一口唾涎。唉，沒得法子：做人總是這麼麻煩的。他現在得重頭做一番功夫，另外結一批朋友。真是的：這是很明白的事。

這里他頸子一挺，牛頭不對馬嘴地答着別人的話：

「是啊，是啊。噫，對哩。」

他不管桂九有沒有說完，就用種間散勁兒踱出熱烘烘的廚房，仰起臉來吸了一口氣。他覺得身子輕鬆了些，還消遣地瞧着屋簷上跳着的麻雀。牠們側着腦袋看他，呼的一聲飛跑了。他不禁在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。

這世界似乎變亮了些，變好了一些。他覺得從此以後——他反倒容易做

人。他再也不會引起那些閒話，說他看不起同宗倒去討好外姓了。仗着是一家人，開口來也容易得多。於是他嚼着東西似地磨磨嘴巴，興奮得心頭都發起癢來。

「唉，我們這位奶奶真是！洗臉還沒有洗好！」

一直到一點半鐘——他才由溫嫂子帶着去見了大少奶奶。

這回他拜年拜得很快，彷彿怕給別人瞧見。不知道是因為溫嫂子在旁邊吃吃地笑，還是他自己跪得太吃力，起身的時候——額骨上有些發紅。

他家那位姑奶奶呢——竟很客氣地把身子避開點兒，回答着「萬福」。腰板彎得不大靈便，全身折成一個鈍角，彷彿她那漿過的硬領子箍得她不能動。她一直細着那張有點浮腫的臉子，等到別人盡了禮就仰了起來，給淡綠色的窗簾子映得發青。

屋子裏剛才洗過地板，還有點潮濕，桌子椅子都發亮，叫人摸都不敢去摸一下——怕留下一個螺印來。到處都瀰漫着一種說不出的香味，聞着

就感到自己身子給什麼軟綿綿的東西裹住了似的。

『坐罷，』大少奶奶嘴上閃了一下微笑的影子。

這位客人趕緊一陪笑着——他家姑奶奶可又糊起了臉。他給攪得十二分侷促，垂着視線偷偷地往牆腳掃了一眼——不知道自己應該坐到什麼上面去。兩腳膽小地移動一下，很怕踢碰了地板。

於是溫瘦子端着那把藤墊椅子過來——靠門邊放着。

這是規定了給客人坐的一把。坐墊上沾着點兒油漬，還有些地方去了漆，讓出的木頭底子上糊着灰色髒印。靠背上劃出了一個不成形的『唐』字——大概是祝壽子用小刀子刻的。

噲，原來這孩子還是這麼個老脾氣。他媽媽房裏的木器件件都洗摸得又光潔又乾淨，絕不准他破壞。於是他祇好對這幾樣家具做起功夫來：反正是安排來招待客人的，做母親的也就不怎麼禁止他。衣櫃旁邊那張骨牌檯可更加刻得花甲剝落，眯着眼睛看去——簡直是一幅山水畫：不錯，這是

指定給高媽她們坐的。

丁壽松把屁股頓上那把椅子的時候，莫明其妙地感到了一點兒驕傲。他一面問候着丁家那些脚色，一面把脊背往後靠過去。

大少奶奶背着窗子，挺得筆直地動都不動，似乎怕一個不留神會把臉上的粉弄得掉下來。她鼻孔裏時不時發出一種響聲：聽來覺得她在那里笑，又像是答允客人的話——還帶點兒謝意的樣子。

「唉，真是的，」丁壽松一提到了文侃就歎氣。「到底是我們丁家祖上積德，侃太爺——噫，如今到底……」

溫嫂子一直歪着身子靠着梳裝台的，這里趕緊插了上來：

「沒得談頭！——前些個日子人家還看他不哩！」

「怎麼呢？」那個臉上有點發燙。

● 此地的老鴛子總是歡喜姓「高」，爲了要有分別起見，於是這侃叫做「侃侃」，那個叫做「小高」。主人也高興這一套，猶如聽差的得叫「高升」。

溫嫂子使勁把下唇一拔：

『丁家窮，唐家闊氣。闊氣，闊氣——噢，如今掉了差使還要找丁家想法子！』

這位姓丁的可活潑起來，拿出那種跟自家談體己話的派頭——歎着氣發着議論。他認爲一家人家頂要緊的是個氣運。他可不怕別人的白眼，到時候出了頭——哼，你瞧着罷！

他輕輕拍着自己大腿。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，舔一下嘴角上的白沫。可是大少奶奶在鼻孔裏哼了一聲。她好像全沒聽見別人的話，祇顧自言自語似地說了一句——

『我反正就是這個樣子。』

接着她對窗子那邊轉過臉去，皺了皺眉毛。她怕陽光照壞了她的眼睛，把窗簾子拉嚴些。舉動來得很細巧，很小心，似乎她在拈一條蟲子。隨後還把手指捻幾捻——去掉剛才已在上面的灰塵。

她聽着丁壽松談了這麼分把鐘。她又對梳裝台照照鏡子。

反映出來的臉子有點歪，右邊腮巴看來更加腫了些。可是看她那兩撇清秀的眉毛，那雙明亮亮的眼睛，誰也也不敢咬定她有二十七八的年紀。於是她稍爲把腦袋側一下，眼珠斜着對鏡子瞟了一瞟。

溫嫂子一面緊瞧着大少奶奶，一面嘴裏照應着客人。她好像不大相信他的，時不時大驚小怪地叫着：

「真的啊？真的啊？」

現在她可忽然發現了什麼，一脚衝到梳裝台跟前——拿起手巾來細摸細抹地在大少奶奶的嘴角上擦了起來。

丁壽松仍舊在報告他家鄉的情形。他說得很詳細，連他家用的帳目都背了出來；彷彿他知道她倆向來就非常關切他這個自家人，他不能夠漏掉了點兒叫她們不放心。

爲了怕別人沒注意他，他故意提高些嗓子發幾句問話。

「姑奶奶你看我有什麼法子呢？你看呢？」

照例——溫嫂子就跟着歎一口氣，瞧那姑奶奶，似乎問她這一手有沒有做錯。

那位姑奶奶說：

「真不行！怎麼搗的？——用呀用的玻璃就不平了。」

「會兒她又衝着丁壽松問：

「孩子不吵啊？」

「什麼？」那個一下子摸不着頭腦。

「哪，你說你家裏沒得吃的，你孫子餓着不鬧麼？」

「丁壽松那個挺直着的頸子鬆了勁，跟手放了氣似地長歎一聲。

「是啊，」他說。「人家說起來：哦，家裏倒還有五十畝田哩。其實

啊——唉，姑奶奶你是曉得的。不出來找個事情可行嘍，你看？」

他聽見溫嫂子嘴裏「嘖嘖」響了兩聲，就轉過臉朝她看看——表示他

這些是同時對她兩個人說的。

那個彷彿代替他傷心得喪了元氣，身子軟搭搭地斜倚着梳妝台：

「嗚嗚我的媽！真想不到你家這個糟法子！」

不過丁善松認為現在有希望些：他早就料到侃大爺會做官，這回一聽見了這個好消息——他就趕出來了。他說話的聲越提越高，手勢也打得特別有勁，顯得挺有把握的樣子：

「一筆寫不出兩個丁字，侃大爺總不能望着自己家裏人活饑——呢可是啊？我常跟家裏人說：我不管人家裏怎麼有錢有勢，我是——噲，我姓丁，我祇相信我丁家的人。我是——我是——我問侃大爺要口飯吃吃我倒說得出口，不比人家……」

丁家這位姑奶奶可總是有什麼放心不下：一會兒看看笛子，一會兒看看鏡子。她視線一落到丁善松臉上，她就忍不住要去研究他那雙眼睛。

「左邊那隻一定害過風火眼。」

於是她想到有一種很靈的眼藥，可是忘了叫做什麼。她眼睛往上翻了一會兒，然後不安心地盯着自己的指甲：她這壞記性逗得她自己都不高興起來。

這時候耳膜上猛的給敲了一下似的——衝進了那個男客的話聲：

『我要去跟兩位老年人請安。』

她剛集中注意力聽到了這一句，又從這上面轉開了念頭，把他下面的話全都漏過去了。

丁壽松聲音發了噁。還是不住嘴的談着，喝着溫嫂子給他倒來的茶。

這回他覺得已經有了點兒落子：到底同是一個祖公下面的子孫——待他不同得多。看來事情可以進行得很順手，什麼都湊得停停當當的。他告辭出來的時候竟透出一口長氣：腳蹠着的似乎是帶點暖氣的棉花。

他因為心裏太舒服了，就耐不住要多幾句嘴——到了房門口又轉身問溫嫂子：

『姑奶奶不等吃飯要回家吧？』

接着他重新提到那位在京裏做官的自家人，好像這回他順利得過了火，倒叫他有點耽心，有點犯疑似的：

『侃大爺下月初一定家來啊？』

那位溫嫂子生了氣地把嘴一撮：

『暖呀你這個人！……快代我去喊小侯打車子！』

於是他吃吃地笑着走了出去，大聲使喚着車夫——那個剛送了二少爺到汽車站回來，拿一塊灰黑手巾在抹着臉上的汗。

『快點倒！快點倒！』他瞪着眼叫。『噫，還要給溫嫂子叫掛黃包車哩。……唉，你真不着急！』

一直等到大少奶奶到大太太那裏問了安，坐上了車子出門——他才放了心。

他還在大門口站着望了一會。顯然他捨不得分手。

小孩跨着大步子跑開去了。用着包車夫常有的那種派頭——直衝到了大街上，怎麼也想要趕上別的車輛。上面那個踏鈴不住地響着，一陣風似地在那些招牌旗子底下掠了過去。街心裏那些石板給踏得空隆隆吼起來。

湯嫂子帶着那包大少奶奶的衣裳，坐着僱車在後面跟着。她回頭對丁壽松媚笑了一下，就挺着頸子，眼睛直釘着前面的天空。她覺得街上的人都在瞧她，於是撮起嘴來做個俏樣子。

「要死嘍！」她在肚子裏叫。「噤嘴，儘看着人家！——有什麼看頭嘍！」

四

這天了壽松到了家去坐了一個下午，吃了晚飯還沒有走。

有幾個客人陪着老太太打牌。客廳裏有時候哄出了叫聲笑聲，一下子可又沉寂得叫人覺得緊張，祇有拍拍的牌響。那些看斜頭的也屏住了氣，眼巴巴瞧着桌子。直到有誰把牌一攤，這才又哇啦哇啦議論起來。

高升他們跟高媽她們老是忙着；才端上了點心，又趕緊沏一壺茶送過去。祇要一轉身，客廳裏可又發出了緊迫的叫聲：

『老小高！老小高一手巾把子怎幹還不打來的！』

聲音是壓着嗓子放出來的，叫人想到塘裏的鴨子；一聽就知道這是老

太太。

誰也不大有工夫招待他丁壽松。高升打他跟前經過的時候——還冷冷地瞅他一眼，好像嫌他站在這裏礙手礙腳似的。然後才嘟囔着走過去。

『他嘀咕些什麼呢？』他想，睜大了右眼看着那個的背影。

他立刻又擺出付大模大樣的派頭——用手揮揮衣面襟，挺了挺頸子。他想：到老太爺房裏去呢，還是去看她們打牌呢？她覺得老太太的地位實在比老太爺重要些。於是他踱着穩重的步子到客廳裏。不管那些下人對他怎麼個看法，他總天生的姓丁，天生的是這公館的自家人。要跨進門的時候他還輕輕咳了一聲，臉上浮起了一層微笑。

許多人向門口瞅了一眼，又把視線釘回到牌桌上。祇有斜在姑太太後面的溫嫂子對他多看了一會，眉毛微微揚着：在這五十支光的電燈下面看來，她顯得更加年青了些。

姑太太一打起牌來就不大開口。祇是繃着臉，緊緊抵着嘴唇。她正在

對手裏的一張牌躊躇着。一面用大拇指摸着那片雪白的象牙，一面看看她下家的梁太太——胖得像個泥菩薩的那一位。

『不要，』溫嫂子輕輕地說。

姑太太指指點點地商量着：

『這塊……這塊……』

『啊唷喂！留着有什麼用哩！』

丁壽松趕緊走了過去，彷彿這個當口他非得親自出馬不可的。

可是那張牌已經放出了手，並且給那位胖太太吃了進去。

『餓豬嘛，』坐在老太太旁邊的小鳳子尖叫起來，一面拿兩個指頭擋住了嘴：怕別人聽着會大笑，她自己也就會忍不住笑。『好一個邊張子！』

梁太太當真笑了起來。聲音顫動着，全身的肉也顫動着。那付亮閃閃的長耳墜給篩得發了一陣抖。她看一眼小鳳子那張瓜子臉，愛得無可奈何

似地嚷：

『你們聽聽瞧，聽聽瞧！——鳳姑老太太這張嘴哦！』

她上手那位姑太太也輕輕浮起了笑，不過她好像要把牠極力忍住，極力搖着嘴，嘴角就一扯一扯的動着。可是溫嫂子笑得全身都沒了一點勁，一面怪別人太缺德似地斜小鳳小姐幾眼，一面哈得咳了好一會。然後伏到了姑太太的椅靠背上，九死一生地喘起氣來。

牌桌上的人——祇有那位五舅老太太沒有反應。她皺着眉，透過那雙花眼鏡盯着那付牌。別人打了一張，她就好像站在遠遠的瞭望台上一樣，眯着眼睛往那邊望一下。這裏她奇怪地把那些笑臉掃了一眼——不知道她們爲什麼這麼樂。經了人家說明之後，她還問：

『怎幹呢？』

看她臉色——簡直是在研究一件什麼深奧的東西。嘴巴可稍爲拉開了點兒，預備一聽明白了就開口笑。

於是老太太又從頭至尾對她敘述一遍。嘴巴動得很用力，連兩片鬆鬆的腮巴肉都給扯得不安寧，彷彿每逢吐出一個音來，就非把口形擺得十分正確不可的。那排雪白的假牙齒在閃着亮。

「哪，你聽我說，你聽我說，」她右手摸牌，左手擺呀擺的打手勢。把事情一交代清楚了，她又慢慢解釋着：

「芳姑太打一張，樸太太吃一張，儘吃儘吃的。這倒頭的小鳳子！——真缺德！」這里她格格地笑了一會，好容易才忍住。「噯，笑死人哩！真缺德！她說她饒她，懂啊？——她說她饒她。」

廳子裏重新哄出了大笑。五舅老太太也含糊地笑了一下。

小鳳小姐仍舊用手堵住嘴，打指縫裏迸了叫聲：

「本來是的！本來是的嘛！」

她拚命要裝出一付正經的樣子，自己可又忍不住要笑。她那雙有點隆起的眉床一掀一掀的。祇是那兩道彎彎的眉眉毛沒有動；她因爲眉眼長得

太擠了點兒，就把原有的毛剃掉，在一個高點兒的適當地方畫了兩條——直往兩鬢插了進去。

等到笑聲平息了，她才放開嘴上的手指。她想着：現在該再說一句什麼話呢？——現在整個客廳都拿她做了重心了。

丁壽松在姑太太後面站了一會兒，又移到五舅老太後面。他在應該笑的時候笑，應該住嘴的時候住嘴。隨後他決計要插句把進去，就輕輕咳了一聲。

『鳳姑老太還是這個脾氣，說起笑話來——真是的！』

有幾雙眼睛瞟了他一下。他感到一陣冷氣，準備好的話再也說不下去。祇偷偷地溜別人幾眼。

可是老太太扁着嗓子叫起老小高來。丁壽松這就趕緊走到門邊，用種很着急的樣子喊着：

『老小高！小高，小高！』

老太太公事公辦地校正他：

『不是要喊小高哎。要的是老小高。難爲你再喊下子的，松——松！』

忽然他吃吃地笑了笑，小聲兒說：

『我真不曉得要怎幹稱呼他法子。』

從前他的孩子趕着他叫『松大叔』。文侯老三還很喜歡他，小時候很親熱地喊過他，還叫他背着到外面去轉糖抓彩。可是後來漸漸的——這名字聽來有點挪揄意味了：彷彿爲的要取笑他，折磨他，才加上這麼個不相干的尊稱。

她近記起文侯愛笑不愛地對丁壽松說過這句話——

『怎麼？叫你松大叔——你當真答應啊？』

老三這孩子——說起話來一向是冒里冒失的。

大概是這些地方得罪了丁壽松，以後他到城裏來的時候，竟不來看

這房自家人。

那位梁太太近來很關心丁家裏的事。她問：

「他跟你們隔得遠不遠？」

「呃，我說不上來了，」老太太想了一想。「哪，是這個樣子的：以前丁家在下河的時候呢——一共有五房。後來一房一房分了出來，我們老三房就在這塊買了房子。他呢——」

小鳳子打斷了她：

「他哪里是我們這五房裏頭的嘎！」

那個楞了一下，要去抓牌的右手也停在半路裏沒有動：

「是的嘎，是說不是這五房裏頭的嘎。」

「怕還不是同宗的哩。不過他也姓丁就是了。」

「是的嘎，」老太太重複着，表示她自己並沒說錯。「噫，一定不是同宗的。」

梁太太很吃力地把短短的粗頸子轉動一下——看看門口：那個松大叔出去找老小高還沒回來。她搖搖頭，擺出付看不起的臉色：這麼個脚色也要姓丁，也要向丁秘書長家裏攀做本家，她總覺得有點荒唐。聽說他還想找個差使哩。於是她鼻孔很響地哼了一聲。

「他能夠做什麼事呢！」她說。「總沒有進過什麼學堂吧，他這種人。」

正抽着紙煙的小鳳子趁機會又來了俏皮話：

「噯，就祇准你家梁先生進專門學堂！你望着罷：丁壽松明兒也會到部裏頭去當秘書——派在秘書長室辦事。」

給取笑了的那位胖太太笑得發抖，肩膀掙了幾下，好像有人呵她的癢。

溫嫂子剛扭一扭頸子要響應她。可是一瞧見芳姑太太翻着那張腫臉，她就挺了身子作股正經。還用手暗地裏碰碰太太的膀子——喊她別把手

要那張四條打出去。

五舅老太太睜了梁太太一眼，視線又回到了她那付牌上。眼睛眯着，眉毛皺着，彷彿她是不不得已地在盡着什麼義務。等到了老太太開了口，源源本本告訴她剛才那句笑話的來由，她這才抬起了臉，用心聽的樣子聽着。

老太太說：

「哪，是這個樣子的。以前文侃在報館裏時候的——梁先生就在他手下做事，懂啊？梁先生是專門學堂畢業。」

「學的是師範，梁太太很快地插進了一句。

「噫，師範。那年子文侃不做報館了，跟着如今那個史部長跑來跑去的。梁先生呢——就沒得個事。去年上半年——二月初六，正是——史部長去當秘書長，梁先生就在部裏當秘書。他學的是專門，懂啊？沒得專門才難找事哩。」

她報告得很認真，叫人覺得——要不仔細細聽着她就對她不起似的。眼睛可對着桌面上：她那雙眉毛漆黑的，畫成兩把剔腳刀的樣式，這麼一攏起來，就更加顯得有威嚴。腦頂上齊髮根的地方塗着墨，好像帶着一頂黑緞帽子。

這時候大家都緊圍着牌桌，燈光給聚得集中了，亮得耀眼。四面都給她們的影子擋着，祇隱隱約約看見牆上掛着的對子——成了一條條的白柱子。

門忽然開了一小半。一陣輕輕的風蕩進來，叫燈罩流蘇搖了一下。老小高跟丁壽松走進來了。

老太太全沒在意。她雖然一個勁兒瞧着牌，可也覺到身邊暖了暖亮，就對那個老媽子瞅了一眼，似乎怪她怎麼無緣無故闖了進來。她說：

『你們望望梁太太：三付下了地！』

『真的，』芳姑太太哼了一句。於是每逢摸到一張什麼，總得躊躇好

一會。一面用大拇指摩着牌面，一面瞧着她下家那張胖臉。末了她就using 打商量的眼色瞅温嫂子。

誰也沒開口。在這靜默的當口——她們才聽見老太爺書房有人在那哼什麼詩。聲音顫顫的，一會兒細得像蚊子叫，一會兒又放得很大。這當然是那位五舅老太爺的玩意：他念起書來總是兩腿疊着，用脚尖顫着抖呀抖的。

在走廊上，在院子裏，時時響着那些下人的脚步。那裏面還辨得出高升的嗓子——他在嘟囔着什麼。接着丁壽松咳了一聲。

老太太好像嫌這些吵得她分了心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唉，家裏人多了也着實麻煩。……」

沒有人答腔。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地對付着梁太太。連空氣都凝固起來了。芳姑、太太連放牌也輕輕地放，彷彿要叫人家不注意——就使聽的是這一張也會錯過的。

後面一進的屋子裏——三太太在哄着三個月的小毛娃睡覺，不成調地哼着。聲音像一根細絲，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地飄着，打門縫裏擠進了道客廳。

祇有在這個時候，大家才記起這公館裏還有這麼一個人，才記起文侯還有這麼一個老婆。可是想起她的面貌來——總有點模糊。她從來不出來陪客，也不多說話。在人面前老是低着腦袋，跟她做新娘的時候一樣。

『你們聽聽三嫂，』小鳳子用蘭花手弄熄了那紙烟，輕輕地說。『不是念經就是哄孩子。孩子又帶不好：養一個壞一個。三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頭瞎跑瞎跑的——她也不管下子。』

『怎幹呢？』五舅老太太問。『你打的南風啊？和了！』

於是大家都輕鬆起來。梁太太可紅着臉，立刻把沒有做成的那付牌洗掉，小聲兒噓了一口氣。等到別人發議論的時候，她又滿不在乎地堆着笑。

丁壽松一直站在黑地裏，夾進這里看看，夾進那里看看。頸子伸得發痠。有人一和了局，他這面鬆了一口氣，彷彿卸下了什麼重擔似的。

可是她們這些談話——他還是插不進去。她們正拿三太太做題目，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應該表示同情她，還是應該派他的不是。他嗓子似乎乾得難受，時時咳幾聲。右眼不舒服地雲着，顯然這強烈的燈光刺着他很不好過。

「她那種日子我就過不來，」小鳳子又拿起一支烟。「她一年到頭不動，什麼事都不管。」這里她把兩個指頭放到嘴上去，告訴別人她現在又得來一句俏皮話了。「噫，你們望着罷，打起仗來她都不肯跑的。」

誰也沒有笑。倒引來了五舅老太一句問話：

「怎幹要打仗呢？」

小鳳子極力忍住笑，眉床肉抽動着。她故意對那位老人家裝付驚慌樣子，一面瞞着梁太太的臉。

『糟了！五舅媽真的不曉得啊？』她壓着嗓子叫。『洋鬼子就要打到這塊來了哩；有一百架飛機。』

那位梁太太沒命地笑起來，全身顫得像一塊肉凍。

老太太也笑了笑：

『這倒頭的小鳳子！——瞎說瞎說的，五舅媽要當你是真的哩。』

停了停又正經着臉色——向五舅老太太那邊湊過去一點：

『不要聽她嚼的舌根子。昨兒個我還看了報的：不要緊。打仗的那塊還遠得很哩，懂啊？——遠得很哩。真的，中國地方這麼大，人家要打來——哼，這樣容易法子啊？』

她對面那位芳姑太可轉開了念頭：想像到跑兵荒——攙着她的親壽子擠上了小火輪，帶他送到鄉下去。她不管到哪裏總帶着這孩子走，就是回娘家——也叫小侯在他下課的時候去接他來。現在他給安排在他外公書房裏：她怕這裏太嘈雜了，叫他溫習不了功課。

越想想不放心，她很快地向溫嫂子轉過臉來：

『你去望下子他罷。』

那個一聽就知道她說的是誰——『哦，祝壽？啊？』快走到門口的時

候芳姑太又加了一句：

『他要是認訛，就給他上床。』

丁壽松看着溫嫂子走出去，嚥下一口唾涎。他有點不安：怎麼不叫他丁壽松呢？他覺得使喚一個女人到老太太房裏去，那裏還有男客坐着，這件事總有點那個。並且他實在應該再到老太太那裏去坐一會。可是他那位老人家冷落了這麼久，這回要去——他認為總得有個藉口才好。

『五舅老太太真是書獃子，』他對自己說，笑了一笑。

嗯，那個老頭儘拿本書在那裏念，就是看見他進去了也不跟他搭嘴。老太太一個勁兒在那里寫着什麼，連外孫撲在茶几上打盹——也沒有管。

丁壽松坐在那屋子裏的時候就老是怔怔着，想不出一句話來說。於是他打

定主意——非得有件正經事他才到那邊去。

這客廳裏的女太太們雖然沒工夫理會他，他到底還有時候插得進嘴去的。

就這麼着，他一聽見小鳳子第二次跟舅老太說頑皮話，他就打起哈哈來，聲音放得很大。

『唉唉！笑死人哩！』——他拿手擦着乾巴巴的眼睛，縮短了呼吸，好像喘不過氣來的樣子。

香几上那架座鐘叮的敲一下：十二點半了。

高升端着個茶盤走進來，整整齊齊擺着消夜的稀飯。一走過兩個人影中間的亮處，就有一碟火腿閃現了一下：切得薄薄的，紅的白的都非常鮮明。

背着燈光站着的丁壽松看高升拿出那些飯碗來。他數着：一，二，

三……

「七！」他挺了挺頸子。到底是自家人：即使他沒打牌，他不過在這里隨便談談玩玩的，這一餐精緻的消夜可也有他的份。不比在唐家裏——
祇叫他到廚房裏去吃飯。

他這就擺出付得意的臉色瞧着別人吃東西，好像這些好味道都是他親手做出來的。看見舅老太太已經用完了，他還拿出一付主人的身份來勸她多吃一點。

「怎麼不添一碗呢？怎麼不添一碗呢？」

可是他自已沒端起碗來。直等到溫嫂子回了這客廳裏——他才動手。

「祝壽子上了床了？」他把那最後一片火腿浸到了稀飯裏，很關切地問她。「你今兒個不家去了吧？」

「家去做什麼？」

他低聲說：

「呢，真的，你替我在姑太太跟前說一聲：請她那個點個——倪大爺

回來了的話。頂好呢請她在佩大爺面前先說一聲，回頭我再自己找他。你看呢？」

「啊喂，看你唷！……你還是不放心姑太太，還是不放心我嘍，重三到四的？」

丁壽松就聳着肩膀笑起來。不過一想到他要一個人回唐家去，心頭又一陣冷。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經跌在那冷清清的公館裏，聽見了老陳那張看不起人的臉。

「我憑哪一門要住在唐家？」他想。「明兒個我要跟他們說一聲——搬到這塊來住：出門一里，不如屋裏。」

今晚他可非同去不可。他聲言他得少陪，跟在座的人一個個招呼着。一發見老太太動了動身子，他趕緊用付哀求的臉色叫起來：

「莫送莫送！自家人。呃，真的，莫送！」

在他這方面，禮節可得盡到。他不斷地彎着腰點頭，到門口還鞠了一

個躬——讓門扉撞到了他腰上。在廊子上遇着老小高，他竟也拿微笑招呼她一下。然後踏着方正的步子，恭恭敬敬走到老太爺那里去告辭。

五舅老太爺還是坐在那把搖椅上，這條腿攔上那條腿，抖得連地板都震動起來。他眼睛有點不大方正，把那本書靠右邊拿着：一眼瞧去，就簡直斷不準他倒是在看書，這是在瞞着進門的丁壽松。

靠窗那張桌子上放着好幾隻大小不同的錶，旁邊還有一塊灰布。丁壽松知道這是老太爺的玩意：他每天晚上要把那些小鐘小錶擦一遍的。

可是老太爺自己正在那里找着什麼：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，一會兒又翻抽屜。這里他猛地抬起臉來，很着急地問：

「宛壽松，你看見我的眼鏡盒子沒有？」

那個給楞住了。

「真要命！」老太爺顯得很煩躁，說起話來也很快。「到哪塊去了呢？——剛才還在這塊的。真要命！真要命！家裏這麼多用人！——一點個

用沒得！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！」

五舅老太爺還保持着原來的姿勢，兩腿仍舊抖呀抖的。他慢吞吞地說：

「不在你的馬褂口袋裏呢？」

丁壽松幫着找着。等到他在新打的書櫃上發現了那個東西之後，他才走出了這里。自鳴鐘正敲了一下。

這時候客廳裏又闖出了尖銳的笑聲。

五

到兩點多鐘——丁公館那些客人才散。客廳裏的地上給留下許多瓜子壳，煙屁股，吃消夜吐下的雞皮。祇有痰盂跟煙缸很乾淨。在燈光下面發着亮。

溫瘦子要喊高媽來掃地，可是那位剛送了客打回頭的老太太止住了她——「等下子，等下子，難為你。」於是她想起她照拂祝壽子睡覺的時候祇吩咐小小高陪着他的，就不放心地往裏面走去了。

她們娘兒三個又回到了客廳裏。老太太靠牌桌坐下，把旁邊茶几上那隻盒子拿過來，倒出裏面的頭錢來數着。她動作得很慢，叫人疑心她手指

生了什麼毛病。把麻將牌推開，她拿一張鈔票攤在桌上，最後才釘着一個疙疙瘩的——放上一塊光閃閃的現洋。接着再把毛錢排列成一道線，有一個擺歪了些還拿來修正一下。她嘴唇輕輕掀着，那排假牙就是星那麼閃動起來。

芳姑太太兩手筒在袖子裏，肚子貼着桌沿，看來她似乎老遠地在想着什麼，同時又像是在心裏就母親數那些錢。

「啊呀，」小鳳子叫。『我忘記買烟了！』

她抓起款客的那罐頭白金龍來嘔了一下，把裏面的東西全數裝進了她自己的烟盒子裏。這才轉向了老太太，埋怨地嚷着：

「看你嗜！——算了半天還沒有算好！」

那位老年人給攪糊塗了。照規矩——頭錢裏面要攤出四成來給高升高媽他們分。可是她似乎給那些毛錢難得眼睛發花，覺得怎麼樣也分配不過來。

等小鳳子搶上來替她算的時候，她格格格地發了笑，把脊背往後面一靠。

『嗶嗶我真提昏了！——又是票子，又是洋錢，又是毛票，又是角子……』

然而小鳳子正經着臉色，挺熱心地搬動着那些錢，嘴裏計算着。顯然她不單是在幫着母親的忙，而且還有教育別人的義務的。她那片大紅嘴唇老是往上面翹着點兒，一看就知道她對老太太的數學程度多少有點生氣。她時不時反覆着這句話：

『一點個不難。你望着嘆！你望着嘆！』

一會兒她就理得清清楚楚：

『一共十六塊七毛。一成算他一塊六罷。四六二十四。……六塊四——給他們六塊好了。』她轉向着芳姑太太。『不錯吧？……媽媽你問問』

姐姐——錯不錯。容易算得很嘛。』

隨後她疊起那些鈔票，輕描淡寫地抽出了一張放進衣袋裏。她跟自己商量似地：

「我拿五塊：我要買襪子。」

做母親的就像平素那樣——笑着嚷起來：句法從來沒有改換過。

「要死啊！——這倒頭的丫頭！」

那個丫頭在這時候總是堵起了嘴，埋怨她哥哥太小器：

「你想想瞧，我十塊錢月錢可夠用？」

她臉子一會兒衝着母親，一會兒衝姐姐，嘴裏對她們背着她的日用帳。算算瞧，她用得苦不苦！朋友得應酬，香煙也得抽。可是爲了錢少，簡直成了個齋巴子。她說得很快，好像在背着一課熟書，一直跟着她們走到老太太房裏還沒說完。

「我就不懂，」她彷彿受了什麼驚嚇的樣子——頸子掣動了兩下。

「我就不懂……怎幹連買鞋子買襪子都要包在月錢裏頭！」

老太太坐在她那張又高又大的寧波床上。兩隻腳落不到地，就把腿子盤在床上。她擺出一付很適意的樣子，好像一樁大事業容易才做成功，可以舒舒服服休息一會似的。適屆着個嗓子叫小小高替她裝水烟，一面撮起了嘴唇等着。這里她張一張嘴要說話，小鳳子可走到隔壁她自己房裏去了。

『還有手絹呢，』那位小姐隔着板壁叫。『他恨不得吃呀住的都包在裏頭才稱心哩！』

芳姑太太每逢到了她母親屋子裏，總是揀那張嶄新的皮墊椅子來坐。還把牠拖出點兒——不讓牠靠着牆。她時不時捻捻手指，似乎那上面沾着什麼髒東西。她很注意地聽完了小鳳子的話，歎了一口氣。

『唉，也難怪。侃大爺住在京裏開銷總不小。還有應酬什麼的。』

一提到文侃，他那張很有心事似的臉子就浮到了她眼前。她總是似乎看見他彎着個腰，低着個頭，忙着跑來跑去——一會兒到母親這里，一

會見到嫂嫂那里，用着很性急的手勢掏出幾塊錢來。

好多年以來——一想到哥哥就有這麼個印象，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來的。

「嫂嫂呢？」她想。「唉，她領子上那塊癬總是不得好。」

於是她說：

「怎幹不搽點個阿墨林的膏？」

「你說哪個？」老太太茫然地問。聲音可輕輕的，彷彿怕驚動了誰。然後娘兒談了幾句哥哥嫂嫂的事。老太太十分詳細地告訴她大女兒——文侃這回信上說了些什麼。芳姑太專心聽着：雖然這封信寄到的時候還是她讀給母親聽的，現在她可像聽一個新消息一樣。末了她還問了一句：

「要打仗的話——有得說起沒有？」

她那張臉子顯得更腫了些，給電燈照着——發着青灰色的光。眼睛睜

得大大的對着老太太……等着她的回答。

這問題現在變成了一個硬東西塞在她胸腔裏了。可是以前她竟那麼不在意，那麼忽略，連哥哥信上有沒有提起這件事……都記不起來。

老太太對她搖了搖頭，她就把手子挺直了點兒。她話說得很快，很流利，顯然是她說熟了。不過嘴唇撮得緊緊的，看來她不願意把聲音放出去。

「反正是這個樣子，反正是。世界一亂，我們娘兒兩個……嘿，才不得了哩。我不能望着唐老二把田賣光，骨董字畫也不能讓他一個人偷着賣！我不管！——我該派有的一份我就要他交出來！」

「當然囉。這個……」

做母親的把嘴門到水烟嘴上去了。

屋子裏響起呼啦呼啦的聲音。那幅畫着牡丹的帳帘子就給埋到烟簾裏面。水烟屁股那股衝鼻子的氣味跟油漆氣味混到了一塊兒，逼得芳姑太太

拿手絹在鼻子跟前擤着，一面喘得咳了起來。

三太太的孩子哇哇地哭。聲音直發悶，好像她給什麼堵住了嘴。於是又飄起了那個不成調的催眠歌，並且聽得出做娘的吞拍着那個小孩子——哭聲就一抖一抖的。那位三太太的嗓子老是這樣細，這麼尖，在這夜色裏顯得毫不費力。她彷彿特爲要弄上點聲音來叫人注意到她的存在，可是聽去倒反覺得寂寞，覺得淒涼，簡直不像是從一個有血有肉的生物身上發出來的——還叫人疑心到這世界上壓根兒沒有一個生物。

忽然——芳姑太感到心頭一陣酸。那種一高一低的哼聲像是一條長絲，而她攀着這條長絲在這里盪着。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什麼來由，她總隱隱覺得這歌聲跟她的身世有種說不出的聯繫。

她想到祝壽子吃奶時候的那些光景，又想到大少爺臨死時候的樣子；那年她頭胎生的那個女孩子還沒有壞。於是以後她一直跟祝壽子孤零零過着日子，還讓小叔子他們簾弄着欺侮着。

『這個砍頭的！』她用力撮着嘴唇罵，眼睛裏沁出了淚水。『一天到晚跟那個老太婆鬼祟祟。……還有那個五二子！他們也不待餓死我們孤兒寡婦！——還當人家不曉得哩。』

老太太想了一會兒。一口的煙囀住了不叫吐出來，不然好像就會把念頭漏掉了似的。隨後她發表了她的主意，使動動着嘴巴——有頭有腦地說着。她從文佩兩個月以前的一封信報告起，叫別人知道這位哥哥不久要回家一趟。

最後她才鄭重地提出了她的辦法：

『就這樣子罷：等哥哥家來好了，看他怎樣說法子。』

可是隔壁小鳳子的聲音像釘子那麼插了進來，一聽就知道她又在那里生氣，可以想像得到她那張瓜子臉發了紅，或者竟連腮巴子都鼓起了：

『哼，哥哥哩！他自己的事都管不着——還管姐姐的哩！』

這邊老太太微笑着聽着。等了會兒沒下文了，這才答道：

「我當你睡着了哩。……你還在那塊看紅樓夢啊？」

老太爺似乎已經回到了他臥室裏：她們聽見堂屋東廂發出沉重的踱步聲，還埋怨地嘟囔了幾句什麼。

姑太太很不靈便地把頸子轉動了一下，她躊躇着。這件事要不要跟爹爹商量呢？可是她在臨睡之前——到他房裏去請安的時候，她竟什麼都沒想到要跟他說。

「跟他談什麼嘍！」她對自己解釋着，悄悄地穿過小鳳子的屋子，到了裏面一間專門空着替姑太太安頓的房裏。

溫嫂子守在睡着了的祝福子旁邊打盹。這裏她像有種天生的特別敏感似的，猛地張開了眼睛，就用精神飽滿的派頭去給她大少奶奶打洗臉水去了。

那個可對着鏡子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真奇怪。怎幹的呢，到底？——大家都看不得哥哥！」

她相信祇有她懂得哥哥。哥哥也懂得她。唉，她這位姑太太在家裏的各種關係上——倒是應該屬於伯父那一支的。那位老人家生前很喜歡她，很關切她，還常常在客人面前誇她：

『不要看小芳子這麼小，才懂事哩；看見一樁事情總要想下子……又愛乾淨……』

接着拍拍她腦袋：

『小芳子，你像你哥哥一樣——過繼給我罷；叫我爹爹。我替你看個好人家。』

那時候她才九歲；她記得很清楚。那時候她跟一般聽話的小女孩一樣——媽媽給她的那種羞恥教育竟起了作用。於是把臉一撇：

『噫！』

現在記起這些來，還彷彿聽得見伯父那個洪亮的嗓子，還覺得自己的腦袋轉動了一下似的。

她歎着氣。跟手對準了鏡子，把微微皺着的眉心抹了幾抹。一看見嫂子提着鉛桶走了進來，她感慨地說：

『要是他看見了這個樣子——不曉得會怎幹氣法哩。』

那個嚇了一跳。一經芳姑太太說明了之後，她馬上跟着也歎起氣來。

『唔唔喂，不要談了罷！』她說。『他老人家要是望存唐二少爺待你東也賣田，西也賣田，賣完了叫你明兒個分不到一點個東西……』

『原是壞。我到唐家——還是他老人家做媒的。』

溫嫂子可替那位老人家辨護似地苦着臉，嗓子稍爲提高了些：

『唉——他老人家怎幹想得到大少爺……大少爺……』她還要那雙紅眼

睛，擰了一把鼻涕，『大少爺——他過世……他過世……唐老二就簡直的——
噫，剝了皮還要下油鍋哩！他待嫂子這個樣子！可作與噯！畜牲嘛！』
停了會兒又輕輕地說：

「我們真的要提防他這一着哩。」——「我們」兩個字咬得特別重。

「我們總要打聽打聽：葉公蕩那塊田說不定要賣。」

「噯，真的要打聽。……找哪個呢？」

「噯，我的奶奶！」溫嫂子壓着嗓子叫。「還怕沒得人麼！比如……比如——丁那個，丁——」她故意擺出付記不住的樣子，想了這麼幾秒鐘，「丁什麼的……噯，看看我的記性！」

芳姑太可還不明白。溫嫂子對她瞧了一會，祇好乾脆說了出來：

「噯，丁壽松。……這個事情叫丁壽松去做就是了。」

那個的視線慢慢移了開去。抹着西蒙蜜的右手也動作得遲鈍了些。哥哥一回丁家——馬上就跟他商量麼？不過她一下子決不定：那些打聽得來的消息還是由她告訴他好，還是叫丁壽松一逕對他報告的好。

這時候隔壁房裏——小鳳子那張床煩躁地响了一聲，大概是這邊噁噁咕咕的吵得睡不着。不過也說不定是爲了姐姐太相信哥哥，她生了氣。

於是芳姑太太立刻打住了她的思路。把濕手巾抹了臉，重新擦起西裝
畫來。

六

十一點才敲過，那位丁壽松就到他自家裏來了。溫嫂子一瞧見他，老遠地對他招手。她嬌弱地斜靠着門框，把新貼上兩片頭痛膏藥的腦袋往右邊歪着。臉上堆着笑，上唇翹呀翹的，彷彿她拚命要包住那排發亮的烏光牙齒！——可又包不住。

「啊嚏嚏我的大爺！」她埋怨地斜了他一眼。「怎幹到這時候才來的呀！」

於是她把他拖到沒有人的客廳裏，貼着他耳朵談了好一會。

丁壽松拍拍他那回進去的胸脯：

「好，包在我身上！」

他似乎怕別人看他太慷慨——反倒叫人疑心他靠不住，他就詳細細細說了一番理由。

「我看不過，我！」他奮激得連左眼都瞪了起來。「我不能望着我家姑奶奶吃人家的虧！噫，真是的！家裏人不幫哪個幫！——家人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。……唐老二這個混蛋！說起來：哦，孝子哩，又是待嫂嫂像娘一個樣子哩。其實啊——混蛋嘛！」

這裏他第二次拍胸脯。

他全身有泡在溫水裏的感覺。這件事叫他來幹，那可真——噫，奇怪，她們好像老早就知道他有這一手本領似的。

「這個真是！，這些點個小事，」他搔了搔腦袋對自己說。他覺得溫嫂子實在不必小題大做，談得那麼——又認真，又小心，竟彷彿在計議打天下坐江山的大計策。

右手摸摸扁平的後腦，又拿來抹了抹嘴。他決計把自己那套看家本事拿出一點兒來，祇要一點兒。他在家鄉什麼事都打聽得很明白。他動不動就小聲兒對別人說：

『呃，你可曉得雷八嫂家那個閹雞是哪個偷的？』

看見別人張大嘴巴等他往下說，他可又賣起關子來。祇微笑着雲雲眼睛。肩膀聳了一下。

鄉下有什麼整扭他總頭一個知道：連鬍子在羅漢谷遭到了攔路神，收來的二十來塊錢給搶光了。還有趙家跟他們親家打了一架，趙鬍子竟氣得要將新定的媳婦退聘。至於那幾位區董呢——

『這點個小事他們管不着：他們曉都不曉得。』

於是那些鬧糾紛的人家請他松大叔去評評理：這位姓了的在安徽一個縣衙門做過官，跟老爺們向來有來往的。丁壽松這就挾着把雨傘走到他們家裏去，費點兒唇舌，拿別人八百文折驕錢。

「喏，就這個樣子好了，」他對他的當事人莊嚴着臉色。「我曉得，我曉得。明兒個我去找莫九爺——把這個話告訴他。我的話他倒肯聽的。」

那些人放心地透過一口氣來。松大叔跟莫九爺原是老交情；他在衙門裏當承發吏的時候——莫九爺正在那里當科長。他常常談起莫九爺的做人：他認為有錢有勢，又那麼有好心的，世界上祇有這麼一個。

可是他好像還嫌不夠，還老是打莫家的長工那里打聽那位大腳色的日常生活。隨後又到靠河那些店家裏坐一會，跟別人小聲兒計議一些什麼交換一些什麼。

他認為一個人祇要把情形弄明白了——什麼事就都不難對付。

「這回祇要把唐家的打聽好了……」他嘴角抽動了兩下，很舒服的様子閉着左眼——給他將來的日子描下一個模糊輪廓。他感到他會戴在一所大屋子裏辦公事，比縣衙門講究到不能比的大屋子。可是他想像不起他怎

樣拿着筆桿去弄那些公文：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玩意，可是他一走進了那裏——就有鬼神差使那麼讓他幹得停停當當的。

這天他在丁家顯得更加自然，更加活潑。他跑到這裏跑到那裏，看見人就扯談幾句，對什麼小東西也都表示很驚奇的樣子。

「怎麼，煎鱈魚也要放糞米啊？……咳，這個是怎麼攪的！……這樣槐樹還不開花！……」

什麼事都引得他的興味，連高升的自解自語——他都覺得好玩。他知道別人哪曉得的跟他不相干；這公館裏誰都不敢看不起他這個姓丁的。並且——姑奶奶有大事託付他他才來的。

接着一連三天，他不斷地來這公館裏跟他們親近親近。溫嫂子一問起他打聽得怎樣，他就滿不在乎笑着：

「唉，你這位嫂子！——茅廁還沒造好就要挑大糞肥田！」
他看見溫嫂子盯定了他，有種信他不過的神色，他臉上畫成弧線的皺

紋就漸漸拉直起來。他嚥下一口唾涎，看看四面，於是小聲兒告訴她：他要等唐老二回來了再着手。

「那天子唐老二就跟我談過。他啊……哼，如今對我們丁家的人才客氣哩。他倒相信我。他說他錢不夠用。他說——他說『我有好多少事情要拜託你幫忙』。拜託我幫忙，嗯，好極了！……我鬼看病。」

然而兩天之後——他一聽說唐老二就要回來了，他忽然感到有個冰冷的重東西壓到了他身上。

他知道他那位親戚在省城裏歇不久。起先他一直望着別人早點到家，讓他早點把這件事辦好。到底還要多少日子呢，十天還是一個禮拜？……可是他莫明其妙的感到心頭一陣緊，好像想到了什麼禍事似的。他祇是去里邊想想像一些好情形，似乎他祇要在唐老二書房裏坐那麼一兩分鐘，大老爺審案子那間幾句，他馬上就可以趕到了家去報告的。這里他還打了個切實點的主意：這回要到了家去，那他得叫一輛黃包車——快得多。

沒有一個唐老二在他面前，他祇是轉些不落邊際的念頭叫自己這麼快活，這麼輕鬆，於是他說的唐老二那些拜託他幫忙的話……他自己就彷彿覺得真有這麼回事了。

現在——他可不得不想得實際些。他兩手又着托着後腦，橫躺在老陳床上。眼睛對着天花板，那上面有幾個小黑點——似乎在那里爬着，又似乎一點也沒移動。

「怎麼擾的呢？」他皺了皺眉。連自己都不知道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
唐老二那張臉子浮到了他眼面前：看不起人似地掛下了下巴，面部就顯得更加長，簡直像一匹馬。兩隻小眼睛隔得遠遠的，各自在他的位子上閃着亮——要瞧穿他的心事那麼盯着他。

怎麼，這麼一位脚色——叫他丁壽松直接去跟他打交道麼？

他困難地爬起來，好像他的腦袋很重。他走到廚房裏：雖然他明白從

桂九那里聽不到什麼，可是他還是跟那個廚子談到二少爺。有個人跟他有問有答地說幾句話——他總覺得放心些，不管對手是誰，也不管說些什麼。他用種很不在乎的神氣開了口，表示他祇是來談着散散心的：

「二少爺要家來了哩。」

桂九兩手使勁在圍身布上擦着，擦得發了紅：

「唔，怕是十老爺找他有什麼事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丁壽松眼睛裏閃起光來。

「我不曉得。我祇看見十老爺來過兩趟，跟太太談了一陣子。昨兒個發了封快信給二少爺——寄到黃包車公司裏的。」

一提到十老爺，丁壽松就失悔地想到——他這回竟沒去看看唐家這位叔太爺。唉，真是的。有許多熟人他都沒去拜訪他們：他這幾天着實過得太忙，太沒有工夫了。

彷彿爲了要補過，他帶着十分牽掛的樣子問起十老爺。據他猜來

他老人家恐怕已經老了許多，唉。他還記得他三四年前到十老爺公館裏去的時候，他老人家正在跟十太太吵嘴，發着脾氣。要不是二少爺在旁邊勸住了他，他怕會暴躁得吐血。於是說話的人又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。一下子他又把聲音放得很低。換了一個題目，擺着一付很熱心的臉嘴：

「呢，這回二少爺到省城裏去——一定是爲他那個黃包車公司的事。」

「我不曉得，」那個不在意地答。

丁壽松把對方瞧了會兒。忽然他心裏釘上了一個什麼東西，叫他着急起來。他給攪得有點煩躁，就拿一肚子脾氣發到了桂九身上：

「哼，他不過是廚子呀！——什麼東西！」

晚上他靜靜想着各種門路。他覺得他一辈子沒碰到過這麼煩雜的事，可是這個對他又這麼重要，這麼吃緊，他將來的日子就在這里卜着卦好呀歹的就在這一下子決定。

結果倒是滿意的。碼，二少爺大少奶奶都不在家，小侯就成天在小營喝茶聽說書，因為見不着面，他丁壽松就竟沒想到打這車夫身上找線眼了。

自從唐啟昆一到了家，小侯可更加見不着：一天到晚拉着二少爺在外面奔。丁壽松這就成了一艘陷在沙泥裏的破船：誰也不理會牠，讓牠歇在那裏爛掉。他老實想到他自家人那裏去走動走動。不過——唉，那位溫嫂子真是——她總是性急巴巴的要催他——另外一些熟人家裏呢——慢着罷。他覺得有些要緊事情巴在身上，這幾天他簡直跑不開。

那位十老爺又來過兩趟。他老人家臉上那些皺紋深了些，就是心平氣和的時候，也看見他眉心中間的幾根條紋。雖然他年紀比他的二姪少爺還小兩歲，可是他顯得老些。一到了二少爺書房裏——照例一來一回地踱着，反着兩隻手，肩膀聳起點兒，彷彿他使着全身的力氣在跨着步子。

隨後房門就留的一聲關上，叔姪倆在裏面談起話來。

丁壽松想：『嗯，有了苗頭。』

他輕輕地往書房那裏走去，可是在院子裏打了頓：『五二子正在廳子上——拿耳朵貼着板壁在偷聽着。她一聽見有人，於是裝着沒那回事似的用手指在板壁上畫呀畫的，一面把雪亮的眼睛瞥了他幾下。』

『孫小姐一個人在這塊玩啊？』

他吃力地笑了笑，用很忙的步法穿過這廳子到廚房裏去。他感得到後面那雙圓溜溜的黑眼珠子還釘着他，脊背上彷彿流着一道異樣溫度的水——說不清到底是熱的還是冷的。

一直到禮拜六，小侯打車子把大孫少爺接回來的時候，丁壽松才從小侯那裏聽到了一點兒東西。

原來唐老二常常跟他十叔商量着什麼。兩個人天天跑去找出什麼卜老爺，王老爺，還有華老爺家裏的何老爺。看來那位何老爺身份特別高些；那兩叔姪請他上過兩回茶店，十老爺還請他吃過一回酒席。小侯還告訴

他，二少爺會要請何老爺來吃飯哩。

「哪個何老爺？」他問。

「何雲蓀何老爺。」

丁壽松擺開了左手手心，拿右手食指在那上面畫幾畫——準備寫字：

「何雲蓀？——哪兩個字？」

「我怎麼曉得呢，」那個抱歉地笑一下。

「那麼——」他像不放心的樣子，彷彿二少爺沒跟他計議過這件事，就怕二少爺會上別人的當，會莽莽撞撞做出壞事來的，「那麼——找那個何雲蓀有什麼事呢——你可曉得？」

這時候大孫少爺戴着鴨舌頭帽子走出來，叫小侯陪他到小營去聽說書。他在旁邊等了會兒，好奇的樣子看着丁壽松。一面把右手插進長衫袋子，弄得銅板叮叮唧唧地響。

小侯對丁壽松搖搖頭就跟大孫少爺出門了。他們的語聲還飄過牆來：

『我祇能玩一下子工夫；二少爺要我……』

大孫少爺答：

『不管！不管！』

『哼，孫少爺哩！』留在院子裏的人嘟囔着，突出了下唇。『說起來倒是大戶人家的，他倒——他倒——哼！』

這天啟昆二少爺回來得早些。在大太太屋子裏談了一會什麼，然後到書房裏玩起骨牌來。看去他準有一件什麼稱心的事：眉眼都很展得開，臉子也不跟平日那麼拉得長長的。他帶種又悠閒又熟練的手勢洗着牌，接着很耐心地把他整整齊齊砌成一排。

房門沒帶關。燈光斜出一方來到廳子上，那幾塊大磚給洗成蒼白色。那影子似乎是拿得動的東西：祇要輕輕飄來一陣風，牠就滯頓頓地搖晃下。

丁壽松在外面張望了十來分鐘，二少爺才把視線扔過來：燈光耀着他

的眼睛，他皺着眉毛。

「哪個？」

「我哦，」丁壽松蹦蹦跳跳手跨進了房門。

那個用種驚奇的眼色瞧着他，好像不認識他的樣子：顯然這位二少爺沒把他姓丁的放在心上，簡直忘記了有這麼個客人住在他公館裏。他已經看明白了丁壽松那張瘦臉，就把自己的臉綑長了些，身子也挺得直直的。

丁壽松結里結巴地說：

「這幾天……二少爺忙吧？……我——我——二少爺我看你瘦了點個。咳，身體也要保養哩。」

彷彿那付骨牌的數目一下加多了幾陪——二少爺洗起來拼命撐開了兩條膀子，一雙手抹上了大半個桌面，連掉下了一張牌都沒發見。

「省城裏——還好吧？」客人檢起地下那張牌來，他那張笑臉離主人

的很近。

唐啟昆給牌聲吵得聽不清楚，皺起了眉毛；

「啊？」

「我說……唉，難哩！……二少爺你那個黃包車公司……」

他背駭着，似乎恨不得要把腦袋縮進去。

二少爺用鼻孔哼了一聲，生氣地說：

「什麼，什麼？有話——說就是了，吞吞吐吐的做什麼！看看你這付

猥瑣樣子！」

唐啟昆對客人那張瘦小的臉子盯了會兒，這才很重地把牌一抹，慢慢地排起來。

「真的替他找個事罷，」他想。

他看着對方那一大一小的眼睛裏——流着乞憐的光，那條脊背彷彿給他二少爺這種身份地位鎮住了，怎麼也伸不起來。於是憑着他平日看人的

經驗，他覺得這個姓丁的驢然姓了丁，人倒還靠得住。丁壽松也許會做頭徹尾聽他的話，也許會替他跑跑腿，做做事，只要他駕馭得住他。

可是他臉色反倒嚴厲了些：似乎他既然成了別人的身主，他就得儘量拿出點兒威嚴來。他說話的聲音，也像是打肺裏敲出來的：

「你這幾天沒到外面去吧？」

對方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：

「我是——祇有丁家……」

「不要亂跑，曉得吧！城裏不比鄉下，瞎跑瞎跑的就會出毛病。在這塊做人——處處都要小心！……你怎麼樣呢？」

丁壽松一下子摸不準別人的意思，祇乾咳了一聲。

「嗯？」主人皺着眉。「你怎麼樣呢，你想找什麼事呢？」

這一着可叫丁壽松想不到。在他看來——唐家這位二少爺已經完了的。他祇是爲了不得已的事才來跟他敷衍，雖然他一走進這書房——就感

到有種特別空氣，叫他這個丁家的人應該有的傲氣全結成冰了。

「他自己差使都沒有了，還替我找事？」

他隱隱覺得唐老二應當懂得他丁壽松的地位：誰都知道他有個更好的路子，他有他的自家人幫襯他。他這幾天滿肚子看不起這個姓唐的，他現在就感到受了侮辱：怎麼，叫他去給這麼個敗家子提拔？

不過——要是有什麼實惠，他總不能放過牠。他這就把臉子皺得結里結巴，小心的意地報告了他自己的希望。

「唉，我祇要有一口飯吃，四五十……呃，六七十塊錢一個月的……弄弄公文，我倒還——唔，我弄過的。」

這些引起了唐二少爺的興味。他拿起那個鑲金邊的象牙烟嘴來，用很精細的手勢把一支老炮台塞上去。讓丁壽松替他點着了之後，於是提高嗓子談起做人的方法來。

「你這樣子——還可以。不過你的希望不能太大，聽得吧。慢慢地

來。一個人祇要立定腳跟，什麼事都不怕。」

他停了停，眼對着手裏的烟嘴子，好像在搜索字句。

「吃公事飯不比在鄉下，」他抽了一口烟，可是並不吸進去，祇在嘴裏滾一下就吹了出來。「說話要小心點個：不要瞎吹。要是沒得本事——吹死了也沒得用。吹牛的人頂犯嫌，頂討厭。我真不懂——好好的一個人做什麼要吹牛！混蛋，真是！簡直該死！這塊也吹，那塊也吹！該死的東西！這簡直！」

這里他用拳頭在桌上一搥，那些骨牌吃驚地跳了一下。

「呃，我到要問問看——吹牛有什麼用嘍！吹牛有什麼用嘍！」

隨着眼對了喬松聽了會兒了又說：

「你記住！——做人就要這個樣子！懂不懂？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「好，」他擺了擺手。「就這樣子。好好的，嚶？」

氣。

於是二少爺累了似地把脊背往後一靠。咬着煙嘴子，閉上了眼睛。
 『他發什麼脾氣呢？』丁壽松走出來的時候問着自己，透了一口長

七

一連下了幾天雨，太陽給泡得喪了元氣，照出來的光也不大有勁。雲堆在天上慢慢流動，街上的影子就一會兒模糊一會兒分明。

丁壽松很快地走着，鼻子上冒着汗。他那雙腳似乎不是自己的，像機器那麼動得飛快——帶着他身子一步一步前進。他怕自己一個不留神會摔跤。他把上身往前面傾斜着，頭低着，看來叫人疑心他是要找個地方鑽進去。

地下還有點潮濕。有時候踏到一塊石板上面——還吱的一聲打穩裏擠出泥漿來。到處都懶懶地冒着熱氣，蒸出一股土味兒。

他忽然想起他的家鄉來了。

事情弄好了——他得回去一趟。……

雖然街上有這麼多人，有這麼多車子，把這五尺來寬的大路擠得滿滿的，他可總覺得他有點寂寞。那種說不出的感傷似的勁兒——一閃一隱地在他心裏出現，正像今天的太陽一樣。

「快要到端午節了，」他着急地咕嚕着。脚步子可又加快了些。「噯，他媽媽的！」

後面一陣吶喊，有幾輛車子衝了過來。他趕緊避到一個店裏，對那些坐車子的橫了一眼。接着他覺得自己有點冒失。他小心地看看櫃台裏坐着的夥計。他們誰也沒理會他。祇有玻璃櫃裏那些鴨蛋粉對他溫柔地笑着，顯得又白又細，恨不得要伸手去捏一把。一種淡淡的香味透隔着玻璃透了出來。

「到城裏——一個人就渺小得多了。他丁壽松在這里，好像誰都沒看見他。他在別人跟前得陪着小心，看着別人發脾氣。今天甚至於——唐

老二叫他去送請客帖子！

「他是什麼傢伙！」他忿不平地說。「差使沒有了——架子倒擺得像個樣子！」

在自家人那里呢——他跟他姑奶奶說話可要通過溫嫂子：

這天他到丁家去時候，拚命把自己放得莊重些。對溫嫂子說起話來也正經着臉子；不管他受了什麼委屈，正經事總得規規矩矩辦。

「呃，有個何雲蓀——你可曉得這個人？」他輕輕皺着眉，帶了五成鼻音。

「何雲蓀？」溫嫂子想了會兒，眼珠子斜瞟了一下。「怎得？」

「唔，唐老二請他吃飯，後兒個。」

見着芳姑太太，丁壽松還是用着這張正經面孔。不過右手食指在左手心裏寫着字，嗓子放低了些——

「何雲蓀。」

聽見她在遲疑着，他於是拿食指蘸了蘸唾涎，慢慢地又寫了一遍。

小鳳子插嘴：

「姐姐你真是！何雲蓀——你記不得？就是那個呀，那個那個——何六先生。」

「哦，」芳姑太太笑了起來。「平常說起來總是「何六先生」——說「何雲蓀」就想不起來了。……這是怎麼的呢？唐老二跟他不大熟的嘛。」

於是大家對這件事猜測着，憑各人想像得到的圈子裏發表着自己的見解。老太太認為唐老二跟何六先生搭上了交情，準是有用意的。她要徵求同意似地掃了大家一眼：

「我看啊，唐老二是想叫何六先生在文壇跟前說句好話，替他找個事。真的，唐老二要再不找個事——那真不得過。」

溫瘦子聽得這跟唐家的田有點關係：何大先生有那麼多錢——大概總

要買點田產。

『他錢多啊？』丁壽松小聲兒問，好像要表示連他也有點知道那個姓何的。他並不等着要別人回答，一聽見小鳳子開了口，他就把視線移到她那張瓜子臉上去。

小鳳子說得很有把握：

『那個唐老二跟何雲蓀搭上交情啊——你你望罷，一定是唐十太爺介紹的。』

『唐十太爺？』丁壽松輕輕插了一句。

那個連看都不看他一下：

『唐十太爺這個人真老實，唉。他也是上了唐老二的當，他還不曉得哩。』

她姐姐繃着臉瞧着她，叫人疑心她在怪小鳳子不該說這些話。可是她嘴裏倒是隨和的：

『是哩。唐家裏怕祇有十爺是個好人。』

小鳳子把臉抬起點兒對着笛子。亮光耀着她的眼睛，把眉毛輕輕地皺了起來。她臉上有點發熱。她想到唐十老爺的大兒子——那張國字臉白白的，一股老實樣子，像他父親一樣。可是算八字的都說他將來有『官帶桃花』這麼一部命。

她心一跳，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她什麼也不說。眼偶然閃爍到那面鏡子上，她把眉毛床肉揚了一下：她怕老這麼皺着眉——會添出皺紋來。

那位客人看看她，又看看芳姑太。他覺得他實在該說幾句什麼，可又打不定主意。

看樣子——她們似乎不打算再商量那件正經事了。真要命！叫他怎麼去打發那個什麼何雲蓀呢？

『辨事情——哪裏作興這個樣子的！』他在肚子裏埋怨着。臉上可還

是堆着笑，耐心地等着別人說完。一面穆里穆糊計算着——要到幾點鐘他才能夠回到唐二少爺那裏去交差。

太陽打雲塊裏擠了出來，把強烈的光綫透過窗幌子——射到了屋子裏。亮處有什麼在輕輕閃動着，好像什麼東西在冒着熱氣。

芳姑太移開了一步，讓自己站在暗點兒的地方。她用大拇指摸着其姆四指的指甲，一面很嚴肅地談着。

「十爺也是奇怪：對旁的人一點個脾氣沒得，一到家就不得了：十娘給他吵死了。十爺總是說她待孩子不好，沒得良心。其實——唉，十娘真也是個好人。那天子到他家去，她跟我談了好一陣子。她恨唐老二恨得要命。唐家裏他們這一房倒是——倒是——譬如啟良——他，他家孩子倒還像個人。」

她俯着臉瞧着自己的手。不管別人有沒有注意她，她祇是背書那麼說得很快，好像她知道有個丁壽松在那里着急，就要趕快把牠報告完似的。

隨後大家都歎起氣來。

老太太認爲這件事已經可以告一個結束了，她已經對芳姑太太盡了一些義務了，就主張遊梁太太她們來玩八圈。她熱心地衝着芳姑太太問：

『好啊？』

小鳳子臉上哪一絲肌都靈活起來，似乎要打面部飛開去。她尖聲嚷着一些文明字眼：

『我贊成！我贊成！』

接着亂叫着一些下人們的名字，一看就知道她忙得連腦筋都給攪昏了：

『高升！高升！……小高！……高媽！……小小高！……』

芳姑太太坐了下來。嘴角上閃着微笑，顯然她如今是在等着一件什麼好事。

剛才談起的何雲孫那方面——大家竟一句也不再提！

丁壽松兩脚移動了一下，雲着眼睛。他也不知道這時候該不該告辭。他求救似地望望溫嫂。

那個可忙着走了出去。彷彿——這家公館裏要是少了一個她，那什麼也都做不通。幸虧她去吩咐車夫接五舅老太太，還叫高夫去打電話給梁太太。

可是——正在這個時候——忽然有個憤怒的嗓子猛地叫了起來：

「打死你這個混蛋！打死你這個混蛋！」

劈！劈！——有誰挨了嘴巴子。

芳姑太太睜大眼睛瞧瞧她娘，瞧瞧妹妹，似乎是在提醒她們——

「又來了！」

她妹妹暫時把面部的活動停了會兒，靜靜地聽着。然後她莫明其妙地笑了一下。

祇有老太太預感到了什麼——馬上起了身。好像她跟人約定好了的：

現在可聽見了那個人的脚步響。她毫不遲疑地就走了出去。

發了慌的丁壽松跟在她後面，結里結巴的：

「這個——這個這個——」

前面院子裏——文侯老三揪着高大的領子。右手作着勢正往那個聽差臉上劈過去——落個空。於是更加激起了他的怒氣，索性抓着拳在別人腦頂上槌着。

「你這混蛋！——揍死你！揍死你！」

「呃呃！」老太太靠着門邊叫。「老三！老三！」

末了丁文侯給了高大一個嘴巴子，很響地一聲——劈！這才把對手一推。

高大腮巴子發了紅，坐在牆腳跟前哼起來了。

「這個混蛋！」文侯老三兩手叉着腰，打嘴裏嚙出一股酒味兒。「給你點個顏色看看！……這個混賬東西！嚙——」

他衝到了牆腳跟，拿皮鞋腳踢了高大幾下。那個可把膀子護着腦袋。
老太太移動一下位置，扁着教子反復着：

「什麼事嘍！什麼事嘍！」

丁文侯大概才從外面回來，連帽子也沒取下。額頭上冒着油汗。他用
手抹了抹，讓帽子往後移到了後腦勺上。

「什麼事啊？——問他！」他用力對高大一指。「這個混賬透頂了的
東西！——簡直的不把我看眼睛裏！我叫他做事就叫不動！看我揍死這
個傢伙！」

那邊高大爬了起來，哭喪着臉聲辯：

「溫嫂子叫我去打電話，三老爺又喊我去把……」

「又是三老爺！又是三老爺！」

三老爺的手掌劈到了那個的腮巴上。

「老三！老三！」老太太嚷。「咳，怎幹要打人呢！有什麼話——說

就是了。……老三！」

丁壽松一直站在老太太後面，好像這個門口規定了給長輩們站站的。他那張苦巴巴的臉——一會兒伸出她右邊來望望，一會兒伸出她左邊來望望。他覺得他自己的地位很爲難：他決不定要不要幫着這位嫂子喊他姪兒幾句。

有幾個下人們站在遠遠的往這邊望着。祇要了文侯一瞥過視線去——他們就悄悄地溜開。高升走過這院子的時候，竟連看都不看，祇低着頭數着自己那很快的步子。

老三的脾氣不是好惹的：那蠻勁兒——唉，真是——於是丁壽松把那個伸出老太太右邊的腦袋也縮了進來。

『都是老太太慣的！』他偷偷在肚子裏說。卜唇忍不住外窩了一下。可是芳姑太走出來了。她繃着臉勸開她弟弟，輕輕動着嘴唇，好像怕使自己太費勁：

「何必呢，何必呢？跟他們吵什麼嘍？」

那位松大叔覺得自己應該幫着勸一下子的——現在可給別人立了功去。他要表示他也有這個資格，就不安地嘟囔着：

「唉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！」

芳姑太太仍舊反復着她那些話。右手向前面伸出點兒，看來她想要拖開老三——可又怕弄髒了手指。

丁文侯給勸開了之後，一路忿不平地說着。聲音發了嘍：

「我曉得的！——大家看不得我！家裏祇有哥哥是個菩薩！嗯，我寧不管！他這回回家了——你看我，哼！」

「做什麼嘍！」老太太把嗓子放低了些。「給人家聽見成什麼話！」她瞅了丁壽松一眼。

「看罷！」老三坐了下來，把帽子一摔。「哼，叫哥哥就叫老爺。我祇配稱三老爺——總是三老爺！要叫排行就大家都叫行房，怎麼我倒——」

我倒——噢，這一家祇有哥哥是主人啊？」

他眼睛發着紅，很可怕他瞪着門外面：

「哥哥還是過繼的，不是算我們這房的，高大他們——這些混蛋！——倒叫人家裏的叫老爺！」

「唉，不要說了罷，」老太太顯得沒辦法的樣子，似乎那些稱呼是另外一個什麼有權力的人安排下來的——她也實在感到了一種委屈。「這個是小事情。要是讓人家曉得了——噢，唉！一家人總要和和氣氣。」

丁壽松也和了一句：

「真是的。小事情……」

「要你插嘴！」文侯老三跳了起來。「你是什麼傢伙，你是！」

丁壽松鼻孔發出零碎的響聲，全身都緊縮了。他不知不覺地退了一步，就覺得跨到了一塊燒紅了的鐵片上似的——從腳底升上一股耐不住的熱氣。臉上燙辣辣的，還有給什麼小蟲子爬在上面一樣的感覺。

這算是什麼呢——這個老三？看來——他竟要拿打下人的手掌劈到他叔叔臉上來！

芳姑太沒開口。祇傻聽着她弟弟。她在憐惜着這位老三——爲了這不相干的事情在發脾氣傷身體。

房門口倚着小鳳子，安閒地抽着煙。臉上愛笑不笑的，肩床肉不住地指動着：似乎巴不得這件事再鬧得熱烘些。有時候她瞟老太太一眼，然後視線又停到她三哥哥臉上，顯見得她有一肚子話——可是她要賣賣關子。

祇有老太太在搭着丁文侯的胳膊：

『噴，老三！呃，呃！』

丁養松抽了一口氣。腳底下又悄悄地移開了兩步。他臉上還打算維持着那付滿不在乎的微笑，腮巴肉可緊得發痠。爲了要避開文侯老三的視線，他眼睛老在老太太跟芳姑太臉上打來回——於是在移動的時候，他趁機會瞟丁文侯一下。

「我不管！我不管！」那個發脾氣的人嚷。「我要拚！」他指指丁壽松，「這個丁丁！哼，畜生！——連他也配教訓我！」

老太太在忙亂的當中回頭看看丁壽松：

「你快走你快走！唉，還站在這里惹他的氣！」

那個給攙得頭昏昏的，連步子都不大踏得穩。到了門口還掉轉臉去往四面掃一眼；他總覺得有件東西丟在裏面似的。

回到了唐家很久——他心還狂跳着。他老是感到後面有誰追着他，監守着。他提心吊胆地問着自己：

「老三怕是喝醉了吧？……」

不過老三還是有點分寸的：他對老太太沒頂嘴，也沒拿那付蠻勁兒來對付芳姑太。祇有對他丁壽松……

胸頭老是悶着。不論什麼時候，念頭一觸到那上面——他皮肉就發一陣緊，彷彿提到了一樁快要來到的禍事。他認為一個人到了城裏就使渺小

了許多，身份可還是存在的。於是他好幾天不打算到丁家去，祇自暴自棄地躺在老陳房裏。

『上代傳下代：一家子總有個大小呀。』

要是文侯老三單祇對他松大叔一個人使性子，那還受得了。可是那天——別人發了高大的脾氣，又跟丁壽松發作。真是的！把人家跟聽差一樣看法麼！

『小芳子拜託我的——我不幹了！』他傷心地嘟囔着。『太沒有意思！人家好意去商量——他倒他倒——哼！沒有出息，這孩子！』

他抹了抹嘴。嗯，她們要不把老三管教一下，他就不惹她們的忙。什麼何雲蓀——也不干他的事。

『我偏不打聽！』他想。『唐老二明兒個請客，我偏要跑出去！』

第二天他起得很遲。他正拿灰黃色的洗臉手巾塞到嘴裏去揩牙齒的時候，韓升跑來招呼他了。

『丁大爺，丁大爺，』韓升壓着嗓子叫，似乎有伴機密要告訴他。『二少爺叫你今兒個不要出去。』

這個懶洋洋地問：

『做什呢！』

『客人要來。叫你照應點個。』

這局面竟翻過來了：如今倒是唐二少爺看得他起。他極力不把得意的顏色放在臉上，祇用鼻孔『唔』了一聲。

十老爺到了半點鐘之後，二少爺就打發小候放車子把何雲蓀接來了。那是位圓臉的老年人，頂着一個酒精鼻子。一取了那頂帽子——就露出一個禿頂來。

忽然——丁壽松感到一個千把斤重的東西往他身上一壓，差點兒沒跌倒。

『怎麼攪的！怎麼攪的！』

那位何雲蓀何老爺——竟就是小火輪裏的那位仁兄！

何老爺一經二少爺作着揖迎著，就用種匆匆忙忙的步子走進裏面去，看都沒有看丁藩松一眼。讓這個榜在這里不動，叫他仔細去回想一下——他在小火輪裏說錯了什麼話沒有。

「唉，真是的！」

八

這天唐十老爺的臉色發黃，眼眶下面還帶點兒青。看來他整晚沒睡好覺。踱着步子的時候就把脊背撐得更加高了些，好像他那虛弱身子在勉強撐着什麼重東西。

「做人真是毫無意思，毫無意思！」

他老是很快地嚷着這句話。一開口——他就停一停步子，焦躁地看看大家的臉。他的到他二姓少爺家裏來，竟是專門爲了發牢騷來的。

太太的眼珠跟着他轉動，顯然是在注意着他的話：用力地皺着眉。等了會兒沒有了下文：那位客人已經想到了別的事上去了，重新跨起了步

子。她這才深深地歎口氣。

二少爺緊咬着那個象牙煙嘴，心不在焉地抽着，一看就知道他在分担着十叔的心事。不過嘴角上勾起兩條淺淺的紋路，表示他有相當的沉着。

終於他抬了臉來：

「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我說，十爺你也不用這個樣子急法子。據我看，我看——」

他等到別人把視線釘到了他臉上，他才打打手勢，挺用力地——

「據我看——十爺你也不必太消極。消極有什麼用呢，消極！」

「怎麼叫人不着急呢！」那位猛地站住，要打架的樣子衝着他叫。

兩雙眼睛互相對了會兒。唐啟昆給威脅住了一樣——垂下了視線。他嘴裏那支煙亮一下又亮一下。在這屋子灰黯黯的光線裏，看得出他臉上給映得一紅一紅的。

十老爺搖搖頭——「噴，唉！」又踱了起來。步子跨得很快很重，好

像他要由兩隻脚把他的煩躁踏陷到地裏去。

太太手心摩着茶几沿，聲音放得很低：

「怎幹的呢？我真想來想去想不通：嘴，奇怪。真的！難道榔頭身體這個樣子壞法子啊？——我不相信！」

十老爺忽然轉過身子來站住：

「所以嘍！」

停停。他往前突進一步：

「大嫂子你望望瞧！你看榔頭——上個月傷風鬧了好一陣子，總算沒事了。這回——這回——昨兒又淌清水鼻涕。你想嘍：家裏有人害病，怎麼不叫你着急呢！……真是毫無意思！做人毫無意思！我真我真——嘖，唉！」

右手拳頭在左手心裏一敲陣。身子頹然到了椅子上。

「不過着急有什麼用呢，」啟昆二少爺很鄭重地拿出一支烟來給他

『不過——唉！我是要說老實話的；這個也難怪你要着急。孩子玩也玩得好好的，吃也吃得好好的，像擲頭這個身體——真是！老虎都打得死！——真難怪人要着急；硬是瞎來瞎來的，就是個金剛也不行噢！』

『本來是嘛！』

大太太可在靜靜地歎着氣。話也來得慢條斯理，好像她談着的是一件命裏註定的不幸事情，一件人力沒法救的事情。

『有什麼法子噢，』她皮膚下面有什麼蟲子在爬着似的，臉皮肉很古怪地動着。『什麼事情媽糊點個不要緊，帶孩子可是大意不得。擲頭這個樣子玩下去——唉，真是！要玩出個癆病來才不得了哩。十爺我說你也是！這些個事你着實要小心哩；十娘是全不管的。』

她兒子輕輕地修正她的話：

『不是不管。是粗心。』

『粗心？』十老爺咬着牙。『光是粗心倒好了！她是混賬！——我說

的！……混賬！」

『呃呃呃！……』

『混賬！混賬！簡直是混賬！』

十老爺一經對方搖手勸着，那些悶在心底裏的怒氣反倒給勾了出來。好像別人的慰藉，別人對他表示這麼關心，要是他不加緊發洩一下……就辜負了別人的好意似的。

任兒一直打着手勢請他別動火：

『十爺，十爺！……何必呢，真是！』

『不是我罵她！實在是！——無論哪個也看不過去！我一輩子就糟在她手裏！我——我——』他眼睛發了紅。『呸！不談了罷！』

二少爺掏出錢來瞧瞧，右手捻着銀練子：

『有些個人是不歡喜孩子的。的確的，我看見過幾個這個樣子的人。不過這個樣子的女人——呃，我不是愛說閒話，十爺。我看——你還是說

說十娘罷，說說她。」他起了身。「真的。說說她怕會好點個。喂，來人！韓升！韓升！……混蛋！」

等了這麼五六秒鐘點，帶着兒外鄉口音罵了一聲。他脚一頓，瞪着對面那個嚇傻了的韓升直吼：

「還站在這塊！……去呀！去告訴老陳呀！這個混蛋！……客人來了，快來告訴！走！」

可是老太太在結結實實勸着十老爺，因為——

「生氣會敗脾咳，唉！」

她拿她自己做了個實例：從前在柳鎮沒分家的時候——她爲了全家的面子來忍受着五房裏的氣，她就得了這個膀子的疼的毛病。

一面說，一面她那件穿了幾十年的木機緞夾襖——不住地機動着，有時候竟叫人想到這衣裳裏面給鼓起了一陣風。牠當年那種硬挺挺的派頭，那種動一下就纏纏綽綽的響聲——現在全給磨得乾乾淨淨的了。

兒子從前勸過她：

「怎麼穿起衣裳來——總是要穿這麼舊破的哩。人家還當是我給你穿哩。」

然而做娘的總是保持那個老習慣：她把值錢點兒的衣裳全鎖到了箱子裏。這不算，她還深深地塞到床底下，好像那些東西是見不得人的。她還動不動就教訓她孫女兒：

「要死！你怎幹把這件旗袍放在茶几上！你是女孩子哎！」

大戶人家總有大戶人家的規矩。她常常跟人說起她娘家的那些派頭，叫人相信這種教訓裏面會養出道地的正派人來。可是一提以前柳鎮唐家裏過的日子，她就不住地歎着氣，垂著眼睛，叫對方知她是實在想忍住那雙乾巴巴的眼睛裏的淚水。

她有一肚子委屈。可是她又懷想着那種生活。

「十爺你是曉得的，像五房裏那個樣子。……」

於是她用着些零碎的句子把十老爺親眼看見過的一些舊事——小聲兒敘述起來。她認爲老太太死得怪可憐，她一直到現在還常常替那位死者念經。

二少爺生怕他老母親傷心，軟着個嗓子勸了她一下：

「唉，這些個事何必提牠呢。傷了身體可不是玩意賬。」

這下子可提醒了老太太。她拿手絹在眼睛上擦了起來。

後來她又想起那個老故事來了：

「十爺你可記得啊，你四歲的時候？——在院子裏走走呀走的摔了一

交，五嫂光翻翻眼睛望了下子，扶都不扶你。我把你抱起來，帶你到房裏逗你，哄你。」

她那雙小眼睛釘着前面出神。

「我做人總是處處小心。從前帶孩子——唉，沒有一碗好好睡過覺。真不像如今那些太太——孩子不當孩子待。真的，擲頭吃哪個郎中的

藥？」

『吃錢祝三的，不過……』

『唉，我想起你家老二小時候，』她瞅了二少爺一眼。『真是煩神。你家老二小時候脾氣像他爹，動不動就哭呀鬧的。』

那位老二抱歉地嘆一口長氣，微微仰起了那張求恕的臉。右手輕輕地去掏煙，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增加他的罪孽似的。

可是一陣急促的短步子往這邊響了過來：五二子在房門露了一下臉又一縮。屋子裏的人就祇瞥見她那雙靈活的眼睛……黑得發光，叫他們吃了一驚。

『會兒她才正式走了進來，彷彿受了什麼驚嚇一樣溜到祖母身邊：』

『那鍋鷄湯！那鍋鷄湯！』

『怎幹？』

『沒得油。那麼肥一隻鷄——燒出來沒得油。』

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她眼睛就停到大太太臉，閃動着。

『怎幹的呢？』祖母不安地問。

『不曉得。』

五二子很快地瞟了爹爹一眼，很快地說：

『雷媽端了一碗湯。我石見她吃的。她還望望我哩。』

這些話——十老爺似乎全沒聽見。他祇盯着香几上那盤破桃子，漸漸轉開了念頭。他臉色已經平靜了點兒，祇是用小指在那里使勁掏鼻孔。接着用手絹使勁擦着，鼻子附近的肥肉都給攪得扯動起來。

二少爺可老是側着腦袋聽着。外面有脚步響。還分辨得出橡皮輪子滾在石板上的聲音。有時候他似乎覺得耳朵裏在叫着，可又像是廚房裏嫩菜的滾湯聲。他一面隱隱地就心着——怕他要請的這位客人忽然有什麼變卦。他聽着自己的心跳。連天上的雲怎樣在流動，太陽怎樣擠出身子來，他彷彿都聽得見。

這種聽覺上的特別聰感，竟逼得他自己不舒服了。於是他瞪了五二子一眼：

「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

太太擺着付說不清的臉色：

「嘖，這樣兒法子做什麼嘖，她倒是好意。」

那位孫小姐堵起了嘴，淌下了眼淚。

「我不管」他嘟囔着。「油湯舀光了——活該！」

祖母一把她拖了過去，她乾脆伏在她胸脯上哭了起來。

可是正在這時候——丁壽松用種慌忙的神色來報告了：

「車子家來了！何老爺到了！」

等到屋子兩位爺們往外走，他這才緊跟着回了出去。

那祖孫倆也起了點小小的騷動。太太拉了拉自己的夾襖，把孫小姐的腦袋扶了起來。

「洗個臉罷，洗個臉罷，」她用手掌抹抹五二子的眼睛。「客人來了，你把那個——那個——」下巴很忙地翹了一翹。

孫女兒還堵着嘴嘟嘟。老年人的手觸到她臉上的時候，她還把身子扭了一下。不過她到底還是聽話的：不管她怎麼生氣法，在祖母跟前可十分伏貼，十分順從，似乎大太太的那種善德，從血裏面遺傳給了這個五二子的。

爲得怕擦去了臉上的粉，這位小姐祇用手左拿手巾在腮巴上貼了兩貼。右手可在抹桌子，還帶着很精細很快當的手勢——把那隻一函書的樣式的梳裝盒子蓋起來。隨後照了照鏡子：噫，行，不必再洗臉來麻煩自己了。

這就揀着角落裏那張椅子坐下，舉着擺出一付又文靜又細巧的那種太太派頭來。

桌上那隻穩了金漆的大座鐘——用那個重甸甸的錘子循規蹈矩地擺

着。兩分鐘給擺了過去。接着三分鐘，四分鐘。

然而客人沒有到這屋子裏來。

兩個互相瞧。怎麼的呢，這是？

祇要是一個熟人，祇要是知道老二的聲名的——都知道他一輩子頂要緊的是個母親。他們一到唐公館，頭一個就得走進這最後進的屋子裏，用種又恭敬又關切的口氣向她這做母親的請安。他們稱她『伯母』，或者照普通的習慣叫『老太太。』

『老太太福體——？膀子近來——？』

這位老太太就得淌水似地報告着膀子疼到一個什麼程度。她臉色簡直很高興，越說越起勁；好像她害着這個毛病是值得驕傲的，好像這是她的一種功績。

『今兒個那個阿——阿什麼的呀？』她不放心地聽聽外面。『以前來過沒有？』

五二子可起了身。她顛着脚穿尖過院子，拿出玩「躲猫猫」的姿勢溜到了廳子上。她倚着門框，拿手絹的一隻角在嘴裏咬着。一面掄着眼珠子看着邁煙邁茶走來走去的聽差們。

書房裏傳出了十公公的歎聲，說起話來也哼呀哼的，叫人想到一個病人。不過那個姓何的老是痛快地大笑著：「跟手就——」『唉唉，唉唉！』就是沒看見他，也想像得到他那付笑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。說不定還淌着眼淚哩。

他們在說些個什麼嘍，他們？

因為她有點傷風，鼻孔裏呼哧呼哧的，她就把嘴張了點兒——免得出氣的時候有聲音。她臉子歪着，眼珠子斜着。

爹爹也許在談着太太，像太太跟她談起爹爹一樣。他會這麼嘟囔的：『她老人家把五二子慣壞了。這孩子聰明倒還聰明，就是這個——脾氣！』

一想到爸爸，她總覺得不服氣。他一個人要用那麼多錢！他儘跑到省城裏去做什麼；他就祇想玩！

這些她都知道：太太全都告訴過她。她這就偷偷地把肩膀登了一下。

『爹爹比大媽媽好，』她對自已說。『不過爹爹——怎麼要叫太太不舒服呢？』

五二子從小就給太太愛上了，差不多是在她屋子裏長大的。連那個死去了的娘都跟她有點疏遠，彷彿她挨到了太太身邊——就是做錯了事。可是她祇聽祖母的話：從八歲起——她就知道這家裏哪個是壞人，哪個好些。

『這個孩子啊——』太太跟老爺說過，『肚子裏才明白哩；大人還不懂得的，她倒曉得，唔。不曉得怎幹的……我怕她太聰明了，唉！』

於是她際得吃吃地笑着，跑了開去。等到別人聽見她的步聲已經遠得聽不見了，她又悄悄地打回頭，蹣跚手挨到太太房外面，耳朵貼近了板

壁。

這也是太太教給她的。太太推推她，壓着個嗓子——

『去聽聽！去聽聽！』看大媽媽跟祝壽哥哥說些什麼東西。』

五二子回來用斷斷續續的句子報告着，可一個字也沒遺漏。漸漸的——她自己也會運用這一手本領。並且誰說了些什麼，誰說了些什麼，她都記得清清楚楚：複述起來也不像小時候那麼結結巴巴的。

這個世界——好像祇有她們兩個人，祇有她祖孫倆。早幾年二少爺要把這孫小姐送去進學堂的時候，大太太竟又哭又嚷地吵了起來：

『我捨不得，我捨不得！……做做好事，修修福頭！我老了，眼望着沒得多少日子了——一個孫女兒也要搶走！……我代你磕個頭，我代你磕個頭！……』

一經兒子安慰了一會，她安靜了點兒。坐下來還儘淌著眼淚。本來是一個女孩子，一個好好人家的小姐——噯，進學堂！怎麼那麼性急

呢：等牠死了看不見，那就隨他怎麼玩法就是了。

那個五二子可在提心吊胆地想着：爹爹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雖然二少爺表示了他那份孝心，表示他的順從，那一老一小可還攪着哭了好一會。誰都容不得她，誰都想要拆開她們，她們就結得更加緊了些。五二子一點也不去跟兩個哥哥玩：他們不懂事。她一舉一動都舉做着太太，注意着太太的教訓。要是沒什麼正經事……她差不多不離開房門一步。祇拆着燕窩，剝着蓮心，認幾個字。

她老是拿那雙光閃閃的眼睛來打量着別人，眼珠子轉動着——竟叫人覺得聽見骨碌碌的聲音。就是對二少爺她也疑神疑鬼地瞟着他。

爹爹祇有在小聲兒說起大媽媽的時候，他才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。除開這個——呃，那就不大靠得住。譬如今天剛才——望望瞧！他對她那個兇法子！

五二子剛才祇不過要吃炒米就是了。太太小聲兒叫她到廚房舀鷄湯來

泡，一面再三囑咐着——

「不要讓人家看見。爲了馬上就來。」

怎麼，爹爹已經知道了這回事麼？

現在她身子靠門框靠緊了些。她已不得爹爹漏出一句什麼話來。她小心翼翼地抵着下唇。兩隻手隨空着像要抓什麼似的。

可是二少爺很少說話。一開口——不到一兩句，就給何六爺的笑聲打斷了。

可是前面那個廳門那邊——忽然有個人影一晃。顯然那個人也在這裏聽什麼：步子移來移去的也不叫放出點兒聲音來。

五二子很快地往前面溜過去。她歪着身子走，彷彿怕有什麼水點洒到她身上。

那個偷聽說話的人是個瘦子。給亮光照着……臉上凸出的地方顯得格外白，凹進的顯得格外黑，看來就更加骨稜稜的。

現在他有點扭扭。咳了一聲，臉上對她堆着笑。

這又是那個丁詩松。

孫小姐奇怪起來。怎麼，他怎麼也會這一套呢？——他並不是她們家裏的人呀。

九

丁壽松拖踢着走開的時候，二少爺在書房裏喊起人來：

「韓升！韓升！」

可是走到門邊聽伺候的是丁壽松。他的臉在門框邊躲躲閃閃的，生怕那個什麼何雲探認出了他。他似乎覺得——祇要他不去看別人，別人就不會瞧見他；他不敢把視線打二少爺的臉上移開。

一等到知道二少爺是想重新要泡一碗茶，他馬上就走了開去。一面又覺得有點不高興。那位姓何的仁兄擺的什麼架子！——竟一直沒理會他，連房門口有一個人都不知道。

何六老爺一點也沒有那天船上的疲倦樣子。祇是很豪爽地談着，告訴別人——他近年來窮到了個什麼地步。嘴巴可張得大大的在那裏笑，鼻子紅得發油，好像把誰的窘狀當做笑話來講的。

「季樵，季樵，你無論如何想不到，」他用手背敲敲十老爺的膀子。

「我在竹陵的那坵田——嚇，一個圩子一畝，修了我七千多。你看！」

他搔搔頭皮，搖了搖腦袋，吐的笑了起來。

二少爺可在忙着照應客人。他親手替何雲蓀拿煙，盪時不時把荔枝桂圓什麼的送到對方法。眼睛生了根地釘着那張圓臉，自己臉上可一下子皺着，一下子笑着。他這些表情總是來得特別早，別人的話還沒交代出一個道理的時候，他就有了反應，似乎他早就已經看穿了對方的心思。

爲得要表示一種禮貌，他插着嘴：

「哦？花了這許多錢啊？」

十老爺格格地剝着桂圓壳。然後很用力地往嘴裏一送，老是連核

都嚼得稀爛。不管別人談到什麼題目，他總是帶付受了苦難的臉嘴，怨天恨地說：

「有什麼意思呢，做人？做人毫無意思，毫無意思。」

他喝一口茶把嘴裏的桂圓送下去，拿盞碗在桌上一頓——那個磁器給震得顫一下。

「世界上的事總是一代不如一代！」他食指使勁點著自己椅上的錄手，嗓子略為提高了些。「很多很多的老世家都這個樣子：大家往下倒，往下倒！倒光，好，大家都精光。你呢——」他忽然轉過身子來衝着何雲，「不是我愛說不吉利的話，你呀——現在固然還安穩穩有吃有穿，但是到你世兄那一代……」

那一位搖了搖頭剛要說話，季樵十爺可又擺擺手：

「你世兄那一代說不定還可以過得去。再過一代呢？」

唐啟昆看了何雲一眼，帶一種代替別人伸冤的派頭辯解着：

「不過倒——倒也看什麼人。我說何六先生府上倒不至於這個樣子。」

「不然也，不然也！」何六先生兩手搖了幾下，然後提着拳頭，翹起大姆指來，大袖子幌動得顯出一股瀟灑樣子。「不要說我的後輩。我這一輩都已經不得了。呃，是真的。我倒也不愁：自棄其業。哈哈！……怎麼呢，怎麼呢？你看呢？——這個態度——」他腦袋畫着圈，「呃，如何？」

他打起哈哈來。

二少爺看見那位客人端起了盞碗，嘴唇在杯子邊嘸出一種乾巴巴的響聲，他還就很生氣地叫：

「喂！來人！茶呢，茶呢？」

他發見何雲驟了他一眼，他感到有一把沙子摔在他臉上似的。忽然他思想在他近來頂不願意提起的一方面觸了一下，像觸到痛處那麼叫人一

陣難受：那個人也許是看不起，也許是在肚子裏輕蔑地想着他——

『擺什麼架子嘍！——空壳子！』

於是一等韓升進了門，他發起大脾氣來：

『這個混蛋，……混蛋！』

那邊那個客人還在滔滔地說着，衝着十老爺打着一定的手勢——翹着兩個大拇指挑動着。他放小聲音告訴別人：前年以來他虧空了一萬多。他不知道這個端午節要怎麼渡過去，據他看來——怕連粽子都包不成。這里他滿臉笑着，看看唐季樵：又看看唐啟昆。

『講起來真是急死人！』他興高彩烈地叫。『去年我們家裏那位少奶奶一死，全家一個錢沒得。連棺材都是賒賬的。你看！』

唐二少爺似乎嫌他說得過了火：

『你西湖的莊子呢？』

『當掉了！』

「怎麼？」

他沒命地抽了一口烟：

「擺在那塊做什麼呢！市政府要造馬路，拆房子，剛剛好……要在我那個莊子中間挖一條心。我不如趁早當掉。可惜的是——沒得一個人肯來當：個個都曉得這個房子靠不住。」

這還不算。頂糟的是他等錢用：他算好拿這筆當來的款子來繳錢糧，可是……

可是那位主人還不服氣。他照着原來那種有禮貌的口氣又問：

「那麼你在北平的房子呢？」

那個用手在空中一拍：那談都不要談起！他站了起身，彎着個腰——聽自己身上往主人那邊傾了過去。

「你曉得——北平糟到了什麼樣子！」何雲萍擺着一付從來沒有過的嚴重臉色。「連管房子的那個老葉都害怕，寫信說要回到南方來，要請太

太老爺准他。……好久好久我就想到北平去——不能去嘛，有什麼法子！好了好了，這份房產算是白花的。嗯，拉倒！」

唐季樵一直在沉思着。用遲鈍的手勢拈起糖蓮子，慢慢地嚼。好像他是怕剝起壳子來會打斷他的思路，就儘揀上這種不費手腳的吃食的。

「這個世界倒過來走了，」他說得很輕：他忍受着的痛苦，他就心着

的禍害，似乎都怕給別人聽了去——怕叫人分擔了他的憂患。一面他的手動得挺小心，彷彿怕驚動了誰。『這是反常。唉，這簡直是反常。……到哪一天才會好嘍，到底？我們祇指望兒孫好起來，哪個曉得一年不如一年，這個時世。』

做娃娃的勸了他一句：一個人這麼消極總不行——消極！然而阿六先生用種客氣的樣子輕輕校正了他一下：

『這個不是消極。是悲觀。』

至於他何雲蓀自己呢——他看得很開。不管怎麼窮，不管債主坐在他

對面，他可還照樣喝酒。並且他還喜歡弄幾樣精微的菜：譬如——燉得稀爛的鴨子，加兩片陳皮。

「酒呢，」他帶着自信的樣子往下說着，「我愛吃老花雕。罈子一開——嚇，那股糟香五里路都聞得見。在杭州——我們設法在個寺院裏弄來了一罈。……不管天高地厚吃了酒再說。我是達觀的。十先生你看呢，我這個主義——呢？可對？」

上桌之後他一直還是談着酒經。他吃得很豪爽，喝得很多：等不及主人替他斟酒，他就笑嘻嘻把那把銀壺拿過來。他問着二少爺：

「你這酒到底是哪一家的？」

談着談着他似乎忘記了主人告訴他的話，又提起就問一遍：接着喝了一大口，點點頭。這味道好不好——他可以一句也沒有說。

唐季樵喝得過量了些，額骨上不自然地紅着。他用種很精密的統計來報告——那些鹽商敗了家，那些官家子弟守不住家產。他們唐家是一樣的

情形：他慮到了他的兒女們那一代。

『真是沒有意思，』他眯着眼睛好像要打瞌睡。『明明曉得他們將來處境要更加困難，你沒一點辦法。我自己是完了。我祇要改良他們好好學點東西，往後能夠賺碗飯吃。』

二少爺正昏了、個獅子頭到自己醬油碟子裏，這里趕緊停止了動作，插進來說：

『所以——像我們這種人真沒得法子。有錢的還是買幾畝田好。』他看看何雲蓀的臉色。

『田是呆的，』他點了點腦袋。『擺在那塊不會動，穩穩當當。』
那位何六先生很快地搖搖頭：不知道他到底是不同意，還是啣了一嘴的東西說不出話。

主人覺得現在應當提到正題上來了：

『咳，你不是要在寶應買田麼？』

「沒有買成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這個把呼吸都屏住，死釘着對方，好像要用眼睛把那張圓臉吸過來。

客人疑遲了會兒。然後揚揚眉毛哈一口氣，忍不住地爆出了笑聲。

「荒唐哩，荒唐哩！」他叫。他又了三四秒鐘，這才裝付滑稽臉色交代下文。他叫人知道他的主張跟啟昆一樣：的確的，田產比什麼都靠得住。他翹着大拇指的右手在桌上輕輕一敲：嗨，壞的就是他手上勻不出現錢！他莊重着臉色加了一句：

「還有呢——價錢也談不好。……樵季！喝一口！」

樵季彷彿在盡着義務，苦着臉萬分勉強地舉起杯子來。放下的時候歎了一聲。

「他怎麼總是不談到那個上面去呢？」二少爺想。

那些熟人都已經透風給何雲孫過：唐啟昆爲了要叫他母親過得更舒服

點兒，他甯願把葉公蕩那坵好田賣掉。十爺跟他隱隱約約談起的時候，他說過這句話：

『吧，葉公蕩的田的確是好田。』

可是怎麼，今天他老避着這個問題，哼兒哈的！

唐啟昆極力要把題目扯到正面去。於是談到許多很有見地的人：他們做事情很有打算，他們都替他們的子孫置辦了一些靠得住的產業。這些產業不怕打仗，也不怕什麼亂子，總是默在那裏不會蝕去一塊的。這裏他忍不住瞟了他十叔一眼。

可是又有一碗菜端上來了：一碗冰糖肘子。碗面祇看得見那層古銅色的皮——油油發着光。一放到桌上，牠還顛巍巍地抖動了一下。

那位客人叫：

『哈哈，看樣子就曉得了不起！』

他喝乾了酒，衝着十老爺照了照杯，拿起筷子來。

一直到吃完饭，唐啟昆總沒機會談到田上去。

蓮十爺都也忘記了她姪兒幹麼要去跟好何的搭交情似的，祇是管自己發着議論。他老記得他女兒這一代的命運。他又想到了他的榔頭：

「唉！」

他把舌尖抵在白齒的縫裏，猛地一抽，發出「撮！」的一聲響，讓嵌在牙縫裏的東西吸出來。

「你那位大世兄呢？」他問何雲蓀。「大學快畢業了吧？」

「早哩早哩。要明年。」

隨後他們的話鋒就轉到一般朋友的兒女身上了。

「仲儒家的幾個孩子倒攪好了，」何六先生閉了會眼睛，又一下子張

開。「他家那位小姐——怎麼，她的婚事到底從新還是從舊派頂？」

不知道爲什麼——唐啟昆竟微微地吃了一驚。他問：

「那個小鳳子啊！」

『小鳳子？』那一個掄了掄眼珠。『這名字倒不錯。呃，她年紀也到
了吧？再遲下去的話……唔，找人家怕難哩。』

他又不相干地笑了起來：

『好在他們如今有錢：送倒也未必送不出去。』
主人很疑心地瞅了他一眼，想着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
今天這回請客——簡直一點道理也沒有。要想法子結識這個老六，
要聯絡聯絡感情，並且認真請別人賞臉來喝酒：這些難道全落了空
麼？那位客人的談笑吵得他有點煩燥。他覺得那個人的笑是假的：嗓子本
來不怎麼好，可拚命要裝做很宏亮的樣子。說的那些話呢……哼，恐怕祇
有十爺這麼個老實人才相信。

可是他自己在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引動對方。他舌子漲大了許
多，擺在嘴裏好像嫌多了一件東西。眼睛不安地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：瞧
着十爺那付又自然，又大方的派頭，那付跟老朋友發牢騷樣的口氣，他有

點嫉妬起來。

唉，這是他——他自己去央求別人的。他自己要去巴上別人的。並且牠老實費了點周折才把那位先生找得來。於是他更加覺得自己很難說話，跟他以前幹印花稅分局的時候見着縣長，見着那些大紳士們——那個處境是一樣的。

「慢慢地來，祇好，」他小心地囑咐自己。

以後的談話他簡直沒有插什麼嘴。祇是有時候他哼一兩聲——叫別人不要忘記這里還有一位正式的主人。他很熱心地聽着。他早就打定了主意：等這位客人走了之後，他再跟十爺切切實實談一下。

然而到了大家分手的當口——何雲蓀可把唐季樞也拖走了。

二少爺帶着有什麼隱痛似的臉嘴說：

「十爺怎幹不再坐下子呢？」

一面向那位長輩使眼色，翹翹下巴。

那個知道他的意思：老二跟他在人面前要私下表示一點什麼——總是來這麼一手的。一下子他昏亂起來：移一移步子又停住，主意不定地看看兩個人。

他膀子可給何六先生擔住——直往外走：

『我有好話告訴你，我有好話告訴你！』

唐啟昆送了他們回來，一路上發氣地嘟囔着：

『哼，這個傢伙！哼！』

他不願意到太太屋子裏去，好像怕她知道他這回事幹得沒一點着落——會叫她失望似的。一跨進書房，狠狠地瞅一眼零亂的桌子，就累了的樣子倒到一張椅上。

時候正是四點鐘。有氣沒力的陽光想透過窗子射進來，可是沒辦到。桌上幾碗泡過許多次開水的龍井茶——擺出了一付慘澹的臉色。

他懶洋洋地拿起了一支烟。可是不就去點火：有種很怪的念頭把他的

動作都滯住了。他覺得他身世淒涼起來。在這鬧鬧的城裏——祇有他是寂寞的。他眯着脚下那個模糊的陰影：一些瓜子壳黏得像陰天裏的星。

「十爺今天是怎麼回事呢？」他欠一欠身子去拿洋火，什麼地方有蚊子嘍的一聲叫。

大家吃了一通。就這樣。十爺似乎存心跟他老二耍骨頭——談了一氣不相干的話，隨了還跟着那個快活人一塊兒去玩。

憤怒地擦了一下洋火：

「哼，一定又是上烟館子——真該死！」

他始終沒有點着烟：那盒火柴在桌上水洩漑的地方默得太久，連封皮紙都給泡爛了。他跳了起來：

「來人——來人！……小高！韓升！……丁善松！……混蛋！桌子也不收拾一下！混蛋！」

可是他一聽見丁壽松那付害怕的樣子，那付做錯了事怕挨罵的臉色，他更加動火。他把所有的錯處全栽到了對方身上了。

「你你……噫，該死！你跑來跑去的做什麼！啊？」

「我沒有……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……你到底想不想在城裏混事了，我問你！……這個樣子不行，我告訴你！……客人在這塊——你光望着不照應！該死嘛！」

那個雲着右眼，一句話都說不出。

「一個人要上軌道！」二少爺嗓子略爲放平了點兒。「懂不懂，懂不懂？」

「懂。」

唐啟昆把骨牌盒子往桌上一倒，一面移正一下屁股。他發見了丁壽松還站在那裏等什麼吩咐，於是轉過臉去看了他一會兒。末了他什麼也沒有說，祇是擺了擺手：

「好好，就這樣。走罷！」

聽着別人悄悄地出了房門，他這才打抽屜裏捧出那本牙牌神數，擺出又虔敬又神祕的臉色——懸空着胳膊抹起牌來。

十

下了一晚的雨。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停。

天上的雲結成了一塊板……往下壓着，把地上的熱氣擠得緊緊的，叫人覺得發悶。屋子裏更加暗了些，白天跟夜晚似乎是沒有分別的。

唐啟昆張開了眼睛，釘定了帳頂。他感到了夢裏受到的那種感覺。彷彿有個什麼東西推他到一個什麼邊沿上去——他想掙扎，又知道這個不幸是逃不脫的。可是他要仔細回想一下那個夢，卻又模糊起來。

雨點沙沙地打着，聽着比沒有聲音還要寂寞。屋簷滴着水，大概地下給滴成一個蕩，就發出一種又清脆又單調的嚮聲。

他身上覺得有點癢，可摸不準在什麼地方。一個人在這麼個天氣裏，就會聯想到一些露天的蟲子在身上爬，好像皮膚在腐爛了似的。

膀子伸出了被窩，自己聞到了一股男子常有的油垢味兒。他記起小時候母親告訴他的：睡覺頂容易着涼。於是撥開帳門——很厭煩地往外看一看，把手縮了回去。

雖然他已經到了四十開外的年紀，承繼着祖產在當家，在支持着這個大場面，可是童年所受的那教誡——這根深蒂固地盤在心裏。

有一次……正是他九歲上，娘帶他坐轎子到什麼地方去，他半路睡着了。

她老人家很命地捏醒他。

「回來，回來！」地害怕地叫着。「轎子上，車子上——都不能睡覺，聽見吧？」

「怎幹？」

母親擺出一付很神秘的臉色。一直到了目的地才悄悄告訴他：

「一閉了眼睛——魂就走開了。在路上睡覺，魂就跟不上來。」

於是他一直記着。就是外面打了一晚牌回來，坐在小侯拉的車子上，他也小心着不閉眼睛。

他，爲大太太在許多地方仔細得過了火。

「何必呢？你老人家的衣箱總是放在床底下，儘讓他發霉。吃飯呢一定祇吃兩碗。」

大太太就得舉出許多實例來：楊家窮下來……因爲女人的衣裳掛在樓上晒的。劉七爺老年還那麼貪吃，死了之後就托了個夢給他兒子：他在陽世吃那份糧食吃過了頭，如今在陰間種田來補還。

「你看嘍，」她末了下了個結論。「在那塊要種田哩，受得了啊？」她一向就這麼執板。可是——

「她倒也是有道理的，」他對自己說。

然後他想起她說過的那些做人祕訣：一個人總該有幾個香袋子——貼在自己身邊，幫着自己，有時候會獻出很好的計謀來的。

二少爺歎了一口氣。這樣的心腹人——他一個也沒有。

這整個房子都靜悄悄，簡直靜得可怕，好像預伏着一個什麼陰謀一樣——大家已經計議停定，正在做着勢要一下子對付他。

「真該死，真該死！」他肚子裏莫明其妙地罵。「在那里做什麼呢，他們？」

雨越下越可惡，牠竟算定了日子要在今天下！

他腰裏痠痛起來。嘴裏也發麻發苦，叫他聯想到自己舌子上堆着一層厚厚的黃苔。看看自己的手：細緻的皮肉變成鬆弛弛的，橫着許多皺紋。他彷彿第一次發見自己的衰老，心裏忽然起了一陣賭輸了錢一樣的感覺。

他有點著急：模里模糊感到有誰催促着他——叫他趕快做一點什麼

事。

唉，真該死！這麼過下去實在不成話。他得馬上動手。他得馬上想辦法。於是他一下子掀開了被窩。彷彿覺得有個什麼陣式已經擺好，祇等他這個主將出馬似的。

「咳呀！咳呀！」他叫。『高媽！高媽！』
接着，一口濃痰吐到地下。

這整個公館就照例起了一陣騷動。剛剛一個次中音的嗓子才叫過——

「二少爺起來了！」

那邊立刻一個高音響起來：

「二少爺起來了！」

聲音好像一個皮球——到處彈着跳着，蹦到了廚房裏又竄回來。隨後有人壓着嗓子催着什麼。這個跑着，那個幫着喊人。

一隻精緻的藍花小壺泡着濃濃的茶——給送到二少爺床邊來了。其次

是那碗燕窩：灰黃色的白糖堆在中間，正慢慢地往下沉。於是高媽用輕巧的手勢把塵灰盤放到床頭的茶几上，這才悄悄地走出去。

二少爺打了個呵欠。讓上身靠着牀檯，拿被窩裹着腰。他對着壺嘴子潑了兩口滾燙的茶，嘴裏舒服了些。他把什麼念頭都撇開，靜靜地來記一記——他——晚上所看見的那些幻象。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怎麼的呢？」

因為早上禁忌說夢，就連在肚子裏也小心翼翼地避開這個字眼。

先前那種着急勁兒，在他也覺得是一個夢。動手！想辦法！——到底是一樁什麼事呢！

他很快地喝着燕窩。嘴裏一面吸着氣，嘩嘩嘩嘩地響着。這種補品可總補不起他心頭缺掉了一點什麼。他老是彷彿記得他丟了一件東西：他要找回牠，他要抓住牠。

「喂，喂！來人！」他想起了一件什麼事，身子稍為欠起點兒。『丁

「壽松呢？……喊他來！」

「丁壽松進門的時候——二少爺已經移動了一下屁股，坐得很舒服的樣子。勺子在燕窩碗裏有一下沒一下地撈着，慢慢地抬起臉來。」

「這傢伙！」他對自己說。「他一天到晚到底想些個什麼呢？」

進門的人要走過來似乎又不敢。他站在屋子中央——離床兩三尺遠的地方。周圍是空空的，就彷彿沒個依靠的樣子，顯出了一付忸怩相。眼睛發着紅。顴骨上面有點浮腫：大概他一晚沒睡好，再不然就是有什麼傷心事叫他哭過了許多時候。」

三少爺緊瞧着他。二少爺相信自己能夠懂得別人：憑他的感覺——他看得出對方的心底。

「這個傢伙小心得很，」他在肚子商量似地說着。「毛病不會有，大事情也做不出來。小點個的——吧，不怎幹。」

看着對方那付猥瑣樣子，他心臟上給洒了一把白糖似的，連血管裏都

感到了一種別的味道。一面可忍不住擺出一付生氣的臉嘴，用鼻孔哼了一聲。他不言語，祇是瞧着他；他喜歡看別人那付窘勁兒。

那個輕輕咳了一下。左眼小得簡直閉了起來，右眼也吃力的樣子睜不大開。這老是垂下眼線，好像給人瞧得害了臊。

『二少爺想要怎樣呀？』

其實他可以說幾句話的。他可以問二少爺腫得怎樣，可以問他昨天喝醉了沒有。可是他沒開口：這裏的空氣嚴肅得凝成了膩膩的東西，連嘴呀舌子的都給膠住了。

末了還是二少爺打開這個僵局。

『怎麼樣？』他難點兒北方口音突頭突腦地問。

爲着那一個張皇着不知道怎麼回答，他發氣地加了一句：

『怎麼！你城裏住不慣啊？』

『呃呃住得慣二少爺。不過——不過——』

這個皺着眉等的下文。

「不過我——」丁壽松歎了一口氣。「我總有點個着急。孩子來了信，說的是——說的是——唉，要命哩！家裏簡直的是——駝背上加個包袱，不得了。」

「手巾拿給我，」二少爺放下手裏的空碗。「嗯，鄉下的情形的確是糟。」他照着上茶店的派頭——把用過的手巾衝着丁壽松一摔，閉上眼睛，兩手合抱着放在自己大腿上。「可是急死了也沒得用。一個人好好的，總不怕沒得飯吃：人家總會替你想法子。懂不懂？嗯？」

「是。」

接着二少爺告訴了他一些做事情的方法。每個字都懶洋洋地拖得很長，彷彿教書一樣——話總是那些一套，可全是一定不移的真理。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把得定，看得準，跟定一個大老官來求出身。隨後他問：

「私人——懂不懂？這就是私人。」

不管那個大老官暫時怎麼倒楣，祇要對他忠心，替他奔走，替他打主意，那裏說話的人張開眼睛來發着亮，聲音提高了點兒。

「那一定有得意的一天。」

丁壽松已經活潑了些。他居然輕輕地移動了脚步——讓自己靠上那張桌子邊。全身融在一種暖氣裏面，連骨節也鬆動了起來。他理會到了二少爺這番話的用意。可是他心頭忽然湧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熱情。好像一個人受了數不清的災難，受了數不清的委屈，又一下子到了親娘跟前——恨不得抱着對方哭一場，訴說一場。

唉，真是的。空面子要牠做什麼嘍！祇要他實際撈得到一點兒東西，哪怕人家不給一點點顏色，哪怕人家像叫下人樣的使喚他——人家聽到底是一片好心。……

可是二少爺還嫌不夠似的。

「你家裏要錢用吧？」

「是的嘍。」他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。

「好，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。先寄回家再說。……去喊他們打臉水。」

丁壽松稍爲楞了會兒，跨起步子來。他感到他好像做下了一樁錯事——怕人家發覺似地心頭一陣緊。

他曉不曉得那樁事呢，這個二少爺？難道別人已經曉得了，就故意這麼耍他麼？

出房門的時候他臉上發熱。他竟在腦子裏閃了一下那個念頭：想把溫嫂子拜託他的這件事告訴二少爺。免得讓他這個姓丁的惹一身不乾淨。一面他拚命去想着二少爺的好處。唉，憑良心說，他也不該把這個瞞着二少爺。

床上的人穿着衣裳，眼睛送着那個的背影。他移向床沿，兩腳在地上摸着找着拖鞋。

雨已經不那麼沙沙地響了。屋子裏似乎也亮了些兒。可是他把窗簾掀開一角往外一看，天上還洒着粉粒似的水點，給風盪得飄着舞着。屋簷水還滴着，聲音還那麼單調，並且漸漸沒有了力氣：隔了好久才聽見篤的一聲，叫人替他着急。

唐啟昆打個呵欠，伸了伸懶腰，無聊地站在桌邊。今天他的確太性急——沒等臉水送來就起了床。

「可惡！」他嘴巴用力得連鬍子都動了幾動。「還不來！」

他想到了壽松那付膽小樣子——雲着眼睛一句話也結不上來，他忽然忍不住要發一下脾氣。他把那個人看得太重了：他竟低身下氣跟他談了那麼多，還要掏荷包去接濟他那個什麼家！

哼，錢多得很哩！——連這麼個人，也要送他幾塊！

於是他算計了一下家裏的開銷。他嘴唇使勁抿着，頸子像抽煙那麼動了一動。噯，該死！家用越來越不夠！

在房裏走了一圈又停到了老地方。胸頭悶悶的。他的錢簡直省不下來：他已經親口答允了別人，一開口就是——「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！」

洗臉水給端進來了：丁壽松親手捧來的，爲的好讓高調擰點工夫來替二少爺做點別的事，他用種希望的眼色瞧着屋子裏，嘴角上帶點兒笑意，顯然他準備了一肚子話要告訴人。

二少爺可兩手叉着腰，兇狠狠地瞪着他。突然——大聲吼了起來：「怎幹這時候才來！你在那里做什麼！混蛋！不識抬舉的傢伙！」那個全身給震了一下。偷偷退了一步，摸不着頭腦地瞧着他。

「噉!!!」二少爺連假嗓子都叫出來。「噉!!!」

這聲音是打腹部裏送出的。叫得很痛苦，彷彿連腸胃都嘔了出來。可是二少爺還是不肯歇手：一個勁兒使着那條軟軟的舌刮子——越刮越深，恨不得要把食道鉤出來。

丁壽松挺小心地退了出來，不叫步子有一點聲音。

「呸!!!」二少爺苦着臉嘆。『走什麼!…… 哪裏去!…… 該死的東西!』

他右手拿着舌刮子噠了空。幌一下幫着打手勢。那上面白膩膩的流質受了震動，沉重地滴到了那盆水裏，於是一陣塵那麼散開了。

「不等吩咐就走?」他叫。『到十老爺公館去一趟——告訴他我吃過早茶去看他!』

他靜靜地聽着那個走出去。那種步子踏出了一種很古怪的響聲，叫人疑心是在水裏蹣跚着的。

二少爺想：脚後跟不着地。這種人沒得後福。

書房裏的自鳴鐘敲了十一下，逼進屋子裏來的水汽似乎叫牠受了阻力，敲得慢吞吞的沒一點勁兒。鐘的一聲之後，要遲疑好一會兒才動手來第二聲。

他對着鏡子修剪了那抹鬚子。拿手指在臉上挨摸了十來分鐘。這才照

他向來的習慣——按部就班地進行起早晨要做的事來。

於是他啜了幾口茶，把臉一仰：

『來呀！』

這時候——伺候的照例是韓升。他端着一碗熱汽直冒的冰糖蓮子，盛得滿滿的，大拇指就祇好舉到了糖汁裏。手裏的東西一放——趕緊就送到嘴角裏吮着，讓燙壞了的指頭止止痛，一面好像也要嚐嚐那種帶桂花香的甜味。

二少爺眼睛緊對着那隻碗，用很認真的神色吃着。這好像是一種儀式，一種表示老世家身份的儀式。他儘管愁着家裏不夠開銷，可是他認為這些節目少不得。他舀完了碗裏的東西，大模大樣地把勺子往空碗裏鏗的一掉，就又點起一支烟。一面呆看着外面陰沉沉的天，一面打着隔兒——打胃裏翻出了點兒甜裏帶酸的東西，又嚥了下去。

他動手研究起了壽松那個人來。

「這個傢伙——說他跋，倒有點個乖巧。乖巧呢，又帶點個跋氣。」

……

忽然他心裏結起了一個疙瘩，他感到他受了騙。他麻煩地想着——到底該給丁壽松幾個錢。像他這麼個排場，起碼要五隻大洋才拿得出手。於是他使命把烟灰一拍：「噫，怎麼他鬆口要鬆得這麼快嘍！」

「該死！」

那個姓丁的怎麼要擺出那麼一付可憐巴巴的樣子！……分明是想打他點兒秋風！

唉，爲什麼他簡直沒有一個真心朋友呢？這里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插到烟盤裏，身子靠到靠背上，拿兩手托着後腦。那種丟掉了什麼似的感覺又盤踞在他心裏：他就不備！怎麼連一個心腹人也要用錢去買。他覺得他受了委屈：這個世界上竟沒有一個夠交情的。

外面響起了脚步子。還有雨點打在油傘上的聲音，「沙沙沙！」的一

陣。

二少爺知道這是他的正式點心來了。他坐正了身子靜靜地等着，還把那些不舒服的念頭全都趕開，不然的話怕吃着不化食。他抽動着臉上的肌肉打了個隔兒。

桂九端着一個茶盤走到他跟前，他聞到了一股油膩味兒。那是每早都有的一大碗麵——上面一厚層透明透亮的葷油，把熱汽蓋得一點都冒不出來。那個小碟子裏裝着兩個筍絲肉包子，兩個糯米燒賣；肥泡泡地堆在那裏，聽來有一付福相。

過了十二點——唐啟昆才穿得整齊齊地到了他書房裏。接着五二子用種謹慎的步法走來叫了他一聲，大概她是一直躲在屋子外面等着這個時候的。

做父親的連看都沒有看她，祇問了一句天天要問的話：

「太太睡得好？」

『好哩。』

『嗯，』他說。『好。去喊他們開早飯罷。』

他把一碟着肉跟三碟醬菜來下他的稀飯。另外還有三四個燒餅；把昨天的剩菜做餛飩。拿到燒餅店裏去定做的。於是他上身全伏在桌上，叫碗筷撞出清脆的響聲，嘴巴費力地動着。滾燙的稀飯在嘴裏給撈動了一下就下了肚，嚼也不用嚼。跟剛才飯類的派頭一樣。

到大太太房裏去請了安，坐着車子出門的時候，雨下得更加大了。車篷繞裏濺進了水點，掃在臉上冰冷的。

『該死的東西！』他皺着眉。他想移一下身子，可是重甸甸的搬不動。

『小侯，小侯！』

車輪在濕地滾着——吱擦吱擦！車頂上還給雨打得嘩嘩地叫。小侯一點也沒聽見主人叫他，祇是衝過去跟誰拚命似的，一個勁兒往十老爺公館裏奔。

十二

「有什麼大事情——唐啟昆總是我唐季樵商量。」

「何老六的意思到底怎麼樣？」

他聲音放得很低。手板沒聲息地拍拍大腿，臉跟臉靠得很近——等着回答。看來要是沒有個十爺，他的一切事情就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十爺搖了搖頭：

「不成。」

說了又把眼睛釘着他旁邊的擲頭，顯得很不放心的樣子，好像怕一個不留神就會有誰把這孩子搶走。他仔仔細細跟二少爺談起了擲頭的病，一

面不住地歎着氣，他竟把這位侄兒當做一個醫生——彷彿這趟拜訪專門是爲了診病來的。

他時不時溫和地叫着榔頭：

「榔頭，你把舌頭伸出來給二哥哥看看瞧。」

這孩子就儘量張大了嘴，吐出那條尖尖的舌子，裝鬼臉似地霎了霎眼。然後他忍不住笑的樣子撇過臉去，注意到了地板上的一隻螞蟻。等到大人們又談起他們的天來——他就偷偷地伸出了左腳去擋那隻蟲子的去路。他鞋子上沾滿着泥漿，叫地上印上了幾個濕印。

二少爺放心地透了一口氣：

「嗯。榔頭今兒個好多了。」

「不過鼻子還是塞着。……噴，唉！真急死人，真急死人！」十老爺一站起來就往門口走，一下子又打了回頭。他兩手反在屁股後面，手指着急地亂動着。「我一想起來就塞心！你看小科子！——也是一點個小毛

病，後來竟——竟——要是照拂得好好的，怎麼會壞事的嘍！」

十太太打廚房裏走出來。到上房裏拿着一包什麼東西又穿過廊子去。她身材很高。老是那麽一付乾得發黃的臉子。眉毛痛苦地皺着。那雙凹進去的眼睛可在閃着光，彷彿有一肚子怨氣結在那里的樣子。

那位姪少爺十分勉強的叫了她一聲，嗓子放得很低。他提防着什麼似地瞧着她走了過去，又用着提醒別人的眼色看着他叔叔。

『沒得良心的傢伙！』十老爺噙噙地嘟囔着。

『呃，呃，』唐啟昆說。『何必呢，何必呢。十娘不小心倒是真的。她不歡喜孩子。』這里他忽然着急起來，顯然有個很難想透的問題鑽出來了。『她到底——到底——唉，她到底給他吃了什麼東西，給擲頭？』

十娘大概常常在吃上面花了許多錢：鈔票一到她手裏就跌不住。日子越過越困難。可是他點起了一支烟，苦着臉勸十爺別消極。

『身體總是要緊的。我看你氣色不大好。』

『是嘍。』

『你可頭昏啊？』二少爺趕緊吐了一口烟問。

那個想了一想。右手貼着額頭，又摸摸太陽穴。他覺得腦袋的確有點電甸甸的。

『嗯，昏哩，』唐季樵失望地倒到了藤靠椅上。他歎着氣，傷心地瞧着榔頭。

唉，真是毫無意思！要是他死了——這些孩子怎麼過呢？

可是二少爺仍舊用那個老婆勢抽着烟。他那付不動神色的派頭——叫人相信他的辦法沒有錯兒。

『烟倒是收斂的，』他說。『十爺你怎不抽抽看。一天抽個一兩回，熬點個好菸子。烟館子裏沒得好東西，天天跑去也不方便。在家裏那就——唔，這個東西不能斷，天天吃點個才有效。』

他打量着十爺那張瘦臉，那付有點駝的身坯，他鼻邊勾起了兩條皺紋

看來他是心裏有什麼擔憂的事，可又不好說出來。他祇是往好的方面談：他一個同學自從抽上了那個，氣痛病就沒影子了，還發了胖。卜老先生那個癆病呢，也是的。於是他起勁地把臉轉向着十爺，耐心耐意敘述着卜老先生醫好癆病的經過。十爺雖然也知道這些事，可是未必像他這麼詳細。

十爺怕把事情看得太樂觀，過後就會叫自己失望。他輕輕地問：

「老卜不是吃童便吃好的麼？」

「噯！」二少爺叫。「我是曉得的，我——我差不多親眼望見的。童不童便不相干，他是多年痲疾。我是明白的：他全靠這個，這個——」

他拿大拇指門在嘴邊，小指翹着動了幾動。

「咳，原是的，」他閉了會兒嘴，又搖搖頭自言自語着。「什麼事都要你自己煩神，不滋補滋補怎麼得了嘍！反正大家不得過。你還比我好點個哩。我是——我真着急。娘老了，大嫂守了這麼多年寡，我總要叫她

過得舒服點個。家裏頭的開銷……唉，我不能夠刻苦她們。……呢，真的，何老六那個……怎麼不成呢？」

「他說他不想買田。」

「不想買田？」——他盯着十爺的臉，好像怕這位長輩跟何老六有什麼鬼算盤。

十爺可看着榔頭。時不時用手摸摸那孩子的額頭，又摸摸自己的。他自己皮膚有點發熱。十娘大概在廚房裏斬肉，工工工的連地板都震得發抖，他就覺得那把菜刀似乎一下下正斫着他的腦袋。

「斬得這樣響做什麼！」他耐不住地叫。「簡直不得讓我安神！我死了就好了！」

他左手貼到了胸脯上：他心頭也悶悶的很難受。看看窗子……外面的雨正織成一片玻璃絲似的簾子，把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擋住了。

不過他仍舊打起精神跟唐殿昆計議了一些正經事。他們猜測着那個何

老六到底是什麼用意。那位姪少爺可欠一欠身子去拿烟，趁勢把臉湊近，嗓子低得聽不見：

『小聲點個，小聲點個！要是十娘聽見了……』

猶疑地瞅了榔頭一眼，他這才慢吞吞告訴十爺：何雲蓀分明有錢，打算在鄉下置些田產。要不然——他到這塊來做什麼呢？

那個吃了一驚：什麼，這麼個老朋友也對他撒謊？

『不會吧，他？』

可是唐殿昆一連幾天都跟他談這件事。這位姪二少爺總是一兩點鐘光景來，用了同樣的手勢，同樣的語句，叫十爺相信這筆買賣還可以進行。

『他說不買田，不買田——不過是曉得我困難，要卡住我就是了。』

『怎麼呢？』

『他要煞田價，』二少爺把下巴斬鐵釘地一點。

唐季熊楞了一會兒。隨後氣忿忿地站起來，踏着很重的步子踱着。他

「我叫你不要動氣的嘛。」

這天姪少爺請十老爺去到了連九爺子的烟館裏。二少爺把這叫做「補元氣」。他自己也陪着躺在榻上，親手替十爺燒烟。

「我實在要到省城裏去，這塊事情又攪不好。」

唐啟昆對着自己的脚尖出神。嘴角上閃了閃微笑，歎了一口氣，又說：

「省城也是有那些個倒頭事，非親自去一趟不可。」

「東洋車公司的事啊？」十爺一直把黃包車叫做東洋車。

那個討厭這個名詞似地皺了皺眉，「唔」了一聲，拿籤子在盒子裏抹弄起來。可是他半路裏忽然停止了動作：

「呃，華幼亭那塊可有法子想嘍？借錢的話。」

聽見十爺苦了苦臉，他就趕緊改了口：

「我跟你再商量罷，再商量罷。你現在頭昏可好點個啦？」

叔太爺大模大樣地抽着烟，腮巴子一凹一凹的，很舒服的樣子。

彷彿這裏的舒服勁兒有一定的分量：十爺多了一分，他唐啟昆就少了一分。

他在肚子裏叫：

『真該死。』

臉莫明其妙地一幌，好像挨了一下嘴巴子似的。皮肉的確也有點發起熱來。

怎麼回事呢？——真是奇怪，他近幾年來竟老是在別人跟前陪小心，連對這位十爺也總是低聲下氣。這付小人該死的樣子簡直成了那個的——念頭在這裏頓了一頓。要把他自己來跟丁壽松打比，未免來得太過火了些。他手指在大腿上敲幾敲，裝出付想不出的樣子，跟他以前當印花局時候——談起什麼人來的派頭一樣，對自己吞吐着：

『那個丁——』

他五臟什麼的往下一沉。這感覺正像他做過的那些噩夢一樣——猛然

從一個老高老高的地下蹲下來，全身發一陣緊。於是他一下子想到了那些不吉祥的事情上去：他醒着既然有了那種夢裏的感覺，那他準會有一天從高處一失足——「吱嚨！」

那就什麼都完了蛋。完得精光。……

可是——他怎麼老要往這上面想呢？他拿起一支紙煙來抽着，用力地起了身，挺了挺肚子。他看不起地瞅了十爺一眼，在對面坑上躺了下來。他想到他這位叔叔一定會抽上這個玩意，心頭的疙疸也就平了點兒。他想起一般親戚本家說到十爺時候是怎麼一付臉嘴——

「唉，他什麼事都不懂。老實說，他有點獸。」

十爺在上一輩裏是頂小的一個。生下來的時候，老太爺老太太都跟得了一筆意外財產似的高興。他們什麼事都順着他，遷就他，生怕他使性子。他從小就手頭很鬆，動不動就拖這位二姪少爺陪他玩：

「二圓子，我們來搶開。一開一文錢。」

於是大太太推推二少爺：

『去噯，去噯，十爺喊你陪他玩哩。』

可是二少爺一開抽屜要拿錢去做賭本，大太太可又把嘴巴貼上兒子的耳朵：

『不要拿錢，不要拿錢。你跟十爺借就是。你說你沒得錢。』

那時候他們才祇八九歲。唐啟昆還記得十爺那付默相——右手出着牌，左手玩着自己的辮子。十爺對開子還不很認得熟，一輪到出牌的時候就先偏一偏腦袋看看，咕噥着：

『我望望聽——要一張什麼牌。出一張么五就是順子？』

『瞎說！什麼牌都配不起來。』

等到十爺放下牌一鬆手，二少爺就一把搶到自己跟前——

『哈哈，二三靠大六！』

有時候這位小叔爺使了性子：他不服輸。他搶着嚷着，叫屋子裏的人

都騷動起來。老太太對這些事有種特別的敏感，立刻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屋子，心疼地看看十爺，歎着氣。大家都把視線釘到了二少爺臉上——怪他不該惹叔叔生氣，可是誰也不敢開口：得罪了老太太不是玩意兒。

大太太可並不護自己的孩子：

「二圓子你作死！倒頭的小鬼！」

二少爺呢——怎麼也捨不得丟開這個玩意。反正全是十爺的本錢，輸的是別人的。贏了的可連本一把撈，帶回屋子裝進抽屜。於是他總是讓着點兒。一面他把他面前的制錢偷偷地放到自己袋裏，苦着臉聽着勝利了的十爺：

「他媽媽的我又輸了。……欠着你的！」

「噫，你欠我……噫，三——三——三十一。」

這位小叔叔祇要贏牌，錢不錢滿不在乎。末了他又抓了一把送到對面：

「哪，借給你做本。」

唐啟昆還記起那一次，他倆打書房裏逃出來，到廚房裏躲着賭錢。挨老師打的可祇有他二少爺一個人。可是他還老是跟十爺在一起。他想出許多新花樣來玩：叫十爺把泔水倒到茶壺裏，叫十爺罵五娘一聲『爛貨』——雖然他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名稱是什麼意思。

唉，那種日子過得真快活。

他跟那些叔叔們推牌九的時候，他跟十爺總是一同下注的。他推起莊來也是十爺掏一把錢給他做本。他一打後門溜到街上——就有些小鬼頭迎上來：

「二少爺！二少爺！」

街坊上把他當做太子看，替他做事，陪他玩『狀元紅』——二少爺把十爺那裏得來的錢又一串串輸給他們。

這一手——他自己也承認做得傻。一直到現在，想起來還有點不大自在。

『我太大方了，那個時候。』

接着他又埋怨自己：

『老想着這些個做什麼呢，如今！』

如今——他忽然記起了一件什麼禍害。五成着急，五成懊悔——把胸口塞得滿滿的。他覺得他用錢的手太鬆。他怎麼也得節省一下。他怎麼也得弄一筆錢來對付端午。於是他重新又跟十爺談到那些正經事。

『何雲蓀那傢伙狡猾得很。就是跟我談成了——也是還水救不得近火。華幼亭那塊一定要請你想下子法子哩。十爺，十爺，嗯？你不做保他是不放心的。』

十爺祇歎着氣，回答了這樣的話：

『好罷，我去試試看罷。不過我的景况也是！——上回子代你還了那筆錢——我真我真——唉！』

唐啟昆用牙齒輕輕地刮着舌子。他感到貼了本似的，怪自己不該對十

爺太恭敬。他憑他在官場裏混過一時的經驗，知道他實在做錯了點兒事。嗯，一個人客氣不得。你越對他多禮，他越不買賬。你一大聲大氣的，他倒乖乖地依順起來了。

晚上跟母親談起十爺的時候，他這就用了批評屬員的那種氣派，拿手掌很很地拍着桌沿：

「真該死！十爺這個樣子真不成話，真不成話！」

「怎幹，怎幹？」大太太全身都來了勁，湊過臉去逼緊着嗓子。「他又出了什麼玩意頭啊？」

兒子右手着急地搖了一搖：「不是！」又去敲他的桌沿：

「十爺太對我不起，十爺太對我不起！」

「五二子正在那里寫仿。那支『小大由之』的筆尖一給撥到紙上，她舌尖就頂出到嘴角裏。大人們的話她似乎全沒聽到。祇有在蘸墨的時候，她筆拖得很久，光閃閃的眼珠很快地轉動着瞟她爹幾下。」

那兩母子在那里奇怪着：怎麼連十老爺都不肯幫忙。大太太疑心到十太太。

『說不定是十娘搗的鬼。』

『十太太說爹爹不好，』五二子把筆臨空着，臉子稍爲側過點兒來。
『十太太說 嗯，』我們家那位二少爺呀——『嗯，』一沒有一句話靠得住的。』十太太說我們花了他家好多少錢。』

祖母眼睛看着爹爹一直沒動，這里把嘴唇一縮：

『你望望瞧！』

唐二少爺可滿不在手，有點嫌五二子多嘴似的：

『我曉得。』

他祇着急錢的事：要不攪什麼五六千塊來——那簡直不得了。他想要請母親再切實實跟十爺談一下。十爺向來承她老人家的照顧，向來怕她，聽她的話的。瞧着做娘的還盯着他，眼睛雲呀裏的，他知道她這還沒

打定主意。他決計要把他娘兒倆中間一點小事先說一說妥當。

『我其實是爲的娘：去年子公上當了你的首飾……不贖不行。十爺祇當是我爲私；他不懂得我，糊塗嘛。你去跟他講下子才談得通哩。』

大太太看看五二子。五二子可滿不在手地在聽着她的筆。她肚子裏許多心思不叫放到臉上來。那些首飾……她一直替祖母耽心着：照爹爹這樣子花錢法，這筆家私怎麼也贖不同的。

『怎麼爹爹要用這許多錢贖。一吃起飯來就是十幾塊。』

以前祖母在半夜裏把五二子喊醒來……跟她談過：將來她老人家這份私房準是這位孫女兒的。

『往後就是你的陪嫁。』

孫小姐可把臉子鑽進了被窩裏，叫大太太聽着這臊勁兒非常得意。於是祖孫倆小聲兒計算起來：在外面放着債的一共有五千多，存在威隆錢莊的有三千。這些數目連爹爹都不知道，都是舅公公經手拿去生利的。家裏

人知道的祇是這些首飾。

『並不是我連你爹爹都要瞞，』太太說。『的確是的，不能讓他曉得。你看，這些個首飾不是給他當掉了啊？幸虧老太太給我的那一箱——』

你爹爹不曉得。』

這孩子雖然打了個呵欠，可是一點睡意也沒有：

『不能讓爹爹曉得。一到了他手裏就沒得玩的了。』

可是今兒個——『不贖不行』。這句話也在她們耳邊响着，還感得到他嘴裏呵出來的熱氣。

老年人歎了一口氣，似乎覺得自己把兒子逼得太厲害——有點兒不大忍心，又好像耽心着許久的事情一下子解決了，叫她鬆了鬆勁。

二少爺一走出房門，五二子就放下筆，到房門口張張外面有什麼人沒有，悄悄地跑到太太身邊。

『爹爹那句話靠不靠得住呢？』

『賄總要賄的呀，』祖母很信得過的樣子。

孫女兒嘴角往下一彎，埋怨地斜了大太太一眼：

『嗯！』

這一手——她老人家可沒想到。她等着這孩子的下文，眼睛四周的肉都皺得堆起來，好像對着了刺眼的陽光。腦子裏忽然閃了一下那種不吉利的感覺：她希望啟昆這回不至於哄她，雖然他在她跟前向來沒一句話做到了的。

她不願意想到這上面去。也不願意對五二子提起。要不然——她就會覺得自己空盪盪的抓不到邊，會覺得這世界太可怕。

『連自己親生兒都靠不住啊？』

她在肚子裏答：不會的。

五二子這麼不相信她爹爹，她老人家想到這是一家人裏不應該的事。

於是她彷彿故意要撇開這些傷痛，把臉掉了開去：

『你爹爹待我倒是……』
那女孩子堵起嘴來：

『你望着罷！爹爹說的話——沒有一句算數的。』

十二

「沒有一個好人！」

唐啟昆一想到十爺就生氣。他自己一天比一天窘迫，彷彿就是十爺害的。他記起從前過過的那些好日子，像在心頭長了個瘤子那麼難受。

誰都知道他叔叔倆特別要好。早先太太跟二少爺簡直是替十爺當家，什麼事都替他把主意打得停停當當。

「十爺你真要小心哩，」唐啟昆伸出個食指，壓着嗓子告訴他。「你做人太老實，家裏人又這麼多。現在分了家——我祇怕你上人家的當。」
做叔叔的耽起心來：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大太太也插了嘴：小聲兒把二少爺那些話說了一遍。她認爲頂靠不住是五房裏——偷呀搶的什麼都來。

「如今不過才分家，就有這些個鬼鬼祟祟的事。將來五爺敗光了——」
「你這個樣子抽大烟還抽不窮啊？你望着罷，到那個時候他們一定欺侮你。」

於是二少爺出了個主意。他拍拍自己胸脯。

「有我！……我代你想法子！」

他叫十爺把分得的那些字畫——藏得他們大房手裏。大太太跟他都比他精明，誰也騙不去。十爺越想越可怕，再遲點兒就怕給搶了去似的，就在當天晚上，這兩叔侄把三口大箱子搬到這邊來了。

那時候十娘過門來還不到半年。身材比那位太太奶奶都要高一點。走起路來挺胸突肚地跨得很快。她不大開口——也許是因是新婚之後有點害

臊。一雙眼睛可顯得很懂事，瞅人一眼就彷彿要看別人的心事。

大太太很不喜歡她。

「十娘才好玩哩……長得這樣高法子，高得巧奇。鄉下女人倒有長得高的。一個太太長得像個金剛樣子，我還沒有看見過哩。」

娘兒倆都想不透……怎麼十爺會跟新娘子這樣要好。他差不多每天跌在屋子裏，兩口兒廝守一個整上午。他們扔骰子，搶開，吊天九。有時候還鬧出了十爺的傻笑。

二少爺總是頗着脚走到過道裏，反着兩隻手，側着腦袋聽着。他母親偷偷地拐過，揚揚眉毛張張嘴，表示問他什麼的時候，他祇抽出手來搖擺搖。

「呢不行！」——他們聽見十爺在嚷。「這一付是我的！」

跟手板壁那邊就透出一絲輕笑聲。

「你賴痞嘛。」

「十娘說十爺『賴痞』，二少爺貼着太太的耳朵告訴她。

太太一想到这里就發悶：

「怎幹十爺不發脾氣的嘆，她罵他『賴痞』？」

大房裏這兩母子靜靜地等着；他們巴望着那對新夫婦吵嘴打架。太太挺有把握地說：

「新造茅廳三日香。過晌時你看罷：有得吵哩。」

那兩口子那種親蜜勁兒逗得太太跟二少爺都不大舒服。十爺一有個新人上了門——就連嫂子姪兒都丟開了。十娘這個人是——哼，靠怕是靠不住的。將來她一替十爺當家，十爺就會跟他們疏遠，就再也不會像現在那麼相信他們了。

太太一聽見太太，就總得把下唇一披。

「看看瞧！——這付粗脚粗手的樣子」

她這就動手跟十爺談到一個人的品貌。她用着老嫂嫂那種關切的樣

子——告訴他一些千真萬確的道理。她眼皮下面打着皺，沒辦法地動着手指，耽心到十爺將來的命運。太太們長得太高總不是福相：她或者尅夫，或者犯夫星。這種女人總是不會生兒女的。

「這一着倒着實要防哩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

她到他們屋子裏去坐了一會。她驕傲地告訴十娘：「二少奶奶已經懷了六個月的喜。她用種真心照應人的神氣勸着她：頂好是快點生個兒子，好叫升了天的老太爺歡喜。」

等到聽說太太的有了孕，她老人家就跟那些姑太太們小聲兒說着：「十嫂也真是！她親家母●有三個月沒有來了哩：說是有喜了。你相信啊？看她那個樣子就不像。五嫂說：十嫂啊——哼，她有暗病！」

第二年十娘生了一個男的，那個啟良。誰都料不到那個女人那麼會

● 且厄立司說：以尾髮爲鬚心，寸寸爲半徑，畫一個圓則這圓裏面的東西，人們都

謊言。唐宋的女太太尤甚。說時則用許多代用語。如月經，則曰親家母。

生：差不多兩年一個。並且個個都很結實，一直到現在——祇死了一個小科子。

「真奇怪！」太太越想越不服氣。她這就把怒氣洩到二少奶奶身上：「二少爺一連讓她養了三個小孩——都壞掉了。」這賤貨！——帶孩子這個樣帶法子！她就看不得我有孫子！」

二少奶奶氣忿忿地回嘴：

「喂，你不怪你兒子——倒來怪我！你兒子生了一身不要臉的病，你不曉得啊？連我都過上了身，我一肚子怨氣正要找你們算賬哩！」

全家人都知道了這回事，這里那里時有些很難聽的話。就是以後二少奶奶丟下了兩個孩子死了，他們還認為就是那個毛病送的命。

「怪不得老二的孩子老長不大。如今這兩個——孩子往後還不曉得怎麼樣哩。」

這兩母子瞧着十娘那一窠蹦蹦跳跳的——孩子大聲吵着好像故意來挖

苦他們似的，他們就更加恨那位太太。他們看着自己帶病的孩子，就似乎覺得他們這種抱兒抱孫的運，是十房裏硬搶了去的：那邊生一個，這邊就死一個。

太太說：

「一個人要是在相上不招子息，偏偏有許多孩子的——那一定就是報應。不是壞東西投了胎，就是前世欠了債。」

那時候她老人家是老跟十爺談起十娘的相貌：

「你看她的眉毛。」

說了輕輕嘆一口氣，舌尖頂出嘴唇，好像叫自己別洩漏什麼似的。

十爺搔頭皮：

「怎麼呢，眉毛？」

「我本來不該派說的，」她躊躇了一會之後，自言自語地說。「不過我思想真不放心，唉。眉毛粗——脾氣就有點那個。你望望五嫂子瞧。那

雙眉毛。」

不錯。的確是的。十爺一下子沒了辦法：他想像到他家會出些什麼可怕的事。那麼又高又大，像五嫂子那麼潑辣起來——那簡直！這些他怎麼沒早點注意到呢？

啟昆二少爺也結結實實跟他討論了一次。

「十爺，並不是我在你跟前說十娘什麼。我是一片好心，我。」

這麼一開了頭，就長篇大段地說了開來。他叫十爺別多心：他們有天生的血統關係，他們天性就規定了他們要彼此關切，彼此幫忙的。十爺怎麼能夠信不過親人，倒去相信一個新進門來的人呢？——況且這個人個長得那麼高。

「我看——錢上面的事萬不能給十娘管。」

十爺的錢比別房裏多些。他分得他那份家產之外，還有老太爺的一些金條，一些玉器——都私下給了這個小兒子。這也是十爺自己對大嫂跟二

姪兒說出來的：他把什麼秘密都放心地告訴他們，雖然老太爺還對他囑咐過這些話：

『你對什麼人都不要說。你太忠厚，容易上當。我要給你這些個東西——也爲的你太忠厚。這些個你要好好藏起來，頂好是存到二姑媽那塊。』

可是二少爺斬釘截鐵地告訴十爺：

『不行！』

老太爺的遺教他們當然得依着去做，不過一個人總要有變通辦法。這里他打手勢來了一句『此一時也彼一時也』。現在二姑老太太家裏窮了下來，這就難保她老人家不挪用一下。

『還有——』二少爺很爲難地在嘴裏『噴』了一聲。『十娘——十娘曉不曉得這一筆貨？』

『我還沒告訴她哩。怎麼？』

做娃娃的透了一口氣：

『還好。』

那年唐季樵要到城裏去，他們叔姪倆就又商量了一回。二少爺出了一個很好的主意，叫十爺一天到晚提得高高的心放下來。這個辦法的確千穩萬妥。不過一想要到自己怎樣來動手，十爺又躊躇起來了。

『埋到花園裏——倒是保險的。不過叫哪個去埋呢？』

『怎麼，叫哪個去埋！』二少爺瞪着眼，壓着嗓子叫。兩個眼珠子分得很開，看來像個斜視眼。『當然自己來呀——你跟我。要給第三個人聽得就糟了。』

他們約好了時間，十爺就一直心跳着。他從小長到這麼二十幾歲——從沒有冒過這樣的險。等全家哪一房都睡覺了，他摸手摸腳走出自己的房門的時候，他膝髁子顫得發了軟。牙齒沒命地敲着，連話都說不上。

『慢慢……等下子……』

二少爺可很沉着，警告地觸一下他的胳膊。兩個人手裏拿着那五六包東西溜到了花園裏，二少爺這才有機會埋怨他。

「你怎麼這個樣子不小心，嘍呀嘍的。」

顛巍巍的十爺一個音都吐不出來。那幾包重甸甸的把他累壞了。

天上一些星星……像遠處的燈火似的閃爍着，像一些鬼頭鬼腦的眼睛……偷偷張望着他們幹什麼勾當。園子裏黑得巴了起來，叫人再也不想像不起白天是個什麼樣子，簡直不相信這天地間還有個太陽。祇有偶然低下身子去，一些樹就高起來——給濃膩膩的天色襯出一個模糊的黑影。

他們身上一陣陣的冷，感得到露水浸到了他們臉上，他們手上。

十爺害怕地拖着二少爺的袖子。他那顆心簡直會跳出嘴裏來。他不順氣地說：

「我一定會生病，我一定會生病。……」

四面靜得不像是人的世界。聽着自己的脚步子——十爺老覺得後面有

誰跟着他。一回頭——一片沒邊沒際的黑。他打了個冷噤。可是前面那個金魚池發着亮，顏色是慘白的，逗得他聯想到死人的眼睛。忽然好像什麼人扔了石子進去——咚！十爺全身一震，腿子軟得溜了幾步，幾乎跌了一交。

祇有二少爺那堅定的聲音叫他得了救：

『來！』

他領他穿過彎彎曲曲的路，繞過那座堆起來的石山。二少爺什麼都有個計算，正像他自己拍拍胸脯講過的——

『莫慌！我有成竹在胸，我！』

於是他加緊了步子，毅然決然往前走，祇不過把腳顛起點兒就是了。

然後他兩手做了一種動作，『擦』的一聲——四面陡地發出紅黯黯的光來。

嗯，他倒帶來了洋火。還有一支短短的洋蜡。總而言之他一切都安排得周周到到，不用做叔叔的操一點點兒心。

那位長輩胆大了些：對着亮光，對着這麼一位靠得住的姪少爺，他覺得世界上的事都有辦法了。這就帶着商量的口氣問：

「埋在哪塊呢？……這里，怎樣？」

他們快走到牆邊了。可是二少爺忽然頓了頓步子，靜聽了一會。外面有人在走，響着沉重的梆子聲。那帶嘎的叫聲似乎飄到了天上——才又悠悠地蕩過了牆來的：

「小心——火燭！」

「這倒頂的更夫！」十爺嘟囔着，把冰冷的手指貼到了胸脯上。

唉，這些個事情真麻煩。要是老太爺不給他這些金條，這些玉器，他也就不用着這麼提心吊胆。現在他們可還有一部大手腳沒做完：一想到那上面——他腦子裏就一陣昏。再也不想不上怎麼掘土，怎麼把那些玩意放下

去。不錯，他們還得再把土蓋上去。

一陣冷氣打脊背上流了下去，那燭光沒命地晃着，閃動着燭心上的青色的火焰。他們的影子竟變成了活人，很不安地在那里搖動，彷彿拼命要打他們腳底下脫開。叔姪倆的臉上給映得一會兒青，一會兒紅。

唐季樵使勁咬着牙。他恨不得一脚就逃到屋子裏去，一面叫賣——

『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！』

然而不行。啟昆連鋤頭都預備好了——在白天就擱在那個亭子裏的。這位姪少爺替他的財寶照顧得這麼周到，簡直叫他自己有點慚愧。一個人怎麼竟想要丟掉這些麻布包不管呢——光祇這五十條黃閃閃的東西就有五十幾兩。誰都在嫉妬他，誰都想要從他身上打主意。

他打了個糊里糊塗的手勢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。肚子裏忽然閃了一下很隱秘的抱歉心情：得先前他那種念頭——有點對不起去世的老太爺，也對不起眼前這位姪少爺。

『這件事總會要做完的，』他橫了橫心對自己說。

什麼天大的難事都會過去的。他小時候一提到背書就怕，耽心第二天一早會挨打，可是這個難關到底也自然而然的過去了。他怕五嫂跟老太太瞎鬧，怕不知什麼角落裏流來的難民搶到道鎮上，怕發大水，怕鬼，怕吃藥：這些——你索性死閉住眼睛，咬緊着牙，等過了這個時辰，於是什麼又照平常一樣。並且——

『今晚算不得什麼難事……包給他做就是了。……』

那個可指揮他起來：

『十爺，你快把那個鋤頭拿給我！』

十爺不敢正眼看亭子那邊，祇很快地瞟了一眼。他打了個寒噤。他小聲試探着說：

『就不要用鋤頭罷。』

茫然地看着姪兒的臉，一會兒他又加了一句：

『用手——可行啊？』

『你真是！』二少爺一轉身就往亭那邊走，洋燭火燄一幌——拖成了平的，火尖子掃到了二少爺胸襟上。

後面——緊緊地跟着十爺。他不敢一個人站在那黑地裏。

十幾秒鐘之後，他們動手掘起土來了。

踏點是打那棵老槐樹往東北跨三步——那塊太湖石的旁邊。這個原來也有個講究。

『我算好了的，』正經事一做完了，二少爺就搓搓手解釋給他聽。

『今兒個是個好日子，又可以動土。我呢——不代人幫忙則已，代人幫忙總是處處都顧到。我生來的脾氣就這個樣子。這個方向也是個好方向：

這塊財旺，我研究過的。……唉，我真累死了。要不是爲的你——唉，真累！……你可不能跟旁的人說哦，留神點個！』

唐季樵感動地透了一口長氣。走開花園的時候他緊緊抓住二少爺的膀

子，喃喃地說着：

「唉，祇有你待我這樣子好……你待我真好……」

假如沒有個啟昆——他這位十老爺就會不知道要怎樣過活，怎樣做人。他跟這個姪兒怎麼也分不開：他們可以共患難，共富貴。這麼一個大家裏，除開了去世的太太老太爺，另外還有這麼體貼他，幫助他，這是誰也想不到的。

「我可以分一半家私給他，」他打着主意，一面耽心着啟昆怕會拒絕，啾一眼那個的臉色。「金條一人一半。還有玉器骨董。……」

等到二少爺一吹滅了燭火，他又覺得身子掉到了冷水裏。眼前前老有個五顏六色的東西在幌着，就連星星也看不見，祇是感到前面有什麼鬼怪在等着他似的。一直回到屋子裏，睡上了床，他還全身發軟，彷彿一絲絲的肌肉都分散了，拆開了。

「嗨，我再也不來了！」

花園裏那些景象跟夢一樣叫他糊塗；他簡直不相信他自己也在場。他對二少爺那種胆量，那種能幹法子——竟起了一種敬意，彷彿他在一個神道跟前似的。他閉了會兒眼又張開，忽然又起一件叫他耽心的事。

「將來怎麼擺出來法呢？」他對自己念着。「會不會再要來這一套呢？……噴，唉，怎麼擺出來法呢？」

可是在他出門到城裏去的第三天——也是這麼一個滿天星的半夜裏，他二少爺把他耽心的事辦妥了。

進行得很快當。二少爺輕輕巧巧走出房門，二少奶奶坐在床上等他。那時候二少奶奶還沒有死，雖然正在坐月子，這件事可叫她興奮得撐起了勁來。她照着做婆的做丈夫的教給她的那些方法，把小孩子推醒——讓他哭着叫人聽不見二少爺的腳步聲。

從這天起，大房裏的箱子裏多了五六個麻布袋。

這些現在想起來，差不多是前一輩子的事了。不過二少爺指頭上還感

得到那些東西的冷氣，彷彿牠們還留在他手上。心裏可空蕩蕩的，像早年記起他的孩子一樣——好容易生一個，又壞一個。

『要是留到現在——』他怨聲怨氣地說，『唉，如今也不會這樣法子。』

他不大記得起那些玩意是怎麼花掉的。大概他到北京進法政講習所的時候，在前門外花得有個樣子。噲，真是誰叫自己那樣歡的噯！——跟同學們聽戲，吃正陽樓，花的全是他的。連逛班子也是他掏的腰包。

『算我的！』他動不動就拍拍胸脯這麼叫，接着用長官對屬員的派頭看看他的同學們。『看今兒個晚上怎麼個玩法，你們說！』

大家謹慎慎對他提供一些意見，帶着挺認真的臉色跟他談着，彷彿他們都在實習——預備畢了業好去到什麼顧問機關裏服務似的。末了總是那矮子——他們把他看做唐啟昆的國務總理的那個，站起來幌着手，斬斷了那些亂嘈嘈的話聲：

「我們還是讓老唐來帶領罷；唯老唐的馬首是瞻。我們都聽從，不管他怎麼辦。我們絕不的捧場！」

有些人拍起手來。其餘的喝着采，這里還響起了那個老下的嗓子：

「咳，好！……好哇！……咳！」

唐啟昆還記得老卡頸子上突出的青筋，臉發了紫，一本正經地叫着，似乎在苦心學習什麼。據老下說起來——要想在北京謀活動的，總得會這一手。他還莊嚴着臉色告訴過別人：

「國會裏有誰演說，那些議員贊成的——祇喝着采，不拍手。叫得挺熱鬧。」

「那時候真有點個意思，」唐啟昆想着，閃了一下微笑。接着深深呼吸了一次。他要記一記那些班子裏的熱鬧勁兒，那些姑娘的名字，可是糊成了一片。祇有花出去的錢他還有點數目。

「真傻！」——因為想到了在北京的事，就連對自己說話也不知不覺

調上了京腔。『一年要花四五千！——嗨，四五千！』

可是他又對自己辯解着：一個人在青年時候應該有點豪興。他也並不是不懂事，那時候。他每天回到公寓裏總是有點懊悔的——

『又是兩百多！——我怎麼要到班子裏打牌呢！』

他抽着老砲台，對燈光發着楞。隨後他細細地記上這筆賬。臉上總是有點發熱，覺得自己做過了什麼虧心事。上了床之後他對自己下了個結論：他這些同學全靠不住。他們措他的油，帶他去幹那些荒唐勾當。

真可惡！一個個都是小人樣子！還有那個老卜——簡直俗不可耐。

於是他打了個呵欠，打定主意——從明天起就不跟他們來往。真是的，他自己也得想一想。這幾年不比從前：現在分了家，花的並不是公上的。這怎麼行呢，一出手就是幾百！

第二天他什麼事都精明起來。嗯，這個夥計靠不住；六個銅子花生米祇這麼一點兒！

『夥計你不要走！』他叫。『呃，你買了六銅子花生米麼，的確是個銅子兒麼？……哼，你當我不知道……』

出門叫洋車的時候他總得冒火：

『什麼，要四十枚！——放你娘的狗屁！』

他很快地往前面走，連頭也不回。洋車夫可老跟着他，開玩笑似的——三十五枚吧，三十枚吧。他們祇要逼他多花幾個銅錢。他們老卡着價，叫他老這麼走着。

『混蛋！』他咬着牙罵。

這時候大概是九月裏，他記得。那件大衣壓在身上重甸甸的。太陽有氣沒力地透着黃色，把這個京城照得非常慘澹。時不時有陣風捲過來，路上的灰土就站了起來，陀螺似的直打旋。

他拿手絹堵住鼻子嘴。可是呼吸不靈便，更加吃力得喘不過氣。可是他一直沒理會那些車夫：他怕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性子——一個不留神會跟

那些粗人打架。牙齒老是咬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四面瞧——實在想要找巡警來替他出氣。也許是因為他太憤怒，腰子竟有點發軟。

那些車夫可還滿不在乎地在那里嚷哩——

『二十八枚吧！』

該死的傢伙！——多賺了這幾個子兒就發了財麼！

一個勁兒走了小半里，到底作成了這筆買賣，二十六枚。車夫一拔腿跑了起來——唐啟昆又覺得自己做了冤大頭。真是該死！——走了這麼一大截子還是二十六！

爲着要報復一下。他不住地在車上頓着腳，催別人快點兒跑。他老是罵着，還干涉車子走的路線。

『你這個混蛋！——怎麼不一直走！』

他老實想要叫那個車夫多繞些遠路。

『唉，到底省了幾個錢，』他安慰着自己。『真的，不省點個用真不

行。」

可是到了四五點鐘光景，他一個人在公寓裏孤寂起來。他拿起晚報來又丟掉，走到房門口又打回頭。他碰到了一個頂難解決的麻煩問題：

『今天到哪塊去吃晚飯呢？』

他想到了那些小飯館——老是白菜！老是炒肉絲兒加榨菜！一個人可也得吃上什麼毛半錢，每個月的伙食就是九隻洋！祇有吃麵上算些，可是他把下唇一披：該死，怎麼好好的一個人要吃麵當他的腹！

『麵不過是點心，』他對別人說過。『祇有夸子才不吃飯：中飯也是麵，晚飯也是麵，所以就變得這樣蠻法子。』

胸脯一挺，他又毅然地加一句：

『我呢——我是一定要吃飯的！』

現在他可感到十二分爲難。他埋怨北京的飯食太貴。

照例在這個當口——他的幾個同學轟進門來了：

「今天怎樣？去溜躑躑吧？」

唐啟昆沒聲沒息地透了一口氣：他這個難關倒給他們衝過了。不過他臉色仍舊很難看，身子也躺在椅上沒有動，自暴自棄地答：

「我不去！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那位老下總是在這時候插嘴，認認真真說起大道理來，並且總是預先乾咳一聲。

「我們學法政的——咳，將來當然是在政界活動。所以應酬的學問倒是挺要緊的：我們這麼着——倒是學了真正的學問。」

大家都看着唐啟昆懶洋洋地站起身，懶洋洋地打箱子裏掏出一疊鈔票，他們臉上的肌肉就一絲絲放鬆，眉毛眼睛也飛了起來。於是他們由唐啟昆帶頭着——到班子裏喝着酒，打着牌。

第二天上午唐啟昆打前門外回來，跟洋車夫吵了嘴之後，他覺得他面

前開了一條路——一條熟路，他常常走的。他記起了他的十爺。

「一個人怎麼能夠不用錢呢？」他想。「就是祇要會想法子。」

這祇有十爺那里打得通。

十爺總是相信他的。那年年假他回到柳鎮，他叔姪倆就在十爺屋子裏小聲兒談着。棉門帘放下來，窗簾子也封得嚴嚴的。他們把十娘支開，還不住地四面瞧瞧——怕有什麼歹人聽了去。

「真的呀？」十爺叫。「怎麼會這樣大的利息呢？」

「小聲點個！小聲點個！」

做姪兒的側着腦袋靜聽了一會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：

「怎麼不會有這樣大的利息呢。北邊的皮貨才便宜哩，祇要我們有本錢販了來，一轉手——就是個對開。」

那位長輩站起來，踱了幾步，歎着氣，彷彿嫌利息太大的樣子。他想了做生意的麻煩，又想到怕會賠本。一面又莫明其妙地有點着急，似乎

有什麼鬼神在催逼着他，叫他趕快動手——遲一點兒就會給別人賺去了。

老半天他才迸出了一句話：

「好是好。不過這個生意——這個生意……做起來才煩神哩。」

「嘖，嘔！」

這里唐啟昆挺到了他跟前，兩片嘴唇很有把握地緊閉着，叫人看一眼前，什麼也不用耽心。隨後他伸出五個指頭來計算着，視線老釘着十爺的眼睛，聲音可放得低低的。他主張湊四萬塊錢先下手做牠一筆。

「連你一共五個人。一個人八千。本來有個山東人要跟我们合股，我們不要他來。我早就想到你，不過信上不好寫——要是給人家曉得了不是玩意賬。」

於是這回——十爺帶着萬分感激的臉色交給二少爺四千。這位姪少爺永遠是照應他的：

「你千萬不要說給人家聽。人家一曉得了就要搶着來做這筆生意，

那——才糟哩。」

「唔，唔，」十爺機警地點着頭。「等你到了北京我再寄四下給你。要添本錢的話——再加。」

當年十爺就有這派大方。後來二少爺寫信告訴他生意貼了本，欠了債，他還又寄了三千多塊錢去。

有時候唐啟昆忽然有種怪念頭一閃，似乎有點不安的樣子——覺得自己到十爺做得太那個了些。可是一會他就想開了：

「十爺是——反正不在乎。」

然而近來——

「哼！」二少爺恨恨地，鼻孔裏響了一聲，把骨牌一推，捧着腦袋沉思了起來。

整個屋子靜悄悄的，叫他有種淒涼的感覺。外面似乎有沙沙的雨聲，抬起頭來一仔細聽——可仍舊是一片寂靜。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丟棄了他，

誰也不理他。於是那種從來摸都不敢去摸到的念頭——在他心裏長了出來，像一根釘那麼塞在裏面。他頂感到自己會要遭到什麼不幸。

瞧瞧自己的影子，連自己也有點害怕。他總覺得這里不是他的家。他祇有在對江省城裏——他能夠找到一點兒安慰。那塊有個人真心愛着他，等着他去。

「唉，我真要待她好點個，」他想。「她如今恐怕正在泡京江鑄給小龍子吃哩。」

什麼地方響起了幽幽的腳步子：聽來彷彿是在老遠的什麼高處，又彷彿就是他身邊。接着還聽見輕輕咳了一下，像是打一個響子裏發出來的。

「哪個呢？」他模糊地想着。「靠哪個——替我——替我——我該相信哪個呢？」

這簡直是一個好兆頭——丁壽松在門口探頭探腦地要鑽進來。

二少爺眯着眼瞧着他，腔調再柔和沒有：

「你還沒有睡？」

那個吃了一驚。他本來打算挨罵的，二少爺這麼一客氣，他反而把身縮了攏去。舌子也變得結里結巴——不知道要怎麼回話才好了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二少爺在這塊養神啊？……」

十四

一星期之後的一個上午，唐啟昆坐上自己的車子到了家去。

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種義務：隔不了一兩天就得到那邊去給大嫂請一次安。可是他一想到丁家那些冰冷的臉孔，愛理不愛的勁兒，他心就一沉。胸脯給繃得很難受，恨不得要發一下脾氣。於是——小侯把褲帶記緊一下，睜他一眼的時候，他認為這分明是問他到哪里去，明明知道却偏要問！

他噴着唾沫星子叫：

『到丁家！』

狠狠地把自己屁股往車墊上一頓，嚶嚶着罵了幾句。小侯可一點也不理會就跨起大步子來；腳板差不多敲到了車板下面，然後又重重地踏到石板上，想要把這條路踏碎似的。

迎面兜着風，二少爺臉上涼沁沁的覺得很舒服。他打了個膈兒又嚥下那口酸水。

『大嫂怎麼總不家來呢？』

心裏分明知道別人在跟他賭氣，可是他要叫自己別儘在不幸的方面着想，故意這麼問着自己。可是他全身的皮肉都發了一陣緊。他感到就有一陣大風大雨會臨到他頭上來，如今可連整個世界都靜悄悄的：越靜越叫人害怕。

大嫂在等着文楓回來。那位大人物一到家——那些姓丁的就得全夥兒來對付他唐啟昆。這里親戚朋友都會站在他們那邊，說不定連十爺也——
嗨，真該死！

『丁老大怎麼不早點個來的嘍？』他煩躁地想。他莫明其妙的希望這件早點兒發生：他似乎覺得——不管要鬧什麼大亂子，總比現在這樣好過些。

可是丁文侃一下子還不能回家，丁家接到了他一個電報。

小鳳子吃驚地嚷：

『史部長腦充血！哥哥不能家來：要照應哩。』

『什麼？』老太太眯着眼，遠遠地張望着她手裏那張紙。『什麼充血？』

她們擁到了小鳳子跟前。幾個腦袋簇成了一堆。誰也沒理會唐二少爺。

老太太出神地想着，嘴裏反復着，硬要研究出來才甘心的樣子：

『這是個什麼毛病呢？這是個什麼毛病呢？』

唐啟昆站了起來，顛了顛腳，好像就看出了道理來似的：

「腦充血？腦充血就是那個呀，就是中風。」

他畏縮地瞅了芳姑太一眼。

那個可沒了主意，自言自語地：

「中風。……要不要叫了告訴爹爹？……」

「去告訴爹爹做什麼！」她妹妹很快地說。「找他家來祇是空着急。」

隨後她們娘兒三個都靜了下來，連呼吸都彼此聽得見。有時候她們悄悄地抬起了眼睛，可是一碰到別人的視線，就馬上移了開去，彷彿要把對面眼睛裏流出來不幸消息退回去似的。

老太太用很慢的動作坐下來。那雙剃腳刀似的眉毛輕輕皺着。她想不透：怎麼這個什麼充血就是中風。要是真的話，她倒可以在老太太爺那本賬簿裏查出那個藥方子來。不過文價電報上打得太不清楚。

「他到底有沒有蹣一交呢——那個那個史部長？」

可是她沒問出口來。在這裏要發出一聲，要說一句話——都不合時宜。她祇試探地瞟一眼小鳳子。

小鳳子在那裏儘量看着電報，嘴抿得像一顆櫻桃。她雖然恨她哥哥小器，祇顧着嫂嫂不顧家，可是這上面幾個紫色鉛筆寫的字——一個個跳到她眼睛裏，叫她腦袋發漲。要是史部長竟死了，哥哥掉了差使呢？

她輕輕地抽了一口氣。她記起從前那些日子。她脊背流過一陣冷氣，彷彿她已經聽見後面有人嘖嘖咕咕笑她那件袍子寒儉相。

三嫂屋子裏又滾着開水似的，一串不斷地念經，聲音又平又低，顯然她什麼事也不問，什麼壞消息也不聽，祇顧在她房裏做自己的功課。這逗得小鳳子很生氣：別人這麼平靜，引起她的嫉妬來了。

「簡直不像人！」她眉床一聳，額頭上畫的兩條眉毛就懶洋洋地動了一下。「哼，看她有好日過！」

她姐姐眼睛對着那張紅木桌子：

「唉，碰她罷。」

現在唐老二變得自在了些。她挨到了小鳳子身邊，深深吸了一口她發散出來的淡淡粉香。跟她眼對眼打了個照面，他索性拿起那份電報來。他看了正面，又看看反面。然後挺有把握地坐下，左腿攔上右腿：

「我看——沒得事。史胖子常常中風，中慣了風的才不怕哩。就是他這回死了！」他停停嘴看她們一眼，「我看是——文侃倒會要升官。我說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老太太閒話似地對他抬了抬臉，他馬上挺挺肚子，詳細細細說了開來。他自己也做過官，那些規矩他很明白。兩隻手擱在桌沿上，臉子往前面伸點兒，把嗓子壓低了些：好像他告訴老太太的是一件什麼非常秘密的事。他認爲一個機關裏死一個大官倒是好消息：空出那個位置來好讓別人升上去。這回就說不定次長升部長，秘書長升次長。

「秘書長升次長倒是容易的：都是簡任官。」

他瞟了小鳳子一眼，乾咳了一聲。他覺得小鳳子在瞷着他，在注意着他，於是他又關切地加了一句：

『你老人家急什麼呢。我看——一個人好運一來，擋都擋不住。』

芳姑太太下唇一披

『哼，說得真好！』

唐啟昆裝做沒聽見，很鎮靜的樣子點上一支烟。他好像給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催着推着叫他走，他又覺得這時候告辭不大合式。他似乎在等着什麼。他希望他能夠碰見文侯老三……他們全家祇有這位三老爺跟他有話說。可是一想到那個一天到晚沒一句正經話，祇是跟他瞎開玩笑，他又打了個寒噤。

不過在這個當口，他無論如何該找點話頭出來。他不妨跟她們談談官場，談談文侃。

然而大嫂叫了起來：

『溫嫂子，溫嫂子！叫人去接祝壽子啊！』

隨後她們一個個走了開去。

『該死！』他在嗓子裏罵着。念頭一下子又觸到了大嫂身上，他就感到有個什麼千來斤重的東西要他去掀開，要他去推走牠似的。

『一定要勸她家去。成什麼話嘍！——人是唐家的人，老住在娘家不肯走！』

他站起來。他要告訴大嫂——他看來世界什麼東西都不要緊，都不值得什麼，祇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嫂嫂。他一帶子祇是替這兩個人打算。唉，祇要她們兩個人過得舒服，就是他做人的目的。

『做人總該有個目的。』——他可以這麼措詞。

可是——噯，怎麼老住在娘家不肯回去呢？別人一定會議論他，一定會造出許多是非來。這個罪名他可担不了。他祇要做大嫂的同唐家。祇要做到這一點。他什麼條件都可以答允。

他歎一口氣走出來。全身都不自在，心也似乎在那里發抖，好像一個新兵要上火線似的。

唉，在這個地方講這種話可不大合式。這是丁家；她幫腔的人太多。又回到了廳上。他頭低着，一步一步在方磚上躡着。一退到了這里，他重新又壯起胆來：還是去談判一下的好。他實在應該掙扎一掙扎：祇要把她勸回了家就什麼事都容易對付得多。

腿子可還在躡着。步子踏得很勻；右腳踏第一塊磚，左腳踹第二塊。於是他打定了主意：他決計這麼一步步踏到對面牆跟前。要是最後一塊磚是左腳踹着的，那他一定！——他今天就要把這件事辦到。要不巧是右腳呢——拉倒。

躡到一半，他偷偷地計算了一下。

正是左腳！

他停了步子着起慌來。現在他不得不親切點兒去想像一下——要真的

談起來是怎麼個情形。說不定他會拍一鼻子灰。說不定丁家的人會當面給他一個下不去，不管你是少爺也好老爺也好。

「混蛋嘛！」他瞪着眼。「怎麼叫我去談呢！——我是孤立無援的。」

隨後他到老太爺書房裏張望了一下，又遁到後進院子裏去。他捫着嘴顯得很勇敢的樣子，好像要對誰表示他敢做那件事似的。

聽得見她們娘兒三個在唧唧咕咕——準是在耿心文的官運。他隱秘地閃了一下微笑。據他看來吏部長的病怕不得好，於是丁文佩的政治生活也就完了蛋。真是的，他倒要注意報紙看。

「這幾天簡直忙得我——真該死，連報都沒有工夫看！」

丁文佩要是丟了官，再到哪塊去混差使呢？唐啟昆拚命去想像一些以後丁家裏的情形：他拿這種念頭——來對剛才預想的一鼻子灰給一個報復。一面他又對自己解釋：先前跟她談丁文佩升官的那些——噫，全是哄

她們玩的。

於是他勝利地咳了一。

「咳哼！老太爺要什麼時候才家來？」

「快了吧，」老太太扁着嗓子答。

「那——那——我不等他了。他家來了，代我向他們請安。」

十五

屋子裏的娘兒三個——給唐老二驚動了一下，就噤住了聲。一直到那位客人走了，她們的談話就像一塊石頭突然掉到了水裏似的，再也揀不起來了。她們覺得煞風景，可是她們故意維持着這種有點兒僵的局面，彷彿要拿這個來加深對唐老二的憎恨。

老太太把腿子掛在牀上，兩腳離地半尺來高——重甸甸地盪了幾盪。她用種挺小心的聲氣叫小小高來裝水烟袋，一面儘回想唐老二那付有把握的臉相：她努力叫自己相信他的話對。

「他說的道理倒是不錯的，」她復內行地有斷着，把口形裝得委實一

個『〇』字音的樣子——去門上水烟袋。『政府的規矩向來就是這個樣子，』她想了想，似乎要勾出她早年的什麼回憶來，『嚶，的確，憑他的才具——真的要升下子才行哩。不錯，還有他的——他的——他辦事那個樣子認真。』

她歎一口氣，兩道烟打鼻孔噴了出來。芳姑太可退了一步，拿手絹揮揮衣襟，還擺出一付滿不願意的臉色。

做娘的垂下了視線。她忽然感到她做了一樁什麼對不起女兒的事：這麼一個唐老二——她也去相信他的話！芳姑太說不定在生她母親的氣。做什麼呢——一點個小事情也生氣？這位姑太太自從出門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，可是別人還拿這些來傷她身體。

她五成爲了要安慰這大女兒，五成爲了替自己補過，她對芳姑太抬起眼睛來：

『這樣子好不好？——找梁太太來摸十六圈：陪你。怎幹？』

小鳳子在唐啟昆走的時候，掀開窗櫺往外面張望了一下。嘴裏咕噥：

「這倒頭的東西！」

不過心裏總有點兒什麼攪得她不大平靜。她有種奇怪的想法：她覺得唐老二常常跑來——不是爲的姐姐，也不是爲的爹爹媽媽。那個男子漢死了老婆，幾年來都打着單。他身上發散着那種三四十歲的爺們常有的氣味——肥皂不像肥皂，油垢不像油垢，祇要你一聞到，就似乎感得到他內部有種什麼念頭在那里發酵。

「討厭鬼！」

一罵着這句話，她那張血紅的嘴就一堵。

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她總感到騎在一個軟綿綿的溫暖地方似的。她隱隱地覺得她身份比家裏什麼人都不同了點兒，有時候當着那位客人的面，她故意裝出一付冷漠的樣子，把那張瓜子形的臉抬起些，哼兒哈的不怎麼理會，一面趁人不注意的當口瞟別人一眼。

她想像着她可以把那個男人隨便使喚；她覺得這是一樁很稱心的事，不過她一直沒這麼做過。她一直讓自己站得高高的。可是那位客人一顯出了胆小，不敢想法子去親近她，她就生起氣來，好像人家該做到的事沒給辦到似的。

『混蛋！——他走了！』她臉有點發紅，尖着嗓子嚷。『人家好意要摸撲牌，他倒走了！這個樣子倒也好；不然的話——哼，那付賊頭賊腦的樣子真犯嫌！老是朝人家看——一股頑皮涎臉相！……下回子我要不許他上我們的門！』

似乎爲着要加強她這樣自信，她又壓着聲音叫：

『真犯嫌！真犯嫌！真犯嫌！』

隨後她索性放任了他，祇顧做她自己每天的功課去了：她叫小高端一張椅子放在廊子上，照平常那樣拿起標點本的紅樓夢來；永遠是第一冊。

這時候做娘的就用着幾年來的老笑法，用着幾年來的老口氣，扁着

噪子跟芳姑太取笑她：

「你望望你這個好妹子瞧！——這倒頭的丫頭！這些個書人家裏哪個作與看的嘍；紅樓夢總是偷着看，生怕給人家曉得，要是給人望見簡直不得了。這倒頭的丫頭倒——噫，大方得很哩！——坐在廊子上看！」

「該派的嘛，」小鳳子搶着答，拚命忍住了笑。

溫嫂子可在旁邊笑得喘不過氣來。然後往門框上一靠，摸着胸脯來調理自己的呼吸。嘴裏不住地哀求別人別再往下說，不然的話她真的會倒下地去。

那位老太太於是把人家早就知道了的那件事又報告一遍，並且照例是有條有理地從頭講起：

「都是她哥哥說：他叫她看小說子的。那天子是這個樣子的：我跟小鳳子到梁家去，後來上街買襪子。小鳳子是——不是絲的就不穿：她揀了好一陣子，不得個主意。倒是梁太太代她揀了一種花式：青蓮的顏色，倒

不大深。買了。一家來學家兩位繞太太來了，玩了八圍牌。到晚上老太太就說要買一本什麼書的，才好哩，價錢倒不貴。第二天就買囉。文侃就說：小鳳子也要看點書才行哩，看看小說子也好。……」

芳姑太耐心着一直等母親說完。可是嘴巴不自然地動着，不知道要怎麼下斷語。

全家祇有她還滴溜着那封電報的事。上床睡了之後，她仔仔細細把唐老二嘴裏的官場規矩，了一遍。她輕輕敲敲板壁：

「姆媽，姆媽。……那塊恐怕是有這個規矩的。」

「什麼地方的規矩？」

「我說哥哥。」

「當然囉。」

老太太怕女兒怪她太相信唐老二的話，又小聲兒說：

「不過唐老二——他的話靠不靠得住還不曉得哩。」

三太太房裏飄出了哼聲。文侯今晚大概又不回來，祇讓他那小孩子哭着，像沒有了父親似的。那個做娘的的嗓子發了抖，說不定在淌着眼淚。她似乎並沒顧到——她不能哄她孩子睡覺，不能逗得她孩子安靜。她祇是替她自己掙扎：掙扎得沒了力氣，不期然而然地哼出她心底裏的一些什麼東西來。

芳姑太靜靜地聽着，忽然覺得這麼苦苦哼着的是自己。她兩腿攔在冰上的樣子，冷得發了一陣麻。於是她把耳朵緊緊貼在枕頭上。好像滑到了一個深坑邊沿上又猛的轉了身似的，她大聲說：

『那句話是對的，那句話是對的！唐老二一輩子祇有這一句話靠得住。』

那封電報老實是個喜訊，不然文侯不會憑空花錢來打這麼一個電報。她提心吊胆地把臉抬起點兒——聽聽三太太那邊的響動，彷彿窺探什麼可怕的人在不在那裏伏着。

隔壁小鳳子尖聲嚷了起來：

「三嫂子你做好事行不行！——大家都睡了，你還吵得人家不安神！」

這就祇剩了小孩子那有氣沒力的哭聲。這邊小鳳子又委屈又憤怒地吼了一口氣。

那不成調的哼聲一截住，芳姑太忽然覺得似乎丟了一件什麼東西。她有點高興，好像那件失掉了的東西是一個禍害。一方面她又感到空蕩蕩的，模里模糊想要把牠找回來。

眼睛閉着。可是她放不下心，彷彿有一個難題牽住了她，叫她去弄弄明白。那丟了的到底是件什麼東西。

床在那裏翻筋斗。耳邊響起了誰的不成句的談話。她瞧見了一個人低着頭在忙着什麼事——那個人的面貌漸漸變得分明起來，漸漸向她走近來。他是文佩。他捧着一件什麼往她跟前推。她知道這就是她剛才丟失。

了的那件東西。……

可是她身子一震，完全清醒過來了。

「這是一個好兆頭，」她對自己說。「他要升次長……」

她這就決定明天要打個電報去問，不過她不知道這該怎麼措詞。這時候文侃家裏也許有許多客人，不住地對文侃作着揖：

「恭喜恭喜！」

她翻了一個身。眼睛發着淚，好像有藥水滴了進去似的。聽着祝壽子打躬，她自己可怎麼也睡不着。她這種清醒勁兒叫她十分厭倦，十分疲勞，身上又發着燙。

第二天晚上她又忍不住要去想這件事。接着第三夜，第四夜。

白天裏她做什麼事都不在意，連飯五條都忘記了吃。總要溫嫂子提醒她：

「吃吃吃吃！怎麼不吃呢？
哎我的媽！真是！」

芳姑太靜靜地想：

「不吃不要緊，我倒不在乎這一點個。反正祝壽子再過五六年就成了大人，怕什麼。舅舅一定照應他。」

隨後她精密地把文侃的官運預測了一下。過這麼七年，總會再走掉一個上官的。一個部長位子——不怕文侃拿不穩。那時候祝壽子剛好二十歲。

「祇要他肯幹——舅舅一定給他。」

她認為她這時候該早點兒給祝壽子決定一個位置。這件事頂好跟老太太細細談一下。

「爹爹，你看祝壽子——到底做什麼事好？」

這時候才吃過晚飯，電燈還沒有開。桌子下面點着蚊烟，滿屋子都滾着濃濃的霧，刺得鼻子發疼。

桌子擺着五六隻鏤，像兵隊那麼照大小排着。老太太正拿起一個很小的來，湊近嘴哈了一口氣，用一小塊絨布使勁地擦起來。

『這個是新買的，』他得意地說。『我還看見一口鬧鐘——從頭到脚碧綠，才好玩哩。明兒個我要去買來。……你望望瞧：這個錶。』

他女兒剛要把牠接過去——他可又縮回了手：他怕她給弄髒。他取下眼鏡放到抽屜裏，然後很謹慎地拿錶掛到牆上的釘子上。那里已經掛着牠的好幾個同伴：方的，圓的，黃的，白的，灰色的。還有兩隻小手錶——連着帶子掛着。

對面香几上可放着一口坐鐘。旁邊配兩個小的，彷彿帶着兩個女兒。書架上有兩口鬧鐘對牠們窺探着。祇有那口雙鈴的——臉對着茶几上那口八音琴。

老太爺似乎想要掩飾他剛才的舉動——他回到了原先的題目：

『你說的什麼？——祝壽子怎幹？』

那個重說了一遍。

『哦，這個！』他打桌上又拿起一隻錶來。『祝壽子——當然囉，他

高興念書就給他念書。他要歡喜算學的話——也祇好隨他。唉，沒得辦法，如今的孩子！世界也就是這個樣子，這個樣子。一人不念書，光祇學學英文，也有飯吃。祝壽子——你隨他罷：不念書就不念書，學師範不也是一樣的？——我的眼鏡呢，我的眼鏡呢？」

他找了一陣，不耐煩起來：

「真要命！真要命！家裏人太多了，東西一下子就找不到。他們代我放到哪塊去了嘎，放到哪塊去了嘎！」

一直到抽出了抽屜他才平靜下去，不過還嘟囔了幾句。他用老手法擦着那隻錶，突然又抬起臉：

「我剛才說的什麼？……哦，是的。這個世界作與這個樣子。你哥哥還叫小鳳子看小說子哩。報紙上也談過紅樓夢，在那天子的報上，在——」

他起身到那些新打的書櫃跟前翻着。那裏面疊得滿滿的——都是一樣大小，一樣裝釘的簿子。這全是老太爺的手鈔本。每天晚上新聞報一送

到，他就拿下那份活活林來，帶上眼鏡，把上面每一篇文章都從頭至尾鈔一遍。

「看報是有益處的，」他說。「我這個功課——十幾年沒有斷過，倒學了許多新學問。不管什麼東西，一查就曉得。比那部家庭萬寶全書還要有用。」

從前這些本子全給堆在書架上。文侃一得了好差使，這才定做了這些書櫃。他生怕別人翻亂他的：每年伏天裏把這些本子拿出來晒的時候，總是他老人家親自動手。

可是他現在怎麼也查不出那篇文章：這上面——他沒抄下題目來。作者名字也沒有。也沒有註明日子，沒寫上冊數。

他茫然地關上櫃子門，回到原來的坐位上。他帶着確信的樣子補了一句：

「的確有的：報上談過的。」

隨後就沒那回事似的——專心對付手裏那隻錶去了。

老太爺的這些舉止——他女兒似乎全沒聽見。她祇拿小指注在桌上，眼對着房門出神。她想到祝壽子二十歲那年可以在他舅舅部裏幫點忙：他可以當個科長，再不然就是秘書。將來大家說不定對唐老二氣忿不過，把他做的那些壞事全舉發出來——到祝壽子那里去告。

他該怎麼辦呢——祝壽子？

那張唐老二的長臉在門角落裏顯現了出來：苦巴巴地在哀求着她。她歎了一口氣：

『唉，其實也可憐哩。』

一個人做事別做得太過份：傷了陰險對自己可沒好處。

然而不多幾天——丁壽松來吐露了一些消息之後，她又改變了主意。

『什麼，他要把葉公蕩的田賣給何六先生？他還要問華家裏借錢？』
這些事逼得她回到了實實在在的世界裏來。她馬上想像到唐老二跟前

堆着一疊疊的現洋，笑嘻嘻的在那里表示勝利。

『這殺坯！』芳姑太用力掀動着她那發了白的嘴唇。『現在想個什麼法子呢，想個什麼法子呢？……我們一定要對付他！』

丁壽松說着華幼亭的名字的時候……他食指在左手手心裏寫着字。

現在他發了楞，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件事，那根手指就一直莫明其妙地在掌心裏畫着。他在肚子裏怪着自己：

『怎麼一順嘴就說了出來的嘍！』

好久沒來看他這家自家人，他就覺得生疏了些。他在唐家裏倒還住得慣，唐老二對他一點也不見外：他到底在二少爺那裏拿到了三塊錢。

『哪，』二少爺鏘郎一聲把錢往桌上一扔，『接濟你的！』

明明別人應允過他，可是他也吃了一驚。

『不是鉛版的吧？』

拿到老陳房裏細細地考究了一下：塊塊都足有七錢二分，並且沒一塊

暖板。

他對自己立過誓：他要替二少爺忠心做事。可是——唉，怎麼的呢？真見鬼！他做人似乎嫌太熱心了點兒：他瞧着溫嫂子那殷暖勁兒，瞧着那位向來冷板板的姑奶奶——居然這麼看重他，他覺得全身都輕鬆起來，飄了起來。起先他還賣關子，可是這種派頭在這種地方有點不适宜。他想：

『我們姑奶奶倒是個好人。』

就這麼一下子——那些話溜出了嘴巴。他並且還加了一句：

『我看見的：我親眼看見唐老二跟他們十爺商量。』

一聽見芳姑太臉子板了起來，嘴唇發了白，丁壽松可又惶惑起來了。他結里結巴地說：

『不過——不過——的確不的確——我是——真的，我倒不明白。』

今天他左眼睜得更加細了些，不住地擠出了淚水。時不時露着，看來他很不安的樣子。他好幾次抬起手來——好像要去撫摩溫嫂子似的，可又

放了下來。嘴裏咕嚕些連他自己都不明意義的話。他恨不得逼他家姑太太明明白白說一句……

『我相信連你也不明白。』

半點鐘之後他敗退似地坐了下來。他拿右手摸着下巴，定下心來想了一想：到底會不會出什麼亂子。

熱鬧——他倒愛看。在鄉下他就常常來這麼一手。

『你望着罷：我要煽得他們做戲給我看，』他動不動就小聲兒告訴他老婆。『頂多到下個月初幾裏……有人要孝敬我塊把錢。反正世界人心都壞，並不是我格外乖巧，歡喜掉人家槍花：不這個樣子活不下去嘛。』

不過他從來沒在爺們兒跟前玩過花樣：如今這還是頭一次。他向來就知道奶奶少爺他們難說話，這回……

『唉，真是的！這回我偏偏夾在中間！』

爲了要叫自己別這麼提心吊胆，他拚命叫自己相信：沒有他耽心着

的這麼難辦。

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真是的。怕他們會打架啊？」

瞧着姑奶奶這麼愛體面愛乾淨，二少爺這麼有禮節，丁壽松簡直想像不起——他們決裂起來是怎麼個勁兒。他們頂多暗鬥幾下，兩個人連面都不見：唐老二這就再也不會明白——他那些秘密打算是誰洩露的了。

丁壽松變得活潑了點兒。他到廚房找着溫嫂子談了幾句，還一路跟着她走出來。她一進了太太小姐們的屋子裏，這位男客就在廳上等她一會。

「不是我歡喜說人家閒話，」他小聲兒說。「唐老二的確是——是——吧，」他搖搖頭。

既然他做了一件不安心的事，做了一件對不起唐老二的事，於是想要對自己解釋似的——努力去想一些唐老二的壞處。他站在明白事理的人的地位上把那位少爺批評了幾句。他認為唐家這麼大一筆家私——收到借債過日子，這是第一樁混賬的事。還有，待一個寡嫂也不該來這麼一手。這

里丁壽松抿了會兒嘴，輕輕地歎了一聲，彷彿一位老太公談起他的敗家子。末了他往前趕了一步，讓自己跟溫嫂子靠得更近些：

「吃又吃得那樣子兒，那個唐老二。天天要吃雞，魚呀肉的，唉！」
對他丁壽松呢——哼！這就叫人不懂——怎麼賣田偏偏要賣給那個什麼何雲蓀！

丁壽松念頭一觸到這上面，就覺得受了委屈。在小火輪上的何仁兄跟如今的何老爺——簡直是兩個人。他越想越古怪，越想越不服氣，這心情就好像他好心借給朋友一筆錢，人家可反口不認，或者逃開了他。

他把下唇往外一兜：

「喂，賣田！那個姓何的才不買哩。姓何的也沒得錢——跟我一樣！……」

十六

「我該怎麼辦呢？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芳姑太坐在那張坐慣了的皮墊椅上，自言自語的。這裏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商量。

「真不巧！怎幹史部長偏偏要揀這個時候生病的腫！」

她妹妹正對着鏡子描眉毛，嘴唇縮着好像很用力的樣子。這裏接上嘴來：

「你去告訴華幼亭就是了。你告訴他——唐老二現在是個什麼底子，四處鬧虧空。」

「這個方法——行麼？」

「華幼亭又不默，怎麼會說不通的？這還不很容易啊？」

姑太太「唔」了一聲，可還抬起眼睛來看看老太太，雖然她知道她母親出不了什麼好主意。她忽然有點覺得那位老年人可憐，彷彿是她老人給誰騙住了——才這樣子的。

「華家裏有錢放債啊？」老太太使勁動着嘴唇，聽着很代替她吃力。「我不相信。馬上要過節了，他們要張羅都來不及，還有這筆閒錢來借給唐家裏哩！……這個小鳳子！——碰死了！我說過不止一百遍，她還是畫得這樣子輕。哪裏像個眉毛嘍！芳姑太你倒望望你妹妹！」

於是老太太把頸子一伸，讓腦袋聳高些，臉就對着了鏡子。她又往右面偏一點兒，使那塊玻璃對她反射出兩張臉來，給自己的眉毛跟小鳳子的比一下。忽然她噙的露出了聲音：

「小鳳子你真是！你去看看人家臉：哪個像你這個樣子的眉毛。眉毛

要畫是不錯，也要畫得像個眉毛。你看你，你看你……這麼彎，這麼長，快長到頭髮頭去了。」

「哦，你的好看！」小鳳子叫。「你問問姐姐：現在她們都這個樣子。你那個——前清時候才作興的。」

老太太坐着的地方正背着光，臉色顯得深些。她往前面移動一下，叫自己也跟小鳳子一樣。叫鏡子裏映出來的亮光照到她的臉上。然後她把常說的那些話，一字不改地對女兒開導起來。

「不管人家作興不作興，總不對就是了。如今時行的那些個東西我就不懂。」

她還是笑着，還是注意着鏡子裏小鳳子的臉色。她對她女兒建議：主張短些，加粗些。她倒並不勉強別人要像她那麼畫成兩把剔腳刀。

「你問問姐姐 我的話可對。」

那位姐姐傻瞧着她們，一動也不動，彷彿在那裏深深地研究這個道

理！她們到底誰的意見不錯。她倆都把視線搭過來的時候，她還是沒一點表示。

母親跟妹妹再也不提唐老二了。她們竟就這麼認為已經解決了這個難題。她們把什麼事都看得太容易，其實是有許多方面看不到。這位芳姑太覺得她們天生的短少了一些東西，她們祇在丁家這個小小的世界裏面，見不着什麼外面的場面。

「眉毛有什麼好談的呢？」她想。

與其討論眉毛，倒還是談談衣料什麼的有道理些。

她認為這是前幾年家裏景况不好！把她們胸襟弄小了的。她們沒像她一樣過過大戶人家的日子。這里她沒聲沒息地歎了一口氣。同時對她們這種安靜的生活，又有點嫉妬。日子一過得安靜，一個親生女兒，一個親姐姐！——不管她們孤兒寡婦怎麼苦法，怎麼困難，她們也簡直不放在心上。她們壓根想不到別人的難處。

「我們孤兒寡婦……」

她給梗住了說不下去，眼睛霎幾霎，仰起了臉不叫眼淚淌下來。

「會兒她振作起來問：

「家來了沒有？」

「哪個？」老太太找誰似地四面看看。「祝壽子啊？」

「我說爹爹。我要跟他商量下子。」

爹爹一輩子沒做過什麼事。進了學，鄉試過兩回沒有取，就一直默在家裏，生意買賣全讓伯伯去經手，他祇去上他的茶店。他幾十年來……天上午要到市隱園，並且天天坐着那個一定的位子。一回來總得把聽到的見到的對家裏人報告一點兒。

今天他眼睛可發了光，顯然出了點新奇的事。他到書房裏把帶出去的兩隻錶一掛上，就忽忽忙忙鎖了房門去找老太太。

「嗨，今兒個……市隱園門口不曉得走過多少兵！足足有一萬人！」

老太太照例笑笑的不相信，嗓子給提得很高，好像要拿響亮的聲音來代表真理，來壓服對方似的：

「瞎說哩！哪里有這個樣子多的！城裏就從來沒有過這樣多兵過。」

「的確是真的！怕的要打付了。」

「瞎說！」老太太叫。「怎麼會有一萬呢！」

「噴，真的嘛。一萬沒有——三千總是足足的！」

「三千呀？——瞎說！」

老太太也不服氣：

「三千沒有啊？你才瞎說哩！三千一定有，再少也少不到哪塊去。要是沒得三千的話——五百總不止！」

「不曉得瞎說些什麼東西！」

「呃，你總沒有看見嘍！」老太太爺把頸一挺，理直氣壯地嚷着。「五百！五百！——一個不能少了！」

「我問你我問你：五百個兵——到底是一師呀，還是一連呀，還是一標嘍，五百？」

一下子老太太回答不出。於是老太太剛才那種緊張勁兒全鬆了下來，像打退了敵人，放下了心，驕傲地對兩個女兒笑起來：

「真笑死人哩！哪塊聽見過有這麼多兵的——三千哩，五百哩。就這樣瞎說瞎說的！還是一團呢，還是一標呢，還是一連呢？說不上來了……五百啊？五十還不曉得有沒有哩。」

那個老伴很認真地插嘴：

「五十到底是不止的。一共的確有八十多，我數過。」

末了老太太放心地抽起水烟來，把身子移正些，一面又開始她的老故事了。她先告訴兩個女兒——她們爹爹祇知道讀書寫字。書倒讀得很通常常有人拿詩來請教他。這里她腦袋搖幌了幾下，把吹着了的紙摺子障在半空裏不去點烟。

「一除開讀書寫字——他老人家就是獸子。他考取了秀才，後來去考舉人，叫做——叫做什麼試的……」

「鄉試，」老太爺說。

「噫，鄉試。……考場裏要自己燒飯，他不會。我說，「你弄蛋炒飯吃就是了：蛋炒飯頂容易。」你們曉得他老人家怎麼樣，你猜？——他把米放下鍋，倒上水，把兩個生雞蛋放進去燒。……」

她吹熄了紙摺子，身子往後一仰，格格格地大笑了。

小鳳子似乎怕嘴上的紅色會掉下來，祇用嘴角閃動一下。老太太覺得這個的反應還嫌不夠，又轉過臉來衝着大女兒笑。

那位姑太太淡淡地說了一句——「這些事爹爹都沒有學過」。可是溫嫂已經站到了她椅子後面，帶種急切想要明白的臉色瞧着她們。她聽了笑聲特爲趕來的。她張開一半嘴巴準備着，還預先把身子斜靠在窗子旁邊，用着小孩子剛去點爆竹的那種又高興又害怕的神氣——要請人家讓她

知道這是個什麼笑話。

「哪，是這個樣子的，」老太太又從頭至尾敘述起來了。

「有什麼說頭呢？」芳姑太不耐煩地想。「她們總是岔開我的話！總是這個樣子！」

她們彷彿故意要避開那些要緊的話，那些跟她利害有關係的話。她們得市隱園門口走過那麼多兵！並不是一件小事。老太爺也說過：「怕的要打仗。」

「真是不得了！我該怎麼辦呢，我？」

想到逃兵荒的景像，又想到了唐老二把她應該得的那份產業拐走；這些想像攪成了一團黑的——越變越大，越變越大，然後一下子都飛散了。她看見一個個黑點子在空中揚着。她頭腦子一陣昏。

脊背往後一靠，拿右手貼着額頭。她忽然打了個寒噤，起了一個可怕的古怪念頭：她覺得她會死。……

她在床上靜靜躺了一會。

『祝壽子怎麼過日子呢？』

屋子裏靜得像一所古廟。一陣陣悶人的熱氣逼了進來，彷彿還聽見牠擠進來的聲息。蚊子嚶嚶地哼着，牠們似乎很煩燥，可又沒有辦法，好像給誰堵住了嘴似的。

芳姑太太閉着眼。她看見祝壽子伏在她旁邊哭嚷着媽：他頭上帶着麻，像平素帶帽子那麼嵌到了眉毛上面。她自己呢——身子在空中飄着盪着，落到了她兒子的夢裏面——

『我是你家二爺害死的……沒得飯吃……逃兵荒……大家都不管我，舅舅又不家來……』

她手呀腳的都發了麻，感到脊背上一陣冷。她覺得她身子給人家抬着，放到了棺木裏，上面把七星板一蓋。於是進出了祝壽子的哭叫聲……

『媽媽！媽媽！……』

越想越害怕——她掙扎似地一翻身，就爬了起來。她叫：

「溫嫂子！溫嫂子！」

把沁着汗的手心伸過去，她喘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「我不好過。……我簡直！……」

「怎幹，怎幹？」着了慌的溫嫂子壓着嗓子叫，一面她摸着她的胸口。「暖膈怎幹呢？……嚇死我了」

「我沒得個法子。……我就是這樣子。我想不出個法子，我們孤兒寡婦……」

於是她傷心地哭了起來。

溫嫂子隨着眼睛，大聲歎着氣，用力撮着鼻涕。說起話來也像是害着傷風的聲音，並且時不時停了嘴——似乎哽住了的樣子。可是她主張事情要趕快着手做，主意也該早點兒打定。

「葉公游的田是——何家裏一下子不得買：丁潘松說的。……華家裏

倒要留神哩！唐老二要借錢一定是李田契去抵，那就糟了。田抵完了，往後一分家，那你——哪，屁也沒得一個！」

『原是麼，』芳姑太用手絹在臉上揩了幾揩。隨後她老盯着地板，什麼表情也沒了。

那個認為小鳳姑娘的辦法不錯：她們可以跟華家裏敞開來談一談：

『我們還要告訴大家——唐老二是個荒唐鬼，叫大家不要跟他那個——跟他——』

芳姑太想了好一會。於是趕緊下床，好像這個大計劃是她自己策定了似的，用種胸有成竹的派頭命令道：

『去接祝壽子家來！——我要去幹點個事情！』

『呃，等下子！』她又叫。她怕她會耽誤了祝壽子的功課。稍為遲疑了一下，她又覺得她應該帶着這個孤兒去擺到別人面前，讓別人看見她們苦命的物證。『好，去罷！』

事情佈置妥貼之後，芳姑太這才從從容容洗起臉來。她們決定老太太跟小鳳子也一塊兒去，娘兒三個可以跟華家兩位姨太太密切地談一談。跟華幼亭老先生呢——這就該派到老太爺。向來——有什麼計劃總不跟預先告訴老太爺，祇要老太太臨時到他書房交代幾句，替他走就行了的。因此她們一直到三個鐘頭之後才到他屋子裏去。

這時候文候老三正在書房裏：他剛過江回來，跟他爹談着省城裏的錢。他看見一個非常可愛的，比這里所有的都漂亮，不過價錢稍爲貴一點。

『要二十塊。我去買的話——可以打個九五折。』

老太爺往書架那里一指：

『比這個還要好看啊？』

『好看多了。』

『比——比——』老太爺四面瞧瞧，含糊地又一指，『比這個呢？』

『總而言之——你這塊沒得一個比得上的。』

「那我得買一個，」做父親的微笑一下，看一眼老太太。「你們找什麼東西？」

小鳳子一直擺着一付辦事精練的勁兒，很忙地瞧着鐘，彷彿這些人都等着她計劃大事，她要慎密地計算一下這個時似的。可是她給攪得糊塗起來。看看那座八角鐘：十點一刻。雙鈴鬧鐘呢？五點三十五。那個座鐘可指着一點零五分，不過旁邊那座恰恰是九點鐘。她叫：

「到底哪一口鐘是準的呀？」

老太太很高興別人批評他的鐘錶。他嚴厲地答：

「都是準的！」

十七

華幼亭老先生是個小個兒，可是坐得挺穩重，眼睛正直地看着前面，看來叫人感到他的莊嚴。他常常有禮貌地拱手，並且還親手把茶食碟子端到客人跟前。

「請用一點，請用一點。這個桂圓是一個敵友從福建帶來的：真正的興化產。」

他椅子正放在孔子問禮圖的石拓下面，旁邊紅木茶几上點着的龍涎香慢吞吞地裊着烟：這些都給別人一個特別的感覺！——竟想不到這個世界還有人做歹事，做卑鄙的勾當了。

這位主人手裏不住在摩挲一塊鷄血石，說起話來一點不含糊：

「丁仲老請放心：我決不借錢給唐啟昆那種人的。小人之愛人以姑息，那我斷斷乎辦不到。我曉得他是個執袴子，執袴子：這種人我連見都怕見他。」

隨後他竟換了一個地位，彷彿唐老二想要借錢的地方不是他這里，倒是丁家了。

「萬萬不能借給他，」他繃着臉，嗓子略爲提高了些。「一借就壞事：真是要小心哩。第一是這種人沒得信義，滿口胡說。而況——而況——朋友通財是憑的交情呀。你憑什麼要答應他呢，憑什麼呢，請問？……據說唐啟昆最好吹，好給人帶高帽子，以從中取利。我是——他有點奮激起來了，「我是——既不會吹，也最不喜歡帶高帽子！我不怕他！——他無險可乘！噫！……我怎麼要怕他呢？……這種小人你切莫理他。……我不怕的！」

丁家的人放了心。芳姑太簡直覺得天下什麼大事都已經安排好，她跟祝壽子娘兒倆的前途已經有了担保的樣子。她不再去滴溜這些憋扭。也許她自己也跟老太太小鳳子她們一樣——可以關起門來過她的安閒日子了。

出門之後她實在想要對老太太她們表示幾句感激的話，表示一點兒謝過的意思，因為她以前竟怪過她們不理會她寡婦孤兒。可是她一句也說不出。

「我真對媽媽不起……」她對自己說。

想着這些——她自己有點不高興自己。於是把臉子繃着，好像在生着她們的氣似的。

老太太跟小鳳子可在批評華家兩位姨太太的品貌。做娘的認為大姨太太很叫人看不順眼：腦頂上脫了幾根頭髮，她怎麼不想想法子呢？光禿禿的真是難看。可是女兒以為二姨太太的臉蛋不如大的那個。臉子圓的。一個女人家臉子長得圓的，這怎麼作興哩！不過她們過日子可過得大方：要

什麼不缺什麼。

她們用錢就是怎麼用法的呢？也發月費麼？——一個月多少錢呢，那麼？

那位家長可正帶着驕傲的臉色談起他的朋友：

「華幼老倒真是個君子，真是個君子，哪個都曉得。他——他——
噫，真是血性人。……他頂討厭的是荒唐鬼。……好人總是不得意，唉。
不過他倒還過得去：華家裏那家錢莊雖然倒掉了，田倒還留着七八百。……
他待朋友真好，書房裏也擺設得好看。……嗨，糟糕！——我倒忘記問他
那隻方錶多少錢了！糟糕！」

這時候華幼亭老先生送了客回到裏面。

「唉，想不到唐家裏如今敗到這樣子！」他感慨地說。「這到底是天
作孽是自作孽呢？」

地方上的人都知道這位華老先生向來肯幫朋友的忙，處處替別人設

想。丁家一談到他們姑太太的切身利害，他就認爲他也應當替她顧計到。同時唐家兩叔姪也天天上他的門，請他注意唐啟昆的困難。二少爺趕着他叫老伯。

『我曉得老伯一定肯幫我這個忙的，』他說。『改一天我要請老伯吃一頓便飯，談一談。』

到二十那天，唐啟昆的請帖給送來了。地點在宴賓樓。這家館子有幾色菜是華幼亭老先生特別賞識的。並且還聲明——連主客祇有三個人。

他老人家對那張石印的紅字帖子想了一會。

『去罷。』

一輩子他沒謝絕過別人的邀請，也沒跟誰擺過什麼下不去的臉色；他覺得做人總得講講這些禮節的。

於是他穿起那件熟羅的長衫，上面還加上一件黑馬褂。雖然天氣已經很熱，他可還戴一頂瓜皮帽，上面尖尖的，好像給那顆紅帽結一把抓緊了。

一樣。這些一配上他那小小的身坯，看來彷彿是一把銳利的鑽子。右手拿着摺扇，慢條斯理地觀看打手勢。談吐也是一個音一個音拖得相當長，並且有時候還欠起身來拱拱手。

唐季樵愁眉苦臉地跟他談到現在這個世界。

「我怎麼能夠懂呢，我怎麼能夠懂呢——如今這個世界簡直是害了瘋病了。」

「是，是，唉！」那位客人搖搖頭，打一個小小錦袋裏掏出那塊鷄血石來在手裏揉着。「想不到，想不到。恐怕——恐怕——連季翁你也爲姑所不及料，這個世道人心……」

當主人的可跟茶房在旁邊交涉什麼。他剛剪了頭髮，正面相構成了宋體似的「目」字形——正綳得板板的，仰起了點兒，用着又精細又體面的派頭吩咐着對方。爲了禮貌的緣故，他嗓子壓着不叫人聽見，可是一個個字音像有彈簧那麼跳躍着，有時候那位客人竟掉過臉來瞟這麼一下。

「蟹黃魚翅要弄好點個，」他更用力地送出這些話。「價錢倒不在乎，祇要東西好！」

那個茶房不斷地鞠着躬：

「自然自然自然。二少爺放心就是了：我們不靠二少爺照顧點個茶哪一個呢。」

二少爺覺得可以滿意了，這才搓搓手走到華幼亭面前，很認真地說明了一回。他叫別人知道他是這裏的老顧客，吃飯總是記賬的，他們做的菜格外巴結。末了他陪着笑加了一句：

「這塊蟹黃固然一年四季有，而且我看是——吳家的好。我曉得華老伯歡喜吃蟹黃魚翅。」

可是要上桌的時候——華老伯怎麼也不肯坐上去。他一步步退着，拱着手：

「這不敢當，這不敢當——這個位子——我無論如何不能坐。這個道

個季翁來，季翁來！」

「怎麼讓我嘆！我是——我跟啟昆是一家。」

華幼亭一面要掙開那兩隻邀請着的手，一面不住地欠着身子：

「呃呃呃，決不敢當。我比季翁小一輩，怎麼敢……」

「你比我小一輩？」

「季翁聽我說，聽我說，」他又退了一步。「劉大先生你是認得的吧？」

「劉大先生？——沒有聽見過，哪個劉大先生？」

「哪，這個是這樣的：劉大先生是我們族叔的同年，我叫起來是個年伯。而劉大先生教過王省三的書。王省三——季翁見過的吧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是，是，大概沒有見過。……王省三跟丁家祥是結了盟的；丁家祥照他們丁氏譜上排起來——則是仲昭二太爺的姪孫。……算起來——季翁

恰恰長我一輩。」

那兩叔姪稍爲楞了一下，重新動手拖他。茶房恭恭敬敬站在旁邊，怕他們會溜掉似的老盯着他們。幾個冷盤端端正正擺在桌上，讓些蒼蠅在那裏爬着舔着。一會兒牠們又飛起來站到茶房頭上，站到華幼老帽子上，在這悶沉沉的空氣飛得很費勁的樣子。

他們嗓子不知不覺漸漸提高了，在這空敞的樓上響起了嗡嗡的回聲。

「呃呃，坐，坐……」唐季樵邁進一步。

「呃呃，呃呃！」那個退一步。

「請，請！不要這樣……」

「無論如何——呃呃！」

「這個位子你怎麼能夠不坐呢？」

「我怎麼能夠坐呢？」

「噴，呃！」

「我——呢呢！」

怎麼也不行。唐季樵拿手絹揩額上的汗，很煩躁地趕一下飛過來的蒼蠅。他敗退下來了。然後疲倦地坐在坑上，擺出一付沒法挽救的臉色瞧着那兩個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餓了，還是心裏有什麼疙瘩，老實想大聲叫喊幾句什麼。

後來他還是鼓了勇氣，不過聲音來得不怎麼有勁：

「請是請的你，這個首座當然是——！」

「那決不敢當，那個——斷斷乎不能夠！」

唐啟昆兩個膀子失望地臨空着，瞧瞧這位客人，又瞧瞧桌上。他臉上油油地發着光，還有點兒氣喘。他莫明其妙地覺得這個好兆頭，覺得今天這件事可以辦得很順利。同時他又有點着慌。嘴裏喃喃的：

「怎麼辦呢？……」

這回可輪到華幼亭要求起唐季樵來。一個勁兒衝着坑上作揖，用種種

的理由來請十爺坐上去。他自己是個小輩，應該在下面作陪；長幼總要有個分寸的。他認為如今世道人心之壞，就在於長幼無序，男女無分。於是又作一個滿潯的揖——做了一個結論：

『因此——非季翁坐首座不可。』

樓下銅鑼子鏗鏘地叫着。茶房們哇啦哇啦喊着。整個宴賓樓都滾着油膩膩的氣味。隨後一陣急促的步子響了起來，樓板給震得哆嗦了一會，一個茶房端着一盤熱菜進門了。一發見桌邊還是空的，他就突然給穩住了似的——停了步子，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。捧着的那盤菜也給愣在半空裏，連一批蒼蠅擁了過來也沒有人理會。

那邊華老爺簡直成了哀求。不斷地施着禮，打着種種的譬喻，引着種種的經義。他還代替主人的地位在首座那里篩了一杯酒，對唐十爺拱手。他十分堅決地說：

『這個位子——要是季翁不坐，那我決不上席，決不上席！』

季翁歎了一口氣。他勉強走動了兩步，彷彿打败了的人——給逼進着承認一些苛刻條件的樣子。他姪兒可在推請着那位貴客，怎麼也不肯讓家裏人坐到別人上手去。唐季樵祇好重新退到坑邊，瞧着他們的膀子在亂擺着；他有點昏昏沉沉——看不清哪隻手是哪個的，也不明白哪隻手是對付哪個的。

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有誰提出了一個好辦法：那個上面的位子乾脆讓牠空着。

然而華幼老不贊成：

『這個變了羣龍無首了，那怎麼行呢？』

那道熱菜已經在什麼時候給端上了桌子，碗面上的油已經結成了一層皮。桌子裏紙剩了原先那個茶房：靠着門邊在那里抽烟，很閒散地看看後面一扇小窗子。

最後唐季樵還是給推着坐了首席。他很不安心，連說話也不很自然，

總感到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。

照華亭的意見——他自己想要坐主人的位子。跟唐老二謙讓了不過十一二分鐘，似乎沒有什麼大道理來替自己辯護，這才祇好擺着抱歉得很內疚的臉色，勉強強硬把屁股在唐啟昆的上手頓下去。

「謝謝，」他說。跟着主人舉起杯子，眼睛瞧着自己的鼻尖。

唐啟昆舀半勺蟹魚翅嚐了一口，皺了皺眉，帶點兒京腔叫：

「來呀！……這是個什麼玩意，這這這！冷的！——拿去燒過！」

他什麼都要款待得好好的，要叫那位客人受用得舒服。他檢查一下那幾盤冷菜，摸摸燙壺裏水熱不熱。一發現點兒精緻的什麼，趕緊就夾着敬到別人面前去。

「這個老伯可以吃點個。」

一面他在肚裏跟自己打着商量：什麼時候他才該開始那句話。

看來——事情一定可以進行得很順利。他拿自己來推測別人——知道

在這麼個客氣的場所，對方決不至於推辭他，拒絕他。要是有什麼條件，也不會太苛。說不定連抵押都不要。至於利錢的話——真的，看華家裏怎麼開得出口！這里他大聲叫人把燙酒的水換過，重新替客人斟滿了，舉起杯子來。

『這位老先生——』他很高興地想，『他是個——他是個——謙謙君子。』

這種人談銀錢交易總是外行。他簡直想像不出他開口的時候——華老伯會擺怎麼付臉嘴。難道他能夠推說他沒得錢麼？難道他會突然變得像那些生意人一樣——

『哪，這塊是我們收了二少爺那張田契的收據。這里是莊票：本月的月利已經除下來了——月利三分五，一個月共統一百零五元整。……』

華老伯當然不懂得這一套，不懂得世界上居然還有這些首尾。他祇知道玩字畫，玩圖章，並且總把自己看得比別人低。

於是唐啟昆熱烈地站了起來，用着要撲抱過去的姿勢，跟那位老伯乾了一杯酒。他全身有泡在溫水裏的感覺。腮巴子漸漸發了紅。跟對方互相拱了拱手之後，他就莊重地把華幼老的學問道德讚美了幾句。他認為做人頂要緊的美德——正是成了老伯的天性：那就是救人的急難。

他十叔感動地歎一口氣。

唐二少爺睜了那個一眼，又把話接下去：

「我呢！——老伯是曉得的，我啊——向來不奉承人，不拿高帽子朝人頭上戴。我也曉得老伯是——老伯是——我聽老伯伯常常說：頂不歡喜帶高帽子。本來是的嘛；我也是這個主張。」

他自己覺得越說越通暢，道理越充足。嗓子給放高了些，兩手也活潑了許多，居然照平素那種滿不在乎的樣子點起煙來。他臉往十爺那邊偏着點兒：

「我說高帽子是空的。像華老伯這個樣子——他老人家的道德……滿

腹經綸……他老人家這個樣子，我說啊……真是！城裏頭沒得一個人不佩服，沒得一個人不恭敬。大家都曉得，一說起來……呢，十爺你看，這真是奇怪！如今這世界居然還有華老伯這種——這種——他在搜索一個頂確實的名詞，可是想不上來，就仍歸用了那些老字眼——『這種學問道德，這種——我真是越想想越奇怪。……這個樣子——當然囉，要空空洞洞的高帽子有什麼用呢！不歡喜戴高帽子——單祇這一樁——就了不起。人家學不來。』

『唉，過獎過獎！』華老伯兩手拱到了額頭上，腦袋連連地縮着。『道理倒的確是這樣一個道理：人家之所以要帶高帽子，就是因為他徒然虛有其表之故。』

停了停嘴，華幼亭更加謹慎，更加恭敬，好像他在佛像跟前似的：

『府上是賢人輩出，在地方上是——祇有你們兩位是如今的中流砥柱。……』

主人趕緊很響地歎了一口氣，趁勢把話鋒轉到他家的境況。似乎爲了怕他自己胆怯，他一連嚥了兩口酒。臉子皺得苦巴巴的，用種興奮的口氣告訴別人：他自己苦點倒不要緊，祇要他的老母，他的寡嫂——能夠安然過點好日子。

「家母將近七十了，將近七十了，唉！」他雲雲眼睛。「家嫂二十九歲就守寡，帶着先兄的孤兒。……我是——老伯曉得的，孝弟兩個字雖不說來，我總——我總——唉，說起來我真傷心！要她們過這種窮日子——我甯可拿刀子割碎我的心！我呢又不敢告訴她們實情：如果叫她們曉得了，叫她們難過，那我——我這個罪業就更大了。」

十爺搖搖頭插嘴：

「大家都是不得過，都是不得過！真不得了！」

天色慢慢陰沉下來。厚塊厚塊的雲飛跑地流着，好像是融化了的錫——然後凝成了一大板，重甸甸地壓在人們腦頂上。

大家臉上給映成蠟黃的顏色，還隱隱地透着青光。他們的動作越來越呆滯，彷彿這悶熱的空氣壓得他們連抬一抬手都很費勁。隨後忽然一陣涼風捲進了屋子，冷水一樣的往他們脊背上一澆：他們一面透過了一口氣，一面可由那徒然的異感——嚇了一跳似的覺得不安。

唐啟昆又埋怨又胆小地——偷偷對天空溜一眼。他問自己：

「這是個什麼兆頭呢？」

他平常常常感到的——那片又像有又像沒有的黑影，現在可變成實質在在，變成看得見摸得到的東西橫在他眼面前了。

「要是烏雲給風吹開了……」他祝着。

桌上的東西似乎亮了點兒。他抱着賭孤注的心情對窗子那里瞟一下——天上可變得更加黑，更加重，叫人耽心牠會掉下來。

「老伯，老伯，」連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這麼兢兢戰戰的，聲音有點發抖，「再敬老伯這一杯。……」

酒在他肚子裏發着燙，頭腦子一陣陣地昏迷——他竟感得出這一步一步加深的程度。心也跟着跳得快起來，彷彿要準備跟人決鬥的樣子。一方面他可越發胆怯，總是在害怕着一個什麼東西似的。

等到他對華老伯商量那件事的時候，他竟有點喘不過氣來了。

外面洒下了雨點，打在屋頂上——發出清脆的響聲。接着就開了陣那麼傾了下來：一根根繩子粗的雨連結在一片，忿忿地直往地面上衝，看來似乎想要把屋瓦跟街心石板都打碎。

唐散昆時不時噤住了話聲，往窗口瞧一瞧。窗子雖然給茶房關上了，他也可覺得可以看見雨點打到對面屋上是怎麼個勁兒：看來這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會有這樣的天氣，因為所有的雨全都聚到這兒來了。

他想：這或者倒是天意湊成的一個機會：大家都祇好等這一陣雨過去了再回家，讓他們從從容容來談這注交易。

天一下下地亮了起來，好像有誰把亮光一把一把地往下洒着。他們移

到旁邊一張桌上，慢條斯理啜着茶。原先那種悶熱給雨沖洗得乾乾淨淨，就彷彿束着胸臆的東西給解鬆了的樣子。

做主人的啜了一口茶，大聲啞啞嘴，在肚子裏說：

『嗯，事情有了轉機。』

他說話順暢了些，甚至於還帶點自信的神氣。他認準了對方是怎麼個人，他竟自己先提到了抵押。

那位華老伯慢慢地搖着扇子，似乎想要把這涼浸浸的水氣扇走。嘴裏也慢吞吞的。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，』拱了拱手。『朋友理該彼此幫忙，而况你是下——你們府上的人我都佩服得了不得。要抵什麼田契呢，你老兄真是！』

唐季樵眼睛睜大了點兒——瞧着他那付有禮貌的笑臉。唐啟昆可揚了揚眉毛。

『但是——但是——』華幼亭稍爲頓了一下，盯着唐啟昆的臉。那個

心一跳。『但是——兩千我恐怕難以辦到，寒舍近來也實在是……』

『那麼——？』

『一千以內還可籌籌看，一千以內。』

於是他們談妥了。做主人的一定要請華老伯多想點法子，他要借不到一千五是不夠用的。那個再三抱歉地歎着氣，表示張羅不起來：華家裏景况也糟得很，許多地方不肯放給他。末了他才答允——一千二。

『二先生是明白的：我不過是經手代借，』華幼亭說。『二先生的意思是——幾時歸還呢？這一層他們要問的。還有，他們恐怕——多少要幾個利錢。』

唐啟昆想了一會兒，於是乾脆告訴他：半年。利錢他可決不定：

『他們要多少項？』

『二先生的意思呢？』

二先生瞅了他十叔一眼，舔了舔嘴唇：

『平常我借錢是——總是——一分。頂多一分五。沒有過二分的。』

『啊呀！』華老伯把扇子停住在胸脯上，像打碎一隻碗似的臉嘴。
『這個——這個——叫小弟爲難了！』

他真萬分對不起人。他很體己地叫別人知道他的家境：爲了交情他理該替朋友貼出利錢來，可是多了他也吃不消。

『那麼月利要幾分呢？』唐啟昆問。

『太大了，太大了，簡直不成話。』

『那是——？』

『唉，他們非七分不可。』

『七分！』

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好像一下子給推落到一個深坑裏似的，誰都閉了嘴。這沉默叫人很難受：靜得覺着耳裏在噙噙地響。

這麼挨了十來秒鐘，華幼老擺出一付又抱歉又謹慎的神氣——訴著他自己的苦衷。他能夠來往的祇是幾家錢莊。唉，他們實在也緊得很。放款子——連田契作抵押都不敢放；他們知道近來的田不值錢，收在手裏是個呆東西。

「面兒——如今快到端節了。他們祇指望收回來。這回子叫他們放，那——那——利錢之所以重，實在是這樣一個道理。……這樣子罷，二先生，節後再借，嗯？如何？」

唐季樵把臉皺了起來，自言自語地插一句嘴：

「唉，他就是過節不了才借錢的。攪到這樣一個地步！」

爲了大家都不談起抵押，唐老二覺得輕鬆了些。他不大着急地跟姓華的商量利錢的事。這可弄得華老伯很窘：那位長輩老實想替別人幫忙，可是力量又不夠。他把扇子摺起來放到桌上，取掉帽子搔搔頭皮：

「這樣子，二先生看如何：小弟替你貼兩分。」

那個躊躇了兩三秒鐘。

「好罷。老伯多多照應我……」

回到家裏，唐老二決定不把這樁事告訴太太。他祇在第二天起一個早，十一點還沒到，他就照約定的到華家去了。

他擺出一付老實的樣子，好像一點人情世故也不懂——竟相信別人真的是要問錢莊借的。

「我當然順水跟着他這麼說，」他昨天跟十爺搗着鬼。「哪裏是問錢莊借呢。錢莊從來沒得這樣大的利錢，不過賺幾個折息。這個說請給哪個聽呀！」

不過他相信自己不會上當。華老頭祇聽見眼前的好處，硬要五分利。可是這種人不懂生意經——連押頭都不好意思要。於是他也像華幼亭那麼坐得挺直，不斷地提醒自己：

「留神點個，留神點個！祇要把現錢攪到手，那就——噫！」

華幼亭老先生可拿出護畫的冊頁來，一張張翻着，指指點點談着，他聲明他頂愛的是山水跟人物。

「二先生你看：這個題的跋也就不俗。……不錯，府上藏的人物畫是很多的。」

「有一堂王小某畫的屏。」

「哦？我聽說還有仇十洲的冊頁。」

「那是——那是——不大那個的，我們藏起來不讓小孩子看，那是——」

「唔，恐怕是仕女畫。呃，二先生能借給我看看吧？……還有王小某的小弟也想拜觀拜觀。」

隨後他老先生又把話題轉到了金石。他向來聽說唐家有幾顆文三橋的圖章，也想要欣賞一下。不過還是仇十洲的作品對他格外有興味些。

「一共有幾幅，那冊頁？」

『三十六幅。』

『妙得很，妙得很，』他莊嚴地說。『這——這跟四幅人物，還有那五顆圖章，小弟下午差人到府上來取，如何？』

老半天唐啟昆才摸清他的意思：他想拿這三套東西來做借款的抵押。並且他還解釋了一下：

『二先生昨天談到用田契作抵，我是決不敢當的。但是我要太那個，二先生心裏一定下不去。這回——祇好暫存在小弟這裏；這些東西。雖然是至友，也未能免俗。這就算是——』

他格格地乾笑起來。

『這算是什麼意思呢？』唐二少爺想，使勁睜了那個一眼。

那些玩意兒——二少爺從來沒把牠們估過價。他認為應當仔細想一想。

『能夠值這多錢啊？——值一二啊？』

這可叫人信不過。那位華老伯便不里機祇愛玩這一套。可是今天——別人一把這些畫呀圖章的看得樣樣貴重，他唐啟昆就覺着捨不得了。彷彿他有些家具本來沒有用處，不值一個大的，一下子給誰搶走一樣。

「他想卡住我！」

老實說，華幼亭這種人他才看不起哩。這老頭兒的來歷就不明白：誰也不知道他老子是幹什麼的。華家的上人從來沒聽誰談起過，說不定是些泥腿子，或者簡直是差役。這個華老頭兒自己也沒有提過他的家史，好像他是憑空打地里長出來的。他祇告訴過別人——有一位舉人是他的同族，他該叫那個做叔叔。而那位叔叔又是陝西人！

「他是個暴發戶，」唐老二對自己嘟囔着。「暴發戶——真該死，總是這個樣子！」

然後他又拚命去搜尋地方上的那些傳說，那些種種不堪的話。這麼着他覺得目前這宗交易就好對付些。他想到了錢老先生那付看不起的神

氣

『華幼亭啊……哼，從前是個青皮，跑跑碼頭瞎混混。到了北京，不曉得怎幹幾鑽幾鑽，倒當了一屆國會議員！什麼東西呀！攪兩個小老婆在家裏頭，倒享起福來了！』

唐殿昆嘴角上竟閃了一下微笑。

好像因為對方有許多資料叫他感到滿足，他就要給一種酬報似的，於是他們談判停當了。他是帶着可憐別人的心情容允下來的。這晚上他等全家已經睡了，拿電筒去翻那些箱子，蹣手蹣腳的——爲得怕太太聽見。把那些東西悄悄地挾到華家去的時候，他叫自己相信這一手沒幹錯：

『反正不值許多錢。他是獸頭獸腦的——那個華幼亭。』

然而他借到手的祇有八百四十塊錢：這裏已經扣掉了半年的利錢。並且借據上寫明：到期不還，抵押的東西由債主自由處置。

華幼亭老先生衝着客人作一個滿滿的揖：

「這幾件就借給小弟拜觀拜觀，妥為保存。一個月替二先生貼出兩分息，我倒還可以勉強湊合湊合。至於錢莊裏的拆息，那——那——好罷，也算在我身上罷。」

唐老二不自在起來。他彷彿就在一個小屋子裏，地上亂七八糟擺滿了東西，步子都不好跨。

這麼一點個——叫他怎麼用法呢？付付那些居家零碎的賬目都不夠。他不能在家裏過節；他受不了！這個世界誰都在逼他，在簸弄他。他祇有到省城去才可以得到點兒安慰；那塊才真正是他的家。

可是在出門的頭一天，還把事情照拂得好好的：

「丁壽松——過來！我跟你講句話！」

停了一停。

「這是我那邊的地方，有事你就寫信給我。你可不許亂說，什麼人面前都不許說，懂吧！丁文佩要是家來了，你馬上寫信告訴我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

兩雙眼對着。兩張嘴閉着。丁壽松似乎還有什麼話要說又不敢說，祇嚥下一口唾涎。那位二少爺可移開了視線，起身來忙着收拾皮包：

「好了。沒得你的事了，走罷！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好好的，噯？聽見沒有！」

十八

端午節——啟昆二少爺是在省城裏過的。

一到了這裏他眼睛就一亮，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裏。他透過一口氣來：似乎覺得他從此以後就脫開了那個叫人悶氣的小城裏，脫開了那批討厭的親戚朋友。他一直上着他們的當，看着他們的冷眼——連自己的母親，連自己親生女兒，都沒個好心對待他。

可是他在那邊城裏的時候，他從來沒想念這邊的人過：這邊有他的姐姐，還有他才滿周歲的小龍子。他祇是有個模裏模糊的意念在他心裏閃動着，叫他莫明其妙的想要出門，好像一踏上這省城鬧鬧的碼頭——他就

可以快活，可以自由自在，並不一定要亞姐才能夠安慰他。

在公共汽車裏，在渡船上，他這才明明白白想到了靠江的那座小樓房，那裏面的兩母子。這時候他總有種對不起誰似的心情。

「唉，亞姐其實也可憐。她如今在那塊做什麼呢？」

亞姐這一年以來瘦了許多，腮巴肉陷了進去。人也沒從前那股活氣，再也不像在南京時候的「小鴨子」了。不過那張嘴還帶着以前那種俏勁兒：小小的，口紅塗得很鮮明。一開口就露出了裏面兩顆金牙齒，顯得格外明亮。有時候她把嘴唇撮成了圓形，到小龍子那個露着青筋的額上去貼這麼一貼——看看有沒有發熱：她那張嘴就活像是一朵薔羅花。

現在她也許正在照顧着小龍子，把泡發了的京江饅硬往他小嘴裏塞。於是他就得有氣沒力地哭了起來。尖削的小黃臉孔撇了過去，弄得滿下巴稀稀的。

「小龍子真要好好看看郎中，唐啟昆盤算着。「找哪個呢？」

這孩子一生下地就很小很瘦，脊背骨還有點歪。他身上一年四季長些瘡不像瘡的東西，時不時發着熱，沒勁兒地哼着。唐二少爺覺得這跟他自己的病有點關係，他自己那個不能告訴人的病。不過他嘴裏不承認。

『我看——這是風濕。再不然呢是火氣。你不相信去問問郎中瞧。』越說越認真，他連自己也相信跟他的病不相干了。他對自己辯解着：

『的確的！我一共害過三次，三次都給草藥郎中的方子醫好了。』他們抱着小龍子去請教過一個教會醫院，也去請教過一位日本留學的西醫。那些大夫毫不顧忌的告訴他們：這是花柳病的毒。二少爺不相信。他忿忿地嘆：

『這些外國郎中怎麼懂得中國人的病嘍！——胡說八道的不曉得講些什麼東西！西醫固然有西醫的道理，不過他們祇能夠看外國人。中國人生病他就沒得個法子。這是體氣不同嘛。……哼，什麼花什麼病！——狗屁！簡直是該死！』

於是他親自出馬去找醫生：總是找他熟識的，再不然就是經他朋友介紹的。他反復地告訴他們，一定要叫他們相信——這孩子是害着濕氣，還有點火氣，皮膚上透出了火瘡。

「趙大夫你看呢？哪，這不是火是什麼。你望望瞧，這個這個。」
說了緊瞧着那位大夫的臉色。要是別人稍爲表示一點兒遲疑，他就定不下心來。

「哼，人家不相信！——說不定又要把罪名往他身上栽；什麼毒！祇要那中一有了另外的看法，把孩子看得小題大做，他第二次就再也

不去請教他了。
這些心事——他一到省城裏就一下子湧了出來，好像給誰一脚踢醒了似的。平素看不見，聽不見，他就從不把念頭轉到那上面去，似乎這世界自來就沒長出個小龍子，祇讓亞姐一個人去操心，去發急。

「這個樣子下去真不行，」他對自己說，一面覺得這里的娘兒倆——

簡直成了他生命裏頂要緊的東西。

可是他沒有什麼對不起亞姐的地方。他那年在南京釣魚巷一跟亞姐搭上了交情，他就想法把她身價贖出來——足足花了三千多。他跟她在省城裏租了屋子，僱些老媽子廚子伺候她得週週到到的。她本來的「小鴨子」那個名子太不大方，他還替她改做「小亞子」，一些熟朋友趕着她叫「亞姐」：聽來像是好好人家出身的小姑娘。

租的房子也完全照着她的意思。她喜歡帶點兒洋氣的。那座小樓房每年粉刷兩次，窗門漆得亮亮的，發出一股油味兒。她從前在南京住的是古廟樣的舊屋子，她就故意要這麼自頭到尾都換一套，好把過去的世界全都丟掉，連回憶也丟掉，重新做一次人。

家具也帶着洋氣。她常常在木器店里看中了這樣，看中那樣。有時候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架東西是做什麼用的，可是她愛他那種外國味兒。

「嗨，」二少爺取笑她。「我看你簡直要變成了洋太太了。」

「我歡喜他那個新奇樣子，」她說話來總是很費勁很在意的樣子：她極力要洗掉她原先那種南京腔，攪着江北口音。「不曉得麼——房子裏頭一擺了呆不龍咚的木器，我就連飯都吃不下。」

唐啓昆總是依着她，讓屋子裏的家具一年年地添多，看去叫人疑心他們在那里開拍賣行。可是他祇要她舒服。祇有這麼着，對她那種心事，他不能叫她滿足的她那種心事——他才算補了過。他把黃包車公司的那份利息全拿來開銷這家小公館。他不在此地的時候，還有黃包車公司管事的李金生照應她。

然而亞姐總不稱心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她肩上似的。

男的瞧着她。溜開視線的時候他想：

「難怪。她是爲了小龍子：唉，這回這孩子身體格外變壞了。」

小龍子那張小床橫放在他們臥室裏。那張金黃的小臉偎在那里——動也不動，眼睛張開了一小半：要不是他老在那裏輕輕地哼，簡直叫人想

到他已經停止了呼吸。奶媽坐在旁邊儘看着他，手裏一把扇子悄悄地趕着蒼蠅。她眼睛紅紅的，似乎在淌着眼淚。

亞姐冷冷地說：

「這個小龍子也真古怪！你哼什麼嘍——哼給你爹爹聽啊？他家裏有的是少爺小姐，還在乎你這個野種哩！」

「呃呃，亞姐！」他這裏偷偷瞭了奶媽一眼。「做什麼呢，做什麼呢？給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嘍！」

那個仍舊保持着原來的姿勢：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眼睛對着外面的江：

「這個——倒不緊要。奶媽早就曉得你跟我的事：我自己告訴她的。」

遠遠的雲在無形之間移動着，看來竟是對岸的田地裏長出來的。江面雖然有那麼寬，那蕩黃水可嫌擠得牠不好過的樣子，不耐地慌着盪着：閃

着太陽的反光，就像燃着了零碎火藥星子一樣。

一些船隻在那上面滑着，總是先看見牠發狠地冒一口白氣，然後才『嗚！』的一聲叫。

她把視線守着牠們，跟着牠們移動到老遠老遠。一直到看不見了，她才轉開眼珠子。於是輕輕地歎了一聲。

唐啟昆時不時在騾着奶媽——看她有什麼表示沒有。那個可一直沒轉過臉來。她一定在心裏鄙視他，替她女主人抱不平。她越不露出一點兒什麼來，他就越覺得她可恨。他認為這女人簡直是在離開他跟亞姐——說不定常在亞姐跟前搗他的鬼。

他索性拿眼睛釘住了她，希望別人偶然會瞥過來——給他一個威脅。可是他等個空。他這就生氣地叫起來：

『屑什麼呀，你！小龍子是受不住風的！』
一會他又換了一個題目。臉子對着窗子那邊：

「呢，如今小龍子還是吃刁先生的藥吧？」

「唔，」亞姐塵請還跟着那些船。

「他怎麼說呢，那個刁先生？」二少爺提心吊胆地問。

「刁先生說他先天不足。」

「先天不足，先天不足。……」

男的自言自語着，在細味着這句話的意思。他到小床邊看了看，用手貼貼小龍子的額頭。然後低着腦袋蹣跚到簾子邊，沉思地皺着眉，嗓子放得軟柔柔的：

「先天不足，唉。你懷的時候我就勸你的：吃點個補品罷，吃點個補品罷。你總是……奶媽奶子恐怕也不夠。……」

他的心重甸甸的。他覺得他一輩子頂麻煩的事——就是這孩子的病。這叫他們兩個大人都愁眉苦臉的，過日子不舒暢。

「唉，真是個業障！」

爲着要使亞姐快活些，他於是毅然決然吩咐——叫把小籠子這張小床抬到樓下奶媽屋子裏去。他再也不想這孩子，並且還不願意亞姐提到他。一走過樓下——他總是加快了步子，怕他兒子那種蚊子似的吵聲飄到他耳朵裏來：彷彿祇要聽不見，他就可以叫自己相信那孩子是病好了。

『我要快快活活玩幾天，』他盤算着。『一個人何必過得太苦呢，何必呢！』

過節那天他喝了好幾杯雄黃酒，用打架似的勁兒吃了許多菜。他告訴亞姐：做人就爲的吃。祇要吃得多，身體當然好。這里拍拍肚子，打了個油膈兒。可是爲了要證實他那句話，他又努力吃下了四個豆沙粽子。

『亞姐我說你也要寬寬心才好。明兒個要是天氣好，我們上松鶴樓去罷。……吃的上頭你真要留點神哩。早上叫他們去喊一籠湯包——其實也不費事。你何必這個樣子，看你真是！』

每天起來。二少爺親自吩咐——要到前面茶店去定做點心。可是亞姐

總吃得很少。

「你到底叫我怎樣嘅，唐啟昆不高興地問。「開開心心多好呢。」

「嗯，開心得很哩！」

他搖搖頭：

「哪哪哪，你看！」

直着眼睛發了一會楞，他走到她跟前，屁股貼着桌沿。

「你總怪我沒有好好地照顧你。其實我是——」

亞姐站了起來要到樓下去。他一把搭住了她。

「呃，呃。」

兩隻眼睛互相對着。她好像在看着一個陌生人似的，神色有點不安，還有點疑神疑鬼。男的那張臉子拉得格外長，眉毛皺着閃動着；這些忽然逼得她討厭起來。她感到他祇不過想要暫時相安無事，祇是怕有什麼整扯煞了風景，並不是看見她有什麼苦處——要安慰安慰她。

她臉子通紅，帶着受了委屈的樣子——大聲說：

『我並沒有說你沒照顧我。你待我好極了！——我修九世行還報答不了二少爺哩！我有我的事！——要你假媽假媽地問什麼哩！』

照例在這個時候——她眼淚大顆大顆地掉了下來。

二少爺心一沉。唉，她又是那句話！於是他拿手絹揩揩臉上的汗，癢了一樣的坐到椅子上。他該怎麼辦呢，他？嗨，真該死！其實祇要除開這個，他跟她過得真是算享福的。

他聽見她擤鼻涕，還聽見她像傷了風那樣哈了一口氣。她老是滴溜着這些事，就這麼枯下去，瘦下去。現在他簡直不敢看 ней，似乎一見了她那付可憐巴巴的臉相——馬上就會證實了他犯的罪。他痛心地嘟囔着：

『真不得了，真不得了！……』

一種又悔恨又慚愧的成覺逗得他萬分難受。他恨不得跑到亞姐跟前抱着她，跟她講着好話，然後把這裏的家整個兒搬到對江去。從此她就是他

的二少奶奶，讓她在城裏好好地做人。

他一輩子巴望的就是這個。她待他這麼好，她自己肯這麼熬着日子，祇是爲的這個。她一心想着他從前那句話：他贖她回去祇能算她是個小的，等二少奶奶死了這才輪得到她。

『我怎麼要說得那樣硬掙呢？』他問自己。

可是事情越來越明白：他騙了她。於是他心一軟，皮膚輕輕地發一陣緊，跟他看見醫生替小龍子擠着膿血的時候——一樣的感覺。

『怎麼我儘朝這塊想的嘍？』他在肚子裏埋怨着自己。一個人總該想得遠點個：老這麼日怨日艾的算什麼呢。這里他可放起胆來抬起了眼睛——直對着亞姐；連她視線跟他的碰着他也不移開。他偏不在乎！……老實說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抱愧的地方！——『哪個叫她這樣一個出身的？——怪人麼！』

站起了身，挺得直直的，他又在心裏加了一句——

「活該，活該！」

他唐啟昆還得在社會上做人哩；他不能叫她壞了他的名譽。直到現在他還對親戚本家們把這件事瞞得緊緊的。祇要漏了點兒風聲，別人就得臭他。

「唐家二少爺還說是個孝子哩，還說是個道德君子哩！哼，他倒在省城裏養了個雌頭。窰子裏的貨！還養了一個兒子！」

於是大家都得瞧他不起，連華老伯也會擺出一付冷笑的面孔——好像祇有他姓華的才可以討兩個小老婆，別人打個小公館就是犯了罪的！

唐啟昆覺着胸脯那里緊得透不過氣來。他認為這是他太挺了的緣故：胸脯肉全 綑住了。

「嘖，不好過！」——胸部縮了進去，還用手摸了摸。他想到他從前做錯了點兒：應當一開頭 他就把她當姨太太接回家的，他在家裏也就不會那麼孤單，不會那麼感到他的世界一天天小下去。然而現在——噤，

糟糕！跟她住了三四年，還什麼名稱都沒有：照上海話說來，那簡直是：軋姘頭！

他張了嘴哈一口氣：

『那不能，那不能！』

窗外流進一股涼氣，夾着刺鼻子的煤烟味兒。街上有什麼車子走過，
鐵輪子匡郎匡郎的，震得樓子發了一陣抖。

一聽見亞姐在歌着他，他彷彿給提醒了一件什麼事，那種悲天憫人式的心情又翻了上來。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挨到了她身邊，用着連自己也不大相信的神氣說：

『這個——這個——我看——往後再商量罷，好不好？』

接着他頓着嗓子——很快地往下說着，免得她插進嘴來問他那些回答不出的話。他現在做人的頂大責任就是叫她平下氣來，叫她別滴溜她兩母子身份名義的事。他拿出他向來對付女人的那種經驗——主張明天他們媽

暢快快玩牠一天，晚上弄點菜吃吃。這里他摸了摸她的肩膀，抱歉地歎了

一聲：

「唉，你這件衣裳簡直不行。夏衣你一定要添點備：明兒個我們扯點料子來罷。還有手錶——這也是少不得的。你那隻方的已經舊了。」

他跟她上街去，在那些店裏指指點點的。他提防着瞧着四面，接着很快地溜進店裏，然後悄悄地打玻璃櫃張望出去。

「這個人好像是錢祝三……」

打這家走了出來，又躡進木器店。唐啟昆像店夥那樣誇着這些東西的玲瓏樣子，熱烈地說明着：

「這個是抽香烟用的。嚟，不壞哩。……買一架啊？」

什麼東西都買妥貼之後，男的還不願意回家。他一想到他們要走過奶媽房門口，他全身就發一陣緊。那里簡直是不吉利的地方：會一下子把他的快活打得粉碎，叫他心底裏忽然橫出一片陰影來。

他拚命擺出付開散的派頭——點了一支烟。用種滿不在乎的口氣提議：

『早得很哩。我們到健民家裏去坐下罷。』

女的可撇着嘴唇，彷彿牙齒突了出來叫上唇包不住似的。

『我要家去，』她說。

『怎麼呢？』

『我要看小龍子。』

唐啟昆打了個寒噤。

『唉，其實——其實——小龍子的病不礙事。哪個孩子沒得點個病的

嘎：這是常事嘛，這是。』

『我不放心：這是我的兒子。』

她瞧也沒瞧他一眼就往前走。她背有點駝，看來顯得是個正派人家的小姐，沒時下的女人那付挺胸突肚的怪樣子。髻子細細的——在綢袍子的

岔口上露了出來。唉，瘦多了。不過身段倒反比以前小巧：叫他又覺得可憐，又覺得可愛。

忽然——他心頭怔忡了一下：她這背影竟有點像那一個，那個俏皮的小鳳子。……

街上一些人在瞞着他。還有一位女太太索性放慢了步子，拿全付精神來打量他，又打量一下亞姐。這些人似乎有點認識他，眼睛閃呀閃的好像是說——

『噢，這個唐家二少爺！——跟一個什麼女人啞！她還在大街上生氣丟他的臉哩！』

二少爺把臉一緋，抬上了兩步。

『嗨，你又來了！』他莊嚴地說着，瞟了旁邊一眼。『何苦啞，你！家裏有的是奶媽老媽子，何必你自己去照應呢？』

他緊跟着她，拿手絹揩揩臉：

「那就……那就……喊車子罷。」

那個可一點不管他丟不丟臉子，一個勁兒埋怨着：

「你這個人不曉得怎幹的！就是你自己也有事情咳：李金生不是要來算賬哩麼。……沒得魂一樣，一天到晚！……快活得很哩！」

「李金生——李金生——」他臉有點發熱，想不出一句合式的話，
「哼，那個那個——沒得關係！」

「嚶，讓人跑一趟空腿！」

「一到了家——男的就往沙發上一倒。」

「來人！——打個手巾把子來！……李金生呢，李金生呢？……該死的東西！怎麼他還沒有來！……去喊他！」

亞姐帶着要打架的勁兒衝了上樓：

「嚶，嚶！自己心裏不高興了——就喊李金生發脾氣，是吧！」

她那獲得厚厚的衣領全給解了扣子，頸子可還挺着，彷彿那道領子還

有力量把她蹬起來似的。江風在屋子裏灌着：吹得她眯上了眼睛，頭髮飄呀飄的：跟她半夜裏醒過來那種碰睡勁兒一樣，叫他老實想、把樓住她。

『哪兒呢！』他吃力地笑。『就這個樣子沒得出息呀，你看我？』
對她盯了好一會，他把她一摺——讓她坐在他腿上。可是她害怕什麼似的趕緊起了身。

他感到意外失敗一樣的楞了一下。接着他爲了要岔開這種不高興感覺，他正經着臉色把剛才的話補起來：

『你曉得吧：心裏有事就不得定神。真的，有很多話要關付李金生哩。到現在他還不來，人家着不着急嘆！……小蓮 小蓮！……有人去喊李金生啦？……』

女的咬着扇子的邊，又看江上一艘船——眼珠子跟着牠移動着。等到瞧不見了，她還往洋台那里進一步，追去着過視線去。隨後她歎了一口氣。

『唉，小龍子索性死了倒也乾淨！』

『瞎說！』唐啟昆害怕地叫，對她睜大着眼睛。

她似乎要叫人原諒她剛才說錯了話，臉上那種緊張勁兒全給放鬆下來。手裏扇子輕輕扇着，並且偎到二少爺身旁邊——叫他也沾點兒風。一面用左手在他腦頂摸索着，把他的白頭髮一根根找出來。

二少爺閉上眼睛，帶七成鼻音小聲哼着：

『唉，我祇有在這塊——才過得住幾天清閒日子。』

十九

雖然李金生算得上是個唐二少爺的親信人，可是他有許多地方——二少爺還懂不透。

他是個快活傢伙，年紀還不過三十歲，有點傻氣，可是做事倒仔細，他對二少爺有時候很恭敬，很知道上下，有時候可大模大樣的滿不買賬。據他自己說：他從小就是個孤兒，上過學，當過學徒，過過許多苦日子。談着這一套的時候他把嗓子格外放得高，話也來得很流利，彷彿這些竟是很光榮似的！

「我家裏一個人沒得。我連爹爹媽媽的照片都沒有看見過。」

祇有一個叔叔——在南洋什麼地方做買賣：這地名二少爺老是記不住。一談起天來，二少爺照例皺着眉問：

「你叔叔在什麼——什麼坡？新嘉坡啊？」

「不是，」那個口齒很清楚地答，眼睛裏流着光。「是吉隆坡。」

亞姐盯着牆上那積洋畫——打一個五金店裏邊鏡框買來的：那上面天色跟水色都藍得發亮，一男一女坐在岸邊的橈子上，瞧着水裏幾隻雪白的鵝。她瞅了李金生一眼，用種瞇瞇的聲音問：

「那塊中國人多啊？」

「多。做買賣的差不多全是中國人。」

二少爺衝着她笑了笑，五成是開玩笑，五成是裝糊塗有學問的樣子：

「噫，你還曉得那塊不是中國地方末。」

「這是我告訴她的，」李金生插嘴。

女的胸脯深深地起伏了一下，於是發出許多問語來：

「這塊去要多少日子呢？是到上海坐船吧？船上的茶房可有中國人啊？……」

這真是些孩子氣的話！二少爺這就稍微把臉子仰起點兒，一個勁兒抽他的烟。李金生那付傻相倒很好玩，亞姐一看見他就又恢復了她以前那種活氣，用些不落邊際的問題來撩天了。

「無聊！」二少爺又討厭又得意地想。「人家談正經事——他們倒……」

可是他沒打斷他們的。爲得要叫亞姐放快活些，他讓他們去扯扯上海經。並且他一想到他待別人這麼關切，他隱隱地感到一點驕傲。

那兩個聲音漸漸放低了，好像怕他嫌他們孩子氣。李金生有時候還瞭他一眼。祇有亞姐一直盯定了對面的臉，簡直不知道屋子裏還有第三個人。他們談着海，談着船上的一些規矩。要照李金生這麼付模樣——在那艘大輪船上大概不會給人見笑的。他一點也看不出是個生意人：臉紅紅

的，頭髮刷得亮亮的，一套白帆布學生裝穿得筆挺，叫人想到他是一個什麼學堂裏的脚色。

二少爺不高興地瞅了他一眼：哼，裝模作樣！

現·李金生可在報告着他叔叔的事：

「他第一次上船，那些外國派頭把他弄昏了。吃的是西餐，喝的是葡萄酒。他拿起刀來斫一塊牛肉往嘴裏送——下巴上拉破了一條這樣深的，血直淌。……」

紅了臉的亞姐就格格地笑了起來。

「奶奶，奶奶！」——忽然奶媽在樓下叫。「你來看看小龍子！」

這里的聲音就陡然給切斷了。屋子裏所有的東西也一下子變了顏色，好像落下了一塊厚厚的黑雲。亞姐的臉色給罩得發黯。

她一轉身就奔下了樓。

唐啟昆預感到有什麼禍事，而這禍事似乎是李金生招致來的，他很命

橫了他一眼。可是亞姐尖叫起來：

「喂，喂！快來！小龍子身上滾燙！」

兩個男子差不多是同時衝下樓的。

「莫慌莫慌！」二老爺嚷着。一面用手貼貼小龍子的額頭，又試試自己的。

空氣緊得要把屋子都爆破的樣子。他像個醫生那麼俯下去瞧着那孩子，感到鼻子嘴都給堵住了。接着鼻尖子上一陣刺痛。他用種異樣的嗓子叫，聲音喘得打顫：

「趕快按郎中來！趕快，李金生！」

亞姐輕輕地叫：

「小龍子，小龍子！——媽在你旁邊哩。……」

然後她跟奶媽都靜靜地淌着眼淚：這沉默裏面多少總帶着點兒埋怨。二老爺覺得他身子沒有地方站：他不知道要怎麼才好。地板上似乎有

一根根的釘在頂着。可是坐下也不合式，好像屁股一頓下去就得有禍害。手心裏直淌着汗，顛顛的連要再摸小龍子一下都沒有這個力氣。

他恨不得跳着跑出這個地方。他恨不得嚷着哭一場，讓他的悲哀，講她的委屈——都一齊發洩出來。

『李金生，李金生！』他嚷。『等下子！等下子！我還有話跟他談……』

一批上那件秋羅長衫就往外跑，一面命令：

『叫小連去請刁先生！——快去！』

於是他跟李金生走在馬路上了。

兩個人都不開口，祇聽着步子踏在沙石馬路上駁駁地響。他們都感到重甸甸的，話給壓得說不出來。李金生驚異地瞅了二少爺，好像問他有什麼話跟他商量。那個的視線雖然沒跟李金生接觸，可是已經感到了。他似乎給窺破了心事的樣子，恨恨地在肚子裏罵了一句——

「混蛋！」

他們走進了茶店裏，李金生這才沉思地說：

「小龍子怕不會好了。」

「什麼！」二少爺冒了火。「你這個人！……」話要留神點個！」
那個滿不在乎地坐下來。聽着他微笑着。

「二先生你真是！真話你總是不相信的：我說的的確是老實話。」

「不談了罷，」唐啟昆噓了一口氣，心裏感到人世很淒涼似的。「我
煩得很。……小龍子不過是害的火瘡。……錢倒是要花幾個的。……呃，
你——無論如何——這個幾天你要送兩百塊錢來。……」

「沒有。」

瞧着李金生抱歉地搖着頭，還畏怯地看看他，他眼睛瞪大起來了，額
子一挺：

「沒有？什麼話！」

他取下平光眼鏡來擦了擦又帶了上去。他覺得心頭已經暢快了些，不過他還得趁勢發作一下。

「你到底怎樣在那塊管事的呢，你！你要明白我跟你個什麼關係。你不過是公司的老管事，我們看你是個熟手，把公司盤過來之後就仍舊許你幹下去。那麼你就要好好地幹呀，怎麼要這麼點個錢就沒有了？我有七成股子哩，公司裏。我可以問你要這個錢！」

「二先生你聽我說……」

「我不管！」

李金生搖搖頭，笑小孩子不懂事似地笑了一下。直等到那個平靜了點兒，這才正經着臉子，提高點嗓子告訴別人辦不到。

「二先生你已經提虧空了：這樣弄下去大家祇好丟手。現在車胎真貴，修工也貴。還有現在的車夫……」

「我不懂，我不懂！」二少爺煩燥地擺着手。「你不要跟我談這」

奎，我不懂！」

可是那個把臉繃着：

「我說是要說的！」

他報告着橡皮的价格，報告着同行出租的數目。他一本正經地挺着腰，話送出得很快，可是字音很清楚。看道勁兒彷彿他是拿這些當做至理名言來教訓別人的。至於公司裏的收入呢——比以前要少三成。……

這里唐啟昆打斷了他：

「好了好了！跟我報什麼賬呢！……你要曉得——你跟我家裏管田的一樣身分；我祇包在你們身上，我不管。我哪塊有工夫來煩神——來管這點個小事的嘍，你替我想想！」

「不是的，」那張紅潤的臉上閃了一下微笑。「這是個特別情形。」
李金生抹一抹雪白的頭髮，又告訴他同行的新議案：車子的租錢都減低了。省城裏的車夫都嫌八角租錢吃不消，鬧過一次事的。

漸漸的——二少爺臉子給拉長起來：

『怎麼我們要依那些車夫的嘍？』

『不依不行，』那個很不要緊的樣子。『你不誠租——他們不拉。』

『不拉就不拉！不拉——還是他們自己餓肚子，活該！』

李金生看不起地瞅了他一眼，淡淡地笑着：

『話是不错。不過他們大家一天不拉——公司裏就一天開銷不出。一個城裏大家沒有車子坐也不行。二先生上了碼頭到公館去——這麼一點點路你也要喊黃包車哩，他們不拉怎麼行！』

『他還是跟我說正經話，還是跟我鬥轆子嘍？』二少爺想。

『該死！簡直是混蛋！』他咬着牙，叫人摸不準他罵的到底是誰。端起茶杯來——還沒到嘴邊就又往桌上一頓。『混蛋！』

這些事他可不得不去注意。公司雖然給人管着，他自己可究竟是真的主人。他覺得他受了侮辱，這回。他使勁瞧着李金生，眼眶睜得吃力起

來，似乎對方那個犯了大罪。這可真叫他想不到——怎麼他自己公司的價錢要任聽別人來支配。這個姓李的到底替他管了些什麼事呢！

他平素向來誇李金生辦事精明，現在他可發了脾氣：

「什麼精明！簡直糊塗到了萬分！」

然而他沒吐出聲音來：對着李金生那付天不怕地不怕滿不在乎的勁兒，他肚子裏的話給封住了。

兩雙眼睛要打架似的對了會兒，二少爺退縮地移開了視線。接着又偷瞟了對方一眼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他自言自語地說。「唉，你到底人情世故不大懂。我那位管田先生那就——唔，那個得多。佃戶都伏伏貼貼的不敢動一動；管田先生處處留意。這是爲的東家，也爲的自己。那些人——那些人——我是曉得的，天生的不知好歹，客氣還當是福氣哩。」

隨後他讓聲調放得更柔順些，把臉子湊過去：

『你要替我想想哩：我實在要錢用。』

那個仍舊搖他的頭：不行。二先生已往挪了空子，公司不單是發展不了，還是勉強對付的。

『那麼……那麼……』二先生莫明其妙地有點怕那位經紀人，舌子發了僵。老半天他才吹出了他的意思：他向來把李金生當做親信人待的。往後他還打算給點好處。他知道他祇能派到七成利息。可是那位跟他合股的王健民——正是他北京的老同學。這倒很容易說話。

『這樣子罷：你告訴健民沒得錢。攞給他的三成——你先挪給我用下子，怎樣？』

聽着那個在想著，他又加了一句：

『我曉得你的景况，你不妨也攞幾個：我讓給你——讓給你——三股裏面一股。……』

這次到底算是有了個結果：『讓我划算一下看』——這就是李金生對

東家的答話。

『讓我划算一下看！——這是什麼話！他把我當什麼人！』

他到王健民家裏打了十二圈牌，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家。他提心吊膽地進了後門，生怕聽到什麼不幸的聲音。他總感覺得小龍子的病是有一個來由的，彷彿是什麼東西作了祟。這件事說不定跟李金生有點關係。

『怎麼下手的呢？李金生怎麼下手的呢？』

腦子裏昏昏地想着，一面還聽見麻將敲在桌上的聲音。一會兒突然醒了似地一震，於是又去追究——剛才他自已想的是些什麼事。

『唉，不得了，這小龍子！怎麼辦呢，叫我？怎麼辦呢！』

到了奶媽房門口——他小聲兒問：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郎中說不要緊，』奶媽搶着答。

他眼睛一亮，叫道：

「好嘛，好嘛。我說的不要緊嘛。你看，你看：郎中也這個樣子說。你們總是虛里虛槽的，一點個事就嚇得要死。」

這麼着他就踏着很響步子上樓去。

可是他在家裏坐不住。他簡直不敢邁亞姐出去，她祇一天到晚在樓下看守那個孩子，好像她自以為鎮壓得住魔鬼似的。他歎着氣。他玩了會骨牌又使勁一推。他狠命地在屋子裏踱着步子，要拿這響聲來叫別人知道樓上還歇着一位家主。

真該死！嘩，他到省城裏來……專門爲的找悶受麼！

他溜了出去。每天總是蹣跚手地走出後門的，好像生怕有誰會追他回來。他去找他那些朋友打牌，開旅館假在姑娘懷裏。他們都知道唐老二的祕密：認識亞姐，也明白小龍子害的是什麼病。

「老唐，你那個孩子好了點沒有？」

「大夫說不要緊。本來是！女人家胆子小，大驚小怪的。其實算得什

麼病嘍？」

說了掃大家一眼——看看別人的臉色。於是再也不談這件事，彷彿怕人提起他什麼缺點似的。有時候念頭一觸到那上面，他五臟什麼的就一盪。並且還莫明其妙聯想到李金生——呢過小龍子會死的那個傢伙。

「混蛋！」他嘴唇動了動，嚥一下他身旁那位姑娘——怕她聽見了什麼。他祇要一想到他跟李金生還得有一件事要結實交涉一下，他就覺得身子給什麼傢伙壓住了，連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有点怕那小夥子，還是就心着錢的事。

他想：李金生怎麼要天天到他家裏去呢？真是該死！——他想要離開他唐二先生麼？哼，他算是照拂小龍子。他竟像做了什麼鬼把戲……如今想來贖罪似的！

那天晚上坐在車上搖幌着，打着隔兒，帶着很滿意的神色回了家。剛一跨進後門，突然——他被誰一撞，差點兒沒跌下地。

「哪個！」他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。

對面那個站住了。廚房裏的燈光照到了他臉上，顯得很慌亂，可又有點沉重。

怎麼！李金生！——

「小龍子！——小龍子！……」

李金生沒有說完就奔出去了。

奶媽房裏——大家都圍着那張小床。女人們抽咽着。亞姐腫着臉，全身痙攣地抖動着，彷彿被她自己的哭聲鞭打了似的。

一發見唐啟昆進了門，她猛地跳了起來——往他跟前一撲。她扭着他的衣領，用拳頭沒命地在胸膈槌着，嚷着嗓子喊：

「我跟你拚命！我跟你拚命！……死沒良心的畜生！我跟你拚！我！我！……」

二十

他們把小龍子葬掉之後，亞姐簡直發了什麼病的樣子，十幾天都沒好好地吃一頓飯。她坐在窗口那個老位子上，一聲也不響，眼睛空洞地望着外面，好像在老遠地想了開去，又好像什麼都沒想。

「亞姐你何苦呢。孩子反正已經死了，他是……」

「你自然不要緊！——他又不是你的兒子！」

她不塗口紅，也不擦粉，讓額骨上面幾點雀斑很分明地顯現出來。嘴唇肉瘦得縮了進去，輕輕地露出了牙齒：打這里常常流出些沒有聲音的話，二少爺就是聽不見可也感得到的。

男的偷偷地瞪她一眼，在肚子裏回答了她：

『何必呢！何必拿我來出氣呢！』

天剛剛下過一陣雨，涼得很舒服。太陽打破雲裏擠出來，把大地蒸出了水汽——帶着一股很濃的泥土味兒。

二少爺吸吸鼻子，歎了一口氣。

『想不到他會死。……命裏不招。……』

那個可很命地橫了他一眼。她討厭他那種癢不癢痛不痛的腔調。可是別人一沉歎下來，她就簡直想要癱起來把他揍一頓。這孩子分明是害在他手裏：他巴不得他死！

可是她還那麼坐着不動。穩穩約約彷彿聽見有微弱的呼吸聲。她側着臉注意了會兒，給護催迫着一樣的叫她想下樓去看看，一下子可又清醒過來了。好像她身子突然搬到另外一個地方似的，祇有那些嘈雜的響聲叫聲刺着她的耳膜。

『去了，去了，』她嘴唇吃力地掀動一下。心臟上彷彿給很很地戮了一刀。

她不知道她該怎麼辦。似乎她祇有默坐在這張椅子上，等到她想好了第二步的辦法才可以起身。

唉，她祇想要做一個好好的人。什麼苦她都吃得來，什麼磨難她都熬得住，祇要人家承認她是正派人家的太太。這一年她拿全付精力放在小龍子身上：這孩子雖然那麼小，可是能替她奠定她在唐家的地位名份。

奶媽就跟她談過：

『奶奶你真要防防二少爺哩。他有了你——他還是在外吃花酒賭錢，跟你沒得個恩愛。』

『我也曉得，』她爽直地微笑一下。她倒不在乎什麼恩愛不恩愛，她祇要有人幫她脫出從前那種日子，讓她在正派的世界裏露露臉。

『我是做夢……』她痛苦地想。

隨後她拚命鎮定着自己，抬起那雙發紅的眼睛聽着二少爺：

「喂，你過來。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她聲音發緊，牙齒咬着不叫牠打顫，像受了寒的樣子：

「我們這個樣子到底算什麼呢？你老實告訴我——你打算怎麼樣。這塊地方我真住膩了，我真討厭死了，我實在熬不下去！我們算什麼呀，到底？要儘是這樣不三不四的，我當初怎幹要跟着你來——跟着你來——這個樣子！」

「噴嚏，你真是！」

亞姐可反復着她那句話：

「你老實告訴我：你到底怎樣打算，你到底怎樣打算！」

看來她倒還平靜，好像已經決定了什麼別的大計劃，不過還要把握這件事談幾句告一個段落。二少爺索性等了會兒才開口，他相信再稍爲過些時候就會跟平素一樣——大家快快活活過日子的。

這些談過不止二十遍。今天這回也並不見得比往常難對付些。

「你總當我虧待了你，」他說。「我其實——唉，我真不曉得要怎麼說才好！我沒得一天不想着你，想着小龍子。噯，你不曉得。有許多事——我辛辛苦苦——我就是爲的你。不過我不好寫信給你，那塊的人要是一曉得我寫信給你——我——我——當然要瞞住他們點個。……」

那突然個爆發了什麼似的，兩拳頭緊得發抖，往他跟前衝進了一步。
「好啊，好啊！——瞞着他們！」她尖叫，咬出了牙齒。「噯，我去了你的醜！我曉得的：我不是人，祇有你是人！」

樓梯上響起了脚步声，越來越急促，越來越急促，於是門口白影子——
幌——李金生進來了。他仍奮頭髮刷得光光的，衣裳穿得筆挺，並且有禮貌地取下那頂草帽，想要明白是怎麼回事地看着這邊。

真不巧！——他就偏偏要在這個當口闖進來！

二老爺努力裝出沒在乎的樣子，帶種開導小孩子的派頭對亞姐擺着

手：

「呃呢！……噴，何必呢。你聽我說，你聽我說……」

那個女的可不管這一套，祇是顧自己流水似地淌出來：

「我見不得人！我該死！我活該躲起來——不三不四的藏在這塊！好讓你做孝子，做好人，叫大家把你當孔夫子看……」

「我幾時叫人當我孔夫子看的瘦，」他輕輕分辯着。

「你這沒良心的傢伙！畜生！……你當初跟我怎麼說的，你當初怎麼跟我說的！——我問你！——你沒得一句話算得數的！你沒得一句人話！你這張嘴，你這張嘴！——兔子屁股還比你值錢點個！……」

「什麼話，什麼話！——難聽不難聽呀！」

「哼，難聽，你要血子！——我偏敞開來說！你去做好人，你去做好人！我要在江南江北貼你的招子——叫大家曉得曉得你是一注什麼貨！……」

唐啟昆僵了一樣站在那里，腮巴肉抽動着。那雙眼睛——不知道是因爲取了眼鏡還是因爲疲倦，顯得沒有神。他提起腿來要退一步，可是又不敢。他覺得李金生正用種看熱鬧的勁兒站在旁邊，嘴角上還輕輕巧巧的閃着微笑。

他猛地掉過臉去：

「你來做什麼，你！」

那個剛一發楞，他又吼起來：

「錢呢，錢呢？——你答允我的錢呢，嚨？」

「撥不出。」

「你這個混蛋！你這個混蛋！」發白的嘴唇中間濺出了白沫。腳在樓板上頓着。「你不想幹了，你！你簡直——你簡直——嚨！……混蛋！也不想吃的什麼飯！——這不識抬舉的傢伙！」

李金生用鼻孔笑了一聲。在這麼個局面裏面——李金生竟好像有什麼

壯了他的胆似的！——

「二先生說話也要留神一點！我是你們硬留下來的，哪個王八蛋才高興吃這一碗飯！不過我幹一天就憑良心幹一天，叫我鬼鬼祟祟騙朋友——我不來！」

這里插進了亞姐的喊聲：

「李先生你不要睬他！跟他講什麼！——他是個畜生！」

外面輪船「嗚！」的一叫，二少爺覺得這聲音竟成了個看得見的東西——打洋台上射進來，往他心坎裏穿過去。碼頭上的車輪也震得屋子打起顫來，彷彿怕有什麼禍害似的。他可巴不得牠一下子塌下來，把大家在這下面壓死——連他自己也在內。

可是他祇苦笑着：

「呃，莫吵莫吵。我跟他談正經事。」

於是他結里結巴解釋一番。他叫別人相信——他祇是爲了要錢用。邊

說邊際亞姐，舌子越來越不靈活。他簡直有點害怕，好像他的隱事全盤給抓在李金生手裏一樣。末了他竟待朋友那麼——表示他沒有什麼地方不相信對方。籌錢的話——彷彿成了一種忌諱，會重新招致出什麼禍事來的，他再不提起了。

這種胆怯的勁兒叫他自己也覺得奇怪，並且不安心。

「哼，他想卡住我！——他憑的哪門子膽！」

他怪他自己不該這麼輕信那個姓李的。他拚命追記一下，看曾經把什麼事告訴了別人沒有。可是想不上來。可是這屋子，道亞姐，這李金生——叫他心裏閃出了那種特別的溫情，那種模里模糊可又甜蜜蜜的溫情。這正跟做過的夢一樣：醒了之後偶然會觸動一下，不過夢境已經記不清楚，就只剩下這一點點朦朧的感覺了。

從前他在這省城裏過的快活日子，簡直成了前一輩子的事。

「他們都變了，」他對自己說。身子已經走到街上，許多黃包車都圍

着他，可是他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。

亞姐簡直像有個鬼怪附在她身上。李金生也離開了他，那個叛徒。他向來——祇有在這里才感到家庭的樂趣，才能夠得到人類應該有的溫存，才有個真正親信人跟他商量一切事情。……

這些情景現在可忽然結成了糊塗的一團，漸漸變了顏色。然後一下子轉動起來，就什麼都瞧不見了。

他頭腦子一陣暈，幾乎站腳不穩。

「車子！車子！」

一坐了上去——就帶着要嘔吐的臉色往前面亂指着：

「快拖！快拖！快！那塊！那塊！……」

這天他又找王健民他們去玩。直到半夜兩點鐘才回家。這座樓房成了個冰窖，一走進就有股冷氣侵着他的脊背。四面都靜得不像是人住的屋子，幾乎連自己的存在都有點懷疑起來。

「明兒個就過江家去罷！」

他悶悶地抽了一口氣。一會兒他又覺得這個打算未免太对不起人。

「沒有睡着啊？」他走到床前，隔着帳子溫柔地問。

躺着的那個一直不動，熬着肚子疼似地把身子縮着。她眼睛張開了一半，呆登登地瞧着枕角上綉着的玫瑰花。可是那個男子一走近，她馬上閉了眼睛。

唐啟昆要引她說幾句話，他去關上了窗子，把陽台門也封得嚴嚴的；亞姐向來愛講求什麼新鮮空氣，現在她也許會起來干涉。可是她仍舊保持着原來的姿勢，好像沒有看見他。

男的點起一支煙，瞧着牆上自己的影子，覺得他自己可憐起來。

「唉，她真的變了，真的變了。」

這麼着算什麼呢，她連睬都不睬他，瞧都不瞧他一眼。人家有什麼對她不起呢——她把這世界攪成這麼冷冰冰的樣子！他把煙往痰盂裏一扔，

接着又嫌兩隻手空着太無聊，重新又拿起一支煙來。身上雖然在冒着汗，他可常常有要打寒噤似的感覺。

嗨，他寧可讓她吵一場，讓她拍着床沿臭罵他一頓，把什麼話都罵出來也不要緊。這麼老騎着不理會他——他就簡直疑心他自己不是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了。

於是他想了一想前幾年的勁兒。他心一軟，好像看見了什麼怪悲慘的情景一樣。現在他忽然有一個怪念頭在他肚子裏發燙：他覺得他騙了亞姐，對亞姐不起。這種熱辣辣的念頭竟燒得他血管都發漲，彷彿有種什麼力量逼着他想要去犧牲自己——去到她那裏贖罪。

他拿着煙的那隻手可冰冷的，並且打着顫。心狂跳着，似乎正要去冒什麼大險。他老實想要衝過去——一下子掀開帳子，抱着她哭一會，叫她原諒他。他叫她受了苦。他祇有她這麼一個親人，可是他一直沒對她說過一句真話，全談不上什麼恩愛。他這回該把他什麼打算都丟掉，什麼閒言

閒語都不管——拿這些苦難來贖他自己的罪。他得跪在她面前發誓：

『我跟你家去，我跟你家去！……我們祭祖宗，請酒，放爆竹……你是我的髮妻。……我要是說了話不算數——叫天雷劈死我！……』

他尷尬地站在那裏，動都不敢動。他覺得自己是站在個很高的崖邊——一個不留神就會墜下去。他用熬着痛的臉色抽了一口煙，好像怕牠會打傷他的肺，可是他又不抽。

『跟她商量一下子。……以後呢？』

以後他看見許多熟臉孔，不過模糊糊糊——辨不出哪一張是誰的。他們在咕咕刮刮談着他。

『原來唐老二是這麼一個荒唐鬼！』

像他這麼一個男子漢——怎麼要攪上那麼一個女人呢？他該在好好的人家裏討一個填房，讓他自己得一筆很像樣的陪嫁。人家頂好是個新發戶，沒得什麼田，祇拿得出現洋：譬如說——高把塊錢！並且且老爺還可

以替他找一個好位置。

唐老二坐下又站起身，使勁把手裏烟一摔：

『我不能讓小鴨子耽誤我！我不能，我不能！她是什麼東西！——我該派討她的好啊？該死！』

就這麼着，他重新裝出了一付滿不在乎的樣子。他冷冷的對誰也不言語，連李金生跟他說話——他也不怎麼理會。對亞姐呢頂多不過瞟一下她的臉色，於是帶着帽子走了出去。彷彿他祇要他一冷淡得比亞姐還厲害，就表示是他勝利似的。

他天天跟那些老朋友在外面混，一面想着要拿怎麼一個理由來才可以過江回家去。

『怎麼跟她說法子呢？』——要沒個籍口就走，他覺得總不應該。

哼，丁壽松這傢伙簡直不住！到如今還沒個信來。

他在人行道上走着。後面有兩輛空車子跟着他，跟他談着價錢。他腦

子裏亂七八糟的：似乎亞姐跟李金生都在對他吵着什麼，大嫂也哭哭啼啼地說他欺凌她孤兒寡婦。一會兒又聽見大太太和五二子在搗着鬼，不懷好意地對他瞷着。如今他簡直不能算是有兒女的人：家裏那位大少爺一天到晚不跟他見面，祇到小校場去聽說書，在路上看壁報，遇見他的時候祇冷冷地瞷他一眼，好像一個路人在看着他家裏出了點什麼熱鬧，說不定竟是有點幸災樂禍。

『小龍子好好的怎麼要死掉呢？』他喃喃地說。『爲什麼呢？』我一個兒子也容不得！』

後面那兩個車夫可還在那裏哇啦哇啦。他煩躁得直吼：

『滾！』

『二百錢我拉去。』

二少爺猛站住，抽風似地擎着拳頭：

『拉你媽的屁！走到了這塊還要二百文！你們這種！你們這種！』

該死的東西！該殺該斫的東西！你們處處想卡住我做！……………你們你們！——混蛋！」

街上走着的一些人擁了過來，唐啟昆這才走開去。全身軟軟的沒一點勁兒，什麼地方在那里隱隱地發痛。兩隻腳載不住自己的體重，腳板給壓得發起漲來，有生了凍瘡似的感覺。他放慢步子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。

到哪裏去呢？他覺得他的路越走越短了。前面似乎有什麼擋着。可是他又不知道這擋着的是什麼東西。

「流年真不好。……………」

隨後他在肚子裏卜着卦：如今他到王健民家裏去……要是那位老同學沒出去，那他唐啟昆的一切都會變得順利起來。

他輕鬆了點兒。這時候不過中午一點鐘，他一吃了早飯就溜了出來。王健民起床總比他遲得多。於是他帶種酒派頭把兩條膀子甩開了些，加長了步子。他走過那家長江大旅館門口的時候竟挺起了肚子，因為

店裏的人都認識他。

「二少爺，」站在門口的一個茶房叫。「不進來坐下子？」

可是忽然有個什麼東西掉到了他頭上。

茶房往樓窗口瞅了一眼，很巴結地笑着：

「三老爺招呼你老人家哩。」

什麼？——三老爺？唐啟昆嚇了一跳。

真的！正是三老爺，那位丁文侯了三老爺——趴在窗口笑嘻嘻地瞧

着他，右手搭在一個女人的肩膀上，嘴裏在嚼着什麼東西。

「來我這塊坐坐，唐老二！來！」

「該死的東西！」唐老二在肚子裏罵。

到底他還是走了進去。他彷彿不屑去看那個女的，祇是嚴正地直盯着那扇門，作股正經地坐着，連丁文侯那付嬉皮笑臉的勁兒都動搖不了他。

那位三老爺大概才起床，赤着腳趿着一雙拖鞋，小紡的短褂子有幾顆

扣子還鬆着。

「唐老，你要請客才行哩。正好我還沒吃中飯。你不請我就不得了，我告訴你。我曉得你的事情：你在這塊養了個雞的。」

「哪里！哪里！」

「嚇，你還要瞞我！——南京的小鴨子。……」

於是大笑起來。那個女的可愛笑不笑地打盪着唐啟昆，那勁兒就好像城裏人看見鄉下人做了什麼傻把戲。

半點鐘之後，唐啟昆給丁文侯搭到了迎江樓。那個出主意叫了許多菜，看來他不是爲的要吃，祇是叫他唐老二多破費點兒。

「這不算什麼，」唐啟昆一面跟他們走出館子，一面放心地對自己說。他還可以打那個丁家多撈些回來，在他們芳姑太太身上，甚至於在侃大爺身上。說不定他們家裏另外一個人還能夠帶一筆整的給他，整的！

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。別人遣走了女的，再拖他回旅館去的時

候——他竟不大掙扎。他不在乎。

「今兒個吃得真痛快，」丁文侯抽着烟，打了個隔兒。「不過我寔得很，我要沒得一百塊簡直不能夠移動。唐老二你該代我想想法子。」

唐老二插燃了洋火，手停在半路上，對那個搖搖頭。他點着了烟抽一口，正要空着嘴來說話，文侯三爺可一下子站了起來，猛的關上了房門。

「我老實告訴你！」他身子抵着門，一雙發紅的眼睛對唐啟昆瞪着。

「你不代我辦到可不行。……一百——少一文我不要！不說別的，我祇跟你算算賬——看你騙了我家芳姑太太多少錢！……」

唐老二傻瞧着他。

那個似乎早就預備好了的樣子，流水那麼嘩嘩地往下說着。

「你們唐家裏不會沒得錢。你們是了不起的世家，你們祖宗老子做官做府，還做買賣，撈呀騙的都來……你不給——我跟你鬧個尸山血海！」他使勁把鼻子一抹。「噫，我向來就是這個樣子，不跟人家婆婆媽媽的。」

說到就要做到！」

這些都一個字一個字刺着唐啟昆的耳朵，逗得他眼睛霎呀霎的。他腦子裏的念頭給這些話聲一斷斷打碎了，什麼也想不起來。

「呃，何必呢，何必呢，老三！有話總好說的呀，彼此是至親。」連自己也莫明其妙——他心裏倒還算平靜。好像注定了要倒個大楣，沒得說的，祇好硬着頭皮來認晦氣。文侯老三就祇這一樁：一喝醉了就不認識人。

那個斬鐵截釘的：

「別的不談。一百！」

「少點個行不行呢？」

「放你娘的屁！哪個跟你講價錢！」

「唉，你也想想我的困難。我實在是……」

「你給不給，給不給！」丁文侯往這邊衝了一步，酒味兒直噴。「老

實告訴你：我是代我們芳姑太要。我要代她出口氣。噢，你們唐家了不起，看不起我們丁家，丁家的人也隨便給你欺侮，可是？……一百塊還是客氣的，不然的話！……我們不談！先扭下你的腦袋瓜子再說！」

唐老二拿烟的手停在空中即忘記了抽。怎麼辦呢？看來他要是不能允……哼，那！

可是他打算辯明幾句。哪個說的他看不起丁家？……這準是些小人瞎說瞎說的，想離開這兩家親戚。他眼珠子想逃避似地一會兒看着丁文侯那張紅臉，一會兒盯着紅漆地板。他怕他吐出來的聲音會打顫，故意放低了許多，那些字句就一飄一飄的，一個不留神就抓不住。不過他說得很熟練，他表明他自己的心迹：對大嫂他從來沒欺侮過。

「欺侮？……這兩個字真叫我萬死莫贖了！」

他一輩子祇是為母親為大嫂做人。這兩位長者就是他的生命：他們叫他死他就去死。這誰都知道。至於那一百塊錢——

「我馬上就要！」文侯老三插嘴。「你如今拿給我，當面點清！」

「這不成問題，老三。我當然要那個，我當然。不過——不過我身邊沒有帶錢。……」

「那你寫個字。」

唐啟昆用冰冷的手顫着寫好了條子，還給逼着打了一個螺印之後，丁文侯又叫起來：

「茶房，茶房！……喊賬房上來！」

隨後他正言厲色地告訴那位老彎着腰的掌櫃：他這兒的旅館賬問唐二少爺去算。

「他住在那塊你曉得的。要是跑掉了——你過江到唐家裏去找他！」

「是，」那個很小心地答。他們全都知道了丁三老爺的脾氣，誰都不敢遲疑一下。前幾年他們待這位老爺太不客氣了點兒，有一次竟扣過他那口小皮箱算賬。自從侃大爺當了京官，連縣太爺也巴結得周周到到的，侯三

「爺就老是拿出這些難題來——把從前的事情算總賬來了。」

這回他們可釘住了唐老二：這還容易對付。

唐老二臉子發了白，在肚子咆哮着：

「混蛋！該死的東西！簡直該槍斃！該槍斃！該槍斃！」

他胸脯要爆破似的直喘不過氣來。他老實要拿個什麼鐵東西把這些人都打死，把這家旅館搥碎。他要把這省城點火藥炸掉，讓他所小樓房裂成一顆顆的火星子，連亞姐也死在裏面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——他已經走到了街上。

到處都是烟霧霧的。路燈發着紅色，看去簡直是一顆顆爛瘡疤。馬路弄得他腳板發燙，叫人想到地裏下蘊着了一股火，要把這城市烤焦。於是他那所小洋樓就好像一架蒸籠，四面都悶得緊緊的，他覺得連心都跳不起來了。

他茫然四面一看，想找個東西來發洩一下。

亞姐可仆着睡在那里，腮巴子壓在枕頭上，嘴巴給擠成了歪的。外面江上有一艘小火輪突然一吼——聲音直衝到了天上，叫唐啟昆打了個寒噤。

『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我一定要走！——隨便到哪塊！我要走！』
肚子給褲帶綁得很難受，他動手去解開。可是繩給拉成了個死結。

『該死！』

咬着牙一使勁——噢！他這就趕緊抓住了褲腰不讓牠掉下來。

『什麼東西都跟我作對！什麼人都跟我作對！』

他把兩個胳膊擱在桌上，托着腮巴，想起他一切的熟人來。眼睛不動地對着前面那盞電燈，牙齒輕輕地咬着嘴唇，這麼着一直坐了一個多鐘頭。他反復地對自己說：

『真不行，真不行。不作與這個樣子的，不作與。……』

二十一

到底唐老二接到了丁壽松一封信。裏面有這麼幾句話：

「侃大老爺未有家來。即要代錢家來云云。二小爺保重身體。念念爲幸。早家來至要至要。」

二少爺把信往口袋裏一塞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唔，非家去不可。」

他覺得他的理由很充足，沒什麼對不起亞姐。於是第三天就挾着皮包過了江。

家裏跟平常一樣，整個公館靜悄悄的。大嫂還是沒有回來，連祝壽子

也見不了面，彷彿這孩子竟成了丁家的孫子。太太告訴他：

「六月初十老太爺的陰生——那個寡婦都沒有帶祝壽子家來磕頭。」
她背地裏老是叫大少奶奶做寡婦。可是說話的時候儘疑神疑鬼地盯着二少爺，好像要看破他的心事。五二子在旁邊就用眼睛霎呀霎的，似乎叫她祖母說話留神點兒。

唐啟昆嚙下一口唾涎，拼命裝出付滿不在乎的臉色。他知道他母親的脾氣：有什麼整扭總不馬上發作，尤其是他剛剛到家，她怕兒子太辛苦。不過聽她那付神色總有點不對勁，五二子也有點頭鬼腦鬼——彷彿她們祖孫兩個已經定下了什麼計謀的樣子。

「借錢的事她曉得了啊？」他疑心着。

就使她沒知道，他過節沒在家裏過——就可以成了他一個大罪名的。太太可祇用種種描淡寫的勁兒談到端午節：

「那天迎賓樓來要賬，我們說你不在家。」

「唔，這筆賬我當時忘記了。」

「端午我們到丁家去了下子。」

「丁文侃呢，怎麼樣？」

「沒有家來。他們說他們都長病好了。」

「唔，正好。他得趁丁文侃還沒回來，把大事情攪妥當一下。於是他又成天地在外面跑，心老是興奮着，並且顯得很有精神，好像大病了一場的人——養得比從前更結實了一樣。他很有把握地對十爺說：

「這回一定辦得好，你看。何老六到杭州去了，怎麼又要到這塊來呢，要是他不買田的話？」

請何雲孫吃過幾次飯，他們慢慢地談得有點結果了。

「老實告訴你，」何六先生紅光滿面地嚷，「我是達觀的：田不田倒不在乎。小兒明年大學要畢業了，忽然異想天開，要買點個田玩玩。錢是非張羅下子不可。不瞞你說，我實在窘得要上吊，哈哈哈哈哈！……十爺，

爺，你說呢？——我們總是爲子孫作牛馬。我倒想得開：作牛馬——就作牛馬。你說我這個主義錯不錯，十爺你看，嘍？」

可是那姓何的還居心要把這件事延宕一下，聲明要『從長計議』。

『總是好的，』唐啟昆想。『祇要他答應買——我就不怕。』

祇有一種事他決不定：要不要告訴太太呢？她老人家是個精明人，也許會打出些好主意來。不過她常常談呀談的會把話題岔開去。她會打賣田扯到錢，扯到借債，於是她就得哭起來嚷起來……

『皇天呀！皇天呀！我的兒子偷偷地向華家來借了債，不把我的首飾贖家來呀！……』

他想着打了個寒噤。這些盤扭頂好不去引起牠。他這就對別人說話似地在肚子裏發揮這一層道理：真是的，何必呢？她老人家這麼大年紀，還要逼她生氣做什麼煩。他頂要緊是一個娘；他不能拿這件事來叫她操心。他得等到安排停當了再告訴她。

這天晚上他把丁壽松喊到他書房裏去。

「丁壽松，你去代我辦一樁事：這個幾天裏面要我辦好。」

他要叫丁壽松跟十老爺到何雲蓀那里去——有點個生意經要談談。他認爲他自己去跟對方面對面來計議——可不好意思。並且這姓丁的在這方面是個行家。他已經打定主意把這瘦子當做親信人了。

那個可結里結巴的：

「何——何——何六老爺那塊呀？」

「小聲點個！」二少爺壓着嗓子叫。「怎麼？你不高興去啊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，」丁壽松輕輕地分辯着。身子縮成一團，不敢抬起眼睛來，祇看看桌上那本牙牌神數，又瞧瞧板壁縫——好像想要打那里鑽出去。

二少爺沒注意這些。他聽了聽桌上擺成一排的骨牌，脊背往後一靠。然後拿一付辦牛老到的派頭關照丁壽松許多話。他叫別人知道葉公蕩是出

名的好田，該探探何雲蓀的口氣——出到什麼價錢。老實說，他二少爺真有點捨不得出手，不過既然答應了人家，他當然不反悔。他已經寫信告訴菅田先生了。

「懂不懂，懂不懂？——你把這些話都跟他談。懂不懂？」

「懂，」丁壽松蒙着右眼，很難看地笑着。

心裏總還是不服氣：

「怎麼的呢？怎麼偏偏要找到那個姓何的呢？」

他想了一下前次小火輪上的情形。何六老爺竟跟他談了那麼多天，還打衣袋裏掏出煙屁股來抽。看來那傢伙沒什麼了不起——跟他丁壽松一樣，連官艙都不坐一個。於是他把下唇兜了起來，用手指抹了抹下巴。他覺得他可以像個老朋友那麼去找他：他記得何仁兄那次上船，還是他讓了點兒位子——那個傢伙才有地方坐的。

這時候二少爺顯得很高興：

「這回——我倒要望望瞧——看你到底能不能辦事。」

於是丁壽松全身都鬆動起來。他不好意思地扭了一下，往四面張望張望，蹣跚挪手走到桌子邊。

「二小爺放心：別的事不敢保，這件事倒容易。我跟何六爺是——是——我跟他早就認得的。」

「早就認得？——他辦釐金的時候啊？」

「不是的。在船上。在船上我跟他——我跟他——」

丁壽松生怕一個不留神會漏出什麼話來，頓了會兒他就改了口：

「他跟我搭朋友。」

唐啟昆「唔」了一聲。伸出舌尖來舔舔嘴上的鬍子，有種軟綿綿的酸覺。他覺得什麼事都很順利，彷彿一離開了省城，所有的盤扭就都給撇到那邊岸上，讓他轉了氣運。這裏他挺了挺腰板，拿個食指在紅木桌上畫着，動手跟丁壽松談開了。他告訴他做人的道理：對自己的人要忠心，

可是對別人要懂得人情世故。他拿門房老陳做了個例子：噫，你別看他三輩子沒得兩句話說，做事倒着實有分寸。他替東家耽憂，也替東家捧面子，捧好處。二少爺的對頭也就是他的對頭。

「這就是忠，」二少爺用力地說，吐出最後一個字之後還捋了捋嘴。
 「忠孝總是做人頂要緊的東西。比如——太太太辛苦苦養了我，我怎麼能夠不報答她？你想想我怎麼能夠？忠跟這個孝，道理還是一個樣子。一個人存心忠孝就一定有好報；好運氣來了你擋都擋不住。噫，是這樣子的。我啊——我是——呢，你來看我占的這個牙牌數。……」

丁壽松捧寶物似地捧起那本書來——挨近了那盞電燈。眼睛可給燈光耀得很難受的樣子老雲着，在第一句上面停下了分把鐘，這才慢吞吞地移往第二句。他幾乎用了全身的精神來幹這一手，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吃那些字句逃開去。嘴唇不住地掀動着，連漏出了唾涎都沒在意：

「中……平。……上……中。……上……上。……二少爺好福氣，二

少爺！……」

那下面寫着這麼四句話。

「八九元功已有基，頻添火候莫差池。待看十二重樓透，便是丹成鶴到時。」

他雖然不明白這裏面到底含着怎麼個意思，可是他也知道他該怎麼下斷語：

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二少爺！好心總有好報，這個——這個——八九元功——真是的！要不是二少爺的孝心——唉，真是的！你看看瞧瞧！——十二重樓……別人哪塊有曉。你老人家一定會——一定會——唉，了不得，二少爺！」

二少爺莊嚴着臉色，食指翹了幾翹：

「下面還有，下面還有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……」解曰：「雲佈滿山低……」真是的！真是菩薩保

佑……」

他把他所知道的讚語全都拿了出來，好像這些讚語是二少爺寫的。一面他感到身上有一股熱氣在滾着，連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；也許因爲看着二少爺要走好運了，可是也說不定是因爲二少爺待他太好。

「有了苗頭，有了苗頭，」他對自己說，唉，真是的！他得上勁點兒。二少爺要是轉了運——一定撇不開他丁壽松。

可是二少爺這時候有一個怪想頭：事情太順利了他就有點耽心。他抽了一口煙想：

「別的方面呢？」

他似乎覺得世界上的好氣運有一定的限量；這件事太容易了，那件事也許會簡直辦不通。他緊緊咬着煙嘴子，想到了丁家裏的人。說不定蹩扭就出在那一邊。要是文侃一回來就跟他抓破臉子幹一傢伙——那——

「不會！」他自己答。

現在他正像打過一個勝仗的將軍，要再克服人的話——他挺有把握。他可以試試看——瞧着罷。他兩隻手洗起牌來，並且很沉着地對丁壽松翹翹下巴：

『你到那塊坐下子。我還要問一樁事。』

拿起那本牙牌神數來的時候，他一臉的不願意，跟小孩子端一碗苦藥來一樣。這回第二第三付都祇有三四開——兩個下下！這麼着一開頭就是：

『小心謹慎，不可妄想！』

什麼！嚇，真該死！那四句也簡直莫明其妙——

『手持利劍刺犀兕，迎刃而解差可喜。自槍以下無護焉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』

他怕了壽松聽見，趕緊把牌一推，合上那本書。偷瞭了別人一眼，一面他解釋着：

『剛才我沒有誠心。不誠心——當然不靈。』

這就把紙塵弄熄，移正了身子，用手在額頭上抹了幾抹。洗牌的兩隻手也小心在意地動着，叫人想到這付骨牌是玻璃做的。到第二付他就有點着急：總想多湊幾開，可是找來找去祇有一付『二三靠六』。他瞟了丁壽松一眼，沒聲沒息的念：中平，下下，中平。這回又不見得好。他躊躇着：『要不要看一看。』

結果他把書翻開——找了出來：

『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。若問居心，卑鄙尤甚。』

那個丁壽松可熱心地起了身，笑嘻嘻的：

『二少爺占的一定好。……這回是什麼？』

邊說邊把臉子往二少爺這邊湊。

忽然二少爺『嘩！』的一下摔了書，一傢伙攔了起來：

『這有什麼好看的！走！……我頂討厭這種鬼頭鬼腦的樣子！該死的』

東西！——連個上下都沒有！混蛋！我的事要你管！你懂上下不懂——你懂不懂你懂不懂，啊？……」

看見那個在發楞，他又吼：

「滾！……你去做你的事！……你明天就代我到何家去！……要是你辦不好——辦不好——喂，你的腦袋瓜子——你！……這個混蛋！」

一會兒他又叫他轉來：

「忙什麼！……我剛才的話聽明白沒有？……這件事你不許亂說，懂不懂？你要是漏了半個字——我剝你的皮！」

丁壽松出了門才透出一口氣：

「哈呀，這位少爺！官無三代——傳到了你手上這樣子神氣！什麼東西嘎！」

不過何家裏他還是不得不去。他相信要是他下勁幹一幹，總會撈到點兒什麼：二少爺沒有叫他白花力氣的道理。他把他那位親戚的脾氣想了一

下：火性子是火性子，可是不會害他。

『水牛不吃人，樣子難看，』他自言自語地說。

每天晚上他照例到二少爺房裏去回話，去伺候這麼一會兒。然後挺直了身子回到門房裏，大模大樣地告訴老陳——白天裏他碰見了一些什麼人物。他跟十老爺在何老爺那塊做客，別人還親自敬烟敬茶給他，跟他規規矩矩談買賣。於是他用小指的指甲把左眼上的眼屎搥掉，舉着知縣老爺嘉獎承發吏的那種派頭——誇了老陳幾句，因為老陳對二少爺很忠心。

『這是二少爺跟我談的。喏，你這個樣子倒很不錯。你呢——說起來：哦，不過是個門房哩。其實啊——忠心還是要緊的。做人做得好，自然有好報。』

前幾天他可還有點不服氣：這一個個老頭兒——二少爺還說他好！可是近來他常跟老爺們打在一起，他陸地覺得自己長高了起來，這就對這回事另外有種看法了。

末了他還聲明了一下：

「我早就想告訴你的，不過我一直沒得工夫。」

看着老陳那張緊閉着的嘴，那付默里巴氣的樣子——好像不懂他的話似的，他又微笑着說：

「你不曉得我忙的什麼事吧？你曉得不曉得？」

那個乾瞪着他。他就噓了一口氣，計劃什麼大事似的皺着眉：

「這個我不能告訴你。這是二少爺託我辦的。事後或者會告訴你。如今可不能，賣田的事怎麼能跟你說呢。你曉得了也沒得用。」

第二天要出門的時候，他還關照了老陳一下：

「我出去了。門戶千萬要小心點個！」

他帶着萬分匆忙的樣子跨出門去。步子可踏得很重，彷彿背上背着一個二少爺。別人竟把這付重担給了他。二少爺蹉然常跟何六先生見面，可是總不正面談起生意上的事，似乎一談起就怕失了身份。他祇靜靜

地聽着了壽松的消息。

現在何雲孫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：何家裏祇肯出二十八塊錢一畝，今年收的谷子還要歸買主。

『怎麼呢，』唐啟昆叫。『前向時……一畝值一二百塊哩！葉公溝是出名的好田。』

十爺祇知道歎氣：

『唉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如今的田真不值錢。唉，真是不得了，這樣下去！』

那位姪少爺煩躁地站起來，用很快的步子踱着。他記起他占的牙牌數：『八九元功已有基……』可是這命裏註定的好運——給人家攪糟了。

他對丁壽松瞪着眼叱着，罵他沒得用。接着又苦臉囁嚅，他怪他叔叔沒有幫他的忙。

他在桌上一拍：親自出馬！

『好嘛，好嘛！』——事後他勝利地對他母親叔叔說，眼睛裏發着亮。『有些個事情是要自己動手哩。現在你看，談成了。』

他提防地往四面看了一轉，小聲兒告訴他們：何雲孫答允出二十八塊五毛一畝。今年收的谷子呢——

『那當然是歸何家裏的。如今田上的買賣都是這個規矩。何雲孫朋友個就走，他去攪錢。頂多一個禮拜就來。今兒個晚上我要請請他：替他錢行。』

這幾天他是帶着一付閒散的樣子出門的。他跟一般老爺們上茶居，到十爺家裏打牌。爲了怕十爺有什麼病痛，他還陪他上蓮九癩子那里去。他覺得很輕鬆，好像學生大考之後放了假一樣。這麼到外面跑，並不是爲的急事要辦，祇是出去玩玩散散心，他這一輩子似乎還是頭一次。

祇有到了家去的時候他不大自然，老是提心吊胆的怕聽到侃大爺的名字，可是他自己又忍不住要問起他。說起話來纔有點結里結巴，臉上還發

着熱。他認為這是——

「我跟他們談不來。」

於是他仍舊很滿意，靜靜等着何六先生的消息。可是到了七月底——

何雲萍還沒來，丁文佩倒回來了。

「什麼，什麼！」唐啟昆跳了起來。「佩大爺家來了？」

楞了一會兒，一屁股倒到了椅子上。他什麼也想不上，什麼也沒表示，連呼吸都停住了的樣子。彷彿犯了罪給迷住了，祇好沉住氣來等別人判決。

二二二

這城裏突然緊張了起來。街上不斷地有些包車飛奔着——叮噠叮噠叮噠——好像在大聲吆喝着似的，往丁公館衝去。牆上貼着的本地報紙都用頂大的字：用很多的篇幅——來記載着了秘書長返里的消息。打城門口到了公館，路上都平平地鋪了一層黃土：這是縣長叫建設局趕起來的，免得叫車子走過的時候簸得不舒服。

有些綢緞店還掛着旗子，放了一串爆竹。並且用紅紙寫着：

「本店爲歡迎秘書長，大減價三天。」

那位秘書長已經由縣長跟地方紳士們迎回來了。跟他同來的除開三個

公役，祇有部裏的一位梁祕書——也是本地人，從前跟這位長官一起辦過報的。他是個高高個兒，穿着輕飄飄的小紡襖衫。不管天氣怎麼熱，他總是在漿過的領子上扣着那條領結，還加上那件似乎很厚的上衣。

雖然他自己的家也在本地，可是他仍舊拿出辦公的精神，每天一早就挽着太太到了家去，跟祕書長陪客談天，還代替祕書長接見新聞記者。他老是搓着手，有條有理地談着那幾句話：

「是的，祕書長早就想回來省親的。但是史部長病了，部裏走不開。現在史部長已經復元了，不過血壓還有點高。血壓是——是——是讓我查查看。」

他掏出一本皮面金字的「懷中記事冊」來翻了翻，報告了血壓的確數之後，又搓搓手：

「是的，是這樣子。所以——據我看——部長還要靜養一下子。至於祕書長呢頂多在家裏歇一個星期。我本人也是如此。是的，部裏事情忙得

很。」

一送走了新聞記者，他就匆匆忙忙跑到裏面廳子去，挨到牌桌邊筆挺地站在梁太太後面。

「你們談了些什麼呀？」梁太太挺內行地問。「他們有沒有問起劉祕書調科長的事？」

「沒有，」梁祕書歪着身子，看了看上家丁老太太的牌。

老太太趕緊扁着嗓子叫了起來，用力得連腮巴肉都扯動着：

「噠，不許放風啊！」

小鳳子瞧了那位男客一眼，又看看梁太太。她在搜着些話要調侃他們一下，可是想不出。於是掃興地走了開去，蹣跚到另外一桌牌旁邊，抿着嘴瞧着五舅太太那付認真勁兒。

「五舅媽你還打牌哩！要打仗了！」

她自己拚命忍住笑。可是別人似乎聽都沒聽見。連旁邊的三嫂都沒理

會：三嫂給逼着出來陪客，可祇是低着頭盯着手裏的孩子，好像怕他逃走似的。這里小鳳子橫了她一眼：

「你看你！——把孩子豎起來抱，他腰都會給你攪痠哩！」

那個順從地把孩子身體騎平着，他可哇的哭了。

做姑姑的感到自己有件什麼東西給別人打碎了似的：

「哼，這孩子弄成這個樣子！……三哥哥呢？」

「還沒有家來，」三嫂胆小地答。

小鳳子怪她管束不住丈夫，哪壞了一句……「沒有家來！」一會兒她

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心平氣和欠下身去，把孩子的腮巴扯兩扯，小聲兒關照着嫂子：

「你要放快活點個，三嫂。沒得哪個委屈你——板着個臉做什麼嘍！要給哥哥看見了他一定不高興。」

可是那邊一桌梁太太的話聲把她注意力吸了過去：

「呃，劉秘書是什麼學堂出身呀……他學的什麼專門？哎唷真是的！都是你！你一來我的手氣就不好！你看你看！——簡直不上張子！」

「啊喂！」小鳳子尖聲插了進來。「梁太太祇要一看見梁先生——就簡直不得住神！」

這逗得梁太太笑得全身的肉都打顫，兩條長耳環不安地晃動着。她微微地抬起圓泡泡的膀子，頸子不大靈便地扭一下，彷彿很害羞的樣子。一面嘴裏斷斷續續發出幾個單音：喘得說不出話來。

芳姑太太祇着慌地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。她不知道別人怎麼笑開了的，自己沒陪着笑，就似乎覺得有點失禮的樣子。右手在摸着一張牌，彷彿別人出了個難題叫她解答——心裏昏亂起來，她一定要摸清楚。到底是七萬還是九萬，這兩張在她常容易弄錯。可是她不敢決定，好像這一下子可以卜定她的氣運，不能夠隨便就下斷語的。

「怎麼摸的呢？……我該怎麼樣呢？……」

侃大爺一回來——她就沒安定過。鼻爺那付匆匆忙忙的樣子，似乎把她定下來的一些什麼都搗得泛起來了。她的心時不時會怔忡一下，手指也有些發抖。肚子裏老是打不定主意：她什麼時候跟他談呢？於是她拿着一張牌莫明其妙地觀着，遲疑不決地看看溫嫂子。

那個可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不在她身邊了。

「怎幹」就走呢？」她想。連自己也不明白這個「」指的是溫嫂子還是侃大爺。

家裏一天到晚不斷地有許多客人，叫她沒機會跟她哥哥談天。有時候倒是幾個自家人鉸在一起，可是要她就開口商量那件事——總覺得不大合式。她似乎想要揀個好日子，揀個好地方，這才能夠從從容容對侃大爺說一說。

要是一句話也沒跟他——他就走了呢？

她猛地抬起了臉，衝着梁祕書害怕地問：

「他在那塊做怎麼，他？」

大家都嚇了一跳。那位梁秘書睜大眼睛瞧着她，好像眼眶中間撐了一根棍子。直到明白了她的意思才鬆了一口氣。他接着手，用着報告什麼公事的派頭答：

「是的。秘書長正在那塊陪客。華老先生跟他有點事要商量。」

從前他提起來總是稱「老丁」。後來趕着叫「密司脫丁」。現在可祇稱別人的官銜。他對別人解釋過：

「朋友儘管是朋友，位份總有個高下的。秘書長依舊把我當作老朋友，這是秘書長念舊，這是他的道德。而在我——則不可。是的。他總是我的上司。我們是「法人」。一做了「法人」就模糊不得。」

他還說明了「密司脫」這個叫法是不應該的，因為這是外國話。

現在他四面看看，很希望老太太客氣幾句——叫他別稱呼得這麼恭敬。可是她老人家大概已經想明白過來了，不像以前那麼問他的理由，倒

代替他向大家報告這個稱呼的來歷。

「哪，這是這個樣子的：你聽我說嘍，」她幌幌手叫別人注意她，還轉過身去招呼另外一桌上的人。「五舅老太太你聽我說嘍，聽我說嘍。……」

於是她追到老從前老從前——打他倆剛認識的那一年說起。

梁秘書微笑着，好像鞠躬一樣動動身子，輕輕的插嘴：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一下子他可突然記起了一件什麼大事。他眉毛皺着想了想，這就帶着告罪的樣子——用眼色跟大家告辭。他用種等不及的忙步子走到他秘書長那邊去了。

秘書長正在抽着了一支老粗的雪茄烟，一會兒站起來，走了兩步又坐了下去。他在跟華幼亭談着一件什麼事。眉心裏打着皺，額頭就給擠得小了。可是他那雙閃動着的眼睛，嘴角有點往下彎的嘴巴，都表示他又機

費，又有決斷。

『我要研究研究，我要研究研究，』他很快地說。

那位華老先生文雅地搖着扇子：

『據我看——這些公司不至於無轉機，然而目前——』

進門來的人悄悄地坐下來。兩手合在一起，靜靜地等着發言的機會。華幼亭發着議論的時候，他把視線老釘着茶几上的半杯橘子水，聽得很注意，似乎別人要請他判斷說得錯不錯。

『本來——』華老先生抽風樣的輕輕動着腦袋，慢條斯理吐吞一個個的字音，『外國機器本來就不大容易攪。我不過是試試而已，算起來

利息倒是可觀的。我之所以跟你商量，買大輪公司的股票，實在是爲此。……我們也用外國機器：以夷制夷，未始不是——不是那個。而如今——唉，竟——竟——爲我們始料所不及。』

丁文侃拿起半杯橘子水來喝了一口，坐了下去：

「這當然有個原因的。我不過是想提倡提倡，那兩家竟餓了我——兩萬多！」

「所以呀！」

那第三個人覺得現在可以插嘴了。他用談判什麼的派頭對華幼亭轉過身去：

「大倫公司宣告清理——華老先生曉得了吧？東亞的股票也跌得太不成話，祇值——祇值——」他熱心地掏出懷中記事冊來翻了一翻，「祇值五塊上下！——一折五扣！」

末了他談到中國的實業，又談到科學。一面說一面瞟着秘書長。他老實替那位長官忧心：留着的這些錢買了股票——如今全落了空。可是他嘴裏扯到了教育：他用食指在自己大腿上點着，拿種種理由來證明——要是教育不發達，中國的一切就都攪不好。他早就看到了這一點，所以他決計去進高等師範，後來還進到報界裏去過。

這里他還引出了一位教授的話，京裏那個國立大學教育學系的一位教授：

「他的話不錯：他說歷史的重心在於教育。教育可以決定一切。他說：美國羅斯福的復興政策——福特怎麼要反對呢？因為福特不懂。福特是個工人出身，沒有受過教育。……」

秘書長把半截雪茄烟點上了火，着急地站了起來：

「這個話對是對，不過事情不能這個樣子辦。比如……」
他走去開開電扇，他那身小紡褂袴給鼓得泡了起來。

「呃！呃呢！」華幼亭着慌地擺着手。「不能玩！不能玩！……那車我吹了電扇竟害了一場瘧疾！不能玩！……我勸你也少吹爲是，少吹爲是。……」

這位客人還打算順着這個往下談，可是丁文侃把電扇跟華老先生都弄得安靜了——又回到了原先的題目。他站在屋子中央，把雪茄烟盤在空中

問，眼眼老掃着他的聽衆，跟他對下屬講話的神氣一樣。

『教育是——唔，』他說。『不過個個都要受高等教育——這就辦不到。比如中國四萬萬都是大學畢業，那麼有許多許多事情就沒人做。種田哪個肯種，我問你？木匠哪個來當，木匠？……祇要是替國家服務，勞心勞力都是一個樣子。勞心的跟勞力的是分工合作。』

抽了一口烟，稍爲想了一想，又掄起眼珠來瞧瞧這個，瞧瞧那個：

『勞力者役于人，這萬萬少不得。難道——難道叫全世界的人都來勞心麼。……』

他告訴別人——他在一個中學演講過這麼一個問題。於是他照着那天在講台上的姿勢，並且把本地口音滲進了國語的調子：

『凡事都有個中心，有個主腦，同國家一樣。機關裏呢——上面有政務官決定大事，下面有許多事務官來辦事。如果大家受了高等教育，很有智識，大家都要做政務官，這就辦不通了。……所以學校當局——應該

看看各個學生的天才如何。有政治的天才，有哲學或者科學的天才，當然讓他升學。否則——國家花了這許多錢來培養，自己又費時間，又費精力，還是一事無成。不如趁早改途學學手藝，學學種田：我們原是以農立國的。……」

「對，對，」華幼亭很小的樣子點着頭，好像提防着怕牠掉下來。「本來是的。民以食爲天。」

那個捉摸不定地擺擺手，又要去動那架電扇——不過半路裏又退了回來。他顯得很高興，還有幾分興奮。把腰板貼着茶几沿，他微笑着打着手勢，對他們進一步發揮着自己的見解。

「我還深進一層——對他們講明這個道理。」他看看梁秘書，「沐如你還記得吧？……」

別人張張嘴還沒發出聲來，他趕緊把雪茄烟交給左手，讓右手來對空中指點着。他說明天才分成許多部：手藝人也有做手藝的天才。這裏他吸

足一肺的氣，把嗓子提高着來舉了幾個例：有做木匠的天才的就該護他舉木匠。要是他有砌磚頭的天才呢——當然送他去做泥水司務。他們要是升了學去受高深教育，那簡直是埋沒了天才，那簡直是——他鄭重地說了一句『木緣求魚』。

『至於有藝術天才的——就有兩條路：有錢升學的可以做個畫家。如果擔負不起教育費，那就可以當漆匠。還有那些……』

可是高福拿了三張名片來打斷了他：

『要會老爺。』

丁文佩皺着眉頭看看那些名字，立刻忙亂了起來。他把手裏的烟一摔，端起那小半杯橘子水喝乾，於是很重地把玻璃杯一頓。他煩躁得連話都說得很快：

『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，我怎麼有工夫見他們呢！……連回家都不得安神！——這個小地方真是！……冰如你代我見見罷：說我不得

空。……」

那位梁秘書剛出了房門又給喊了轉來。丁文侃把手舉在半中腰，像宣誓就職似的：

「呃，冰如！……不錯，我們還有許多事要辦理。冰如，請你打個長途電話到部裏去罷：秘書處辦的那個那個——部長交下來的電報，要，要……唔，等下子！我想……不錯，那個電報。叫他們快點個辦。……請你打個電話。」

那個似乎巴不得有點事情要他辦。他搓了搓手：

「電話馬上就打？」

秘書長幌幌手，叫別人讓他想一想。他皺着眉，掄了掄眼珠子，剛才那付緊張勁兒給放鬆了些：

「好，等等再打也可以。你先去會客罷。……呃，冰如！……這樣罷：我看——唔，電話明天打罷。那個電報是應酬電報，是吧？」

遲點攪倒不要緊，不過一定要叫他們攪回電，不回不好意思。……」

直到梁冰如走了之後他才安靜下來。他打牌子裏拿出一支煙，慢慢地用剪刀剪去頭子，慢慢點着了火。他有許多事情該好好地想一想：頂好能夠把那家公司的股票撈回點本錢來。他覺得祇有這麼着——別的一些事情也就自然辦得通。他一直坐在那里，連華幼亭已經告辭了，他仍舊像陪着客似地坐在這屋子裏。腦子裏亂七八糟塞着許多東西——他得一件件理出來。

「這個是教育問題啊？」他問自己。一面想到他家裏這些親人，忽然感到噁心的樣子。「總之他們都想措我的油，想剝削我！」

每個月他巴巴地寄錢回來開銷家用，他們還不甘心，一個勁兒埋怨他小器。於是他有錢總不往家裏存，還不讓他們知道他收入的數目。

「他們一定在那裏猜疑我，」他想。可是他們不知道他那筆錢如今落了空，祇剩下京裏造的那幢小洋房。「就是有動產！——我也偏不分給他們

「一個！我偏不給！」

他對梁冰如談過：

「我按月寄家用是爲的父親母親：我對他們當然要盡一點孝道。弟弟妹妹怎麼也要我養呢……他們已經長得這樣大了？他們應當自立，像西洋一樣，弟兄姊妹各歸各。如今他們簡直是……簡直是……措兩老的油！」可是他們還有一着……他沒有料到的。這天晚上，他們居然跟他談判起來了。

這是文侯老三開口的。他大概又在什麼地方喝了點酒，眼睛紅紅的，唾沫星子直噴。他跟小鳳子在老太太房裏悄悄地商量了二十來分鐘，有樁什麼事把他激得動了火：

「不行！我們一定要跟他說個明白！」

小鳳子可堵着嘴。四面看了看，又把臉滾到了三哥耳朵邊：

「其實啊……我曉得的，他明明有錢。」

於是他們把五舅舅五舅媽留在這裏。等其餘的客人全走了，他們把家的人都聚到老老爺書房裏，由小鳳子去請大哥。

『哥哥，三哥哥有話跟你說哩。』

『什麼話？』

小鳳子嘴一披，冷冷地笑了一下：

『哼，曉得他要談什麼！他硬叫我來找你去。』

老太爺書房裏靜得叫他害怕。大家都規規矩矩坐着，用種期待什麼的眼神瞞着他。祇有父親沒理會，仍舊坐在平素那個老位子上，低着腦袋在那裏擦鏡。彷彿他簡直不知道他屋子裏已經坐了那麼多人。

文侯老三用力抽着紙烟，在屋子裏踱着圈子。皺着眉毛垂着臉，好像在深深地想着什麼。顯然他是拚命裝做這樣子……叫別人知道他沒有喝醉。這裏他抬起眼睛來停住了步子。

『哥哥，』他很平靜的樣子說。『你家來我們一直沒有談着。今兒個

趁五舅舅五舅媽也在這塊，那個事我們倒要跟你商量下子。……呢，我問你：你到底什麼時候買田？」

做哥哥的咬着牙：

「買田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老三看看小鳳子：那個對他丟了個眼色。他給鼓起勇氣——突然瞪起了眼睛：

「哥哥你不要裝裝！伯父生前把祖上的田虧空掉了，他就跟你談過：叫你往後景况好了的話——把田買回來陪祖宗。……如今你一做了官……可祇替自己留錢，那個話就簡直不提！我們怎麼辦呢，我們？我們分家分什麼？……你過繼給伯父，不錯。不過你到底是老太爺老太太養的，親生弟兄你不管下子啊？」

丁文佩連呼吸都給堵住了，一根根血管都在那里發漲，好像馬上就得爆破。他忽然眼睛一亮：覺得他碰到的厄運——一下子給找到了一個根

源：這就是老三！什麼都是老三！他那兩萬多塊錢股子落了一場白……就是爲這個弟弟！連史部長中風——說不定也是這個人作的祟！

他跳了起來：

『我管！我管！——我當然要管！你從小老太太就把你慣壞了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荒唐！不務正業！我當然要管！我要我要——』

『什麼，什麼！你再說一遍！』

大家把文侯老三摞開，捺着他坐了下去。五舅老太太歎着氣：

『嗨，親兄親弟，鬧什麼嘍。和和氣氣的多好呢；和氣生財。……』

老太太衝着她擺擺手，扁着嗓子一頭一腦告訴她：

『哪，是這個樣子的。你聽我說嘍，是這個樣的。從前呢——我祇有

十五歲，五舅舅曉得的，那時候……』

於是她敘述了些她準備結婚的情形。然後生了兒女。接着是文侯過繼給大房。儘管五舅老太太點着頭說她全知道，老太太可仍舊背書那麼往下

說。她認爲大老太爺生前過的日子 非講個明白不可的。可是她的故事 給文侃打斷了。

「我真想不到老三變成這個樣子！」他嘆。『三十幾歲還吃家裏的飯——不能夠自立！……』

「你這是說的哪一家的道理，哪一家的道理，我問你？」

「你去看看歐美各國！——兒女長大了各走各的路，連父母都不管。各人自立。……」

忽然——老三大笑起來。那聲音像是有彈性的東西，往四壁彈出去又跳回來，似乎一下打到了人身上。

「歐美各國！外國文明！……」文侯說了又笑。『好極了！好極了！……你自己怎麼樣說的，你自己？你不是說——中國有頂好的聖賢之道，不該跟外國人學麼。……你親口說的。你怪我不疼哥哥，你說了一篇『孝弟』的大道理。你說像洋鬼子他們骨肉分開——是畜生。……你

說過沒有？——你自己說！」

丁文侃臉發了白，嘴唇顫動着。那個重新打起哈哈來——一聲一聲打到了他心坎上。

「這是哥哥理！」老三掃了大家一眼。「哥哥的道理我曉得：哪門子有好處——他就說哪門子的道理。……」

坐在搖椅上的五舅老太爺移動了一下身子。他老人家認為現在該替文侃辯護幾句。不過舌子打了結：

「老大並沒有說錯。這個這個——本來——所謂道，這個這個——道也者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這個這個——是變化萬端的。……」

五舅媽總是附和五舅舅的話：

「是啊，是啊，就是這樣。」

這些可更加逗起了文侯的火氣。他衝着哥哥跳着嚷着，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，咬着牙要跟文侃拚一傢伙。他食指差不多指到了對方的鼻尖上，

硬着嗓子罵他哥哥忤逆不孝：伯父吩咐的話他竟不理會，祇顧自己發財。

「祖田你非賠不可！非賠不可！……我要跟你鬧到底！……不鬧個尸山血海不散！……」

他抓着拳頭在桌上搓着 旬！旬！

他們父親一直沒理，似乎他沒聽見，也沒看見。這里他可猛的抬起臉來，對着文侯發脾氣：

「嗨！小心點個！錶給你震壞了！」

接着細細地察看錶面上的玻璃，拿到燈面前照了照，又用大拇指去摩。他橫了文侯老三一眼，自言自語嘟囔着，嘴裏裏嘶嘶地響。然後他對牠哈了一口熱氣，使勁地擦了起來。錶面上的反光直照到他臉上，一會兒顯，一會兒隱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有個什麼碰了他的胳膊一下：一震，手裏的東西差點兒沒掉下地。老太爺惡狠狠地瞅了他們一眼，就把錶往桌上一頓，忍不

住暴跳起來：

「啊？啊？打架！……出去！……打架到外面去打！代我滾！代我滾！」

其餘的人全都擁着這兩兄弟，拖着他們，拖着他們。他們的影子把半間屋子擋成了黑的，彷彿把燈光壓積成一半，那邊顯得特別亮。

這黑角落裏坐着芳姑太太。她讓她身邊的祝壽子把臉貼在她胸脯上——她拍着他的背。

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祝壽子。不要怕。」

她東看看，西看看。腿子鼓着勁，想趁個機會逃出去。

可是辦不到。她娘兒倆坐頂裏面，又沒有別的門。要出去就得從打架的人身邊走過，一個不留神就會遭殃。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心臟好像給誰一把抓緊了似的。

「唉。打起來了，打起來了！」她喃喃地說。

這就一把抱緊了祝壽子，閉上了眼睛，咬緊着牙，索性準備自己娘兒倆同歸於盡。

那邊好幾個嗓子嚷成了一片，一些手在幌着。老太太的聲音可蓋過了一切：

「還鬧哩！爹爹發脾氣了！」

小鳳子趁這亂哄哄的當口拖拖老三的膀子，壓着嗓子小聲兒叫：

「釘着手！釘着他！——不要放鬆！」

「唉，做什麼嘍！」五舅老太苦着臉。「兄弟家——和和氣氣……」

現在五舅舅站起來了。那張搖椅往前面欠着，別人的屁股一碰了空，牠就往後一仰。接着很快地擺動起來，好像一個急性人要把這工作趕緊做完似的。

五舅老太爺顯然在那里生氣：他頂不主敬一對兄弟吵架。家庭不和就是個不好的兆頭。可是他決不定——要不要上前去勸開他們。做舅舅的這

時候當然應該出來責備幾句，挺着身子插進他們中間叫他們各退下去。不過——要是沒生眼睛的拳頭一傢伙落到了他頭上呢？……馬上就一個疙瘩！而且發青。而且好幾天不會好。他的皮膚向來經不住跌打損傷的。

他對自己說一句『明哲保身』，於是遠遠地對他們搖着手：

『死，死！怎麼要打架嘍！怎麼要打架嘍！——這像個什麼樣子！』

到底他們把文侯勸開了。他母親紅着臉喘氣，一面怪老三太鹵莽；有事情好好地說就是，動手動脚反倒弄得稀糟。她看見他嘴唇發白了，身上脫得祇剩一件背心，膀子上油油地發着光，她越說越傷心起來。她要叫小高泡一碗白糖給他喝，可是他不要。他祇一個勁兒澀着白沫嚷着：

『哼，你做了官！——連自己家裏人都看不起了！……你看我鬧到你們部裏去！看你還擺這個臭架子！……』

『你們看看瞧！』文侯指指他。『吃了酒——跟我鬧這個酒瘋！』

『我醉了呵？我醉了呵？』文侯老三要跳起來——可給老太太捺下

了。「祖田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：我是替大家說話。……哼，酒瘋！你問小鳳子看！你問她！她就跟我談過：你問她！……小鳳子你說！你說！」

那個把臉一撇，嘴一堵：

「喂！你真是！」

丁文侃坐在椅子上，用手抹着小褂子扭皺了的地方。身上不住地沁着汗，可是鼻孔裏勝利地冷笑一聲：

「哼，問小鳳子！你當小鳳子跟你一樣的荒唐？」

「小鳳子你自己說！你自己說！」

「說什麼！真是！」

一下子大家都閉住嘴。文侯老三眼珠要爆出來似地瞪着小鳳子，嘴脣用力縮着。別人看得見他腮巴上隆起了一條肌肉，抽繆樣的在動着，好像咬着什麼東西。

「嘴！這個樣子！」他停了會兒。沒剛才那麼興奮了。可是還使勁縮

着嘴唇。『這賤丫頭！——你管我一個人來鬧，你在旁邊做好人！……』

小鳳子預先逃了開去，帶着哭腔叫：

『我怎幹發你，我怎幹發你！我祇說家裏錢不夠用，老太太當家當得苦。我叫你打架的呀？我叫你打架的呀？』

丁文侯可什麼也沒再說，很安靜的樣子，好像這件事已辦停當似的。他拿起脫下的小褂子，一站起身就走，對誰也不看一眼。

他們都突然預感有一個大禍會要到來。老三向來這樣：一橫了心他就什麼都幹得出，說不定他簡直會殺人放火。看來他如今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怎麼對付：這時候他總是來得特別沉着，彷彿已經消了氣一樣。於是老太太感到有股冷氣透過全身，打了個寒噤。她怎麼也得把他搭回來。

『老三！老三！……』

角落裏那位芳姑太哆嗦起來，求救地掄起眼珠子——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。她覺着這屋子在那裏打旋，有許多花紋在那裏飛舞，她身子幾乎要

倒下去。

「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」

一個怪可怕的念頭老釘住了她，叫她想到這娘家的人都會流散，這所房子也成了平地。她帶着祝壽子在破瓦堆裏哭着，耳朵邊祇響着老三那種粗嗓子的叫聲。可是他不能夠回到唐家去：一跨進那家的門——大太太跟唐老二就得……

她眼面前一陣黑，脊背往後一靠，身子軟軟的一點也不能動了。祇有祝壽子還緊緊地偎着她。

「唉，怎麼的嘖，」五舅老太自言自語地。「唉。」

文侯老三可站到了房門口：

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！大家都祇認得侃大爺認不得我——哼，一個人發了財就什麼都是對的！……我偏不管！——我鬧給你們看！我到京裏去！看他還有沒有這個臉子幹下去！看他站不站住腳！我有我的朋友，我有我

的法子！你看！……我說到就做得，瞧！我不到京裏去鬧的是這個！

——他把膀子一伸，使勁挺着一根中指，其餘四個指頭臨空爬了幾爬。

那位大哥非常疲倦，手脚都軟軟的。不過他還努力撐着勁，用種鎮靜的樣子答：

「你去鬧好了，你去鬧好了！——我怕你？」

「老三！老三！……」老太太叫。

老三顯得更加沉着，一個個字好像都是一直從肚子裏發出來的音：

「我反正不講什麼臭面子，我也不要命：有這兩樁——你怕我幹不了

你，哼？反正我不是這個家裏的人——我倒要拚拚命看！……我——幹完了我就——」他擡了小風子一眼，「我就再跟這賤丫頭算賬！」

「老三！老三！」

可是老三已經衝出了房門，一個勁兒回到了自己屋子裏。他眼睛發着紅，閃着光，彷彿爆着火星子似的。他翻着箱子，把值錢一點的衣裳全拿

出來，一面告訴他老婆：

「今兒個晚上我就走：我不把他闔下台我不算人！」

三太太在拍着孩子。現在她停住了動作，楞着瞧着他，那孩子就哇的哭了起來。

「事情不辦好我不家來，」他說。「我祇好委屈你守活寡。這塊要是住不下去——你就到你家姑媽那塊去。孩子要好好地带。……」

這時候老太太他們都擁了進來。幾張嘴裏迸出一些斷斷續續的話，又埋怨又傷心地勸着他。五舅舅似乎發了脾氣，手指着噁噁着，可是誰也聽不見。那位五舅老太太可祇歎着，昏亂地往四面瞅着，好像有一肚子心事要找個人發洩似的。末了她把視線停到老太太臉上。老太太祇顧自己擤鼻涕，哭喪着臉對小兒子嘆着一些話——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。

房門外面站着芳姑太一個人：她的祝壽子已經交給溫瘦子帶去上床了。她怕有什麼鋪東西卷到身上來的勁兒，伸長子攏張地往裏面看，噁

子裏以復着——

『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……』

小鳳子眼淚巴巴的埋怨三哥哥：

『怎幹吵到我頭上來的呀！——我又沒有觸犯你！』

她三嫂什麼也不說，抽抽咽咽哭了起來。

『哭什麼！』文侯老三吼。把老婆一推——她跌得倒退了幾步，背脊撞到門上，當的一聲響。『哭有什麼用，哭！……你哭給哪個聽，你這尋種！……如今……』

『嗯，哪個狠點個的哪個活得長！當我不曉得！——假媽假媽的倒是好人，祇許自己放火，不許人家點燈！哼，大家倒來教訓我！』他猛地掉轉臉來，瞪着眼睛掃大家一轉，誰都畏縮地退了一步。『我偏不買這個賬！我拚這條命跟他來一傢伙！——看哪個玩得過哪個！……我氣受得夠了，受得夠了！我倒要望望這些勢利鬼膽！——看你快活得幾天！噫！哼！好得很！祇有當秘書長的才是兒子，才是哥哥！……我就不

是人——這樣也是荒唐，那樣也是荒唐！……什麼東西！這個世界我看得亮得很！……」

「呃，老三！呃！」五舅舅打了個捉摸不定的手勢。自己的話一給別人打斷，就嚥下了一口唾涎。

老太太抹抹眼淚，帶着慌張的樣子對大家訴苦。話還是來得有條有理，打懷着文侯的第二三個月說起，想拿來打動這個兒子。她臉子一會向着這個，一會向着那個，要叫別人專心聽她的。可是誰都沒什麼反應：各人祇是發揮着各人自己的道理。

五舅老太太也忍不住叫了起來：

「這是親兄弟咬，唉！……和氣生財。……」

那個老三一個勁兒擺出那付橫相，好像連刀子都研不進的。他發憤地甩甩膀子脫開別人的拉扯，一個勁兒理他的手提箱，把掏出來衣裳亂塞進去。看來他已經決定一下子不家來了；連那件狐皮袍子也給裝到裏面

了。

隨後他用種斬鐵釘的聲音命令他太太：

『你那付鐲子拿出來！——拿出來！』

不知道什麼時候連老太爺也進了房門。他老人家擠開了別人，走到前面頓着腳來發急：

『什麼事！什麼事！——這樣鬧法子，啊？連我——連我——錢都震破了！你們兩兄弟——啊？你們簡直是逼我死！你們你們——啊？這道——成什麼話！……』

有誰歎了一聲：

『唉·真的。成什麼話嘍——要給人家聽見了……』

『我不怕！』文侯把太太的鐲子往皮箱裏一摔。『你們怕丟面子——你們要這塊假面子——我偏要撕破牠！我敞開了說：我不要面子！……面子！顯了你們的面子叫我來吧這口悶氣呀？……』

全家的高媽們跟聽差們都擠到了這屋子外面，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臉色互相瞧瞧，又壓着嗓子問着：

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

祇有高升滿不在乎，好像辦差一樣聽了一聽，就幹完了正事似地走開去，冷冷地說：

「哼，留神點個！給三老爺看見了——又好賞你幾下子洋火壓！」

那位溫瘦子身分到底高些，推開了他們叫自己挺了進去。不過她沒進房，祇緊緊靠着芳姑太站着，似乎一半爲了好保護這位主人，一半爲了怕自己這虛弱的身體受不起驚嚇。她鼻子邊勾起兩條皺紋來表示不忍的神氣，把上唇吊起了點兒，露出那巒齊一排的光油油的黑牙齒。

她不知道她該說什麼才好，嗓子裏輕輕地哼了幾聲。直到了祕書長出現了，走過她身邊的時候，她這才咕嚕了一句——

「暖哨，我的媽！這樣鬧法子！」

屋子裏有一股說不出的壞味兒：不知道是太太沒把孩子帶乾淨，還是那些皮袍子的臭氣。丁文侃一走進來就給燻得腦子發漲，恨不馬上就打轉身。彷彿這種味兒就夠表示老三的做人，他覺得他天生的有種什麼發霉發爛的東西巴在身上。這傢伙走了倒是家庭的幸福。

幾個人都安靜了些，話聲跟風一樣的息了下去。所有的眼睛都巴巴地看着丁文侃，好像一些事務官碰到了一件難辦的事，忽然看見主任長官到來了似的。

然而那個祇是記着老太爺；他怕他老人家在這里遇險：

「呃，爹爹，爹爹！」

文侯走的時候倒沒出什麼亂子。一鼓作氣衝出了門，對誰也沒看一眼，祇沉着地對他哥哥說了一句——

「你留神！」

外面張望着的人趕緊逃開。老小高落了後，縮着頸子安頓來挨揍，可

是三老爺沒理會一下就走了。

屋子裏三太太楞了會兒，聽聽打開了的衣箱，聽聽房門，忽然——
下子撲到老太太跟前跪下，痛哭了起來。

二二三

「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呢？」芳姑太耽心地問。

大家反倒安心了許多。先前老三那種兇勁兒，誰也不敢想像他會幹出些什麼事來。如今他這麼一走，他們往實際上面想一想，覺得他故意要去搗蛋倒是不容易的。

丁文侃很放心地說：

「怕他！——他會怎麼樣？」

他斷定了老三這回是發酒瘋。他用做哥哥的身分來下了一個致語，他認為老三倒是有厚道，有時候還會上人家的當。他並不是不明白事理。可

是一醉了就亂來了。

小鳳子馬上插嘴：

『好玩哩：他跟我都吵起來了！我跟他說了什麼嘍！——媽媽聽得的，我說了什麼說沒有。我不過說家用不夠……』

這里老太太擺了擺手，證明小鳳子這句話不錯。她細細對大兒子報着賬，叫他知道家裏開銷不過來。

丁文侃抽着煙，皺着眉毛。他咳一聲清清嗓子，談公事似地談開了：

『這個我也曉得。錢的問題的確是個大問題，教育不教育倒還在其次。這個話我也跟梁冰如說過。不過你們不曉得——如今不比從前。如今是——咳，祇能靠這點個呆薪水。辦事情固然不在乎錢，但是這個生活——生活——唔，大家也都是窮幹。……老三總當我有錢，硬說我替自己留下一筆家私。我哪塊來的錢嘍？我怎麼會有錢嘍？……這真是笑話！他一吃醉了就這種瞎說八道！』

「不家來怎麼辦呢？」芳姑太太一直在想着什麼，突然抬起眼睛來。

「你放心：他醒了酒就家來。他頂多是到省城去嫖簪子。」

過了會兒丁文侃又抬起眼睛來看看芳姑太太，確定地加了一句，好像這件

事已經證實了似的：

「唔，他到省城去嫖簪子。」

小鳳子打烟罐裏拿起一支烟來，似乎怕人責備——悄悄地擦了一根洋火。她瞟一下文侃的臉色，又對老太太瞅一眼。她想隨便插進點嘴去，跟這位不常在家的哥哥談談閒天，可是老找不出一句話來：這樣那樣都彷彿有點顧忌。

「三哥哥真是個罈種！」她把堵起來的嘴巴動動——沒發出聲音

這時候——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——哥哥眼睛釘到了她臉上，簡直要勾出她心底裏什麼祕密的樣子。一面他還滿不在乎地抽着煙，跟大家哇啦哇啦着。他跟他們談到了田上的事。

她臉子發了熱。她拿出平素在街上對付那些討厭男子的辦法來——避開了她哥哥的視線。她祇瞧着手裏的烟，連兩個眼珠門成了雞眼也不管，好像她在研究那一捲煙草似的。可是心總定不下來，隱隱地總覺得自己賤輸了一筆錢。

「嗨，都是老三！」

已經巴望了好久的，打算了好久的，給那個冒失鬼一下子攪糟了。他怎麼要打架嘍！這里小鳳子很重地拍下烟灰；哼，他還要怪到她做妹妹的身上來。在這麼傷局面裏——她當然要派三哥哥的不是，她當然不服；她寧可對着大哥哥來說幾句公話！

可是楓大爺全沒顧到。他還是發他的議論：那些字音一個個像小石子那麼往她耳朵裏跳：

「況且我是沒得錢！就是有錢——如今這年頭還能夠買出嗎？……老三不識嘛。」他睨了小鳳子一眼。「胡鬧嘛！」

那位小姐吃了一驚：怎麼他憑空這麼瞅她一眼呢？

「田是個禍，田是個禍！」丁文侃把熄了火的雪茄抽幾口，看一看，很失望地喊着。「部裏有好些同事……家裏田送不掉：貼人家錢都送不掉。」

芳姑太害怕地問：

「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又是天災，又是人禍：這個年成田上還有東西啊？年成——好點個呢，稻子多了不值錢。錢糧可年年要完，比如甘肅陝西——」

有誰在嘴裏「嘖嘖」了兩聲，還悠長地嘆了一口氣。這是那位溫嫂子。

老太太點點頭：

「甘肅陝西的確是這個樣子：我看見報上說的。不過我們這塊好點

個。……」

「好什麼！」丁文佩大聲說。「我們這一帶，鄉下沒得土匪啊？沒得大水啊？前年年成好，稻子不是不值錢啊？」

芳姑太可發起慌來：

「這個——這個——」

她欠欠身要站起，又倒了下去，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。她身子裏面什麼都給掏空了：覺着她辛辛苦苦造好一座什麼東西，費了許多心血的，如今可一下子塌了下來，摔得粉碎。她想再多知道點兒，可是她不敢向侃大爺發問。彷彿他是個不吉利的東西，一碰着他就會背時的。

隨後她用着報警那樣的忙亂勁兒喊起她兒子來。

「祝壽子，祝壽子！」她拿眼睛四面找着。她沒了主意，似乎要找她少爺來商量一下。「你在哪塊，你在哪塊？」

那個孩子正坐在她椅子後面。他手裏拿着一把杭州剪刀，用心用意在椅背上刻畫着。他想要刻成一個「唐」字。可是那上面很滑很硬，刀尖子

老是眨的一聲溜了開去。他給攪得很不耐煩。

他母親拖開了他：

「呃，這個不能畫。……呃，祝壽子！……」

祝壽子眼睛發直，嘴一扁一扁的：他向來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就先來這一手。

芳姑太太嘆了一口氣。她生怕這孩子氣出病來。

「你到下房裏去畫罷。那塊的椅子隨你畫，好不好？……來，放乖點個。……叫湯嫂陪你去。」

不知道怎麼一來，倪大爺他們談到了史部長。老太太帶着關切的臉色，很仔細地問了許多話。史部長怎麼會那麼胖呢？他也愛打牌麼？他看見了部裏的同事是怎麼個勁兒呢？笑不笑？還是大模大樣擺出一付大官派頭？

倪大爺很小心病的樣子回答了她。他沉思地說：

『唉，他那個很討厭。醫生說的：他以後隨時有那個的危險。』

說了他又睜小鳳子一眼。他覺得她們這種漠不關心的神氣很可惡。

『我怎麼說這些話呢？……人家還巴不得部長中風——忽然死掉：我的政治生活一定完結，人家就高興！……』

可是小鳳子關心着部長太太：

『史太太年紀不大吧？燙頭髮不燙？』

『怎幹老說這些的呀！』芳姑太太想。她掉轉臉來瞧一瞧：溫嫂子跟祝壽子都不在這裏。她心底裏忽然湧出一種淒涼感，好像她的那塊肉跟她離別得很遠似的。

這天——她又沒有機會跟文侃談那件事。

『叫我怎麼辦呢，我們孤兒寡婦？』她悄悄地脫了衣，悄悄地爬上床。耳邊又飄起了三太太的哼聲。仔細一聽，可又不大像。黑地裏她又看見亂七八糟的一團，叫她眼睛發漲。她極力叫自己定一定心，好好打算一

下，可是不知道要從哪塊想起。一切越來越不順手，彷彿天地萬物都結成了草——一個勁兒來欺凌她跟祝壽子。

『田是個禍——就儘讓唐老二去賣啊？』

隔壁老太太在那里打鼾：她聽來竟成了一種威脅。外面似乎有一點風，攪得院子裏兩顆樹沙沙響了一陣，然後打屋頂上飄了出去。於是三太太那個不成調的哼聲又盪了起來：永遠不會停止，永遠是這麼捉摸不定，彷彿並不是真的有人哼，祇是打你自己心裏迸出來的。

現在芳姑太太看見了文侯老三那張紅臉。他打着三太太，把桌上什麼東西都打碎，跳着發着脾氣。接着他點個火把這屋子燒起來。

旁邊靜靜地站着唐老二——嘻嘻地笑着。一面掏出田契給何雲蓀，還說着：

『我這個田——是佩大爺叫我賣的。』

她衝過去搶着打着。……她醒來了。她滿身的汗。

「溫嫂子，溫嫂子，」她輕輕地叫。

四面靜悄悄的。她打了個寒噤。

嘆了一口氣。自己聽着這聲音忽然害怕起來。她老實想要叫幾聲，叫醒隨便哪個都可以。她要找一個人說幾句話，找一個活人。就是幾句不相干的話也好。……

這時候文侯跟唐老二的臉子又在眼前顯現着。她全身的肌肉一陣縮緊，又鬆了下去。

「我受不了！」她說嚙話似的。「我馬上——我馬上——」

她一下子坐起身，把衣裳一披。她下床蹣跚着拖鞋，往前跨了兩步就停住了，渺茫地看看四面。指尖像浸在冷水裏一樣。胸脯一起一伏地在喘着氣。然後慌慌張張走到窗子跟前，把窗擋掀開一角——往外面望了一下。

一個冰冷的月亮掛在屋簷上，發着青灰色的光。這世界上好像祇有她一個人：她生命裏的一切東西可給誰搶走了，給剝光了。

她往床上一倒，抽抽咽咽痛哭起來。

什麼都沒驚動她。她哭了很久。末了她給搥得很疲倦，閉上了眼睛。心裏可平靜了許多。

「唉，馬上就要談。……要快點想辦法。……」

娘家這些人可滿不在乎，還是對熱鬧圍打牌，還是不斷地有許多客人。他們竟好像故意要叫芳姑太沒法子談這件事——免得聽着這些背時話來搗興。唐老二也常來拜訪他們，簡直顯得有點驕傲的神氣。

晚上客人散了之後，她一想到她現在就得開口，她忽然就莫明其妙地害怕起來。其實要說的話她早準備好了的，可是心總跳得很厲害。她遲疑着：

「等下子罷。」

等下子大家各人回自己屋子裏睡覺去了，她這就焦急得臉都發了熱。

怎麼又不開口！——等到哪一天呢？老太太跟小鳳子也真是！——這個事

她們分明曉得，可是她們不提一句頭！連提醒她一下都不！還有侃大爺！她就不相信他連她的委屈都不明白！

那位侃大爺也不向她問起。他并且還——故意要避開這個麻煩似的，馬上就要走。

梁秘書搓搓手告訴新聞記者：

『是的，是的。我跟秘書長明後天就回京裏去：部裏事情忙得很。』於是芳姑太毅然決然地叫，臉色很嚴厲：

『祝壽子，來！』

一會兒又擺擺手：

『唔，慢樣子！……我先照應一聲。』

她走到外面廳子門口張望了一下：那里坐着許多男客在抽煙，磕瓜子。她衝着走過來的高升問：

『老爺呢？』

『在後院書房裏。』

走到了後面院子，她可躊躇起來：要不要馬上就進去呢？她聽着侃大爺那很忙的脚步響，似乎在那里找什麼。可是華幼亭老先生的話聲慢吞吞的，好像想要把那個的忙勁兒調劑一下。

『股票不值錢的話……頂好是暫時不要聲張開去。如此……如此……』

或者股票還能夠押幾個錢。……我想姑且一試……』

終於芳姑太很快地走了進去，呼吸有點急促：

『你明後天真的就走啊？』

丁文侃要打書架上拿什麼，這里把手停到了半路裏臨空着，看見芳姑太臉色發白，老實吃了一驚。

『怎麼？』

『我……我……有話跟你說。……你來。……』

那個用大步子跟着她，眉毛輕輕皺着。他一面在那裏猜疑。怎麼，他

們叫姑太太出面來跟他談判麼？於是他拚命擺出付滿不在乎的樣子，也不打算先向她探點兒苗頭。到那時候他可以拿他來常用的辦法來：『一笑了之。』

他瞧着姑太太那種緊張勁兒覺得好笑。他幾乎想要勸她一勸——

『大將臨陣——自己先要鎮靜點個才行呀。』

他微笑了一下。步子故意跨得再長些，就顯得他是慢慢跨着步子的。一跟着她進了老太太的屋子，他忍不住裝出付輕鬆的樣子問：

『唔。就在這塊說啊？』

一面很安閒地插一支洋火——點起煙來。

那位姑太太可在那里佈置：她逼着侃大爺坐下，還叫溫嫂子帶祝壽子進來。那孩子齊他母親肩膀那麼高，可是假在她身邊坐着，仰起那張蒼白的臉來瞧着舅舅。

老太太她們在那里找着她：

「姑太太呢？姑太太呢？請姑太太來打牌，小高，小高……呃，老高！」

還不到一分鐘她們就找到這里來了——

「在這塊呀？」

可是一看見屋子裏那幾張作股正經的臉子，老太太就發了楞：進也不好，退也不好。不過小鳳子很大方，把身子一扭歪就跨進了門。她後面緊跟的梁太太在門口止了步子，張頭探腦的。她認為她現在要是進去了很不方便，就好像嫌這扇門太小似的——索性讓自己那一大坯移開了些，聽他們一家人談什麼。

佩大爺很鎮靜地告訴自己：

「唔，陣勢擺好了。」

這是由芳姑太太發難的。她稍為遲疑了一下，瞧瞧老太太她們，這才開了口。她跟做序子一樣——先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。她告訴對方：她早就

想跟他商量，老等着他回家。可是這幾天大家又一直沒工夫。於是她抓着祝壽子的膀子，似乎怕他逃走，這才搭到了本題。她聲音有點打顫：

「我跟你商量商量唐家的事。……」

丁文侃吃了一驚，跟着自言自語：

「唐家的事？」

真想不到是這麼一着。他剛才那些猜測竟是錯的，他剛才準備着的一手竟全都沒用處。他簡直覺得有點掃興，怪人家小題大做似的。睨了她一眼。一面他又感到對不起她。於是他真的輕快起來，很長地吐了一口氣。

大家都看着芳姑太太等她張嘴。她嘴發了白。

侃大爺拿出了他那付辦事精神，皺着眉很忙碌地催着她：

「噫，你說，你說。」

芳太太用力抿着嘴，眼睛漸漸發了紅。她瞅了祝壽子一眼，掛下了視

線。

「自從他爹爹死了，唐老……我們孤兒寡婦……」

她什麼也說不出來。她預備了好幾天，預備了一肚子的話——全給哽住了。她淌着眼淚，拚命咬着牙忍住，可是辦不到。隨後她痛哭起來，肩膀跟抽風樣的聳動着。

結果還是一句也沒談。

老太太抹抹眼淚替她說明白：

「唉，是這個樣子的：哪，你也曉得。我生她的那天，你到蘆花巷找劉婆子來接生。到吃過中飯，過了一個時辰，她生下地來了：是個女孩子。她稍爲大點個，大老太爺就很歡喜她，常常說着玩：「給我做女兒罷，給我做女兒罷。將來我代你說個婆家。」後來呀——你也曉得的：那曉得真的是大老太爺做的媒。……」

「我曉得，我曉得，」丁文佩打斷她。「我都曉得。」

「是呀，你都曉得。後來呢——唐家三老爺到城裏來的時候，大老太爺就跟他談起……哦，不錯！那天子還是唐家三老爺生日哩。四月十一，我想起來了。那天子我到五舅舅家去的……」

大兒子擺擺手：

「我都記得，我都記得！」

「你自然記得呀，是啊，你聽我說：到了——到了——嘿，怕是五月初二……呢，可是五月初二？……哦，不是的！我想起來了：是初八，五月初八。過了端午才去呀。唉，你看看我這個記性！——還說初二哩！——五月初八那天——大老太爺親自到柳鎮唐家裏去看看那個孩子。那天你在書房裏挨了老師的打，哭家來。初九——我想想看：初九我做了什麼事的？……五月初十大老太爺家來了，說的：「孩子不醜哩」。後來我叫你上街買頭繩：我囑咐你要買紅的，要買紅的，你買了紫的。就是那天子晚上——我們把小芳子的親事商量定規了。……」

丁文侃很痛苦地等她老人家說完。他不敢看她一下：怕兩個的視線一接觸——她會想起更多的話來。

那位老人家可沒住過嘴，把這段事情報告了將近一個鐘頭。她敘述了芳姑太出嫁的情形，又談到唐大少爺這個人品，祇可惜有癆瘵。然後那位姑太爺去了世，唐老二可就動手欺侮這位寡嫂：他賣田，他拿家裏藏的字畫玉器去抵債，叫芳姑太將來分家的時候撈不到一點東西。

『她等你回來想一個法子。我們早就商量過的。……唉，真是！真想不到！』

於是芳姑太重新哭了起來。

她們都盯定了侃大爺的臉。小鳳子還顯出一種得意似的神色，好像說：『噫，這回可把哥哥難倒了！』

在外面的梁太太到門口來露了露臉，她認為現在該來安慰安慰芳姑太。她走着彎彎曲曲的路線把身子擠進來：用手抹抹眼睛：

『不要傷心了罷。……唐老二這個混蛋！……我們一起來結結實實對付他一下！讓他曉得我們的厲害！』

『老爺，老爺！』忽然高福在外面叫。『縣長來拜會老爺。』

這位老爺馬上站起來——找着洋火點上了烟，又坐了下去：

『我現在正有事。叫他等一等，吧？』

他用極緊張的樣子聽着高福走了出去，這才移正了身子，舔舔嘴唇，準備宣布他的辦法。可是他還掃了大家一眼……看看她是不是全都提着精神要聽他的。然後挺直頸子乾咳一聲。

『這個事情——我着是很容易辦的。今天晚上我唐啟昆來，我們開誠佈公談判一下。』

可是這里他又想起了什麼，手一揚：等一等！他把臉子對着窗子那邊喊：

『高福！高福！……高升！……你請梁祕書來！快去！』

接着他又——

「呃，高升！……梁秘書不在那裏陪客？」

「是的，老爺。」

「好，你去罷！不必請他來了。」

想了一下——還是不放心。他一起身就走。剛跨出房門，他掉轉身來很匆忙地說了幾句話：

「我回頭再跟你細談。總之我的主張是這樣：家是要分，但是田不必留。田真是個禍：能夠賣得掉就賣掉。今天晚上呢——我們就找唐啟昆來：大家商量一個賣田的辦法，我們跟唐家通力合作。田一賣掉，你們兩叔嫂再分家：分現錢。我老實告訴你：如今頂要緊的是留幾個現錢。比如——比如——」

一面說一面回到了房裏，右手兩個指頭夾着半截雪茄打手勢：

「我早說過這個道理。你要是分到了田，你生活還是要困難的。現錢

可就不怕。並且你們唐家還有許多骨董字畫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也跟現錢差不多。至少比田總算得住些。……唐老二一定要賣田啊？」

「一定。這是丁壽松說的。說是都談好了：何六先生去籌錢去了。」

「那好得很，那好得很，唔，」侃大爺挺有把握的樣子。「那容易辦。……我們找唐啟昆來正式開談判。我要他先簽字——分家。等田一賣掉就給你錢：每人分二分之一……等下子，我有一點事要辦。總之你放心：你的交涉由我全權負責好了。……」

他東看看西看看在找什麼，大家的眼珠子也跟着他轉動了一會。他「唔」了一聲，叫道：

「高福！高福！……」他自言自語說了一句「我馬上就辦」，又提高了嗓子——「高福！……豈有此理！叫你不聽見麼……你快去請唐啟昆二少爺！……請他來吃便飯！」

等到侃大爺一走出了這裏，小鳳子忽然有一肚子脾氣實在想發出來，

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。她總想要借個題目發作一下，於是衝了出去。她到外面廳子上看看，又到裏面廳子上看看。然後挺着頸子闖進了三太太房裏。一會兒她癢開了，蹣着腳罵着。她要跟三嫂拚命：她好意勸三嫂出去陪陪客，可是人家看她不起，瞪着眼不睬她。

『唉，』老太太進來排解着。『跟三嫂鬧什麼嘎——她這麼可憐巴巴的。』

『哼，可憐巴巴！我不是你養的，她倒是你養的！……她是個好貨就不會讓男人那個樣子！……』

大家咕嚕着，嘆着氣，把她勸走了。祇有芳姑太落在後面，站在那裏傻瞧着三太太。芳姑太四面張望了一下，偷偷地掏出一張五塊錢票子塞到對方手裏。她還想說明一下，聲音可給壓在嗓子裏。

三太太猛地一倒，跪到了芳姑太跟前，抱着她抽咽起來。給放在床上的孩子就『哇！』一聲哭了。

二十四

晚上十二點鐘上下，唐啓昆走出了丁公館。

「我真想不到解決得這麼快，」他輕鬆地想。

起先他坐在丁祕書長對面很不自在，結里結巴說不出話。他感到腦頂上重甸甸的有東西壓着，臉上一會兒冰冷，一會兒可又發起熱來。可是文侃很客氣，於是當兩家親戚的面——把這件事談妥了。十爹跟丁家的五舅老太爺也都在場：他們都認爲這辦法很對。所有的田當然全都賣掉。大少奶奶還住在娘家等分家，將來就帶着祝壽子另外住開。那些骨董字畫呢——由他唐啓昆開個清單請他們來查。

唐啓昆勝利地告訴自己：

『我沒有吃虧。家反正是要分的。祇有那些骨董字畫——我要想點個辦法。還有是債務。』

可是有一件事叫他不舒服：他想到了丁壽松。

『真該死！——這個臭混蛋！是他說出來的！他告我的密！』

當時他就老實告訴了他們——丁壽松說了丁家一些什麼不堪的話。可是這一手總還報復得不夠。他恨不得一回家就幾拳揍死那個傢伙。同時又忽然覺得有點傷心。他打了寒噤。到家門口下車的時候，他竟莫明其妙地有點害怕了。

『丁壽松，丁壽松！』

『他還沒有回來，』老陳上了大門。

『二少爺咬着牙叫：』

『把他的東西扔出去！——叫他滾！』

老陳並沒有照辦。他兩手抱着膝頭，靜靜地等到了壽松回來。他眼珠釘着了壽松，老半天才指指對方的臉，又翹起大拇指指裏面：

『他諸你滾。』

『什麼！什麼！』——那個睜圓了右眼，臉子衝着老陳越湊越近。

怎麼，老陳這是什麼意思！——一個門房跟他開這個玩笑！他把下唇窩了起來，抓緊着骨頭稜稜的拳頭。他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！

『哼！』他說。楞了會兒就往二少爺書房走去。

二少爺正出了房門要去看不太太，在廳子上截住了他：

『哪個！』

『我……二少爺。』

書房裏的燈光斜射出來，打磚地上又反映了點亮光到他們身上。他們面目很模糊，彼此祇瞧得見眼睛在閃爍着。

唐啓昆忽然畏縮起來。他下口簡直把對面這個人小看了，再也想不到

他竟有一手厲害的，竟能夠破壞他，在暗地裏叫他上當。他一想到這個人這麼可怕，他這就什麼感都發不出了。面對面盯了五六秒鐘，二少爺用沉痛的聲音說：

「你太對我不起，你太對我不起！哼，這未免太無情了，太可怕了！你好，你好！你——你——」

「怎麼呢，我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你走罷你走罷。你現在就走。不必住在我家裏。」

那個的身子矮了一截，漸漸彎了起來，好像竹篾子在火上烤着似的，他哭喪着腔調：

「二少爺……二少爺……」

二少爺一抽身就退了一步，大叫道：

「來人！來人！……桂九，桂九！……韓福！……」

廳上的電燈一下子亮了。許多人奔了出來。連太太跟五二子也一拐

一拐地趕到了門口，她們用種看把戲的派頭往這邊看着。五二子還有點忍不住要笑的樣子，好像她早就知道會演出一套什麼來。

直到那個丁壽松帶着包袱給趕了出去，唐啓昆才消了氣。

那位客人從春天一直到現在初秋，把夾袍夾襖什麼的全打在包袱裏，那塊灰黃的布單就裹不住，散了下來。他正要檢起來重新打包，二少爺可一把搶了他的——往外面路上一擡。接着使勁一推，叫老陳闖了大門上了鎖。他把鑰匙裝到了自己口袋裏。

『再也不許他上門！哪個要是放他進來——就是通賊！辦！』

『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』大太太跟他走到她房裏去。『他倒着實肯替你出力哩——你發他這個脾氣……』

五二子在後面裝了個鬼臉，好像在向對面的誰打眼色。『爹爹少了個幫手！』忽然發見爹爹瞪了她一眼，她趕緊沉着臉，吸了一下鼻子。

看來今晚上爹爹一定有話談。她雖然給大人們逼着上了床，可是還靜

着眼睛，一面小心地呼吸着……不叫放出點聲音。

鐘擺老是不快不慢地在那里搖，顯得很冷靜的樣子。外面有時候咕咕的，仔細一聽……可又沒有響聲。不知道到底是老媽子們在那裏搗鬼，還是蟲子叫。於是五二子腦袋從枕上抬起一會兒又放下去，接着又側着耳朵注意一下。她很想要知道那鬼頭鬼腦的聲音是怎麼回事，可是她捨不得丟了隔壁的密談。

爹爹的嘴裏好像啣着什麼似的，聽去總有含糊。他跟大太太在那里計議那樁大事：他們要把家裏的骨董字畫運出去——藏到一個妥當地方。

「這個樣子我們才不吃虧，」他壓着嗓子。「我這倆 都是為你打算：我呢我自己不在乎這個。」

大太太把聲音略為提高點兒：

「當然哦。不管爲哪個，這些個總不能分給她：這是我們唐家祖上傳下來的。可憐我辛辛苦苦收好，攆好，花了那些個心血……什麼事要分一

半給那麼穿婦嘍。她孝順啊？」

不過做兒子的可想得老到些。他認爲一點都不給——可也招別人閒話。他主張揀幾十件不相干的來上賬，照這一筆賬對分。這里他毅然決然站了起來：

『這樣子塞住他們的嘴，免得麻煩。不然的話——我倒不要緊。你年紀這麼大了爲什麼叫你來嘔這個閒氣呢。我是——我一定要替你想得周全點個。藏也要藏個靠得住的地方。』

那個盯着他的臉。沉默了十來秒鐘，她這才試探着問：

『你想藏到哪塊嘍？』

二少爺在那里想着，低着腦袋瞧着自己的腳，時不時飛一眼過去偷瞟母親。他嘴唇動幾動，搔了搔頭皮。末了還是——

『娘你看呢？』

『我說——』太太太顯見得早就有了主意，『祇有藏到大舅家裏

去。」

於是這兩個都閉了會兒嘴。唐啓昆很爲難地瞧瞧大太太，覺得這件事還得仔細想一想。他用手指在鬍子上擦擦，那種毛茸茸的感覺很有點舒服。隨後右手呆滯滯地放到了大腿上，彷彿拿着了十來斤的重東西似的。他這才抬起臉來點點頭：他說這個辦法很對。

真是的。他也不知道大舅舅是個好人。那位老人家祇是對他有過一點附會：罵他混賬，罵他沒出息，還勸大太太別相信這個兒子，硬指這個兒子將來總有一天會逼死她。不過他這個做外甥的不見怪；大舅舅太爽直，並且有許多情形還沒有曉得。這位老人家的確靠得住，總是處處替大太太打算。然而——這里唐啓昆把字音拖長着——然而大舅舅近幾年家境也不好，這就講不定會要——

「要是萬一錢不湊手，賣點個，那——那——」他舌子發了麻。「大舅舅又住在北門外，太近了。這個——給人家曉得了又是不得了。」

「你說藏在哪塊呢？」

「我看——我看——運到省城裏去倒妥當。」

「省城裏！」

「呃，娘！」他苦痛地擺手。「你又多心，你又多心！省城裏……」
突然——大太太臉上那些皺紋全都扯動起來。她跳起來舞着手嚷着，
叫人一下子不敢相信她有這麼大年紀。

「你殺掉我罷，你殺掉我罷！——你巴不得我死，免得多吃你一份

飯！……反正什麼東西都是你的！我這個老太婆就活該窮死餓死！你殺掉我，殺掉我！你殺！」

「嘖，呃！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……」

做母親的可嚷得更加響了些：

「我不怕！——到這個田地我還怕人家笑話啊？……你運到城裏去——就隨你擺佈！你賣的錢去嫖堂子！做娘的活該餓死！五子也活該

餓死！我死好了！我死好了！——家裏東西都是你的！我那份養老田也不要了！我讓你殺！我讓你殺！」

唐晉昆的眼珠子幾乎要透過眼鏡突出來。忿忿地起了身，把剛拿到手裏的烟使勁一掉：

『這就算什麼頃！你要把我怎麼樣罷！』

『你早就要把我跟五二子都餓死！——你當我不曉得，你當我不曉得！你借了華家裏一千塊——我的東西就不贖！帳也不還！好讓債主逼死我們老小兩個！你拿錢去嫖！……省城裏！省城裏有你的親生娘！』

越是這麼着——他越是不怕。她總是這麼一套。於是他橫一橫心，噴着唾沫星子叫：

『我偏要運到省城裏去！我偏不叫外婆家的借我的油！』

『你敢！你敢！』她發了瘋地把站在門口的五二子拖了過來。『今個兒晚我們兩個在你面前死！在這塊——在這塊——』

她老人家大哭起來。

「皇天呀，皇天呀！……他老子死得早，我把他養到這麼大，他倒待

我……待我……啊呀！皇天呀！……我這個苦命！……他逼我……」

「子……我們今天死給他看！死給他看！吧！我們走！」

「五二子一把拖住了她，哭喪着臉……」太太，太太，」很平淡地喊

着，彷彿這些是每天照例要辦的家務事，並且還知道馬上就得結束的。扶着太太坐下，她還悄悄地在房門口張望一下——看看外面有誰偷聽沒有。

她爹爹似乎要在她面前做點好榜樣。聲調放軟下來，先歎了一口氣。

「唉，真是的。何必嘖，弄得一身大汗的。」

「那麼你說！你說！——你怎幹打算？」

「嘖，又來了！祇有省城裏擺得住，我的親娘！」

「好，好，隨你怎麼辦罷！我不管你！我們老小也不要管！五二子你

睡去，明兒個早點個起來，我帶你去招鄰訪友，拜親會戚……要他們照顧

我們老小兩個。我要把我兒子的事一老一實告訴他們！——搶我的首飾去當，卡我的錢，養老田賣了稻子他也把錢勒住！好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！我叫地方上都來看看我這個孝順兒子！」

做兒子猛地覺到一陣冷氣，全身的肌肉一縮。他記起從前在柳鎮時候的一件事：那次他吵過了就平靜了，她老人家第二天可起了個大早——一房一房跑去哭訴，祇除開五房裏。

『她真急了，』他想。大太太就祇有這麼一樁壞處：一使起性子來——就什麼面子都管不着，彷彿打算以後再也不出來露臉了似的。

『我要他們看看我這孝順兒子，噠！你看看睡！』

嘴裏重復着，她又哭了起來。

唐啓昆跟發熱的人一樣——乾巴巴地咂了咂嘴。腦子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在那裏梗着：似乎平常他不敢去想的，不敢提到那上面的一些什麼，現在他可非去想一下不可。可是他定了定神之後，又困惑起來：他抓

不準心底裏隱藏着的到底是些什麼。這彷彿是一種厄運，又彷彿是一種好運道。他感到他的頭蓋骨在往下壓着，覺得腦頂上戴着了一頂好幾斤重的鐵帽子。身上可熱癢癢的，好像在裏面釀着喜氣什麼的。關不住地打汗毛孔裏流出來。

其實他近來許多事都還算如意，辦得都順當。爲什麼怕要他讓大太太來鬧整扭，來煩他的心呢？於是他悄悄的抽了一口氣。他這件母子中間的整扭會打斷他的好運。他在肚子裏占着卦：

『和平解決呢——就都好。』

五二子拿一張小竹椅坐在祖母旁邊，輕輕地替她老人家捶着背，黑溜溜的眼珠子不住地往她爹爹臉子轉動着，顯得幸災樂禍的樣子。

唐啓昆彎下腰去，擺着一付犯了罪的臉色，輕着嗓子勸她別生氣。老年人血氣已經有點衰了，該讓這點兒血氣好好地留着，一來火就得動用了好許多。

『娘要是不康健，不那個——我活着有什麼意思呢！』

『嗯，我老了：我血氣衰，血氣衰！』她聲音給五二子的小拳頭震得一下子粗，一下子細。『我血氣快要用光了，我快要死了：你說的一點不錯，一點不錯！我快要死了，好得很哩，好得很哩，我就會死！』

『唉，我不過是記望你的話。我怎麼會咒你死嘍，怎麼會嘍？我不過勸勸你……』

『勸勸我，哼！祇要少叫我作氣就是好的嘍，唉。』

『我哪裏是叫你作氣呢？我是跟你商量商量的。』

他很謹慎地舔舔嘴唇，眼珠不動地釘着娘。

『娘，你說呢？那些個——要是放在——』

『我不管，我不管！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我有我的法子！』

兒子很響地歎了一聲，重甸甸地站起來往外走。他步子跨得很慢，腦袋低着，彷彿怕那些地板出了毛病。一個不小心就會陷下腳去。眼珠子

可往兩邊溜，想看看別人的臉色。

就這麼着走出去麼？做娘的一點也不愛惜她兒子，不喊他回頭麼？憑他的經驗——他知道過會兒會打發五二子到他書房裏去叫他的。不過——

『不過她如今肝火太旺。』

末了——他自己打了轉身。

『唔，』他打個手勢表示這件事有了轉機，因為他們母子向來很融洽的。『我們商量下子看：到底是大舅舅家爺好，還是——還是——還是別的地方好。』

唐啓昆站在那里，一直到太太太張了嘴——他才坐下去。他又恢復了先前那種精細勁兒，機密地跟他母親談着。隨後他放心的樣子點點頭，行了一下深呼吸。於是他躊躇了一下，就更加祕密地湊過臉去。

這時候五二子捶着背的兩隻手臨了空。她側着臉聽了一下，悄悄地跑到房門口往外面張一張，把門關上了回到原位。

「這樣子，」二少爺小聲兒說，「那就這個樣子好了。那——那——唔，一定是大舅舅家了？明兒個就送去？」

他們動手得很快。唐老二到自己房裏拿了電筒，就跟大太太開了那些鎖着的房門，翻起箱子來。五二子守在門口，衝着黑地裏東看看西看看。有時候小心得過了火，她手一張，壓着嗓子叫：

「慢樣子！」

「怎幹？」

「好像有聲音……」

裏面的人趕緊停止了動作，面對面瞧着。院子裏似乎有蟋蟀叫。什麼地方鷄啼了起來，嗓子是啞的。

「哦，沒得什麼，」五二子又說。

到天亮五點鐘的時候，他們已經打好了包。大件的給裝進了三個篾箱子——外面看來很不值錢。大太太主張這些由她跟雷老太太送去，還帶着

五二子。啓昆老二該到丁家去送個大爺的行。這麼着不打眼些。

五二子把嘴一扁：

「『嗯，雷老太太——叫她同去就壞事！』」

唐啓昆可很很地瞅了他母親一眼：要讓老年人去做這些事——沒有做兒子的照應，那他不放心。

「先把這事辦完了。丁家我下午天去。」

「小侯，小侯！」——吃了早飯他就叫。『去喊五掛車子！大舅老爺寄放在這塊的東西——今天要送去！』」

二一五

有一個人在丁公館門口窺頭探腦的——想法子要溜進去。

可是外面站着好多警察：

「走！」

這個人巴結地笑了笑，然後小聲兒對警察們說明着，腰板老彎着像在鞠躬。他眼睛霎呀霎的，時不時拿手背抹着嘴。他大概沒洗過臉，眼眶下面有點發黯，叫人猜他有好幾個晚上沒有睡覺。要是他沒挾着個包袱，那簡直想不到他就是丁壽松。

「我是姓丁的。我是秘書長一家人。……」

對面那大個子警察什麼也沒有表示，也沒哼一聲，祇冷冷地打量着他：從頭到腳上，又打腳上到頭上。然後盯着他那個包袱。

丁壽松不知道自己該不該說下去。把下唇縮到牙齒底下刮了幾刮，他又轉向着旁邊那位紅鼻子警察——比何六先生的顏色淺些，尖尖的鬚在那裏，好像對他冷笑似的。可是他還把臉子湊過去，挺吃力的笑着：

「我跟你這位先生打個計較好不好？」——我是秘書長喊我來的，還有那位姑奶奶……」

他怕大門口那些包車夫聽了去掃他面子，聲音放得很小。一發見他們有一兩個走過來了——他緊趕裝出付安閒派頭，在鼻孔裏輕巧地笑了一聲：一看就知道他是空得沒事做，跟警察朋友撩天兒消遣的。並且還把那幾個車夫瞅一眼，彷彿連他們東家都跟他是很熟的樣子，點點頭說：

「辛苦啊？……在這塊怕的要多等下了哩。」

忽然——叮噹叮噹——三輛車子一陣暴風樣的刮到了丁公館門口。

姓丁的趕緊一讓，差一點沒蹣一交。他希望車子上的的是他的熟人；跟他使個眼色或者打個招呼。同時他又老實有點怕。他決不定自己要擺出什麼樣的姿勢。他很不在意地撇開臉去；似乎對自己表示這祇是個偶然的動作，並不是要逃開這個難關。

那三位老爺的臉子竟看也沒看清一下——就走進去。

「我怎麼不招呼一下子呢？」他怪自己。「不管怎麼樣——總歸是丁家的客人哎。」

他顛起腳來衝着大門裏張望一下。左膀子把包袱揀緊點兒；怕在他分散注意力的當口給誰扒了去。嘴裏自言自語的：

「唔，一定是三先生跟那位仁兄。那一個就看不出。」

公館裏闖出了話聲跟笑聲。接着聽見嘩嘩的牌響，有個女人嗓子尖叫了一句什麼。

這也許是小鳳子在取笑什麼人。可是並沒聽見太太們打哈哈，大概晚

茶端了上來，她們專心吃東西去了。

爲了怕再碰釘子，丁壽松沒請警察放他進去。他祇是問：

「如今幾點鐘了？」

等不着回答。他自己回答：

「怕有三點多四點。」

手搭在額上抬起頭來看天，咕噥了幾句。他這就好像有什麼大事趕着要辦似的——很快地的往巷口走去。跨了十幾步他又記起一件什麼，立刻打轉身，維持着這種忙勁兒往丁家門裏衝。

「嗨！」一隻手一攔。

「呃呃，不要！不要！……我真的找祕書長有事……」

「滾！祕書長剛才吩咐的：不遞片子不見！」

「唉，真是的！那——那——我找姑奶奶。」

那位警察動了火：

「你找姑奶奶就找姑奶奶！——跟我說什麼！你找門房說話！」
 丁壽松要進門找門房，可仍舊給擋住了：這時候門房不在這里，要等
 他出來了再說。

「這個——」丁壽松咬着牙，瞪圓了右眼，恨不得一掌劈過去。一會
 兒他又陪笑着，抽一口氣，喃喃的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。

隨後他索性退到路邊等着。一有什麼車子拉到——他就轉開了臉，仔
 細地瞧着照牆，彷彿在研究那上面那個「福」字的書法，手指在包袱上亂
 畫。一直到看見了老高升，他才進得了丁公館。跟溫嫂子說的頭一句就是
 這回事。

「哼，什麼東西子！——連自己家裏都不許進門！閻王好見，小鬼難
 當，真是！哼，他能夠叫我不姓丁啊！——媽賣尿的！」

溫嫂子今天臉上粉抹得更加厚了些。腮巴上一邊一搭胭脂——擦得圓
 圓的像個紅雞蛋。她似乎正害着眼病，沒力氣睜大點兒，細眯眯地瞧着

他。兩個嘴角稍爲彎下了些，靜靜地等到他閉了嘴。

『噯噯喂，好玩哩！』她馬上接上來說，顯然這句話她早就預備好了。『你還認這個自己家裏人做什麼！喂！——老太爺糊塗，侃大爺沒得出息，祇有唐二少爺是好人咬！』

那個不斷地震着眼，好像對方有唾沫星子濺在他臉上。霎一下，眼睛就大一點，叫人想到他是靠眼眶子的彈力來把眼睛睜大了的。他臉色發了白，挾包袱的那條膀子頓得了沒力氣，發酸發疼起來。嘴唇抖動着什麼都說不出：感到給人老重地打了一拳。他一輩子沒吃過這樣的虧。

怎麼攪的呢？他該怎麼辦呢？

剛才他竟不留情面地罵了那些警察一頓，還是在溫嫂子面前罵的。現在看來——大概門口那幾位副爺還是經了他這房自家人關哨的：不許放他進門！唉，真是！他嘴太快了點：沒看準腦頭就大模大樣的出口傷人。於是一股熱氣升到了他臉上，他竟跟一個小姑娘一樣害了臊。

可是溫瘦子算是已經交代好了。冷冷地射了他一眼，一轉身就走。

丁壽松一下子驚醒了過來，伸手去揩她袖子。他九死一生地叫：

「溫瘦子！呃！」

女的一掙開膀子——拍！很命地劈下他一個嘴巴。

「你想怎幹！你想怎幹！」她嚷。「這個千刀萬剮的死不要臉的鄉下貨！還了得！——你當女人個個都像你媽媽一樣隨人拖拖拉拉的啊？你睜開眼請望望！我是什麼人！這塊是什麼地方！你看仔細！你要撒野家去到你祖奶奶那塊撒去！……這死不要臉的鄉下貨！——在這塊倒撒他的雄狗勁！」

打牌的客人都跑了出來。好幾個嗓子同時說着，歎着氣。丁老太太往前面伸出了兩步，公事公辦地問：

「什麼事，什麼事？」

說了就挺沉着等着別人回話，好讓她來判決。

「我不過想找梁太爺——」丁壽松低着頭，聲音也低得聽不見，「我想請他替我找個事。……」

「哼，找事！」小鳳子下唇一撇。

梁太太似乎很害怕。她緊緊地攙着她丈夫，身子往他那邊靠。他經不住似地倒了兩步，好容易才站穩。梁太太這才放了心，動手來打量那個姓丁的：

「找事？你要找什麼事呢？……你學過什麼東西，你能做什麼工作？你倒說給我聽聽。」

接着她看小鳳子一下，使使眼色。

這里溫瘦子跳出來：

「梁太太你不曉得。這個傢伙啊——哼，我還不好意思說哩！」

不過她仍舊說了下去。她告訴別人——這個丁壽松在外面搗丁家的鬼，滿城裏去說他們壞話，造了許多謠。她手指差不多指到了丁壽松的鼻

子上：哼，想得起來說的！——找事！她挺着肚子確定了一句：「侃大爺一看見他就得把他腳銼手拮釘起來。這里她氣得直發噁，用手摸摸胸脯，把嗓子提高了些。

「我們還想抬舉他，叫他打聽點個事，他倒——他倒——這個不識好歹的賊胚！——他兩面搗鬼！你當祇有你有這個本事，祇有你會打聽啊？如今才用不着你哩：你放心！你的鬼名堂我們早就曉得！……今天他還——這個瞎了眼的青天白日向我拉拉扯扯！」

「啊呀真是！」老太太歎息。「大家都姓丁，也用着這個樣子破壞我們呀！如今這個人心啊！」

大家的眼睛都釘着了壽松，叫他感到有刺在刺着他。他在鼻孔裏哼着：要說的話給卡在裏面，給他們那種氣勢壓得迸不出聲音來。他想要走——可又不敢。他似乎知道他該給他們對付個痛快，要是他逃開了一掃了他們的興，那就得有更大的禍事。

可是他頭腦子發昏，簡直摸不準會有怎麼個結果。他看見了芳姑太，這就轉過身去，腰彎得像隻蝦，哀求地說明他的來意：

『我沒得地方安身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！』

找事的話他不敢再提了。他祇是想來求他們給他住幾天，哪怕狗窠裏都好。他爲了他家姑奶奶的事——竟得罪了唐老二。他給攔了出來。

『住在這塊！』溫瘦子大聲插進來。『你是什麼東西！——住在這塊！』

『丁壽松雲着眼睛——擠出了淚水。這下子他連借舖的事都不敢再想，祇求借幾個盤纏回鄉裏去。』

『挨餓也到鄉回下去挨。姑奶奶，做做好事放我走罷！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……』

那位姑奶奶沒了主意。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於是退了下去。

『溫瘦子，』她輕輕地叫。『要不要給他點個錢嘍，照規矩是——』

「噤，噤，你真是一給錢哩，還！」

芳姑太用手慢慢抹着衣襟，手指慢慢捻着。她老遠地想了開去，不出聲地噓了一口氣，看見打牌的人已經一個個回了進來，笑着說着話，她就彷彿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的樣子，用試探的聲調跟溫嫂子商量了一下：

「唉，其實就是這個樣子，你看呢？……有點個可憐。……」

她掏出了三塊錢，帶着怕溫嫂子不贊成的神氣交給溫嫂子。那個吃了一驚，可也接過來塞進衣袋，還瞧見她手在衣袋裏面不安地動着。

「走！」溫嫂子把發着暈的丁壽松一推。「這是你家姑奶奶給你的五角大洋！」

「不過我——怎麼夠呢。求姑奶奶再——再——」

「滾你的臭蛋！好玩哩！——人家布施你，你倒講起價來！」

丁壽松哆嗦着腿子走了兩步。他覺得還有一線希望。芳姑太心很軟，做事沒主意：他怎麼不當面去苦求一下呢。並且她一有機會就要替孫子

積點福的。於是他站住，暫時可還不同過臉去：他知道溫嫂子在他背後瞧着他。他祇嘟囔着：

『我到姑奶奶那塊去謝一謝……』

『滾你的哦！還謝哩！——姑奶奶喜歡你得很哩！還不走！滾！真不曉得你娘造了什麼孽，唉！』

那位客人楞在那里瞧着她，莫名其妙地動了一動：好像是想要走，又好像要招呼別人一句什麼。時間彷彿已經停在這里沒往前進，要等他打算好下一分鐘下一秒鐘他怎麼辦——才再走下去。

『五角大洋……五角大洋……』他喃喃地說。

就這麼回家鄉去啊？念頭一觸到了他家鄉，就似乎想到了一條蛇，身子打一陣戰。他想不到，什麼事都想不透：這一切總有個什麼東西在那里搗鬼，所有的盤扭都是牠弄出來的。

『怎麼的呢，怎麼的呢？……這是我的命不好。』

可是他決定回家：他能夠走的祇有這麼一條路。他現在忽然有種溫暖的感覺在心裏烘着。他恨不得叫起來——『回鄉裏去，回鄉裏去！』唉，真是的！鄉裏！他再也不想到他那種窮勁兒，不去想土匪，不去想餓得逃荒的那些日子：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故意不去提她，還是真的想不到。他祇是模里糊糊覺到了青草的氣息，家裏那條狗的親熱叫聲。祇要吸吸鼻子，還聞得出肥肥的棕葉香，聞得出他那本賬簿的油膩味兒。

他轉身走的時候，眼淚就再也忍不住了。

『我回去。……餓也要在家鄉餓死。……幾點鐘有船呢？……』

要是今天沒有船了——晚上到哪塊去歇呢，身上祇有這幾毛錢？

他回頭瞥了一眼，好像他有什麼東西丟失在後面。

溫瘦子站在那里，看着他走到了外面院子。他彷彿什麼也沒聽見，什麼也沒聽見，那些女客男客的談聲笑聲都織成了一片——噲噲地響着，叫他覺着自己好像在一艘小火輪裏面。地也在那里響着，分明是在水上漂着

的。

如今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情景——他得好好地設想一下。他步子放得更慢起來。

像他這麼一個丁壽松，特爲到城裏來謀財路，回去不帶一點東西麼？那些個泥腿子準沒句好話：

「『喂，松大爺不過跟我們一個樣子：到城裏去了快半年，還是挾了老包袱家來！』」

「他告了半塊錢幫才走得動的哩。一向看我們不起——如今夾着個尾巴家來，看他還作威作福！」

「該死的傢伙！搗爛子子的！」丁壽松嘶嘶地罵，好像對面真有幾個泥腿子似的。左手不知不覺把包袱挾緊了些。

正在這時候——響起了一種很熟的脚步子。他趕緊讓開，還轉開了臉。

那是唐十爺跟二少爺。那個對頭！——什麼都是他鬧出來的！不過別人祇瞞了丁壽松一眼，就怕引起正面衝突的樣子——裝做沒看見地走了過去。

跟手就是老太爺打他自己書房裏衝出來：

『我的眼鏡呢，我的眼鏡呢？』他對前面叔叔姪倆招了招手，『呃，呃！』一下子就發覺他叫錯了人——『哦，唔。』於是一面東看看西看看找尋着，一面到裏面廳子裏去。

老太爺書房也沒有關，也沒有一個人。

丁壽松眼睛一亮。有種什麼東西在裏面燒着推動着，他眼睛很快地往四面一掃，身子像影子那麼一掠——閃進了那個書房。

牆上掛着的許多錶在響着，聽來牠們簡直是在比賽誰走得快。有隻把表性急了點兒，連身子都震得不住在那裏擺動。祇有幾個鬧鐘擺出付莊嚴派頭站得挺直：響音比牠們大，就顯得可以渺視一切的樣子。不過座鐘並

不打算跟誰比賽，牠祇顧自己慢條斯理的——的，達。的，達。的，達。的，達。

哪一隻值錢些呢？

現在丁壽松沒有工夫來替牠們估價。他一眼就看中那幾隻小的。他心狂跳着，差不多要蹦出嘴裏來。手沒命地哆嗦着，連東西都拿不住。他要把這幾隻錢袋裝進口袋，一下子又記起他衣袋裏破了一個洞。於是他忙亂地往包袱裏塞。

突然——

『偷東西！偷東西！』

誰這麼一叫——公館裏的人全都閃了起來。

丁壽松眼前發一陣黑。耳邊有放汽似的尖叫。他手脚軟軟的簡直站不穩；彷彿剛才那種緊張勁兒——把他全身的力氣都消耗光了。那些高升高媽跟警察們在他跟前嚷着。七手八腳抓住了他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老太爺也跑了過來。他老人家跳着發脾氣：

「你什麼都容我不住，啊？連該都要拿我的走！你到底是何居心嘍，你！我什麼事你們都看不得！你們怎不去封茶店的門！怎麼不把報紙都燒掉！啊？」

他眼睛偶然瞟到了一個警察臉上，那個趕緊立正：

「是！」

「什麼事——哇啦哇啦吵什麼！」丁秘書長露了臉，手裏夾着一支雪茄。

那幾個警察刷的一聲；脚跟靠脚跟，小肚子吸進，胸部挺出。

「報告，這個人偷老太爺的錶……」

倪大爺咆哮起來：

「我又不是巡官！——告訴我什麼！……高福，高福！來！趕快打個電話到長途汽車站定小汽車！……真不曉得辦的什麼事！到這時候還不去定車子！什麼事都要親自吩咐！」

「回老爺！小汽車早就定好了。」

「什麼！」老爺一下子感到了失敗似的。「怎麼不早來回我的話！你辦的什麼事！」

祕書長一轉身進去，這些警察就把丁壽松推到院子裏，一面擦着踢着，一面抓他走。

「走！局子裏去！」

丁壽松臉上兩片青的。眼睛下面腫了一塊，那旁邊還有幾條紅印。鼻孔裏淌着血，手給抓住了不好去抹，祇好勉強湊下臉去就着手背擦幾下。腿子老彎着，帶跌帶拐——好像他是給抬着走的。

這時候他反倒安靜了許多。嘴裏小聲兒央求着，彷彿給搔着癢——叫人別開玩笑的樣子：

「呃呃，不要打不要打……」

他拚命陪着笑，看看左邊一位，又看看右邊一位。可是誰都沒睬他。

然後他覺得有點掃興似地想：

「這個——要吃多少時候官可嘎？」

二十六

這回事唐啓昆全從玻璃窗裏瞧得清清楚楚。

『做壞事的人總逃不過王法，』他自言自語着。『嗨，真該死：竟偷起東西來！』

他挺閒散地踱出來，瞧曠地下——看丁壽松有血滴在這上面沒有。接着感慨地搖搖頭，走進了裏面客廳。他決計跟她們談論談論這件事。

溫嫂子嚇得幾乎昏過去，把身子斜靠牆上，不住地摸胸口：

『啊喂，我的媽！怕死我了！不曉得怎幹的，我一聽說有賊就嚇暈了。……哎唷，哎唷！……這個倒頭的，這個——這個——啊唷喂……』

嘖嘖，一個人下流到這個樣子——偷東西！……啊啞，我真再經不住嚇了。剛才他不規矩——往我身上動手動腳——我已經嚇得沒得魂……
 啞啞！……」

那位小鳳子有點不服氣的樣子。

「那個丁——不過是想跟你商量下子吧，」她瞟了唐啓昆一眼。

「哪裏！」溫瘦子叫。「鳳姑娘你曉不得：如今那些個男人才壞哩。祇要稍爲看得上點個的——他們就釘着你望着，有的還來拉拉扯扯的。真是不不要臉！你年青還不曉得哩。」

一聽到別人說她年青不懂事，鳳姑娘就扭了一下頸子，全身都帶着活潑勁兒——又嚷又笑地跟梁太太玩鬧起來。她點着一支煙塞到梁太太嘴裏硬叫她抽，一會兒又怪別人把牠腳濕了，堵着個嘴直頓腳：

「啞！你賠，你賠！我不管！……喂，你們大家小心點個！——梁太太摸着一對紅中。」

老太太嘆了句『這倒頭的丫頭！』梁太太這就怕癢似地笑得全身都發起抖來。

這邊唐啓昆還談着剛才那回亂子。他身子挺着，滿臉發着光；好像發見了丁善松的陰謀，抓他交給警察局——都是他唐啓昆親手辦的。

對面那位大嫂可總是很仔細地避開了他的視線。她雖然什麼大事都跟老二談停當了，兩叔嫂已經站在一條線上來掙扎了，她可總有點不自然。她眼珠子四面溜着，好像要找個地方躲身。一看見她兒子正站在陽光下面，一些白點子的灰塵慢慢揚着，她就叫：

『祝壽子，不要站太陽底下；太陽底下有灰。』

唐老二嘆了一口氣：

『唉，丁善松無聊到這個樣子！起碼該判個一等有期徒刑才對。』
『是的哎，』溫嫂子附和着。一面把頭昏昏藥撕下來，哈了哈熱氣又貼上去。

這些——他們的意見竟是一樣。唐老二感到從來沒有談得這麼痛快過：越說越順嘴，肚子裏的意思也越多。他不斷地抽着煙，不斷地打着手勢，身子覺着飄在天空中中間的樣子。直到高升過來請他的時候才住了嘴，還很不願意別人打斷他似地問：

『請我去什麼事？』

『不曉得。唐十爺跟華老爺請二少爺過去。』

他帶着抱歉的神氣打個告別的手勢，這才跨起很大的步子，給華幼亭迎上了他。

華老先生已經穿上羽紗袍子，還是搖着摺扇。他很恭敬地打着拱，要到隔壁那間屋子裏單跟唐家叔姪兩個談點兒天。他對站在房門口躊躇着的唐老二客氣地做做手勢：

『請，請。』

唐老二嚇了一跳，稍為躊躇了一下，用種不自然的聲調謙遜着：

「噯，華老伯先請。」

「呃，沒得這個理，沒得着個理。呃，呃。」

裏面十爺已經在那里躡着。一瞧見他們進去，似乎吃了一驚。可是華老硬請大家先坐下，他慢條斯理擺動着肩子，談到了唐啓昆那筆債。

「兄弟每月替二先生貼點子利息——倒是應份的。然而如果到期不還——」

他生了根似地把視線釘着斜對面那張長臉。他表示他萬分抱歉，錢店的債可延宕不得。

唐啓昆的回答挺乾脆：

「到期不還，就照借字上的辦法好了。」

「是，是。借字上面固然有此一着。然而爲了我們私交——我不得不提醒二先生一下。季翁以爲是不是？……如今我們就一定這樣。……」

那個債戶嘴角上閃了閃微笑：

「哼，他還當他上算得很哩！」

隨後華幼亭先生換了題目，扯到了吳昌碩的圖章。那位老藝術家生前跟他好朋友，他常跟他那個中了舉的族叔在吳老先生家吃飯的。

「吳俊老送過我八方圖章，四堂屏：真是希世至寶。他老先生常常送我東西，我那個墨盒就是他送的。」

接着他就拿許多種墨盒來批評一下：他認為北平的……如今刻工不及從前。

「季翁你看，」他說。「世界真不同了：這些東西就沒有人來玩賞，心裏一天到晚祇記得一些俗事。我倒要託何雲老定幾個墨盒看看。……不錯，何雲老到北平去了——季翁還不曉得吧？他是籌款去的：說的要買田。」

唐二少爺跟着說了一句：

「籌款買田？」

他心一跌。這的確是個好消息。如今什麼事都順手，氣運這東西彷彿在那里拚命巴結他，把一樁樁好事湊上來。他得趁這個當口多安排點事情，照他的話說起來就是——

「祇要有一兩件事轉了好運，件件事都會稱心如意。這個像走船一樣，我該趁着順風多趕點個路。」

於是他索性去找丁文侃談幾句，他一點束拘的樣子都沒有，似乎有鬼使神差着的，用種又大方又客氣的口氣表示了自己的意思：他想要這位當秘書長的親戚替他找事。他連自己都有點奇怪——爲什麼說得這麼順嘴。

侃大爺馬上就答允了他：

「好好好，我替你留意，我替你留意。有機會自然要借重你。呃，這樣子罷，你跟梁秘書說一說罷。冰如，冰如，」他很忙的指指唐啓昆，「哪，啓昆二哥想在部裏找個事，你給他注意注意。」

那個很熱心地搓搓手，掏出『懷中記事冊』來寫上了名字。然後帶種

精明的派頭看着唐老二：

「唔，唔。那……那……呃。請你開個履歷好不好？我們的手續是這樣。……」

「不必，不必！」秘書長好像因為事太多，有點煩燥似的。「等有機會再開履歷罷。你等我的信好了。」

匆匆忙忙走開了，忽然又回頭加了一句：

「機會一來——我就叫梁秘書寫信給你。」

「唐二先生學的是——？」梁太太很客氣地插嘴，「科學還是數理？」

唐二先生認為他該跟這對夫婦談幾句，於是敘述了些他在北京學法政時候的情形。從前的學堂程途都很高，功課也緊得很，不像如今這些學堂吊兒郎堂。他等別人歎了一口氣之後，又很莊嚴地表明了他找事的意思：

『一個人總要做點個事，家裏就是有錢也該做點個事。國家把你培養成一個人材，怎麼不做點事呢？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這個就是教育的意義，』梁祕書深思地說。『是的，頂要緊的還是教育，這個教育……』

『所以嘖！』

隨後唐啓昆一直不住嘴，對世道人心發起議論來。於是他又提到了丁松。他挺憤激地告訴別人：那個傢伙竟想要欺侮他的大嫂——那他怎麼容不得他！他斬鐵截釘地叫：

『決不容他！決不容他！』

他莊嚴地掃了大家一眼。

這天他特別愛說話，彷彿有種什麼熱燙燙的東西在他肚子裏膨脹着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不管對什麼人——都不知不覺要迸出來。別人談着的時候他老是插進嘴去，再不然就很響地咳一聲叫別人注意到他。他一會兒走

到外面，一會兒走到裏面，聽聽那些女客男客發表了些什麼意見。聽完了他就得想一想，好像他負着這個大責任來許判似的。

『對，對，』他說。『好嘛，這個話就說對了。』

直到他跟大家送了丁文侃的行，回到自己家裏，他還帶着這鬆快勁兒。他到大太太那裏去，幾乎是飄進去的。叫母親看了他這副得意樣子有點不放心；以爲他已經抓到了她的什麼把柄來跟她開玩笑。

『田是賣得成了，』他透了一口氣。『葉公蕩這筆整的一賣掉，其餘的就不怕。』

大太太可把念頭轉了開去：

『你跟那寡婦分家，那些個債呢？』

孫小姐一瞧見她爹進來，她就假着祖母坐着，似乎怕他害她。她剛才張張嘴要打呵欠，可趕緊忍住了。她把聲音放低，不過她父親可以聽得見：

『真的，光把家私分給人家，債都放到我頭上啊？』

唔，對。唐啓昆早就想到了這一着：他有他的辦法。可是他故意裝做吃驚的樣子，表示他不能想得這麼卑鄙：

『債？債是我一個人欠的，怎麼好叫大嫂子分呢？』

他靜靜地等着回答，瞧瞧別人的臉色。隨後他不大自在起來。怎麼她老人家不開口了呀？——他有種失敗了的感覺：好像賭實沒賭中的樣子。他慢吞吞地點起一支烟，慢吞吞地搖搖頭，轉過抹角地來證明——分了家他就不得了。他們沒辦法去對付那些債務，說不定他們簡直會破產。

『有什麼法子呢？』

孫小姐死盯着他，想看出他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。然後她又帶着問話的眼色瞧瞧祖母。她老人家可忍不住要笑似的扯動着嘴角，顯見得在那裏賣什麼關子。

這個老二真沒得記性，竟說想不出辦法。老房分家的時候他其實也幫

着商量出主意的。他們大房裏也欠了私債，可是他們兩母子偷偷地寫了幾筆借據，蓋上老太爺的圖章，託大舅舅他們拿着來算賬。這些債務這就成了祖上的，哪一房都攤派到了責任了。

「好在是我們這房管家，」老太太得意地想。「如今也差不多。」

然而唐啓昆祇是沒主意地歎着氣，用種呆滯的手勢拍拍烟灰。他彷彿怕五二子會要判他有罪似的——他一個勁兒等着老太太來出面，來開口提出。一面他又覺得事情有點僵，提心吊胆地問着自己：

「她怎麼還不提呢？」

到底還是老太太忍不住。把臉子湊近他，手指抹着茶几——有條有理地說明了他們該怎樣幹。她顯得很驕傲，振着嘴巴翹翹下巴：你別看她做娘的年紀大，對付事情還是有辦法。

「空着急有什麼用呢。祇要心裏靈活，法子總想得出來的。」

「唔，唔，」二少爺輕輕皺着眉，眼珠子呆滯滯的，答允得十分勉

強。「那麼——那祇好照着你的法子辦。爹爹的字我倒還學得像，圖章也便當；我依你的話就是了。朋友也有幾個可靠的，可以託託他們。」

「還有大舅舅那塊——這回子再請他幫回忙好了。」

「噫，」唐老二嘆下一口唾沫。

回到了自己房裏他又懊悔起來，暗，真該死！這個計劃怎麼不由他自己來提出呢？他得把這件事打算得周周到到，讓她老人家插不進嘴。娘總是相信大舅舅；這回又要拜託那位大舅舅。這里他開了燈，坐在桌子邊發起楞來。大舅舅是什麼人，她老人家這麼相信他！

「他專門揩我們唐家的油！老痞子！——不曉得給他痞了多少東西！」

書房裏好像用冷水洗過的。秋夜的涼氣打磚裏侵了上來。外面有隻把蟋蟀啾啾地叫着，聽來又單調又寂寞。

一個人祇要有一點個不稱心，許多不如意的事，就會鑽到他腦子來。

他想到押着債的那些田契，又想到葉公蕩以外那些田的買主——渺渺茫茫的，落不到邊際，彷彿一個人在水面漂着，抓不到一塊木頭什麼的。

他把骨牌倒到了桌上，打算占一個神數問問看。三十二張都給仆得整整齊齊的成了一排；他可不敢去翻開來。

「真該死！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——做什麼求神問卦的呀！」

決計不去看他——要是他還沒有靜下來，還沒來得及正心誠意的，占着個倒楣卦——徒然叫自己不快活。雖然不誠就不靈，心裏可總難免有疙瘩。

他逃開似地站起身——走開去。可是總有點不放心的樣子，有誰催逼着他一樣，忍不住要翻開那些牌來看一看。他食指在鬍子上抹一抹，帶着十分決斷的派頭要去把那一排倒楣東西推散。於是右手就按到了那排骨牌上面。

稍爲翻幾張來望望——其實倒並不得事。他對人辨解一樣的在肚子

裏說：

『反正我並不是問卦，我不過是玩玩。』

很小心地翻開幾張賺了賺，祇撇開一小半又仆着，似乎怕有誰看了去。然後把牠們一推。

『還是要靠自己幹，』他想。『就是流年好——也要看看自己有沒有本領。』

就這麼着。第二天他發了一封信給管田先生，詳細說要賣田的事。他照常到十爺家裏去，勸他買點好膏子來養養身體。丁家裏他差不多每天都去打一轉，用種滿不在乎的神氣跟他們談着閒天。他對丁老太爺聲明他也是個愛玩錢的。他心裏從來沒這麼輕鬆過，不過臉上不叫露出來，彷彿怕別人看見了他的好運——就會把牠搶走似的。

他可還要把這好運留着慢慢的來用。

『不忙，不忙！債務的事要慢慌子跟大嫂談哩；等田賣定了再開口，

慢點打草驚蛇。……等事情都攪好了，我要上省城去。」

天氣一天一天冷起來，樹葉子在風裏面沙沙地搖着，很經不住的樣子。二少爺那種輕鬆勁也漸漸變冷了。要進行的事情好像經了這種涼氣——凝固了起來，板了起來，一步都沒有往前走。

每天一回家他就問：

『有信啊？』

老陳祇是交出一兩封不相干的郵件。不單是何雲蓀沒個訊息，連管田先生都沒有。

『真該死！怎麼攪的！』唐啓昆發了急，好像這是何雲蓀跟管田先生串通好了的。『稻子要賣了，怎麼說法子呢！』

然而有一天到了十爺家，可就聽到了消息。十爺很着慌的問：

『這幾天你看了報沒有？』

『報？』——雖然他定了一份本地報，可是他沒有工夫看牠。

「唉，真要命！報上說鄉下人又鬧抗租。我沒有看見報，我是——啓文有信給我……」

「怎麼說怎麼說？」

十爺一面找着信，一面哭喪着臉：

「真是不得了！這回鬧得才兒哩！管田先生失蹤了，鄉下出了人命案……」

二少爺跳了起來。很很地橫了十爺一眼，彷彿疑心他故意拿這些來鬥幌子的。那七八張信在他手裏顫着，發出輕輕的哼聲。他看得很慢很仔細，可是頭腦漲得昏昏的，信上的字都在幌動着想要跳開去。他睜大了眼睛老在字裏行間打來回。

那個可一直不住嘴。

「完了，完了！都完了！孩子們再也沒得法子上學，沒得法子吃飯，唉！我們又不曉得田上的事，連哪塊的田是我們的都不曉得。我又不認得

佃戶。管田的沒得了——怎麼辦嘍，怎麼辦嘍！……什麼事都逼我上死路：榔頭又不好過……榔頭！榔頭！

外面車夫遠遠的回話：

『小少爺在後面塘裏摸螃蟹哩。』

『什麼，什麼！』十爺頓着腳，抱住十娘衝着她吼。『你不管！你不管！你巴不得這孩子病死！你你！……』

唐啓昆可辦到了椅子上，太陽穴在那里一下一下地跳着。他腦子裏忽然有個奇怪的想象：似乎看見一雙手在田野上一抹，就成了繚糊一片，怎麼也看不出他自己的田在哪一方。他的產業跟他本來有條什麼東西聯着，現在可一下子割斷了。他覺得那一些坵坵的田畝好像脫了鐵鍊的船，搖搖幌幌地飄了開去。

『我下鄉去！』他吼得不像是人聲。

一會兒他連自己也詫異起來——爲什麼竟說了這麼句話。他下鄉去幹

什麼呢？並且說不定還會遇到點兒禍害。他似乎爲了要改正那句話，嘯嘯地說：

『這個消息北平恐怕還不曉得……』

這件事來得太重大，太突然，反倒來不及去着慌，去發急發脾氣。頂要緊的是馬上想辦法：馬上把田出了手。他請十爺到華幼亭那里去打聽一下何六先生的音信，一面他自己趕緊去找大嫂。不過兩個點頭之後，大嫂就洗完了臉，帶着祝藻子也跟他到了華家裏。

『何雲老要買的田是你們府上的啊？』華幼亭吃了一驚。他鬮章似乎玩膩了，手裏祇拿着一隻佛手在摸着捏着。送到鼻邊聞了聞，於是沉醉地閉上眼，深深地哈了一口氣。

這種滿不在乎的勁兒幾乎叫唐啓昆冒火。他拚命壓制着怒氣，帶幾分胆怯的樣子頗聲問：

『怎樣呢？』

那個萬分抱歉地搖搖頭：

「唉，難得很。上月我到省城裏——遇見了他那位大世兄。他們正缺現錢，借債都來不及哩。且况田——唉，難得很，難得很！」

不過事情也並不是沒有轉機。何雲老託他這個當小弟的向丁家說媒：那位何家的世兄要配上小鳳小姐真是再合式沒有。可是一談到陪嫁，侃大爺就回了個絕。

「要陪嫁？——那是封建思想！况且我根本就沒得錢。」

這頭親事大概談不成。然而——然而——這里華幼亭聲明着，這是他推測的話：假如丁家肯出萬把塊錢陪嫁——

「那——那——」他慢慢地幌着腦袋，「何雲老一有了錢，或有會買點個田地的。不過這個——當然還是顧全彼此的交情：他有餘力的話，自必要幫府上的忙的。其實如今的田——唉，拿現錢來置田產，那真是所謂——緣木求魚了。」

他重新舉起佛手來閉一閉，閉着眼哈了一口氣。

唐家大少奶好像沒有聽見別人的話，也沒有看見別人，祇是輕輕地哼

着：

『怎麼辦呢，怎麼辦呢？』

二少爺嘴唇發了白，變成了石頭一樣。他手脚發了麻，連腦子也發了麻，糊里糊塗覺得有把刀子在他太陽穴上斫着，可是並不怎麼疼，祇是感到了有這麼回事似的。華幼亭的話聲成了一根根的針——直往他心窩裏刺：字音越拖得長，就刺得越深。他忽然對那位老先生嫉妬起來，憤恨起來，同時又有點兒慚愧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突然——十爺裝着要向大嫂那里撲過去的姿勢，嘴裏大叫：

『怎麼，怎麼！』

那位大少奶奶倒在椅子上了，臉白得像石灰。

大家都奔了過去。華家兩位姨太太慌腳慌手地忙着，一面求救地看看

她們丈夫。華幼亭老先生可纏着臉沒了主意：彷彿怪唐大少不該來這麼一手——叫他家裏不吉利。

唐啓昆倒有辦法。他嚷：

『要吃童便！要吃童便！祝壽子！趕快尿泡尿！尿泡尿！』

二十七

快要過年了。唐啓昆二少爺一個人到省城裏去。他沒有帶眼鏡。在長途汽車上，在渡輪上——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把大衣領子翻上來蓋着臉，帽子也嵌得很低，提防着矚目四面，怕有什麼債主跟着他。耳朵邊似乎還響着大太太的嚷聲：

『你要逼我們老小！要逼死我們老小！皇天呀！』

祇要一在自己房裏，五二子就悄悄到板壁外面聽着他。她還用種種的話去套小侯——問二少爺到了些什麼地方。她還叫她哥哥拖小侯出去聽說書的時候，就便盤問盤問那個車夫。哥哥老是沒有辦到，於是她到大太太

跟前搗着鬼，嘴巴像雀子啄食似的，眼睛靈活地轉動着：

「哥哥沒得良心：家裏的事他全都不管！」

頂奇怪的是——大太太帶着五二子當去找十爺，找華幼亭，還去找大嫂子。

這算是什麼嘍，這算是？她去看大嫂子的病麼？她告她兒子忤逆麼？她要跟那些外人打在一夥——來對付兒子麼？她動不動就哭着叫着：

「啊呀我苦啊我苦啊皇天呀！……這麼一筆家私他把我敗光了，要我——我我——死呀！……他容不得我們老小——我們老小——哎呀皇天呀！」

她一樁樁數着：他騙走了她許多東西，搶了她的首飾去當。並且連大嫂生病——都怪到她頭上：好像她竟替「那個寡婦」抱不平似的。接着她跳了起來：

「你做的事你去擔當：你欠的債你去還！……噢，你過不得關你就往

省城一跑，要債主子逼死我們啊？……偏不让你走！祇要你有這個本領走！」

「哼！」做兒子的咬着發了白的嘴。「你把我關起來好了！笑話！」她老人家可斬鐵截釘地宣布了她的意思。做兒子的怎麼也得料理這些賬：今年田上收不到租，又挪空了兩千多新債。家裏也得想法子過年，把茶店館子什麼的零碎賬目算一算。她的首飾也得還清。不然的話——

「你不要想動一動！田你也不要想，寄在大舅舅家的東西你也不要想！——我跟大舅舅商量好了的。……我到處去告你——看你還做人！」老二發火了。從來祇放在心裏的，不好意思說出來的，都一下子爆了出來：

「分明是你逼我，你逼我！我到了這個地步你還逼我！……你放到外面的有七八千，放到威隆的五六千，你當我不曉得，你見死不救！……唉，親生娘啊！……」

『好！好！』太太給一拳打中了要害似的——猛地衝了過來。她乾巴巴的臉上竟發着油光，還有點帶紅色。

『五二子也哭了起來。』

『太太真冤枉，太太真冤枉！……這個話哪塊來的呀……』

可是突然——她爹爹狠心地給了她一個嘴巴子。她身子一倒，那邊又來了一下更重的。他的拳頭狠命地搥到她的頭上，胸脯上，脊背上。兩隻腳往她身上亂踢着。她倒在地下叫着滾着。

太太這就拿出一把大剪子，找出一根麻繩來。她跟唐啓昆拚命：她硬要叫他把她自己弄死——用剪刀戳或者用繩子勒。

『我跟你到親戚家去問，到威隆鏡莊去一問！看我放了債沒有！不然你就弄死我！去，去！去問去！我跟你去！』

做兒子的把袖子一撈，他反正已經不打算要這個面子：他不在乎：

『去就去！』

那個一楞：僵住了。於是她躺到地板上打起滾來。

『哼，這個樣子！』唐啓昆壓着嗓子叫。

他不知道怎麼辦好。孫小姐似乎受了傷，在地下滾着不肯起來。孫少爺可不知道這回事似的，一天到晚不在家，到外面去看壁報，去聽說書。就是老陳桂九他們也不大放心：他們那些工錢賞錢一直存在他那裏——連本帶利統共五百多。大太太簡直成了個牢頭禁子，仔細提防着怕他逃走。他什麼沒有了，連那付平光眼鏡也給她弄碎了。

可是他到底溜了出來——連皮包都沒有帶。

瞧見了省城的碼頭，他勝利地閃了一下微笑。他想像到那些債戶在他家怎麼個鬧法，感到了很痛快。他咬着牙：

『我不管了！我再也不家去，永不家去——我什麼都不要，讓她們去過日子！』

他踏上了岸，忽然腦子裏有種很古怪的念頭閃了一下：他覺得他母親

有點可憐。彷彿一個鬪贏了的人——曠着對方那付苦巴巴求饒的樣子。不免有點不忍似的。他很大方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唉，她倒也難怪。過日子過到這個地步，難怪她要着急要拚命。……活該！她要是好好的，人家倒還可幫她點個忙。哪個叫她這樣子跟人家逼死逼活的嘍！」

「二先生！」

這位二先生嚇了一跳。

「唔，還好。不過是何雲孫。他鼻子給凍得發紫，可是並沒穿大衣；他一出門就總是裝出一付窮相。手裏正拿一支稀絨的紙烟，再配上那件灰布罩袍，就簡直是個剛進城的種田老。」

他們倆一個字也不提到葉公蕩的田。唐啓昆覺得對面這傢伙可鄙，十分不願意談到那上面去。那個可滿沒那回事似的，祇殷勤地問到近來的一些情形：

「令堂康健吧？令嫂呢？……你這回上哪裏去？怎麼，你好像瘦了，氣色也不大好。……我要過江去，華老先生新得了一塊什麼石頭，硬叫我去看看，我是無所謂的：要看石頭就看石頭，要看花就看花。人生在世也不過這麼回事：我倒看得開。」

說了打起哈哈來。然後又放低了聲音：

「不瞞你二先生說，我簡直不得了：這回我虧空了一萬二千。哈哈哈哈哈！……呃，你聽見鄉下的消息沒有？……我那些田——嗨，有田真受罪。手邊有現錢，就不怕了。我心裏有個主義：達觀固然要緊，現錢也要緊。沒得錢的話——達觀實在也無從達起。二先生你看我這個主義對不對，二先生你說，噯？」

他又放聲大笑了。

唐啓昆直道坐在黃包車上，還似乎聽見那豪放的笑聲，彷彿一個小球那麼在他耳朵裏跳。聽來簡直是一種挖苦：那個姓何的生到世界上——竟

是專門爲嘲笑他而來的。

『真該死！』

不過他已經看得見那幢小洋房子。叫他感到一陣暖氣。樓上的窗門全都關得嚴嚴的，給上午的太陽照出了反光——顯得很溫柔。洋台上掛着一條西裝褲，一件背心。鉛絲上掛着一塊塊的布片，大概是小孩子的尿布：風一飄——她們就呆呆地盪一下，似乎凍了冰的樣子。

『怎麼會有這些個東西呢？』他皺了皺眉。一到後門口就往裏衝。

『找哪個？』

『找少奶奶！找哪個！』

『哪個少奶奶！』一個老媽子擋住了他。『你姓什麼？』

那些下人沒有一張熟臉子，連廚房裏的東西也都是陌生的。前面客廳門開了，走出一位帶眼鏡的太太來。她聲明這一家姓孫。

姓唐的感到兩條腿站在冷水裏似的：

「那麼——那麼——唐家呢？搬到哪塊去了？」

「不曉得。我們搬來才個把月。」

唐啓昆一掉臉就走。他去找李金生。可是他沒找着。

「李先生啊？——到廣東去了，跟他太太一起走的。」

「太太？」

可是有一個中年人過來招呼他。問明他貴姓之後，於是帶着很巴結的神氣把他拖到旁邊，很祕密地告訴他是怎麼回事，一面不住地乾咳着。

「李先生走的時候託我說給你唐先生聽的……」

邊說邊咳着，拿手堵住了嘴。唐啓昆好容易才弄明白。不過公司裏的情形他不懂：他祇知道現在已經換了東家。這是李金生跟另外那位股東商量好了才頂出去的。

「另外那位股東！」唐啓昆嘎聲叫。「他是我的同學，他——他——他不過三成股子！」

那個人把堵着嘴的手揚幾揚，等咳完了才開口：很不着急的樣子：

『不錯的。不過他一查出了唐先生你扯了一大筆虧空，他就要到法院裏去告你。後來李先生勸住了他，這才想法子招了頂。不然就維持不下。算了算賬——唐先生你還欠另外那位股東一點錢。這些賬都放在霍律師事務所裏：李先生說的要請你過一過目。』

『你貴姓？』

那個用手堵着嘴，含糊地吐了一個音。後然他又談到李金生的做人。他跟那位李先生不過爲了盤店的交易才認識的，可是他們馬上就很談得來。他認爲李先生很爽直，做事情又精細又認真。

『這回就是的：他把賬目弄得清清楚楚，什麼事都辦好——他才走。』

這個用種很可怕的顫聲問：

『他太太呢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』

「我不曉得。我祇曉得她是南京人。……哦，不錯；李先生還叫我代他謝謝你——你替他做了媒。」

唐啓昆全身發起抖來。他瞪着對方，老實想要一下子撲過去把那個傢伙勒死。他臉子成了灰色；越纏越緊，越纏越緊，就一下子纏破了似的……陡的笑出一聲來。聲音尖得連自己都害怕，可是怎麼也忍不住。他肩膀很奇怪地抽動着，彷彿在那裏替肺部打氣。

「我做的媒……我做的媒……什麼好事都是我做的媒……」

他走了開去；重甸甸地跨着步子，好像帶上了腳鐐似的。

路邊行人很匆忙地走着，看來個個都很起勁，個個都很快活。汽車與高彩烈地吼着，揚起一道灰土奔了過去；祇要瞥一眼——就看得見車子裏的人在微笑着瞧着他姓唐的，顯得又高貴，又驕傲。一些車夫拉着空車子釘着人問：

「車子？車子？」

一發見了唐啓昆就歡天喜地直奔過來，放下車子讓他上去。他照習慣抬了抬腿子，可又抬起臉來望前移動步子。眼睛大概因為離了眼鏡，朦朦的沒一點神氣。他望着這條長長的馬路，暈頭暈腦地問着自己：

『我到哪塊去呢？……我怎麼辦呢？……我到哪塊去呢？……』

太陽漸漸移到天中央，把大地烤得暖融融的。什麼東西都格外發亮，竟有點耀眼，幸災樂禍地看着他。路邊的樹沒有一片葉子，祇是把枯枝往上隨開着，彷彿帶着很老靠的神氣——把這片藍得發亮的天空一把托住了似的。

江邊那個大鐘頭剛剛打了十二點。

一九三七，三，二十 付録

一九三七，六，三十 初版

1—————2003

必
究
翻
印
所
有
版
權

角九幣國價實

